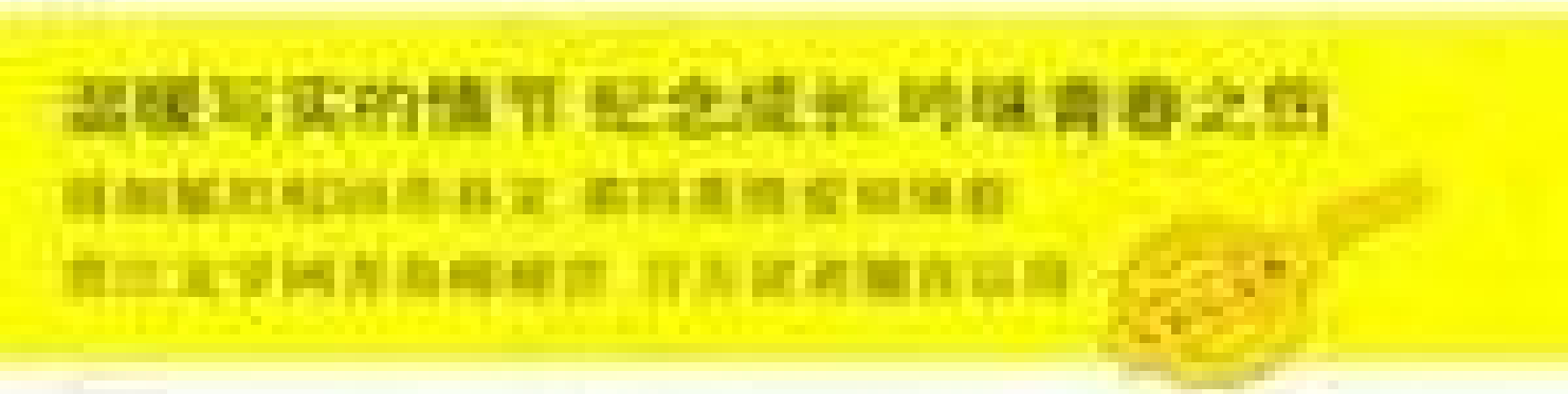
有一种
爱情叫忍受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写在前面的话
- 第2节：第一章·最初的青葱岁月
- 第3节：第二章·可笑的阴差阳错
- 第4节：第三章·尴尬的讨厌局面
- 第5节：第四章·嘈杂的女生宿舍
- 第6节：第五章·苦难的现实日子(1)
- 第7节：第五章·苦难的现实日子(2)
- 第8节：第六章·最初的心有初动(1)
- 第9节：第六章·最初的心有初动(2)
- 第10节：第七章·平淡的学习生活(1)
- 第11节：第七章·平淡的学习生活(2)
- 第12节：第八章·惨痛的认识经历(1)
- 第13节：第八章·惨痛的认识经历(2)
- 第14节：第九章·第一个秋天开始(1)
- 第15节：第九章·第一个秋天开始(2)
- 第16节：第十章·灰色的正常日子(1)
- 第17节：第十章·灰色的正常日子(2)
- 第18节：第十一章·最初的那个心(1)
- 第19节：第十一章·最初的那个心(2)
- 第20节：第十一章·最初的那个心(3)
- 第21节：第十二章·最初的讲课计划
- 第22节：第十三章·初次的讲课计划(1)
- 第23节：第十三章·初次的讲课计划(2)
- 第24节：第十三章·初次的讲课计划(3)
- 第25节：第十三章·初次的讲课计划(4)
- 第26节：第十四章·好心不得好报(1)
- 第27节：第十四章·好心不得好报(2)
- 第28节：第十四章·好心不得好报(3)
- 第29节：第十五章·只当我是他兄弟(1)
- 第30节：第十五章·只当我是他兄弟(2)

- 第31节： 第十五章·只当我是他兄弟(3)
- 第32节： 第十六章·真诚还值钱吗(1)
- 第33节： 第十六章·真诚还值钱吗(2)
- 第34节： 第十六章·真诚还值钱吗(3)
- 第35节： 第十七章·爱情春天到来了(1)
- 第36节： 第十七章·爱情春天到来了(2)
- 第37节： 第十七章·爱情春天到来了(3)
- 第38节： 第十八章·他们自己的解释(1)
- 第39节： 第十八章·他们自己的解释(2)
- 第40节： 第十九章·提前的寒假计划(1)
- 第41节： 第十九章·提前的寒假计划(2)
- 第42节： 第二十章·爱情春天被雷劈(1)
- 第43节： 第二十章·爱情春天被雷劈(2)
- 第44节： 第二十章·爱情春天被雷劈(3)
- 第45节： 第二十章·爱情春天被雷劈(4)
- 第46节： 第二十一章·他不是那样的人(1)
- 第47节： 第二十一章·他不是那样的人(2)
- 第48节： 第二十二章·让我心动的偶遇
- 第49节： 第二十三章·小时抱我的男生(1)
- 第50节： 第二十三章·小时抱我的男生(2)
- 第51节： 第二十三章·小时抱我的男生(3)
- 第52节： 第二十三章·小时抱我的男生(4)
- 第53节： 第二十四章·臭小子气死我了(1)
- 第54节： 第二十四章·臭小子气死我了(2)
- 第55节： 第二十四章·臭小子气死我了(3)
- 第56节： 第二十五章·他吻了别的女生(1)
- 第57节： 第二十五章·他吻了别的女生(2)
- 第58节： 第二十六章·不是冤家不聚头
- 第59节： 第二十七章·为什么非要气我(1)
- 第60节： 第二十七章·为什么非要气我(2)
- 第61节： 第二十八章·有点乱套的感情(1)
- 第62节： 第二十八章·有点乱套的感情(2)
- 第63节： 第二十八章·有点乱套的感情(3)
- 第64节： 第二十九章·爱情是什么东西(1)
- 第65节： 第二十九章·爱情是什么东西(2)
- 第66节： 第三十章·我为数学发愁了

- 第67节：第三十一章·太难堪的鸡蛋汤(1)
- 第68节：第三十一章·太难堪的鸡蛋汤(2)
- 第69节：第三十一章·太难堪的鸡蛋汤(3)
- 第70节：第三十二章·鸡蛋汤的后遗症(1)
- 第71节：第三十二章·鸡蛋汤的后遗症(2)
- 第72节：第三十三章·小诺的感情难关(1)
- 第73节：第三十三章·小诺的感情难关(2)
- 第74节：第三十四章·不得不偷梁换柱(1)
- 第75节：第三十四章·不得不偷梁换柱(2)
- 第76节：第三十五章·和他错身的心跳(1)
- 第77节：第三十五章·和他错身的心跳(2)
- 第78节：第三十五章·和他错身的心跳(3)
- 第79节：第三十六章·兄弟我替你疼(1)
- 第80节：第三十六章·兄弟我替你疼(2)
- 第81节：第三十六章·兄弟我替你疼(3)
- 第82节：第三十七章·兄弟你真忘了吗(1)
- 第83节：第三十七章·兄弟你真忘了吗(2)
- 第84节：第三十七章·兄弟你真忘了吗(3)
- 第85节：第三十八章·不能假装喜欢你(1)
- 第86节：第三十八章·不能假装喜欢你(2)
- 第87节：第三十八章·不能假装喜欢你(3)
- 第88节：第三十九章·伤痛的青色伤痕(1)
- 第89节：第三十九章·伤痛的青色伤痕(2)
- 第90节：第三十九章·伤痛的青色伤痕(3)
- 第91节：第四十章·有种希望不能给
- 第92节：第四十一章·我怎么说错话了(1)
- 第93节：第四十一章·我怎么说错话了(2)
- 第94节：第四十二章·再次的似曾相识(1)
- 第95节：第四十二章·再次的似曾相识(2)
- 第96节：第四十三章·落花有意水无情(1)
- 第97节：第四十三章·落花有意水无情(2)
- 第98节：第四十四章·谁能说谁更残忍(1)
- 第99节：第四十四章·谁能说谁更残忍(2)
- 第100节：第四十五章·我是男人会更好(1)
- 第101节：第四十五章·我是男人会更好(2)
- 第102节：第四十五章·我是男人会更好(3)

- 第103节：第四十六章·红酒把我灌醉了(1)
- 第104节：第四十六章·红酒把我灌醉了(2)
- 第105节：第四十六章·红酒把我灌醉了(3)
- 第106节：第四十七章·我不喜欢吃香蕉(1)
- 第107节：第四十七章·我不喜欢吃香蕉(2)
- 第108节：第四十八章·他喝了我的饮料(1)
- 第109节：第四十八章·他喝了我的饮料(2)
- 第110节：第四十九章·能对你说对不起吗(1)
- 第111节：第四十九章·能对你说对不起吗(2)
- 第112节：第五十章·有当我是兄弟吗(1)
- 第113节：第五十章·有当我是兄弟吗(2)
- 第114节：第五十一章·在学期末的感慨(1)
- 第115节：第五十一章·在学期末的感慨(2)
- 第116节：第五十一章·在学期末的感慨(3)
- 第117节：第五十二章·臭小子吐我口水(1)
- 第118节：第五十二章·臭小子吐我口水(2)
- 第119节：第五十二章·臭小子吐我口水(3)
- 第120节：第五十三章·为谁辛苦为谁忙(1)
- 第121节：第五十三章·为谁辛苦为谁忙(2)
- 第122节：第五十三章·为谁辛苦为谁忙(3)

第1节：写在前面的话

写在前面的话

大学的时候，还流行老狼那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唱得满校园都是，男生有时候会扯着嗓子喊，女生总是笑嘻嘻地听着。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心里起伏很久--有女生爱上一个男生，或者一个男生爱上一个女生，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于是女生惨然一笑拉着自己喜欢的男生的胳膊告诉别人：这是我的哥们儿；或者男生装着无意地拍着女孩笑着说：我是你兄弟，有我罩着，不要怕。还有一种，就是双方都有意，那时候会说：我们是兄弟。年轻时候的故事有点儿像糨糊一样黏手，黏着往事里面的点点滴滴，就是不做梦也不会忘记的陈年老酒。

仅以此部小说纪念我那个年代青涩真实的大学生活，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平淡朴实，没有成年人的激情，只有年少轻狂的懵懂和嚣张。仅以此部小说纪念失落的青春。

一笑闲看秋云远，

二棋轻落长风涟，

三生钤记镜花影，

四世恍如韶华年。

第2节：第一章·最初的青葱岁月

第一章·最初的青葱岁月

1997年那个时候上大学，除了极个别有钱人家的孩子，基本大家都是一穷二白，脸色也是亚健康，不过很少有特别胖的人。我读的是个工科大学，学校旧旧的，住宿的楼房还是木质结构，所以每天晚上楼道的阿姨都要来回巡视好几次，害怕晚上有人点蜡烛引起火灾。楼道里面也是灰灰暗暗的，墙体斑驳，没有空调没有风扇没有电视，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寝室里面住了六个女生。有人开玩笑说一个女生等于五百只鸭子，那么一个寝室呼啦就等于住进了三千只鸭子，呵呵。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庆幸，我大学几年住的都是和别的班级女生一起的混合寝室，明显没有集体荣誉感。那个时候工科学校最大的好处就是男多女少，女生不管长成啥样，保管都有人追--你想啊，呼啦一个很大的学校，七个男生宿舍楼，才一个女生宿舍楼，明显狼多肉少，可就是这么一个具有极大诱惑力或者说是适合我生存的学校，我竟然被剩下了？真是郁闷。

第3节：第二章·可笑的阴差阳错

第二章·可笑的阴差阳错

阿瑟认识我的时候，有点儿阴差阳错，也可以说是鬼使神差，闹得我好没有面子。

这里不得不先提点一下我的形象。我长得很像男生，宽额头，高鼻梁，短发，体格虽然不是健硕，但是比一般女生要健壮一些，喜欢穿中性服装、运动鞋，尤其偏爱黑色的男士衬衫和牛仔裤，还喜欢用宽宽的皮带把衬衫束起来穿。本人五官端正，但是偏向男人的帅气和阳刚之气，据说看背影的时候很酷。我上学校报到好几天了，但是经常会出现的事情就是楼道阿姨盯着我：哎，哎，那小子，说你呢？男生不能进女生宿舍知道不知道，出去。

我哭丧着脸看着阿姨：阿姨，我真的是女生，不骗你。

阿姨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你拿什么证明你是女的？

我也是一愣，然后挺胸抬头，示意阿姨看着我挺起的胸部，可是楼道阿姨没有什么反应地看着我：真是看不出来，你让你们寝室的人下来证明一下吧。

我很泄气地收回自己挺高的胸部，气得说不出话，就差没有把衣服脱光了让阿姨看了，后来让寝室人下来接我，才算搞定这件事。但是楼道的阿姨有三个，轮着值班，不是这个阿姨不让我进，就是那个阿姨不让我进，最后只好把学生证带在身边，每当被怀疑的时候就拿出来证明一下自己的身份。

这些还好说，最困难的是去洗手间。有时候去洗手间会把别的女生吓得尖叫或者惊惶跑掉，最后我不得不在别人不上洗手间的时候去方便，还要带着十二分的小心，免得吓倒别人。还有就是和自己寝室的人一起去，再不就是尽量少穿衣服，让别的女生好好看清楚我作为女人的可怜线条，以此证明我是她们的同类，也是相当于五百只鸭子的分量。

在教学楼上课的时候我很少上洗手间，因为上课的女生实在太多了，很多不认识我的难免会认错我--有一次实在憋不住了，去了一趟洗手间，我还没来得及脱裤子，旁边的女生就发出惊天动地的尖叫，把我吓得慌张地跑出了洗手间，那个女生的男朋友愤怒地在外面一把抓住我：小子，真是丢男人的脸，还敢上女生洗手间！欠揍是不是?

我无奈地辩解：老兄，你放手，我是女的，是女的！

那男生一愣，也是很迟疑，但始终不肯放手，我愤怒地甩开那个男生的手，拿着卫生巾给他看：哎，你看清楚，看清楚，男人有没有用这个的，我是女的，女的，听见没有?

后来门口的保安过来，把我和那个女生及其男朋友请进保安处，我拿出学生证给他们看，这才解决。这件事情在学校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唯一的女生宿舍楼里很多人知道了我是女生，对于我以后去洗手间有了大大的好处。但是传出去的版本差点儿没有把我的鼻子气歪了，因为流传在女生楼以外的版本是：哎，知不知道，咱们学校有个男生很喜欢上女洗手间，据说还酷爱用女士的卫生巾，被教务处逮住了，还被记过了，据说还要被开除。

我们寝室的女生笑翻了天，我气得差点儿从唯一的女生宿舍楼跳下去，考虑活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才忍着没有跳下去--那个时候我看着谁都是一副很不爽的样子。

偏偏这个时候，阿瑟撞到了我的枪口上，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下午没有课，我在自习教室打着瞌睡，于是决定回寝室睡觉。慢慢腾腾地回到女生宿舍楼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男生正在和楼道阿姨磨叽，好像是为了上女生楼找个女孩，手里还拿着一枝很漂亮的玫瑰花，楼道阿姨一副说死都不答应的样子，摇着头，像是阿弥陀佛的唐三藏。那个男生急得抓耳挠腮，回头的时候看了我一眼，我也看到那个男生的长相了，很帅，绝对的阳刚之气，我径直就往里面走，这个时候我就听见那个男生说：哎，阿姨，那小子怎么就能进去，他是你们家亲戚吗?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衬衫的领子就被揪住了，身体向后一个踉跄，我尽量转身，可是那个家伙揪得很用力，我一点儿劲儿都使不出来，这个时候楼道阿姨恼火地对那家伙说：哎，这孩子，你快放手，她是个女孩，你快放手！

愣了几秒钟，我的衬衫领子被松开了，我转过身，火大地看着那个男生："哎，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啊，男人女人都分不出来？你干什么抓着我？"

那个男生也是很惊讶地看着我：这个，这个……

最后在看到我愤怒得想杀人的情况后，那个男生说：这个也不怨我啊，明显是你长得有问题，你自己看看，阿姨，你说她像男人还是像女人？

楼道阿姨笑着分开了我们，我恨恨地瞪了那个男生一眼，转身上了女生楼。

回到寝室，一飞在看杂志，她和我不是一个班级的，她比我高一个年级，是会计专业的，看见我跟吃了枪药似的，抬头问我：十八，你怎么了？

我把刚才楼下的事情跟一飞说了一遍，一飞扑哧一乐：算了，这事儿要是和卫生巾那件事情比起来，就不算事儿了，消消气消消气，来，我这儿有瓜子。

我坐在一飞身边，抓了一把瓜子，正想嗑，看了一飞几眼，我的眼睛都红了。一飞斜靠在床上，那个时候还是九月末，我的大学生活已经开始了一个半月了，北京的气温还是很热，一飞穿着一件背心，胸部的曲线一览无余-- 一飞看了我一眼：十八，你怎么了？

我咽了一下口水，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哎，一飞，要是我的胸部长成你这样的，你说还有男人敢认错我吗？老天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竟然，竟然给了我这么一个可怜的胸部曲线，我还是女人吗？我还活着有什么意义啊，一飞，我不活了，你帮我打开窗户，我要殉……殉什么好？

一飞嗑了一下瓜子，懒洋洋地看着我，吐了瓜子皮，朝我笑：殉胸部而死，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支持你，咱们学校也借着你出出名。

我哼了一下：切，殉胸部而死，等着吧，王八死了，保不准我还活着呢！

一飞正想接着说，电话响了，寝室的电话正好就在一飞的床边，一飞转身就能摸到。一飞笑嘻嘻地拿了电话，我听着她嘻嘻哈哈地应和着，好像很熟的关系，挂了电话，一飞瞅着我：十八，晚上一起吃饭吧，有个男生要请我吃饭。说实话，我还真是不想和他有关系，你和我一起去，就你这一百七十厘米的身高，得做多大个儿的电灯泡啊？

我没正形地看着一飞：哎，你要我这么大的电灯泡有什么用处啊？

一飞嘿嘿一笑：要就要你这么大的电灯泡，电死那个花心大少，哼，以为自己是情圣？啊呸！

第4节：第三章·尴尬的讨厌局面

第三章·尴尬的讨厌局面

傍晚，我和一飞一起，到了学校东南角的一个咖啡厅。这个咖啡厅不单纯出售咖啡，还有甜点和套餐，就是为了给学生营造一种所谓西式的风格而已。我和一飞到了的时候，一飞朝里面看了一下，然后开始招手，我低着头，看着自己有没有穿得不当。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有人叫一飞的名字，我抬头，这一抬头我也惊讶了，我抬起手，怒火高涨：你，你，原来是你?

那个男生也是一愣：这……

一飞有点儿发愣：十八，怎么了？你们认识?

我哼了一声：是，当然认识，但是要是化成灰，我就不见得认识了。

那个男生抿抿嘴唇：哎，怎么说话呢，就是得罪了你，你也不能说这么狠的话吧?

我低声告诉一飞就是眼前这个家伙害我下午出丑，一飞一乐，笑：好了好了，不打不相识，我给你们介绍，十八，这是阿瑟，他极其崇拜的偶像就是麦克·阿瑟，阿瑟，这位是十八，我们寝室今年新来的新生，人很好相处。

我白了阿瑟一眼，心想就这还麦克·阿瑟呢？可千万别糟蹋名人了，尽是往别人脸上抹黑。

叫阿瑟的男生笑脸朝一飞，临到看我的时候，瞬间就是一个白无常，估计除了下午的事情，肯定是我这次电灯泡做大了。我点了一份咖啡和一份甜点，眼睛四处看着，一飞慢慢搅着咖啡，那个叫阿瑟的不时看着一飞的表情，也时不时看着我的表情，有点儿说不出话来。我开始感觉自己这个电灯泡当得有点儿不好，怎么说人家也是男欢女爱，自己横着一杠子实在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难怪自己的姻缘一直没有到，看来是有孽业在身啊！上了大学，最羡慕的就是有远方的男

生给女生写信，拆信的女生笑得脸红红的，可是很羡慕人，我的信件都是清一色的娘子军，二十来岁的人了，真是脸红汗颜啊！想到这儿我开始叹气，转头的时候才看见一飞盯着我乐：哎，十八，你叹什么气啊？年纪轻轻的，至于吗？

我眼巴巴地看着一飞没有说话，一飞长得多么水灵漂亮啊，怎么可能知道我十八既没有一世英名也没有月老牵线，我待字阁中两个字：愁啊。

我正胡思乱想的时候，听见身后传来小声的议论声，女生小声说：身后那个女生，看见了吗？

男生声音：看见了，怎么了？

女生声音：就是前段时间，在一教学楼闹出被误当成男生还用卫生巾的那个，可逗了，嘿嘿。

我有点儿听不下去，一飞拽拽我的手，小声说：十八，别回头，别理睬他们。

我低着头，听见对面的阿瑟问一飞：怎么了？

一飞看了我一眼，看着阿瑟说：十八之前闹过笑话，去女生洗手间的时候被误当成男生，那回，很多人都知道了。

阿瑟笑了一下：这有什么？下午我还真的把那个、那个十八当成男人了呢。

阿瑟顿了一下，转过桌子突然坐到我身边，声音有点儿大地说：哎，看没有看见身后那个女生？

我奇怪地看着阿瑟的表情，阿瑟挤挤眼睛笑：以前是小淫的，现在被小淫踹了，呵呵，换东家了。

我看见身后的女生忽地站起身，看了阿瑟一眼，转身要走。

阿瑟哼唧了一声：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一飞看着阿瑟笑：哎，她真的和小淫有一腿吗？

阿瑟隔着我抻着脖子看着一飞，眼睛里面充满了阳光：哪止一腿，都好几腿了！猴年马月的事儿了。

阿瑟起身坐回原来的地方，我开始对眼前这个得罪过自己的男生有了--好感。毕竟他替我解了围，我也决定成全他，就起身对一飞说我还有电话要等，所以要先回寝室等着。一飞冲我使了好几个眼色，我都装着没看见，起身走了。

回到寝室，苏小月和嘟嘟在，这两个人都已经大二了，是国际贸易专业的。苏小月长得瘦瘦的，嘟嘟是人如其人，像小猪一样可爱而且胖嘟嘟的，极其爱好看言情小说，看到情动处，眼泪会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好像书中的主人公就是她似的。苏小月最爱看的书是福尔摩斯之类的侦探小说，口头禅是活着不相信眼泪；苏小月很少笑，眼神生硬，用一飞的话就是苏小月属于明显缺少母爱的类型，生活像是石头。

有次嘟嘟看言情小说的时候哭得差点儿岔了气，连床上的面巾纸都不够用了，一飞一把夺过嘟嘟的小说，朝我说：十八，你别看嘟嘟现在哭得跟世界快要塌方似的，我跟你打赌，里面让人心颤的描写的地方肯定被嘟嘟看得都模糊了，说不定还折了页留着重复看呢？信不信？

嘟嘟反应了过来，过来抢书，一飞咯咯笑着把书扔给我，我接过书，随手翻了几下，果然有折页的地方，我瞄了一眼：……他慢慢靠近她的身体，她慢慢感觉到他的心跳和呼吸，眼神胶结着……

我慌忙合上书，扔给嘟嘟，一飞笑着看着我：咦？十八，被人逮到的又不是你，你红什么脸？呵呵，不会吧，看一眼敏感的地方，就跟喝醉了酒似的？

苏小月这个时候哼：人生苦短，人生苦短，知不知道？看看你们自己都干了些什么？罪过啊罪过啊。

那一晚，还别说，我还真是失眠了，言情小说里面激情的地方让我开始心颤，在翻来覆去的翻身动作中，我一直到后半夜还没有睡好。我真是很想抽自己两个耳光，靠，真是女大不中留啊，真是无耻。

第二天早晨起床的时候，一飞若有所思地一边看着我一边刷牙，我被一飞看得有点儿发毛：哎，看什么？看来看去我这儿还是扁的，圆不了的。

一飞漱口：十八，你多大了？

我吐了一口泡沫：二十一岁，幼儿园大班上了两年，为了等自己的弟弟一起上学，又读了一年幼儿园小班，把幼儿园的老师都混熟了。

一飞看了一眼我的胸部笑：问题不在于扁的还是圆的，而是在于不管是扁的还是圆的，你都到了年龄了，多吃点儿红薯吧，可怜的孩子，啧啧。

一飞走了，我看着镜子中自己面红耳赤的样子发呆：什么年龄，到了年龄？红薯？跟红薯有什么关系？

寝室里面还有两个人，一个叫小苍，一个叫盈子，都是英语专业的。这么说吧，除了我是大一的，其余五个人都是大二的。小苍和盈子都是新疆来的姑娘，不过是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姑娘，长得虽然没有一飞好看，但是和我比，照旧是很有荣誉感。不过大家很喜欢把小苍、盈子连在一起叫，据说是为了好玩，小苍和盈子刚开始不习惯，后来也就习惯了。

自从我来了这个寝室之后，就好像是为了映衬别的女人而活着似的--据说好几个每天嚷着没法活的女孩自从看见我之后都改变了生活态度，开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那意思是瞧人家十八长成那样都还活着，咱们还有什么过不去的？

那天晚上，一飞回来，很不高兴，怪我放了她鸽子，没有把电灯泡的任务做好。一飞瞅着我：十八，瞅着你也够膘肥马壮的，咋就没把阿瑟那个家伙电得差不多呢？

我摇头：搞死人可是犯法的事情，我坚决不干，还没有活够呢。

一飞一乐：哎，你是不是感谢他给你解围了？

我点头：有点儿。一飞，他说的那个小淫是谁？这个名字怪得很。

一飞嗤笑：小淫？那更是一个花心大萝卜，长得挺帅，身边的女孩多了去了，和阿瑟在一起的男人还能有好人？他们都是计算机专业的，比你大一届。

第5节：第四章·嘈杂的女生宿舍

第四章·嘈杂的女生宿舍

那个时候，我的生活是无比的有规律，虽然现在看来有点儿属于吃饱饭撑的，起劲儿地折腾。每天早晨，我都在五点四十分起床，然后去操场跑步，读英语，去食堂吃饭，用一飞的话说就是我不得不把自己多余的经历折腾到这些地方，不然我没有地方消耗。

在一飞和阿瑟约会的第二天，我照常去操场跑步，跑了半个小时，一直跑到看着八百米的操场很犯晕的时候我才停下来，拿着毛巾一边擦汗一边走着。走到网球场地外边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喊我：喂，那个十八，十八。

我扭头，看见网球场地的大铁笼子里面站着一个高个子的男生，穿着很干净的白色运动衣，还有护腕。我迟疑了一下，回头看看确实没有别人，才慢慢走近，原来是昨天那个叫阿瑟的家伙。阿瑟冲我笑：哎，天天跑步的是你啊？我说呢，之前还真的以为是男生，我心里还琢磨，哪个男生这么勤快呢？

我疑惑地看着阿瑟：哎，男生不都是七点才起床吗？你干吗起这么早？

阿瑟嗤笑：我也想睡懒觉，可是改不了习惯，从小在部队的学校住宿，早起形成习惯了。

阿瑟转头朝里面喊了一下，然后我看见里面晃荡出来一个更小的男生，还不到二十岁的样子，像个小孩子，懒散地拿着网球拍子，一个劲儿皱着眉头。卷起衣服擦了擦汗，阿瑟朝我笑：我们一个系的，他叫小麦，小麦，这是十八。

叫小麦的男孩冲我点了点头，阿瑟把手里的拍子扔给小麦，朝我说：你等等。

我站在外面，过了一会儿，阿瑟和小麦出了网球场地，小麦累得运动裤都要掉了，把两个拍子挂在身上，愁眉苦脸的。阿瑟擦了擦

汗，看着我：对了，问你个事儿，你们寝室的那个一飞，喜欢什么啊?

原来是这个事情啊，我笑：我也是刚来没有多久，不知道那么多。

阿瑟摸了摸脑袋：比如说一飞有没有很喜欢吃的东西或者很想用的东西，你们女生一般平时都喜欢什么啊?

我仰着头想了一下：不知道，可以帮你问问。

阿瑟感激地看着我：谢谢，谢谢十八。哎，反正你早上也是跑步，不如跟我一起打网球算了，我看你也很有力气的，小麦这个家伙实在不中用，老是喊累。

小麦从后面蹿到阿瑟旁边：哎，你才不中用呢！

我看着小麦身上的球拍：你们这个场地怎么算钱的?

阿瑟把护腕拿了下来：平时一天一场是二十五元，包一个月是五百元，还便宜一些。

看着阿瑟轻描淡写的样子，我在心里直咋舌，到底是有钱人，再添点儿钱就够我三个月的生活费了，要不怎么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呢? 我开始摇头，看表，已经六点四十多了，我这才想起来我答应给嘟嘟和苏小月到食堂买鸡蛋来着，我告别了阿瑟，开始往食堂跑，听见身后的阿瑟对小麦说让老佐帮着占个座位。

食堂里面吃饭的人真是不少，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食堂里面卖的鸡蛋就好像是食堂的大师傅跟鸡一起商量好了似的，一色的小，说句良心话，绝对要比鹌鹑蛋大一些。普通鸡蛋五毛钱一个，咸鸡蛋还六毛呢，真是没有天理了，早饭的粥就跟用水泡了锅底的米饭一样无精打采。

嘟嘟这些天吵着要减肥，据说言情小说里面的女主角腰身都是轻盈如水，苏小月一直觉得女人的腰身要是漂亮就会给自己增色不少，所以一直维持着一个鸡蛋的饭量--最要命的是苏小月已经开始虐待自己了，除了只是吃一个鸡蛋之外，还会用勒腰带的方式使劲缩进自己

腰身的尺寸，据说是保证了一百六十八厘米的身高二尺不到的腰身记录。苏小月成天嚷着我们虚度光阴，我咋就看不出她使劲勒自己腰身这个举动就不是虚度光阴呢？小苍说苏小月肯定是看了关于楚王爱细腰的典故，迷恋上了。一飞问我怎么看，我当时没敢说，等苏小月上课走了之后，我才悄悄告诉一飞说：我咋就感觉苏小月的腰身勒得跟大自然中飞舞的细腰蜂似的，真是可怜的孩子。

一飞当时就笑得岔了气，好久没有反应过来。

进宿舍楼的时候，我看见门口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个周末晚上七点请来自辽宁的所有学生在一食堂旁边的二楼餐厅聚会，是为同乡会。我记下了时间地点，回到寝室，五个家伙睡得一塌糊涂，嘟嘟竟然还打呼噜，声音还不小，小苍和盈子的床头贴着"今天上午我没有课，不要叫醒我"。

我开始叫苏小月、嘟嘟和一飞，嘟嘟说：十八，鸡蛋怎么越来越小了，是不是你看我减肥，专挑小的拿啊？

一飞白了嘟嘟一眼：哎，有你这样的吗？十八辛苦给你买鸡蛋，叫你起床，你要饭吃，还嫌弃馊？下次自己买。

我笑：嘟嘟，你是饭量大了，所以看什么都小，我要是能跟鸡通气的话，我肯定会让鸡下个更小的蛋，让你没得选择。

苏小月看着我：十八，楼下的牌子上好像写着你们辽宁的老乡要开同乡会来着，你还是准备准备吧？

我一边搅?泡面一边看苏小月不大对称的腰身：准备什么啊？

一飞一边梳头发一边笑：不少恋情都是从同乡会中发生的，你把自己捯饬捯饬，说不定能被男人看上，这样就不用晚上没完没了地翻身了，也不用一大早跑步，消耗多余的精力了。

我脸一红，低头吃泡面不说话，嘟嘟凑过来：十八，吃泡面对于胸部发育完全没有作用，这个你不知道吗？

我哼了一声：我就喜欢扁的胸部，怎么着？五十米测验的时候还有八百米测验的时候不碍事，不像你们，跑不动。还有一飞，我天生

精力旺盛，就喜欢早晨跑步，不是多余的精力，是天生的精力！

苏小月把手指头按在嘴上：小声，小声，小苍、盈子还睡觉呢。

然后苏小月把脸对着我凑过来：不过十八，有一件事情你不得不承认，男人选择女人做老婆的时候，是从来不会去看女人跑五十米或者八百米的，这是真理，truth，only truth。

嘟嘟很是欠揍地凑过来：十八，你知道你胸围是多大吗？就是买胸衣时候多大尺寸啊？

一飞扑哧一笑：嘟嘟，你别难为十八了，十八那个尺寸连胸衣都省了。

我正要发火，小苍伸着脑袋迷糊地看着我们：哎，你们吵什么，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盈子翻了个身，嘟囔说：四五两千只鸭子。

第6节：第五章·苦难的现实日子(1)

第五章·苦难的现实日子

这段时间，我暂时没有课，是军训，一直要到十月中旬。那个时候，苏小月问我是怎么当上班长的，我也忘了，好像是竞选，我上台之后就是一阵唾沫横飞，台下很多男生，很少女生，然后就这么着通过了。苏小月一直问我是唾沫横飞的演讲还是唾沫横飞的眼泪交加，我很不高兴，再官迷那天也不能跪地求劳苦大众。

刚开始没有什么事情，无非就是买教科书，班级里面一大堆事情，都很琐碎，还有安排班级贫困生的学校补助。那个时候我们班的贫苦生是最多的，都是贫困山区来的，学校能安排的名额也有限，一个班级能解决的就是五个人，我看着申报的十一个人，谁都眼巴巴地瞅着我，扔了谁都跟不合适似的。我回寝室跟一飞叹气，一飞同情地看着我：十八，你自己怎么没有报上去啊？你不是家里也不行吗？

我摇头：一飞，你看看，一年的家庭收入才几百块钱，我就是撞墙也没法跟他们抢啊，就这样还有接近一半的学生根本解决不了生活费，真是。

一飞突然看着我：十八，记得上回那个阿瑟吗？他之前就资助过贫困学生，还不少，我和你找他，看今年他能不能资助几个？

我发呆，看着一飞：阿瑟？他有钱吗？

一飞嗤笑：他不是有钱，是很有钱，能帮助别人总比把钱扔在吃喝玩乐里面强。

晚上一飞给阿瑟打了电话，说有事儿要在上次见面的咖啡厅见一下面。

晚上我和一飞去那家咖啡厅，我看见阿瑟早早就来了，我心里有点儿忐忑不安，毕竟是求着别人的事。坐下后，阿瑟笑嘻嘻地看着一飞：哎，每次都带十八来，我又不能把你吃了。

一飞白了阿瑟一眼：跟你说正事儿，十八他们班级的贫困生特别多，学校能解决的才五个，你之前不是资助过贫困生吗？能不能帮个忙？

阿瑟笑吟吟地看着一飞：行善积德的事情，怎么能不干呢？还差几个？条件很简单，就是不准告诉他们是谁出钱，我最不愿意的就是别人把我当成恩人，大家活得都不自在。

一飞和我同时开口说，但是说的不一样，我说：还有六个人。一飞说：还有七个人。

阿瑟坏坏地盯着一飞：你是不是想抽头分红啊。

一飞不管我使眼色，看着阿瑟：还有十八，十八好强，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阿瑟收起笑容，哦了一声，看着我：我只能管四个人，即使我很有钱，但是我没有义务管全天下人的事情--不过，上次你见过的那个小麦，我也可以让他帮忙一下，我还有一个朋友，应该也可以帮一两个，一会儿我领你去见他们，把这件事情定一下。

一飞朝阿瑟笑：别一会儿了，就现在吧，正事儿要紧。

阿瑟站起身，看着我：那行，十八你们跟我来吧。

一飞推说有别的事情，不去了，我跟着阿瑟去他所在的宿舍。路上我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阿瑟，你是不是因为有一飞的原因才肯帮忙？如果是这样还是算了吧，因为我很难保证能帮到你和一飞的关系。

阿瑟扭头看了一眼：这个嘛！说实话，可能会有一点儿，但是我帮过的人多了，很多人和一飞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要多想了。我可是提前说过的，不准让贫困生知道是谁出钱，你爱怎么编都行，要是知道了，我们就停止。

我低着头没有说话，到了男生宿舍，阿瑟让我在楼下等着，他上去，我转身看着北京灰蒙蒙的夜空，心里真不是滋味。人常说人穷志不短，可是眼巴巴地只能等着别人的帮助才能生活的日子，是什么样

的心情，志气能不短？还好阿瑟不让透露身份，很多人不仅要透露身份，而且还要大肆宣扬自己的功德，那么受帮助的人就得经常性地感恩戴德地露出自己的卑微和顺从，还能不短志气吗？

我听见阿瑟叫我，我回头，看见那天在网球场看见的男孩，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后面还有一个男生，戴着眼镜，很文静。阿瑟给我介绍：十八，这个是小麦，你见过，这个是平K，国贸专业的，刚才的事情，我跟他们说了，小麦可以帮助两个，平K再帮一个，就够了……

我打断阿瑟的话：不是七个，是六个。

阿瑟诧异地看着我：可是一飞说你……

我生硬地看着阿瑟：就六个。

阿瑟顿了一下：明天我去学校银行开个账户，到时候把账户密码和存折给你，你每个月从里面取钱给他们就行，我们会按时存钱，每个人按照学校规定的生活费存，十八，你别犟了，七个……

我愤怒地看着阿瑟：我说过六个人，就是六个人。

我转身就往外跑，我听见阿瑟在后面叫我的名字，我没回头，一口气跑到学校操场，跑到腿都发软。我很想大声喊，可惜，操场上很多人，我不想被人认为是疯子。我慢慢走到网球场地，硕大的铁丝网，我明明在外面，可是我却感觉自己被深深地关在里面，我靠在铁丝网上，我的眼泪在这一瞬间流下。我抓住冰凉的铁丝网在自己心里发誓一定要自己养活自己，我不要拿自己的尊严换任何东西，我发誓！

我把眼泪擦干，慢慢走回寝室，一飞看见我回来，松了一口气：十八，你去哪儿了？刚才阿瑟打电话说你……

我摇摇头，把班级贫困生的申请表整理好，没有说话，一飞也没有再说话，坐在她自己床上看着我。这个时候苏小月推门进来，很生气地把书摔在床上：真是没有道理，气死人，哼。

一飞问苏小月：怎么了，什么事情把你难为成这样？

苏小月耷拉着脸：系里评奖学金，体育达标竟然还算分，太不公平，我体育不行，落下了，这还是人规定的吗？

我摸着新发的书本，看着一飞：奖学金是多少啊？

苏小月瞪着我：少得可怜，半学期一等奖学金才五百元，咱们不是公费学校吗？二等的更少，是二百五十元，明显缺心眼的数字，三等一百五十元，一年全部得了一等的也不过是一千元而已，你就别指望了，什么课程都要算分。

我一笑：我还真的指望，体育达标吗？我很行啊，因为胸小，所以不会像你那么笨重，这个你苏小月大可放心。

苏小月恼怒地看着我，一飞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不过是杯水车薪的事儿。

第二天是周末，没有人要上课，但是我照样起床跑步。天气还好，今天不用军训，我可以自己安排时间。跑完两圈八百米之后，我开始绕着操场慢慢走，我还有点儿奇怪，因为今天早晨没有看见阿瑟打球，难道是生物钟改了？

走到跑道拐弯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叫我名字，抬头看，是阿瑟，他坐在旁边的栏杆上，笑嘻嘻地看着我。看我走近，阿瑟朝我笑：哎，十八，说实话，你跑步的姿势还真是难看，实在不敢恭维，比爷们还爷们，小时候你家里是不是把你当男孩养着了？

我也被逗笑了，阿瑟站了起来，正儿八经地看着我：昨天的事情，对不起。

我摇头：算了，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你们也是好心。

阿瑟看了一下手表：该回去了吧？今天没有课，小麦死活也不肯起床，害得没有人陪我打球，我坐在这儿光看你跑步了，偏偏你跑步的姿势没有一点儿优美可言。

我扑哧一笑：对了，那个叫小麦的年纪好像比我还小很多？怎么还能比我大两届呢？和你同届？

阿瑟摊开手：没有办法啊，小麦之前学习好啊，虽然家里不指望他能光宗耀祖，但是那小子竟然读小学的时候跳过两次级，所以跑来和我们一起抢饭吃了。他家基因好，小麦的爷爷还是农科院的教授呢，从小麦很小的时候就教小麦1＋1等于几，哪像我爷爷？我小时候就知道教我喝酒，所以我长大就没有出息了，和小麦混到一个级别，哎，还真是没脸见人了。

我吃惊地看着阿瑟：小麦他跳级？真是厉害，我光是幼儿园大班都读了好几年……

阿瑟怀疑地看着我：十八，那你的智商是不是有问题？干吗幼儿园大班都会读那么久？是先天性缺陷还是后天原因？

第7节：第五章·苦难的现实日子(2)

我瞪了阿瑟一眼：哎，你才弱智呢？我那是，我那是幼儿园老师发现我这人特好，所以不放我走，我人缘好。

我没有告诉阿瑟真正的原因，阿瑟嗤笑，正想说什么话，前面有人喊我名字，我抬头，是夭夭。我们一个系的，但是我是二班，夭夭一班，夭夭和我还是同乡，都是辽宁的。阿瑟看有人找我，就和我道别，拐着方向走了，夭夭气喘吁吁地看着我：十八，哎，你是怎么认识那个大帅哥的，你魅力不小啊？

我瞪了夭夭一眼：哎，你不会说点儿有创意的吗？

夭夭扁着嘴唇不服气：哎，就你有创意？对了晚上同乡会你多少打扮一下吧？

夭夭不说我还忘了这件事，我奇怪地看着夭夭：同乡会而已，怎么搞得跟鹊桥会似的，不就是大家认识一下吗？怎么都叫打扮啊，又不是去相亲？

夭夭白了我一眼：是，可是一旦稍微打扮一下，别人可能会对你产生好感啊。哎，你可千万别穿身上这个去，好像是证明你自己是皇马忠实的球迷似的，别丢人了，对了我们班男生长得样子可是很不错的。

入学之后，系里三个班，有好事的女生背后作过比较，说一班的男生长得帅，三班的男生个子高，就我们二班的男生要帅不帅，要个子没有个子，苏小月还很尖酸刻薄地评价说：十八，你们班的男生那叫一个绝啊。

我还以为是她发善心夸来着，还很感兴趣地问她是什么，苏小月斜着眼睛说：十八，你们班的长相有古代大诗人苏东坡的诗为证，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盈子扑哧一笑：十八，就是说你们班男生要样子没有样子，要个子没有个子。

我很是气愤，苏小月哼了一声：最关键就是后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们班的女生真是可怜，老是被这样一群男生围着，已经忘记了真正的帅哥是啥样子了。

说完，苏小月就开始每天必做的勒腰身的训练。苏小月的腰带不是皮带，是布绳，据说绳子勒腰身能勒得很细。我看着苏小月把腰身勒得紧紧的才系上一个活扣，我恨恨地看着苏小月：哎，你小心你哪天勒完腰身之后，扣子解不开，在上厕所的时候解不开，急死你。

苏小月不以为然：这就叫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

第8节：第六章·最初的心有初动(1)

第六章·最初的心有初动

这天下午，我在寝室里面接到了两个电话，都是找我做家教的，一个是小学生，一个是高中生。前些天我自己到一些社区贴了一些小条，寻求需要家教的，已经快半个月了，但是始终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本来我已经放弃了，没有想到星期六的时候，真的有人打来电话了，但是谈的价钱都不高，小学生家里说一个小时是二十块，高中生家谈的价钱是每小时二十五块，都是一个星期三次，每次两个小时。苏小月很不以为然：十八，别做了，每小时才二十几块，贫困生都不愿意做的事情，你犯得着吗?

我看了一眼苏小月，没有说话，贫困生也是在学校做义工，每个小时学校才给五块钱，一天才不过四个小时而已，外面的家教却是少了每小时四十块都不做，这到底是什么理论？这就叫做尊严？还是知识无价？我想不明白，摆着一副穷谱儿，还是饿得轻了。我开始犯愁的不是价钱问题--是路程问题，最近的高中生的家距离我所在的学校也是二十五分钟的路，另外一个小学生的家距离学校是四十分钟的路程，都是要求晚上补课，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即使有，晚上补完课也没有车了。我没有自行车，看来得买一辆了，等一飞回来问问哪儿才能买到旧的自行车。

晚上同乡会，我还差点儿忘了，夭夭扯着嗓子在楼下对着我住的寝室窗户喊，我才反应过来，直接就下楼了。夭夭看见我，睁大了眼睛：哎，十八，告诉你不让你穿皇马的运动衫了，你疯了，不男不女的，想吓死谁啊?

我不满意地看着夭夭：怎么了？挺好的，又不是去相亲。

和夭夭一起去了通知的餐厅的二楼，人还不少，看来辽宁不仅物产丰富，就连人口也丰富。我在门口和夭夭一起登记名字，听见有人喊我名字，抬头看，是易名。易名是和我一起报到来的，我们不仅在

一个省份，还在同一个城市，家里住得也很近。我还记得接站的时候坐校车来学校的时候我晕车晕得厉害，途中易名主动和我换了靠窗的座位，后来校车中途停了一下，易名下了车，上车之后我才知道他给我买晕车的药了。我很是感激，到学校之后，易名和夭夭一个班级，军训时候大家也没有见面，这会儿才看见，我很是开心，我签了名字，和夭夭一起朝易名走过去。易名看着我笑：十八，你是皇马的球迷咋的？还是11号的。

我也笑：不是，就是感觉这件衣服穿着舒服而已。

夭夭插嘴：早就告诉十八不让她穿了，她压根就没往心里去，跟脑袋缺根筋似的。

易名笑笑，指着餐厅中间的一个高高壮壮的男生，对我和夭夭说：那个是上届经济管理专业的，叫大雄，你们等等，大雄大雄。

易名喊了几声，那个男生转过来，和易名很熟地寒暄了几声，易名指着我和夭夭：大雄，给你介绍一下，十八，夭夭。

叫大雄的男生伸出手礼貌地和我们一起握手，然后诧异地看着我：那个，没有在宿舍见过你啊？也没见你踢球啊？易名和你不是很熟吗？你不住宿舍里面吗？

我也诧异：我就住在宿舍啊？我不踢球。

易名笑着给了大雄一拳：哎，十八是女生，你搞混了。

大雄恍然大悟：这就难怪了，不好意思，错了错了。

大雄走了之后，夭夭恨恨地看着我：都叫你换衣服了，你就是不听，出问题了吧。

我也懊恼：好，换衣服，你说我换成什么样子的衣服，才能不被人家认错，你说。

易名扑哧一笑：好了，本色就好，本色就好。

一场同乡会，还是认识了不少人。除了大雄还有小诺、苇子、丁豆豆、许小坏，也算不虚此行。易名很健谈，一个晚上基本没有停下来，我对易名还很有好感，他很阳光，爱说笑话。

同乡会结束的时候，易名拽着我，找到大雄还有苇子，说是要合一张影。照相的时候，易名站在我旁边，然后是大雄和苇子，按快门的时候，易名把手臂从我肩膀横过去放在大雄的肩头，那一刻我感觉到了自己的紧张，有点儿犯傻地看着闪光灯，咔嚓一下，直到照完相，我还有点儿犯傻地站着。易名朝我笑：十八，你不会是从来没有照过相吧，怎么还没有反应过来啊?

我慌乱地摇头，转身找夭夭，夭夭嘟着嘴不大高兴地看着我：哎，就你们是同乡吗？大家都是，为啥照相只有你们四个帅哥照，我们都没有份儿?

我尴尬地看着夭夭，没有说话，因为我也不知道易名为什么会突然拉着我去和苇子还有大雄照相，我还没有从刚才的紧张中反应过来。

易名转回自己的座位，看着夭夭笑：哎，你怎么了，谁欠你钱了?

夭夭不乐意地瞪着易名：哎，你刚才为什么就和十八还有大雄、苇子四个人照相啊，我们也是同乡啊，厚此薄彼，什么意思?

易名愣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哎，你也知道，刚才大雄还以为十八是男人呢，我们四个人在一起照相，那铁定别人一看我们就是兄弟，要多帅有多帅啊，你一个小女生凑什么热闹，有本事你?长成十八那样子，我也把你当成兄弟，怎么样?

夭夭嘟着嘴不说话，我转过头看着别的地方，原来他当我是兄弟，一个很帅的兄弟?

同乡会结束后，夭夭被许小坏拉着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我一个人有点儿郁闷地往回走，易名追上我：十八，怎么了？刚才你好像不大高兴?

我说没事儿，可能这些天军训很累了，易名哦了一声，让我回去好好睡觉，然后和我告别。

我慢腾腾地回到宿舍，嘟嘟坐在床上，泪汪汪地拿着手绢擦着泪水，也不知道为什么，嘟嘟的眼泪特别多，而且专门为言情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留着，胡扯的事情也会哭得莫名其妙。一飞扒拉着课本看我一眼：哎，同乡会开得怎么样？有没有顺眼的男生？

我喝了一口水，喘了口粗气：先别跟我提男人，我问你到哪儿能买到二手自行车？

一飞没有反应过来：买二手自行车，干吗？你准备环游北京城吗？

我推了一飞一下：环游个头，我有两个家教，距离都不远，都是晚上的，只能骑车了。

一飞嘿嘿一笑：不用买，嘟嘟有辆破车子，八百年都不骑了，你拿去用吧，不知道有没有坏到不能用了？是不是嘟嘟？

嘟嘟看了我一眼，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点头：十八，你，你拿去，用用吧，我不用了，早就不用了。

我皱着眉头看着嘟嘟：哎，看言情小说把你看成这样，至于吗？那里面的故事都是假的，看把你哭的，值不值得啊？

嘟嘟放下手里的小说，呜咽地看着我：十八，你不懂，正因为是假的，所以才感人，现实中哪儿有这么真诚的爱情了，没有真的时候，假的才变得尤为珍贵，我能不哭吗？

我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也是，现实中没有的，那么是不是假的也能唤醒一点儿让人感动的良知？

一飞朝我笑：明白了吧，嘟嘟是个哲学家。

我坐到一飞旁边，小声问：哎，那个阿瑟好像一直对你不错，你什么意思？

一飞白了我一眼：十八，阿瑟是个多金的富家公子不假，可是他对我的兴趣不过是兴趣而已，没有什么真心可言。我呢，一是家里不穷，当然绝对没有阿瑟有钱，二是我只想找个能真心对待自己的男

人，不想掺和到任何一种游戏中。你是新生你不知道，阿瑟来学校这两年到底追过多少个女孩，你去问阿瑟，我敢保证他自己都不清楚。

第9节：第六章·最初的心有初动(2)

我吓了一跳：是吗？看着挺一本正经的。

一飞朝我笑：是人，看着都是一本正经的，啊，坏人会在自己额头上贴着"自己是坏人"吗？感情的事情本身就很难说清楚，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和生活，不一定自己的就是对的，不一定别人的都是错的，等你经历多了就知道了。

第二天，我在楼下的车棚里面，在嘟嘟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嘟嘟八百年的自行车，破旧不堪，在检查一番之后，不得不拖到修车的大爷那儿修理。换了内胎，还有一些零件，用抹布擦干净之后看着也还凑合，反正这种车子也放心，放哪儿没有人惦记。

阿瑟中午时候找我，把开好账户的存折给我，说是里面已经存进了半年的六个人的生活费，我到时候按时取了给他们就行。我感激地对阿瑟说着谢谢，阿瑟看了我一会儿，小心地说：那个十八，这个事情，就是，要是你需要钱用的话，可以找我借，我借钱给你，到时候你还我。

阿瑟把"借"字说得很重，我笑着点头说如果哪天真的需要了再考虑。

我买了一百张空的信封，然后把申请助学金学校没有批准的那六个贫困生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学校已经联系了学校外面的企业，有人愿意资助他们的生活费，每个月会按时让我发给他们，每个人的标准按照学校的标准来，每个领到的人要给我一个签收的名字和领到的数字。那六个人都很高兴地对我说谢谢，末了我还是郑重地告诉他们要自己学会生存的本事，别人的资助只能是暂时的，管不了一辈子，他们倒是答应了。

傍晚，我分别打电话告诉两家家教的家长，安排了一三五和二四六的时间，一三五我去高中生那里，从晚上八点补习到十点，因为高中生的家长说自己孩子放学就六点半了，吃完饭，还要稍微休息一

下，所以我只能从八点开始补习。小学生的还好，是晚上七点半补习到九点半，可是小学生的家距离我的学校远，小学生补习完后要十点半左右回到学校，高中生也要十点半左右才能回到学校。

一飞开始担心我回学校晚，路上不安全，我卷起手臂笑：知不知道我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是比男人还爷们，打劫的看见我，绝对要绕道走，不定谁劫谁呢。

苏小月冷漠地看着我：啊，那画面就是，一个健硕的十八，骑着一辆破到不能破的自行车子，车筐里面装着几本小学课本或者高中课本，浑身上下没有值钱的地方，那贼要是看一眼都得拐着弯或者绕着道走，谁还敢劫十八啊，放心，一百万个放心。

苏小月这个丫头，就是和我不对付，我看着苏小月笑：哎，平时还真是不大愿意听你讲话，不过这次，你说对了。

第10节：第七章·平淡的学习生活(1)

第七章·平淡的学习生活

军训还有一个星期就要结束了，教务处通知各个班级去领上课的课程表，因为课程表上标明了上课的地点，没有固定的教室，感觉上像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易名给我送来了同乡会那天照的照片，果不其然，真的是四个帅哥，易名笑嘻嘻地看着我：十八，你怎么可以比我还帅？有点儿抢男人的饭碗了，不地道了。

我看到照片上易名横过自己肩膀的手臂，他的手搭在大雄的靠近我的肩膀上，笑得很灿烂，很开心的样子，我有点儿发呆。易名推了我一下：十八，你怎么了？生气了？我是说着玩的。

我收回思绪，笑：没有，我就是在比较谁更帅，看来我还行，不是最后的。

回到寝室，一飞正在做健身操，这个国际贸易专业的人有点儿不务正业，经常没有课。我扑倒在自己床上，接着看照片。易名喜欢穿李宁的运动服和运动鞋，白色的衬衫显得真干净，笑容真是灿烂，我叹了口气，顺手拿起笔，在照片的背面写上：我们只是兄弟，而已。

一飞一把抢过照片，笑嘻嘻地问我：什么东西？

我有气无力地坐了起来：同乡会四大帅哥，你满意了，看看，喜欢哪个我帮你介绍。

一飞哼了一声：就你们辽宁有帅哥吗？我还真是没有看上，咦？这个易名的手放得好像很古怪，他是想搂着你还是谁啊，伸得这么长？唔？背面还有字，"我们只是兄弟，而已"，十八，你好像很是心有不甘啊？

我拿起一袋泡面，没答理一飞，冲上开水，一飞转到我身边：你看上哪个了？

我摇头：不是我看上哪个的问题，问题是有没有哪个能看上我。苏小月说得没错，我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值钱的地方，我有什么资格让

别人看上我？算了，吃泡面，一会儿就得去给那个小学生补课了，赚钱吃饭最要紧。

说实话，我还是真的很打憷给小学生补课，光是骑自行车就得骑上四十分钟，拐的路乱七八糟，左一个红绿灯右一个红绿灯，一个上坡一个下坡的路，也就我这个身板，别人非得累趴下不可。这还不算什么，小学生是个男孩，一点儿也不喜欢读书，性格好动，你给他讲课，他就会给你讲十万个为什么，而且讲的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没有人知道错对的东西。比如，他钻牛角尖地问我飞碟是什么样子，外星人长几个脑袋，我百般无奈之下，就差点儿告诉那个家伙其实外星人就长得跟我差不多，飞碟也跟我长得差不多了。还有，小学生家里还有一只黑贝大狗，每次看见我都是怒目而视，绝对不把我放在眼睛里面。

高中生倒是不好动，但是也够折磨人的。高中生喜欢摇滚，还都是国外的摇滚乐队，我根本叫不出名字，没事就拿出摇滚乐队的英文名字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要是不知道他就很得意，然后开始跟我讲摇滚乐队的成员还有主唱还有喜好还有服装之类的，我都忘了谁给谁补课来着，都是不好惹的主儿。最好惹的人就是我，什么都不懂，眼巴巴地好脾气地耐着心思地给人家苦口婆心地上课，然后在十点以后，骑着嘟嘟的破自行车子往学校晃荡着，有一次竟然还半路掉了链子，我只好把自行车扛着带回了学校，搞得跟收破烂似的。

星期天是我唯一能休息的日子，我最大的享受就是没有人打扰地睡上一天，但是通常都做不到，苏小月绝对不会让我舒服了。

十月中旬，北京的天气开始转凉了，尤其是体现在早晨和晚上。

早晨跑步的时候，我必须穿长裤了，出汗也不是很容易了，要跑很久才会出汗，阿瑟和小麦倒是不遗余力地打着网球，我看到小麦捡球的时候特别多。休息的时候阿瑟让我陪着他打，我说不会，本身是不会，再者凭什么要占人家便宜？

小麦卷着运动衣擦汗，诧异地看着我：十八，你真的在幼儿园大班读过好几年吗?

我不乐意转头看着阿瑟：哎，你这人，口风怎么这么不紧啊?

小麦哼：口风不紧？是相当的不紧，这事儿我们系里的都知道了，阿瑟说本来认为我跳级他们看着很不爽，但是一想到你十八竟然窝在幼儿园大班读了好几年，那么和我一起读书也不算什么难堪了。小淫还说什么时候认识认识你呢？他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在幼儿园大班读了好几年?

我面红耳赤地看着阿瑟：哎，你这人，怎么可以，真是，我要知道你这样……

阿瑟咧着嘴笑：这有什么啊？不就是乐子吗？你十八身上的乐子也不止这些啊，活成你这样的，也算是头版头条了。

我生气地看着阿瑟，没有说话，阿瑟换了口气：十八，你晚上回来太晚了吧，一飞说都是十点半才能回来。

我拿着毛巾擦手：也没什么，虽然辛苦一些，但人总要长大，靠谁都不能靠一辈子。

阿瑟顿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出口。

正式上课后才发现这个大学的生活有点儿稀里糊涂，没有人管，只要你不犯法，没有人管你，老师上完课走人，学生也是上完课背着包走人。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学校里□响当当的才女，她叫朱檀，是专门负责古典文学和文学欣赏的老师。在工科大学，文科老师不怎么吃香，那个时候我们学校还不归北京市教委管，所以也没有扩招。

第一堂古典文学课之后，朱檀就到我的宿舍找我，还吓了我一跳，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刚开学的时候，由于闲着没事儿，把高中时候写的一些古典诗词整理了一下，挑了一首，投到学校的文学社，后来发在校刊上了，那时候自己也没有在意，反正有人给我送了一份校刊，也没有稿费，我也没有太在意。

朱檀见到我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份校刊，看见我后就笑着说：你是十八吧，我看过校刊上面你写的古典诗词，但当时不知道你是哪个系的，今天上课的时候在班级花名册上看见你的名字了，所以去教务处问了你的宿舍，就来找你了。

我有点儿受宠若惊，还有不知所措。我发表的那首词是：

沁园春·自抒胸臆

海啸山崩，斗转星移，知何处得意人生？物换白首，又是天涯春风，原来往事如梦。咏尽悲欢，吻却离合，独问寰宇：多愁还有几重？曾为荣辱而抗争，曾为岁月输真诚，病榻前，旧日中，叱咤千古征程！何曾忘：为著春秋志，破釜沉舟，一代英雄纵横！

确切地说，是我十八岁下半年车祸之后的作品。那次车祸我没有死是个奇迹，还有车祸之后我没有傻，也是个奇迹，再有就是智商并没有回退多少又是个奇迹。但是记忆力明显退化了不少，在自己被撞得东倒西歪还能恢复意识的时候，我作了这首词，可能是想鼓励一下自己还活着。

当时朱檀给了我这个作品一个肯定，然后又谈了一些关于古典文化的事情，一直谈到我应该去做家教了，我才提醒她我晚上有事情，朱檀才告辞，然后给我她家的电话号码还有家庭住址，顺便记了我宿舍的电话。朱檀家住的距离学校很近，是学校分的楼。

朱檀走的时候苏小月朝我撇嘴：哎，十八，你和她什么关系啊？她人傲着呢，不怎么答理人，你这么有面子吗？

我冲着泡面，笑：我没有面子，只有泡面，说不定朱檀和泡面也有一腿，所以我们投缘，你不服气，可以也吃泡面啊？

嘟嘟从上铺朝下看着我：十八，你老吃泡面，受得了吗？方便面厂家真是应该大力感谢你，你是他们忠实的消费者。

第11节：第七章·平淡的学习生活(2)

我也叹气：我也不想啊，这个时候食堂也没有饭吃啊，方便面好啊，好的真方便。

苏小月瞪了我一眼：哎，你这不是废话吗?

今天是小学生的补习，这个小学生挺有意思的，其实一点儿都不笨，但就是不喜欢看书，上学期的所有课程除了自然，其他科目全是鸭蛋。父母急眼了，才逼着让他补习，他倒好每次补习都要对我讲十万个为什么或者其他奇怪的自然界现象。

这不，今天，小学生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如果地球上全是水了，没有任何一点儿土地的时候，人类会不会进化成鱼？而原来的鱼类会不会进化成别的物种，反过来钓着人吃？那算不算是人类这个物种的返祖和蜕化?

我愣着脑袋想了老半天，没有想出说什么好，最后我打开课本，一本正经地对小学生说：有一个问题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就是我们这一代、你们这一代，还有你之后的很多代，绝对不会变成鱼被别的物种钓着吃，至于之后多少代会变成鱼被钓着吃，跟咱们没有关系。

小学生很不乐意地看着我：你这是绝对没有负责精神的态度。

我装作听不见，开始强行补习。做个家教有时候就需要装聋作哑，现在的小孩子实在是不好糊弄，动辄问出一个问题能噎死人。

补习结束的时候，小学生疑惑地看着我：老师，我爸妈说我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是扫厕所也轮不到我，是这样吗？活着有那么难吗?

活着可能对于一个孩子没有那么难，但对于长大的人来说，算不算难呢？我慢慢整理书本，正经地看着小学生：这样说吧，我每天都要骑着破自行车，骑四十分钟到你家，来你家的这段路，从学校出发我要经过四个红绿灯、三个桥洞、一个大的上坡，还有一个大的下

坡。现在不到晚上十点，我回去先要经过一个很大的上坡，你觉得这样辛苦吗?

小学生懵懂地看着我：老师，我每天也是骑着山地车上学，车子比你还沉，还有要是很辛苦，你完全可以不来啊?

我苦笑，没有说话，小学生突然来了精神：老师，一会儿我骑车跟你一起回你学校，然后再回来，看看到底有多远，真的有那么辛苦吗?

我还没有回答，小学生已经跑出房间找他爸爸商量了，过了一会儿，小学生的爸爸和小学生一起进来，说是同意小学生的要求，他可以开车在后面跟着，小学生累的时候可以开车带他回来。话到这份上我无话可说，和小学生一起推车出去了。

小学生的山地车真是彪悍，嘟嘟的车子绝对会逊色到没脸见人，刚开始，小学生一个劲儿骑在我前面，还回头朝我喊：老师，快点儿，快点儿。

骑了半个小时，小学生开始和我并肩骑着，皱着眉头看着我：老师，还有多远啊，你们学校到底在哪儿啊?

距离我们学校还有两条路的时候小学生不干了，停了车子喘着粗气说：不骑了。

我支起车子，看着小学生：这回知道累了吧，你才不过骑了个单程不到，我是来回的，这么说吧，如果人生就老师我一百七十厘米这么高这么大的个儿，那么来回骑这么点儿路不过是一个头皮屑那么点的事儿，明白了吧?

小学生的爸爸开车从后面上来，把小学生的山地车装进车后备厢，朝小学生说：这点儿路你都不行，平时还瞎支棱着，快跟老师再见。

小学生有气无力地朝我摆手，上了车子，我也照旧骑着嘟嘟的破车子回学校。当然在体力上，我一个成年人是占了便宜不假，小学生

要是长成我这个年龄，说不行的可能会是我，不过让他吃吃苦头也好，之后估计不会老是给我讲十万个为什么了。

我在楼下停车子的时候想，什么时候也能拥有一辆像小学生那样的山地车，这个梦想最后还真的实现了，不过是在十年后的今天（等得有点儿英雄迟暮、美人迟暮、红颜白骨了）……

第12节：第八章·惨痛的认识经历(1)

第八章·惨痛的认识经历

第二天是周日，我可以不用补习，早晨起床的时候晚了半个小时。外面的天阴阴的，没有太阳，其他人睡得一塌糊涂，我摇了摇头，看来自己的身体开始恋床了，这个习惯真是不怎么样。我换了运动衣，擦了脸，去操场跑步。

我舒展身体的时候，阿瑟在网球场地朝我喊：哎，十八，今天你怎么起晚了？是不是小时候幼儿园大班的生活习惯啊？

我哼了一声没有说话，开始跑步，照旧是两圈半。今天气压低，所以我有点儿不舒服，跑完步，小麦歪戴着运动帽笑嘻嘻地看着我：十八，阿瑟说你跑步姿势不好看我还不相信，今天一看，还真不是盖的，你是属螃蟹的还是皮皮虾的？

我瞪着小麦：哎，跑步是锻炼身体的，不是为了好看，想好看，你去看体操表演啊。

阿瑟笑着把球拍扔给小麦：哎，你去找老佐，说今天中午一起吃饭，他要是还不来，小心我这回真的揍他，重色轻友的家伙，哼！

小麦拖拖拉拉地拿着网球拍子哼唧着走了，我擦了一下汗，看了一下表，也该回去了，阿瑟嬉皮笑脸地看着我：哎，上次问你的，就是一飞喜欢什么，你问了没有？

我一边走着一边看着阿瑟：你喜欢一飞什么啊？

阿瑟伸展着手指头，笑：喜欢就是喜欢，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摇着头，看来一飞真的没有说错，阿瑟这个家伙，实在是不怎么把感情的事情当回事儿，一个不认真的人想找一个认真的人说事儿，能说通吗？简直是白扯。

我正想的时候，听见前面有人喊：阿瑟，帮我抓住小淫这臭小子，他欠揍！

我抬头，看见大雄气喘吁吁地追着一个男生，前面跑的男生个子很高，头发有些长，看不清表情，但是一直咯咯笑着。大雄追得好像很吃力，我旁边的阿瑟嘿嘿笑，站着没有动。前面跑的那个男生忽然开始绕着我和阿瑟转圈，累得大雄有点儿不行，我正犯愣的时候，突然感觉自己被人拦腰抱住了，而且被转了起来。我这才反应过来，前面的男生已经把我当武器转了起来，我的双腿飞向大雄，我正想大叫，我听见阿瑟和大雄同时喊道：小淫，你放手，十八是女的，是女生！

然后我就感觉抱着我的腰的双手呼啦松开，然后我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似的，被抛了出去，之后的几秒，我结结实实的，一点儿没有糟蹋的，扑通一声，整个儿被摔到了水泥地上。摔倒的那一瞬间，我连反应都没有，除了疼，而且疼得一点儿脾气都没有。

我试着爬起来，妈的，骨头都跟着疼，我看见阿瑟蹲在我身边紧张地问我：十八，你怎么样了？没事儿吧？

大雄和阿瑟一人伸出一只手把我扶起来，我这才看清楚眼前肇事的家伙，正紧张地看着我，有点儿手忙脚乱。我的眼睛能喷出火：哎，你不长眼睛吗？我招你惹你了？你想摔死我是不是？

对面的男生惊惶地看着我：对不，对不起，我真的没有看出来，还以为是男生呢。

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哎，就算看不出是男生还是女生，就算是男生，我和你很熟吗？我和你认识吗？

对面的男生摇头：不认识。

我皱着眉头：不认识？不认识你干吗说抱就抱，神经啊？让你放下不会好好放吗？干吗发狠把我甩出去？

阿瑟紧张地看着我不大敢伸直的腿：十八，你走两步试试看，不行的话，直接去医院拍个片子吧，我看你好像很疼似的。

他大爷的，这么摔一下，还是被转了好几圈，加上了重力加速度和惯性，不疼的那是鬼。我疼得有点儿走不了，只好慢慢靠在旁边的

栏杆，伸手揉着腿部疼的地方。其实我最想揉的地方是我的屁股，我感觉刚才那么一摔，自己的屁股肯定受到了重创，不知道有没有变得面目全非，但是在三个大男人面前，我只能揉着自己的腿部缓解疼痛。

我听见阿瑟转身小声对那个男生说：哎，小淫，你怎么能那么不小心，也不看清楚点儿，怎么说抱起来就抱起来，十八是女的。

那个男生小声说：阿瑟，我真的没有看出来，一直觉得是个男生，就是抱起来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不对，不信你也抱抱看看，真的……

我火大地转过头：哎，说什么呢？真是倒霉透顶，那个家伙，你给我过来，过来。

那个男生尴尬地慢慢站到我前面：对不起，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

我恨恨地看着他：哎，我告诉你，要是我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做鬼也不放过你，听见没有！哼，阿瑟！

我扭头看阿瑟：你帮我喊一飞她们下来，让她们扶我上楼。

过了十多分钟，一飞和苏小月下来了，看样子还没有睡醒，哈欠连天。苏小月的头发跟一堆杂草似的，别看这丫头平时跟我唧唧歪歪的犟嘴，关键时候还是很关心我的。我心头一热，像是见到亲人一样眼巴巴地看着一飞，一飞看着我被三个大男生围着，一脸的诧异：十八，你怎么了，跟他们打架了？

我嘴一扁，眼泪差点儿掉下来--要是因为打架还好说，最起码还说明自己还骁勇善战，可是我是被人甩出去的，还没等动手，就被人转了几圈甩了出去，人丢大发了。我小声跟一飞说回宿舍再说，一飞和苏小月没有多问，架着一瘸一拐的我，慢慢腾腾地爬上了三楼寝室。阿瑟在旁边叮嘱我：那个十八，下午我们再给你打电话，要是不行就去医院，知道吗？

一飞和苏小月把我扶到寝室，嘟嘟一脸的惊讶：十八，你早上还好好的，怎么一会儿工夫就变成这样了，你怎么搞成这样了？

我皱着眉头趴在床上：别提了，流年不利啊，谁想到今天这么寸？得亏今天晚上不用去家教，不然我可是没有办法了。哎，苏小月，你帮我揉揉屁股，摔得快散架了，本来长得就不怎么样。

苏小月哼了一声：哎，别得寸进尺啊，把你扶上楼已经不错了，揉屁股，省省吧。

第13节：第八章·惨痛的认识经历(2)

一飞坐到我身边：十八，到底怎么回事儿？怎么阿瑟、小淫、大雄全都围着你，你和他们都认识还是怎么了？

我皱着眉头，把被那个叫小淫的男生抱起来摔出去的事情说了一遍，嘟嘟扑哧一笑：十八，你幸福吧，小淫可是很多女生都暗恋的帅哥，被他抱一下多浪漫啊！

一飞忍着笑：嘟嘟，十八不仅被小淫抱着了，还被小淫摔了出去，这叫买一送一，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儿，不对，是先给甜枣儿然后再打个巴掌。

我苦笑着：你们这群没有良心的家伙，我摔成这样，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那个家伙叫什么来着，小淫？帅哥？帅哥个六啊，我拜托你们了！

本来以为星期天可以好好休息，这下可好，也是休息，绝对的休息，一动都不动地趴着，直到中午我才能起身在地上走一会儿，伸伸胳膊动动腿，还凑合，没有什么大碍。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没有去食堂吃饭，凑合着冲了一份泡面，中午美美地睡了一觉，身体也恢复了，看来身体素质还不错。

下午阿瑟打来电话，问我感觉怎么样，我气呼呼地说：还活着，死不了。

阿瑟在电话里面笑：十八，你下来一下，不然实在不放心你到底怎么样了，我在下面等你了。

说完阿瑟挂了电话，我放下电话，只好慢慢腾腾地下了楼。

下了楼，看见阿瑟在门口站着，看见我，冲我点头：十八，好点儿没有？

我有点儿龇牙咧嘴：还好，基本没事了，皮外伤而已。

我看见阿瑟朝旁边喊了一下：小淫。

然后，我看见从门旁边闪出一个人，很不好意思地看着我，面部表情很不自然：十八，是叫十八吧？摔的地方怎么样了？

我真是有点儿气不打一处来，不看见还好，一旦看见这个家伙我的气儿就开始慢慢回升。阿瑟看见我脸色有点儿不对，开始打圆场：哎，十八十八，我给你介绍一下，都是误会，误会，他是小淫，我们都这么叫，小淫，这是十八。

叫小淫的家伙讪讪地笑着，朝我伸出手，我哼了一声：算了，别一旦握了手，再甩我一下，还不知道甩哪儿了，我可就彻底交待了。

阿瑟笑：十八，干吗这么小气，平时你不这样，要是还不解气，我做主，来，你抱着小淫转两圈，然后把他甩出去，我保证他不敢说什么，行不行？

阿瑟这么说我反倒没有什么话说了，我瞪了小淫一眼没有说话，阿瑟嘿嘿笑：好了，都认识了，就别为这件事再别扭了，罚小淫请喝咖啡，好不好？

我生硬地回绝：算了，我上去了。

阿瑟拽住我的胳膊：哎，十八，要是不去，就说明你还没有消气，那不行，这个面子都不给吗？走，走，去喝咖啡。

阿瑟拽着我，然后招呼小淫：哎，小淫，走啊，还愣着干什么？

我走路还是有点儿不利落，去了上次和一飞还有阿瑟一起去的咖啡厅，坐座位的时候我坐下又腾地站了起来，阿瑟看着我笑：怎么了？呵呵。

我皱着眉头，慢慢坐下，瞪着阿瑟：你明知故问。

小淫扑哧一笑，可能感觉不应该笑，所以又闭上嘴巴忍着笑，看我瞪着他，小淫朝我摆手：那个没事儿，没事儿，你点东西，点东西，没事儿，没事儿。

我点了一个冰咖啡，阿瑟和小淫分别叫了伴侣咖啡，阿瑟告诉我小淫和他是一个系的，但是不同班级，阿瑟在计算机一班，小麦和小淫是一个班级，计算机二班。阿瑟说小淫老家是山东济南的，我哼了

一声：都说山东人直爽，心地善良，我看未必，明显就是把人往死里摔，极其不善良。

小淫看了我一眼：哎，话不能那么说，今天的事情纯系偶然，要是非要讲道理，我承认我是冒失了，可是你就什么都在理吗？首先你长得就不像女生，个子高，还留着短发，留着短发也就算了，偏偏你还穿着男士运动衣，和阿瑟一起走的人不是漂亮女生就是男生，我哪知道你是哪个分类啊！跟漂亮女生相差遥远，又不是男生，不信，你让阿瑟抱你转一圈试试？你看阿瑟能不能感觉出来你是个女的……

我的脸估计都气得白了，阿瑟打断小淫的话：哎，小淫，过了过了，今天总之是你不对，你找客观理由就更不对了，十八，十八，你干什么？

阿瑟没有说完，我哼了一声，起身走人，我忍着走路时候的一瘸一拐，想起嘟嘟说小淫是个帅哥，我开始在心里诅咒，帅哥个六啊，大爷的，就是因为打不过他，不然，我见一次打他一次，往死里揍。

第14节：第九章·第一个秋天开始(1)

第九章·第一个秋天开始

北京的天气转凉了，我开始不大愿意早晨起床跑步了，但还是逼着自己起床。懒惰是个不大好的习惯，每天早晨起床，身上都开始起疙瘩。朱檀昨晚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正好今天上午没有课，朱檀让我去她办公室找她，说是有事情和我商量，我有点儿受宠若惊，受惊之余还是恭敬地答应了。

早晨跑步的时候，阿瑟有气无力地和小麦打着网球，好像是缺乏营养似的，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我还有点儿冷，跑完之后我开始出汗。阿瑟靠着网球场地的铁丝网朝我招手：十八，别跑了，不用通过跑步向别人展示你很强壮啊，你别再跑了。

我拿毛巾擦汗，看着阿瑟：你们怎么了？怎么跟得了瘟疫似的，大男人变得这么窝囊？没劲。

阿瑟拿球拍拄着地嗤笑：小麦感冒了，连球拍都举不起来，我咋发挥男人的厉害啊？真是，你看过谁和病猫一起打球打得欢实了？胜之不武，所以我也只好把自己当成病猫和小麦一起慢动作打球了。

我也笑了：哎，不是还有别人吗，那个小淫，你可以叫他不就行了？人高马大的，甩我的时候多有力气啊。

阿瑟嘿嘿笑：十八，你怎么还记着那个碴儿？那个臭小子，有时间都用到女孩身上了，还能腾出时间陪我打球？我老爸老妈也是，干吗把我送到部队学校，害我睡不成懒觉，一到早晨就醒，真是受不了。

小麦凑过来：哎，你们说什么呢？

我转头看小麦：说你呢，你说你小学的时候能跳两次级，怎么才考上我们这个不好不坏的大学，应该考北大清华才对啊，或者科技大学少年班。

小麦吭哧了几下没有说话，阿瑟伸手把小麦的帽子檐往下一压，呵呵笑：那叫江郎才尽还是什么，不对，是伤仲永。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天才儿童大部分是以夭折告终的，小学时候用劲太猛，把初中高中时候的劲儿都提前用了，上了初中高中就一般了呗，真是白瞎你爷爷那么早就教你1＋1等于几了。

我扑哧一笑，小麦伸手把帽子往上抬了几下，不屑地看我们：哼，我又不想研究原子弹，干吗考清华，跟你们这些俗人很难沟通，尤其是十八，幼儿园大班竟然读了好几年，你自己不觉得丢人吗？我都跳级了，十八还含着手指头别着手绢，在幼儿园里面玩着大灰狼和小红帽的游戏，是弱智还是白痴，哎，你干吗动手啊？

我毫不客气地使劲弹了小麦脑袋两下：哼，知道厉害了吧，这就是我在幼儿园学的，你行吗？

上午，我有点儿紧张地去了朱檀的个人办公室，我去的时候朱檀正在写着什么，看见我来，冲我一笑：十八，不用那么拘谨，又不是考试。

朱檀帮我倒了杯水，把桌上的教案递给我，我看了一眼，上面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唐诗，第二部分是宋词，第三部分是记叙文，然后是一些细分的小章节，朱檀朝我笑：这个课程这学期你们系是主修，还有文史学院的也是主修，计算机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还有工程学院的专业都是选修，你怎么看这些？

我喝了一口水，和朱檀从唐诗谈起，唐诗中谈到陈子昂、张九龄、张若虚、李白、杜甫、杜牧、李商隐，最后我主推李白鬼斧神工的豪放、杜牧落魄江湖的不羁和李商隐若有若无的含糊，还有李贺的单个佳句。宋词谈到后主李煜、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还有花间词，我个人喜好的是苏东坡和辛弃疾，因为我喜欢豪放随意的风格。记叙文倒是没有谈很多，因为最常见的就是记叙文，但是要是想写好也费事，最平常的东西往往最难说明白。

到中午快要吃饭的时候朱檀让我回去把上午谈论的这些写下来，我答应了，然后告别了她，回宿舍门口的时候遇见了夭夭，夭夭扔给我几封信：十八，是易名的，下午上课你顺手给他吧，他不是经常坐在你旁边吗?

我接过信哦了一声，回到寝室看见一飞和苏小月还有小苍、盈子正在吃饭，嘟嘟也是刚回来，正好我也去食堂，于是和她一起去最近的食堂随便打了点儿饭菜。

从食堂回来，嘟嘟很不乐意地把饭盒扔到桌子上，哼了一声：真是不公平，我和十八都是打同样的菜，那个大师傅为什么给十八的多，给我的少？苏小月你看，十八的菜像是一份半，我的明显就是半份多一点儿而已。

苏小月嗤笑：嘟嘟，你不是在减肥吗？正好人家大师傅关照你，多好。

嘟嘟憋气：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宁肯自己吃不完扔掉，也不能接受应该给我的但是少给我了，哼。

我一边吃饭一边澄清：我先说好啊，这事儿跟我无关，首先食堂的盛菜的大师傅不是我的相好，其次他也不是我们家亲戚。

苏小月尖刻地看着我：十八，要是实在没有男人要你的话，我去帮你问问食堂盛菜的大师傅，你干脆嫁他算了，每天大师傅做好饭菜之后朝你喊，亲爱的婆姨，吃饭了，多幸福。

盈子没有憋住笑，一口菜喷了出来，正好喷在嘟嘟的半份菜上，嘟嘟睁大了眼睛：你们、你们都欺负我。

一飞转过脸笑了一会儿，好不容易憋住笑：哎，你们说啊，管十八叫婆姨，会是什么感觉，苏小月，你真是高人，高人。

我也被逗笑了：行，这事儿就交给苏小月，要是我嫁不出去，找你苏小月算账。

第15节：第九章·第一个秋天开始(2)

嘟嘟从我的方便面盒子里拿出一袋泡面：十八，吃你一袋泡面凑合了。

苏小月忽然凑近我的脑袋：十八，说实话，那天小淫抱你的时候，你什么感觉？男女授受不亲啊，你竟然被人家抱了，干脆跟了他算了。

我差点就被青菜噎到：什么感觉？我很想宰了那臭小子，要是真的说男女授受不亲的话，我早就定了终身了。

嘟嘟来了精神：是谁啊，说来听听，我们帮你参谋参谋。

我长叹一声：哎，一言难尽啊，long long ago了。那个时候我还在幼儿园读大班，年龄应该在六七岁。一个有着太阳的午后，很多孩子都在操场上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这个时候，突然一个很帅很阳光但是比我还小一岁的小男孩从后面抱着我的腰就是不松开，嘴里还喊着是我抓住的，是我抓住的。那个小男孩是我们幼儿园老师的外甥，玉树临风，白白嫩嫩的，衣服穿得干干净净，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了我少女的相思与遐想。唉，生平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可怜我，从六七岁开始就患上一种无色无味的疾病，曰相思……此病世上无人能解……

我还没有说完，其余五人已经笑得东倒西歪了，一飞一口水没有咽下去，全喷了出去，小苍笑得嘴角的饭粒都在摇晃：十八十……八，被你，被你搞败了。

一飞勉强忍住笑：那那现在呢，那个玉树临风白白嫩嫩的男孩呢？

我吃完最后一口饭，装模作样地站起身，伸伸懒腰，慢慢靠近窗边：斯人斯物，那位公子叫小意，现在和我相距千里，应该是在大连读大学，可惜他不晓得我对他一片痴心。年少轻狂，这个时候他不定

抱着哪个女子靠着窗户风花雪月外加卿卿我我了。算了，众位姐妹们，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还是刷饭盒实际一些。

刷饭盒的时候我还真是想了小意，不知道他现在好不好，青涩的像是山楂一样的年代，我虽然不是圣人，但也绝对不是傻子，我的心也动过，尽管那个人不知道曾经有个实在不咋样的丫头对他动过心。

下午上经济理论课，我拿着夭夭给我的几封信，都是给易名的，看上面秀丽的字体，我不知道为啥就想到了女生。在综合楼的四层教室，我一进门，就看见易名朝我喊：十八，这里这里。

我朝易名走过去，易名已经给我占了位置，我顺手把信递给易名：给，你的信。

易名笑嘻嘻地接过去，没有说话，我很白痴地问了一句：笑成那样，是不是女朋友?

易名看了我一眼，笑：不是，是女性朋友，你没有男性朋友给你写信吗?

我坐下，摇头：没有，清一色娘子军。

易名笑，好像要伸手拍我肩膀似的，但是最后还是放下了手，放在旁边的桌子上，没有说话，我翻开课本无聊地看着。

两节经济理论课上的索然无味，易名在我旁边说着小笑话，我时不时会被逗笑一下。课间休息的时候，夭夭懒散地跑到我身边，不怀好意地笑：唉，十八大帅哥，听说你前几天被计算机专业的帅哥给甩了出去，怎么回事儿?

我这个气啊，都说好事儿不留名，坏事儿传千里，我算知道了！去去，上课去。

夭夭朝我伸着舌头，跑了，易名在我旁边哧哧笑：十八，这事儿很多人都知道了，大雄跟我说的，那个小淫也够歪的，怎么撞你枪口上了，看着也挺机灵的人，我们一起踢过球。不过你也是够猛的了，也怪，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怎么都落你身上了?

我脸一红，没说话，上第二堂课的时候我看见许小坏一个劲儿回头看我这边，一开始以为是在看我，后来感觉不对，许小坏的眼神始终落在易名的角度。我哼了一声，拿着笔在课本上画着：唉，易名，有美女对你暗送秋波了，你还不接着？顺便给人家回点儿礼？

易名看了几下，扭头朝我笑：哦，看见了，长得不赖，十八，你看怎么样？

我盯着课本面无表情地看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易名盯着许小坏的方向看了一下，对我点头：对，我也是觉得应该是这个道理。

第16节：第十章·灰色的正常日子(1)

第十章·灰色的正常日子

下午下课后，我回宿舍，还没有进屋，就听见里面哈哈大笑，好些人都在笑，好像还有苏小月的懊恼的声音。我本身就爱凑热闹，于是一下就推门进去：你们笑什么？共享共享，怎么能少了我的份儿？

苏小月一脸怒气地看着我：十八，你乌鸦嘴。

我一头雾水：哎，苏小月，话不能乱说来着，我怎么着你了？你说我乌鸦嘴？

嘟嘟笑得前仰后合，一直想跟我解释，但是始终没有找出合适的语言。小苍、盈子拿着书挡着脸，笑得花枝乱颤的。一飞瘪着嘴看着我，尽管没有笑出声，但一脸一直停不下来的表情。苏小月恨不得宰了我似的，我愣愣地看着她们，终于嘟嘟忍住笑：十八，前些天，苏小月勒腰的时候你是不是说过，小心哪天勒成死结解不开？今天真是应了你的话了，苏小月课间上厕所，解不开腰带了，正好还很想上厕所，来来回回好几次都没有解开，后来借来了刀子，总算把腰带割断了。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上完厕所之后她没有东西当腰带用了，这不，在厕所里面，专门等别人都上课之后才瞅着没有人的时候提着裤子跑回了宿舍，哈哈……

我也开始大笑，苏小月愤怒地瞪着我，我摆手：哎，这事儿，你自己也说过来着，你不是说了，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吗？这回你自己湿鞋了，跟我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一飞笑嘻嘻地看着我：哎，十八，你没有来我们寝室之前，我们还没有这么多快乐，真看不出来，你一来，给我们的生活添了很多乐趣--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我还把你六七岁时候的情史跟我们系的女生说了，都是忍不住笑，笑得拿着书本挡着嘴和脸部表情，肩膀不停地抖着，上课的国贸老师还奇怪我们系的女生怎么都是一个动作呢。

我懊恼地看着一飞：哎，你怎么这么大嘴巴啊？就那么点儿丢人的事儿，得，见光死了，以后什么事情都不能跟你们说了，真是，一点儿不讲姐妹情义，可惜我一世英名啊。

苏小月忽然朝我笑：十八，为了报复你的乌鸦嘴，明天我就把你的事情跟我们会计专业的人说，哼，我非要出口气不可。

我开始双手作揖：小姐，小姐，不，苏大姐，求你了，千万别说，不然我真的嫁给一食堂盛菜的大师傅了，那个大师傅可是一脸的青春痘啊！求求你了，等我找到如意郎君之后再说，好不好？

小苍、盈子嘿嘿笑：十八，没有用的，死猪不怕开水烫，你认了吧，总共不大的学校，好容易才有了点儿可乐的事情，你想大家能放过吗？不过，你不用怕，我向来是一视同仁，我不仅宣传你的事情，而且苏小月裤带的事情我们也不闲着，放心放心。

苏小月愤怒地看着小苍、盈子，俩人压根没有理会她的眼神。

我看见一飞用的充电灯：哎，一飞，这个在哪里可以买？我想买一个，我晚上家教回来后没有多久就熄灯了，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呢。

学校不让使用蜡烛，但是充电灯应该没有问题，充好电，熄灯之后用，很安全。我相中了这个玩意儿，一飞把充电灯递给我：这个也不贵，有小的有大的，我晚上不爱熬夜，你拿去用好了，等你买了之后再还给我，我这个大小的就够，用二三十块钱就能买下了。

我接过来，左右看了一下，感觉这个东西还不错，应该很实用，决定这两天也买一个。一飞虽然不爱熬夜，但是快考试的时候，肯定也是要看书的，更何况我可能天天晚上都要用。我看了一下手表，该吃饭了，今天晚上是高中生的补习，晚上需要多带件衣服了，昨天晚上往回走的时候我就有点儿冷。我听见夭夭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十八，十八，有你的信，你下来拿。

夭夭住一楼，我住三楼，所以夭夭一直都是喊我，特不愿意爬三楼。我从窗户往外伸着脑袋：夭夭，帮我看看是男的来的信还是女的

来的信?

夭夭喊：我怎么知道?

我喊：要是大连大学，还有铁道学院的来信就是女的来信，要不是的话就是男的。

夭夭看了看，接着喊：是女的来信。

我朝夭夭摆摆手：女的就放到明天上课的时候你再给我吧，我还有事儿，你忙吧。

苏小月在我身后嘟囔：瞧瞧十八的为人，好男色轻女色，哼。

我利落地拿牙齿撕开泡面袋子：哼，就算是现在拿上来有什么用，又不能回信，明天不是一样吗?

高中生的家教还好，浪费在路上的时间不多，高中生家里条件不错，老爹好像是一个什么经济报社的主编，他老妈在我去家教的当天就很好心地跟我说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开个口。我面上没有开口，但是心里在开着口，就甭说你能给我啥便利了，有给便利的劲儿，你把我家教的酬金往上提提我就感激不尽了，哪儿还敢有别的请求。当然这年头赚钱都不容易，大家都是客气在外面，小气在内里，就算人家有钱，也不能乱花，能杀价杀到别人还得做的份儿上，只能说人家很会过日子，所以这一点我毫无怨言。

高中生的家楼道?面有些乱，刚开始去的时候我来回穿过了好多道门，都没有找准是哪个门儿，后来高中生老妈出来倒垃圾的时候我还晕头转向地穿着走廊里面的门呢！看见我，人家很客气，说我很准时，我心里这个愧啊，得亏早出发了，不然穿着走廊里面的门我就得转晕，还不定啥时候能找到门呢！没有办法，我天生就是一个路盲。

其实高中生说的摇滚，我是一窍不通，就是经常会看见一些花花绿绿的衣服、披头散发的造型、另类的乐器、重金属的感觉，仅此而已。所以当高中生跟我说披头士这个乐队的时候我还认同，因为披头士吗，所以要披着头发，但是其他的一概不知道--有些摇滚图片上还有骷髅的造型，我更是晕菜，英文好像是rock and roll来着。

这一晚也不例外，高中生又找出一个英文单词问我是什么意思，我摇摇头，然后高中生开始耐心地给我讲解，我不动声色地把要补习的英语题型"完形填空"放在高中生眼前，安静地问高中生：这个，这个，知不知道，选哪个?

第17节：第十章·灰色的正常日子(2)

高中生看了一会儿茫然地摇摇头，我在心里耶了一下，终于找回面子，扯平，然后开始给高中生补习英语，之后还有数学。

十点，准备离开高中生家的时候，他老妈递给我一副粉色的皮手套，说是天儿凉了，看着我来回骑车，心里有点儿不落忍，所以送给我。我是一推辞二推辞三推辞，最后还是没有推辞掉，只好带着回去，路上想想心里还不大好受。走到半路停下车子，开始往手上戴，戴到一半的时候，我开始哈哈大笑，因为那手套真的是给纤纤玉指戴的，我的手掌偏大了，所以实在无法戴上。我心里终于释然了，回去送给别人最好，免得每天看着心里怪怪的，还是老天理解我，理解万岁。

一高兴，骑车到学校大门口的时候忘了刹车，差点儿就和一个往外走路的女生撞到一块儿。我慌忙停车，下了车子，那女生也是吃惊不小，我刚想说对不起，就看见从女生后面闪出一个男生，个子高高的，拉住女生问：你没事儿吧?

男生抬头看我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是前些天把我甩出去的那个小淫，小淫也看见了我，皱了一下眉头：十八，是你? 自己骑车的时候小心点儿，就算自己不要命了，也不能伤及无辜啊。以后注意一点儿。

说完和那个女生一起往校外走了，我呆了呆，心里也奇怪，这么晚了，他们不回学校去哪儿? 真是奇怪。我慢慢推着车子进了学校，感觉自己刚才被批了一通，挺憋屈的。我又不是故意的。

回到宿舍，小苍和盈子已经睡了，嘟嘟正在读言情小说，苏小月在看侦探小说，一飞望着一束玫瑰花发呆，我挨着一飞坐下：谁给的? 阿瑟?

一飞摇摇头：要是阿瑟的，我根本不会要，是另外一个人，我就是不知道应该不应该和他来往。

我把粉色皮手套扔到桌子上：那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人呢?

一飞托着下巴：反正不讨厌，但也不是很熟。

我闻了一下玫瑰花的味道，很清香，但是到现在我都分不清玫瑰花和月季花到底有什么区别。我看着一飞：要是不讨厌就可以尝试交往呗，有几个人是一见钟情的，跟干柴烈火似的，要真是那样，保准死得飞快，那叫啥来着？对，刹那间，灰飞烟灭。

一飞扑哧一笑：哎，十八，你也挺招人喜欢的，咋就没有男生喜欢你呢？你初中高中真的没有恋爱过?

我无比凄凉地看着一飞：恋个头啊，你看我现在长的这样，我已经很是感谢老天了，我初中高中的时候，比现在这会儿还要难看一百倍，哪个男生敢靠近啊！

苏小月转过头看我：什么？比现在还难看一百倍，那你还是人吗?

一飞瞪了苏小月一眼：哎，十八，甭理她。对了隔壁一个女生想卖一个充电灯，她没有用多长时间，明年就毕业了，现在基本没有什么事情了，你想不想要啊?

我说想啊，一飞对我笑：那个女生说是十五块就卖，一半的价钱而已，也没有什么问题，你要是要的话，就买了吧。

我立马拽着一飞：好啊，这种好事儿还能不干，这就去，免得夜长梦多。正好我晚上还要写东西，这些天家教搞得我晚上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一飞领着我去了隔壁，人家女孩正准备睡觉呢，我付了钱，抱着充电灯像是抱着宝贝似的抱回了宿舍，还是很新的，功能都正常，苏小月朝我叹息：看看十八，一辈子也没有见过什么好东西，一个半新不旧的充电灯就能玩个半宿，悲哀啊。

我没有理睬苏小月的尖刻，赶紧在熄灯前洗脸刷牙，一飞找了一个大的玻璃瓶子，把玫瑰花插在里面，据她说那个男孩很稳重。

我把今天朱檀让我整理的资料拿出来，写着写着我连着打了好几个瞌睡，但还是想赶快写完吧，文字这玩意儿一旦撂下，等到想写的时候，啥感觉也找不到。写到还差一点儿的时候，充电灯慢慢暗了下去，我看也差不多了，才熄了灯，转了个身睡下，反正剩的也不多，明天抽时间补补也就行了。

第18节：第十一章·最初的那个心(1)

第十一章·最初的那个心跳

第二天早晨，我虽然很努力地起床，但是身体赶上很不舒服，不能跑步了，一飞看见我起床打了个瞌睡：十八，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你记得吗？

我摇头，一飞笑：凌晨两点半，亏你还能起床，别跑步了，你又不是铁打的。

我伸了个懒腰：不跑了，但是走步还是要的，不习惯早晨起床待在宿舍里面。

出了宿舍，我开始绕着几个宿舍楼慢慢走着，一边走着一边伸展着手臂。走到操场边上篮球场地的时候我看见了易名，他一个人在玩篮球，浅色的运动服，露出白色的运动衫，阳光从他的发际垂下来，金灿灿的。我有点儿发呆，站在原地看着易名在那儿运动，好一会儿没有反应过来。

易名拍着篮球，转身的时候看见我，朝我招手：十八，早。

我开始快速朝易名走过去，过栏杆的时候差点儿被绊倒了，易名笑：十八，你早晨起这么早吗？我第一次起这么早，身体比以前懒了很多，所以想运动运动。

我有点儿结巴：啊，那个，我早晨都是这么早起床来着。

易名笑着把篮球扔给我：能投进去吗？

我拿着篮球往上抛了几下，可惜没有投进去，易名做着手势告诉我投篮时候需要的技巧，我试着投了一下，真的进去了。我有点儿兴奋，正想对易名说什么，我听见身后有人喊我：十八。

我回头，看见小麦歪戴着帽子扛着网球拍子，小麦身后，阿瑟一身蓝色运动衫，也是满脸笑嘻嘻的表情。我还没等说话，易名笑着就把篮球扔给阿瑟，阿瑟站在三分线外面，弹跳了一下，轻松地把篮球投进了篮筐里面，而且姿势很帅，看得我有点儿流口水。阿瑟转头看

我：啧啧，不是说你，不仅跑步姿势不怎么样，连扔个篮球都差那么远，你都不知道你刚才投篮的姿势有多难看，还不如看你跑步算了，小麦都吓出一身冷汗，说是怕你把篮球架子撅翻了，那我们以后就没的玩了。

我想到自己刚才投篮的姿势是不咋样，被阿瑟这么一说，不免有点儿面红耳赤的。阿瑟转向易名：哎，下午有时间吗？一起踢球怎么样？

易名点头，我惊讶地看着易名：你们认识？

易名笑：男生认识太容易了，一场球下来就都认识了，可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赶紧岔话：哎，是那个，我每天早晨跑步，阿瑟和小麦早晨打球，然后就认识了，就这么认识的。

阿瑟嘿嘿笑，没有说话，小麦冷不丁插进话：十八撒谎，不是这么认识的。

我开始冲小麦打手势，小麦自顾自说：阿瑟把十八当成男的了，一把拽着衣领给拽身边了，然后俩人掐架，后来就认识了。

我满脸的尴尬，心想完了完了，铁定完了，唯一那么点儿形象全交代了。易名扑哧一笑：是吗？这个十八，好像和你们计算机专业的人犯冲似的，前些天还被小淫给甩了出去是不是？你们干吗就对十八较劲儿啊，太欺负人了吧？

我一句话也不敢说，易名把篮球扔给我，笑：你们先玩，我去下洗手间，一会儿回来。

易名一边笑一边朝旁边的教学楼走，我看见他走远了，拿着手里的篮球使劲儿砸向小麦，小麦惊叫一声，躲到阿瑟身后，我恨恨地看着小麦：你不说话没有人把你当哑巴，我和你有仇吗？你非要揭我底儿？还有阿瑟，你干吗什么都告诉别人，真是大嘴巴，哼。

阿瑟伸手接住篮球，嘿嘿笑：哎，十八，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我慌乱地看着阿瑟：哎，你别瞎说啊。

阿瑟开始投篮：小麦，给十八列个数据表。

小麦站着离我有一段距离：一、十八今天早晨没有跑步；二、十八在操场边上看了易名好一会儿，还有点儿发呆；三、过栏杆的时候差点儿被栏杆绊倒；四、投篮时候心不在焉……

阿瑟抓着篮球揶揄我：看看，连小麦这种智商都能看出来，你还不承认？我就说嘛，一大早上，也不跑步了，平时怎么叫你停都不停的。

我开始解释：不是因为这个不跑步的，是因为……

真是，我看见易名远远地过来了，我近乎请求地看着阿瑟和小麦：哎，拜托你们了，千万别再折腾我了，好不好？

阿瑟嗤笑：知道了，不会把你往死里整的，整个半死就行了。

小麦朝我撅嘴：我要求的更少，整个八分死就成。

易名过来，朝阿瑟笑：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阿瑟呵呵笑：没什么，就是说十八长得很帅，惹起民愤了。

大概玩了一会儿，易名看表说该回去了，我有点儿不大情愿，很想问他之后早晨还会不会出来玩篮球，但是始终开不了口。阿瑟看了我一眼，扭头看易名：哎，要不你早晨早点起，跟我一起打网球吧，小麦的体力实在太差了，十八又不会打，我打得也有点儿郁闷，没有什么对手是最没有意思了，怎么样？

易名低头想了一会儿，朝阿瑟笑：看吧，只要能起来我就陪你打，要是起不来你就别等了，现在天一凉，容易赖床。

我多少有点儿失望，易名这样说，就是不一定能天天运动了。最先到了易名所在的宿舍楼，易名接过篮球先告辞了，我低着头有点儿郁闷，阿瑟拿球拍碰碰我：哎，十八，你也别磨叽了，直接跟他说不就结了吗？就那么点儿破事，说了，成了就成了，不成拉倒，干吗天天揪着，你不是挺男人的吗？这种磨叽的行为不像你性格啊？

我低着头没有说话，小麦跳到我前面：哎，看看，这会儿十八典型就是个女生了，呵呵。

上午上课时候易名给我占了座位，不过我有点儿心不在焉，夭夭把昨天我的信扔给我，我开始撕扯着信封，我知道是engle来的信，还有一封是代代的，那时候我特别希望易名能问我一句：谁来的信？但是他没有问，只是拿着笔在书上画着东西。许小坏的座位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往易名的位置靠近了很多，上课的时候许小坏回过好几次头，有一次碰上我的目光，不大友善地看着我，我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故意对易名说：下次不要给我占座位了，不然别人的眼神肯定会让我短命好些年的。

第19节：第十一章·最初的那个心(2)

易名笑笑点点头，没有说话，局面有点儿尴尬，我拿了代代的信，来到走廊，靠着四楼的栏杆一边看信一边往下望着。代代的信写得很潦草，大概就是问我最近怎么了，很想我，让我保重身体之类的。我吹着薄薄的一层信纸，发呆，然后感觉有人拍了我一下，我回头，惊讶地看见阿瑟。他身边不是小麦，是一个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男生，很斯文，个子也很高，眼神很生硬。阿瑟朝我哼哈：发什么呆？怎么今天你们班也在这儿上课？

我点点头：是啊，不会你们也在这儿上课吧？

阿瑟点头：是啊，东边的教室，来，给你介绍，他和小淫同班，俩人关系很好，佐佐木。

那个男生友好地冲我伸出手，我也回握了一下，阿瑟朝佐佐木笑：哎，这就是十八，你们不是成天吵着说不知道是哪个，很想认识吗？她就是。

佐佐木的脸上马上出现了恍然大悟的表情，开始有笑容出现，我估计是阿瑟这个大嘴巴已经把我的事情宣传出去了，罢了，爱说就说吧，我反正也豁出去了，谁让自己出这么糗的事情。阿瑟和佐佐木往前走了一段路，从他们后面我看得出他们在笑，佐佐木好像还回头看了我一下，不知道对阿瑟说什么来着。

上第二节课的时候，易名淡淡地问我：十八，你和阿瑟他们很熟吗？

我摇头：也不是，就是认识了，我天天跑步，他们天天打网球，然后大家经常打招呼。

易名转着手里的笔没有再问。

上午的经济课上得我有点儿不舒服，中午回到宿舍也没有心思吃饭，随手拿起之前和易名还有苇子和大雄一起照的相片，易名笑得阳光灿烂的，镜片有点儿反光，但是眼里的笑意很明显。现在已经是十

一月的下旬了，这一年还有那么一丁点儿，还有一个多月就过去了，家教也快两个月了，我忽然感觉日历上的一三五和二四六变得很不顺眼，我唯一能休息的就是星期天。

下午还有两堂高等数学的微积分，正在愣神的时候，手里的照片被人抢走了，我抬头看见苏小月不怀好意的表情：十八，你是不是看上谁了？哟，这照片上全是帅哥，你看上哪个了？大雄也是辽宁的？我才知道耶，呵呵，有意思。

我慢慢坐起来：我看上他们三个了，怎么着？

嘟嘟看着我：十八到更年期了吗？怎么跟吃枪药似的。

我朝嘟嘟摆摆手：没到更年期，是荷尔蒙分泌过多了，这个时候我应该站在西班牙的斗牛场上，要么被斗牛杀死，要么杀死斗牛，不管哪种都帅呆了。

一飞朝我叹气：咳，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十八，你犯得着为了一头斗牛把自己一生的豪壮都赔上？那咱们大学的名气就大了，人家说人鬼情未了，你十八是人牛情未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牛生死相许啊……

一飞一个劲儿啰唆的时候，我重重地骂了自己一通，真是没有出息，为多大点儿事儿？往后还怎么活啊！我伸手从床边拿起一袋泡面，用牙齿咬开包装袋准备吃饭，苏小月拍了一下巴掌：完事了，十八能吃能喝的，没有什么想不开，大家齐活，吃饭。

下午上高等数学的微积分，等我到教室的时候，易名朝我招手，他旁边还是给我留了位子，不过我没有过去。不是不想过去，是因为易名的另一边坐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千娇百媚的许小坏。许小坏是我们系里最漂亮的女生了，皮肤吹弹可破，精致的五官长得绝对是到位，身材也是玲珑有致，披肩长发，双眸如水一样，我就是傻到家也不能凑那个热闹。所以我选择没有人喜欢坐的前排，翻开教科书等着上课。

这一堂课我没有上好，我甚至在心里难过，我甚至在想，你许小坏是那么标致的女孩，全天下的男人多的是，你犯得着和我抢一个男生吗？何况易名并不是很帅，其实我知道这是我的胡话：一、许小坏并不知道我喜欢易名；二、易名并不知道我喜欢他；三、假使许小坏真的喜欢易名，易名也喜欢许小坏，我又能怎么样？

我压制着胡思乱想，上了两堂微积分的课，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趴在桌子上睡觉。

我收拾了一下桌子上的东西，没有回头看别人，直接去二教学楼找朱檀，把我写的东西交给她。朱檀也是刚下课，手里还有粉笔灰，接过我递过来的资料说她晚上回去好好看看，看完之后再给我打电话。我告别了朱檀。刚出二教学楼的一楼大门，就看见对面综合楼的楼梯上走着易名和许小坏，易名不知道对许小坏说了什么，许小坏笑得前仰后合的，披肩发被风吹得很随意地摆着，易名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灿烂。我呆在二教学楼的门口，看着易名和许小坏慢慢走远，心里空荡荡的。

距离晚上的家教还有两个多小时，我一个人慢慢悠悠地朝学校操场走去，想快点儿消除让自己不开心的情绪，我对自己说：放松，放松，再放松。

第20节：第十一章·最初的那个心(3)

学校操场上的人大部分是男生，似乎所有的男生都偏爱踢足球，且不管踢得好还是踢不好，一个足球就能把所有男人的梦想中共同的成分给勾勒出来。我慢慢走到操场最边上的一个地方，一个最不显眼的地方，没有任何人会注意的角落，然后坐到栏杆上，摊开手里的高等数学，一页一页翻着。但是我的心思不知道到了哪里，我的手只是机械地翻着。我无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竟然这么长？这个时候我好想给自己找些事情做，可是我找不到。

我愣神的时候一个足球朝我飞了过来，吓了我一跳，我没有想到这个没有人会注意的地方，连足球都不放过。我合上数学书，不想被人看见自己这副颓废可怜的样子，我跳下栏杆，远远看见一个男生跑过来捡球，我匆忙转身离开，然后我听见身后有人迟疑的声音：同学，你，你是，十八吗？

我愣了一下，但是没有回头，也不知道是谁，匆忙离开了。在操场转弯的地方，我手忙脚乱地和一个人撞到了一起，正好撞到我的鼻子上，一股酸酸的感觉顿时让我感觉有种想哭的冲动。我抬头，看见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是小淫，小淫也奇怪地看着我：哎，又是你，看来你走路从来不看方向，老师没有教过你吗？咦，你哭了？不会吧，我没有使劲啊？

鼻子被撞得很酸楚，我有点儿眼泪汪汪的，当然不是真的想哭，是鼻子被撞之后的连锁反应，为了摆脱自己的困窘，我慌忙说了句对不起，转身就跑。我一路小跑回到宿舍，感觉真是糗大了--平时自己吊儿郎当的事情误打误撞被人取笑也就算了，可是这会儿软弱得跟兔子似的被人看见太掉价了，今儿这是怎么了？

回到宿舍，嘟嘟看见我就说：十八，刚才小学生的爸爸打来电话，说是今晚不用你去补习了，小学生今晚要去奶奶家，他奶奶过生日。

我谢过嘟嘟，谢天谢地，今天我这种状态，估计教出的孩子智商绝对会有返祖可能。

第21节：第十二章·最初的讲课计划

第十二章·最初的讲课计划

这是我做家教以来第一次在正常家教时间内不用去家教，我似乎有种幸福感，决定去综合楼上晚自习。我发誓绝对有很长时间没有上自习了，都是为了人民币，对不起知识啊，书本都没有怎么翻过，看来我需要晚上用功了，好在有充电灯。

我转了好几个房间，都有人了，综合楼五楼西面的一个房间人不多，靠窗的位置还有一个空着的位子，我推门进去，问位子后面的女孩前面有人吗？女孩摇头，于是我心满意足地把数学书放好，坐下，因为今天下午的课没有听好，所以我想好好复习一下，不然落得多了就不好复习了。

看了一会儿微积分，我还是被这个无穷那个无穷搞晕了，我叹口气，望着窗户外面，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这里是五楼的窗户，能看见什么？能看见黑黑的天而已。我哼了一声，不知道为什么，我又开始想起易名，想起前些天从楼上看见他走出校外时的情景。那天我从楼上往下看，易名变得小小的，还是穿着浅色的运动衣服，那种感觉在一个有阳光的中午，好像变得很贴切很温馨，于是我破天荒地在日记中写下一段文字：

我偶尔伸了一下腰，懒懒地倚在窗棂上，望向窗外的世界。你漫不经心地抬了一下头，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见了我，但我看见了你，并且一直在注视着你。真的，我已经下过许多次决心告诉自己不要去想你，因为我一直不明白我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关系。你走出校园，期间一直没有回过头，我并不希望你回头，因为更多时候，我想看的不过是一个背影，一个你的背影而已，真的，只是看背影。就算我无法忘记你，岁月也只会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你的背影，而洗淡你的容颜。

回想这段文字，我有点儿哑然失笑，可能这就是喜欢一个人？磨磨叽叽，有着敏感和心里别扭。

我听见后头本来一直看书的女孩好像和身边的一个男生说着什么，还不时有笑声，我有点儿看不下去了，于是收拾了书本准备回宿舍。我起身，听见有人吃惊地小声朝我说：同学，你不是十八吗?

这个声音和我下午在球场角落里听见的声音一样，我大吃一惊，慌忙往外疾走，小声回绝：你，认错人了。

我出了自习室，松了一口气，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后面有人冲到我前面：哎，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佐佐木啊，那天阿瑟跟你说过的，你忘了?

我战战兢兢地抬头看，真的是那天那个挺斯文的男生，这事儿整的，自己最糗最没出息的无能样子竟然被熟人看见了，真是无地自容，我尴尬地看着他：那个，你还有事儿吗？我要回去了。

那个叫佐佐木的对我说：你稍等一下。

然后我看见他朝最旁边的一个房间走去，然后推门进去，不知道在干什么，过了一会儿，我看见那个叫佐佐木的男生先出来了，后面好像还跟着一个人--我还纳闷儿呢，不知道是谁，后面那个男生往前并了一步，吓了我一跳--又是那个小淫，我这个郁闷啊，要知道找的人是那个小子，刚才我就溜之大吉了。小淫站在我面前，正要张口说话，我急忙说：今天下午我撞到你的事情，我已经道歉了，还有那天晚上我差点儿撞到你女朋友的事情，我不是故意的，好了，我说完了，我们互不相欠，完事了，我可以走了吧?

小淫有点儿奇怪地看着我，佐佐木也是很奇怪地看着我，小淫又诧异地转向佐佐木：哎，你确定这个十八是那个十八吗?

小淫盯着我：哎，你没事儿吧，是不是下午被我撞晕了？你，下午不是被我撞得哭了吗？我是准备给你道歉的，你怕什么？我又不会揍你，我不打女生。

我松了口气：哦，不是，没事儿，那个下午不是被你撞哭的……

佐佐木摸着脑袋发愣：不对啊，我明明看见你心情很不好，后来撞到小淫身上就眼泪汪汪的，怎么……

我尴尬地打断佐佐木的话：不是那样的，不是，你瞎说什么？

当我意识到我在朝两个虎视眈眈的大男人大声说话的时候，我慢慢降下语调，尽量让自己变得和颜悦色，免得自己变得不安全。我努力露出笑脸：是这样的，我撞到这位同学时候不巧正好撞到了鼻子，鼻子一酸，然后有点儿连锁反应，然后就有了流眼泪的假象了，不是真的流眼泪，就是这么简单，明白了吧？

小淫点点头：这样，我就说奇怪嘛，之前我把你甩出去那回，疼成那样你也没有哭，这次轻轻一撞，不会那么脆弱……

佐佐木拿手碰碰小淫，小淫停住了嘴，我脸一红：没事儿，我可以走了吧？

佐佐木笑着点点头，和小淫往旁边让了一下，我刚要转过他们下楼，看见易名从对面的方向也转过来，身边还有一个女生。这次的女生不是许小坏，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女孩，笑嘻嘻的不知道和易名说着什么，易名也是开心地笑着，还不时地打着手势。我不想和易名走对面，慌忙转过身，又往回匆忙地走着，绕过小淫身边的时候，小淫侧着脸朝我说：哎，哎，走错了，走错了。

我装作没有听见地继续走着，真是寸，那小子还真以为我没有听见，竟然拽住我的胳膊重复地对我说：十八，说你走错了，你听见没有？

我没好气地甩开小淫握着我胳膊的手：我拜托你，我走不走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要烦人好不好……

可能我说话的声音真的很大，我听见了易名的声音：十八？你也在这儿？怎么了？

易名从楼梯口转了过来，奇怪地看着小淫和我：是不是你们又发生什么误会了？

我露出亲切的笑容，顺便把手随意地搭在小淫肩膀上，看着易名笑：没有？什么也没有发生，就是跟阿瑟说借几本书，所以阿瑟让我来找他们，谁知道他反而说不认识我让我再去找阿瑟，所以我有点儿火大而已。

易名旁边的女生好像和小淫认识似的，他们互相点了个头，易名露出理解的笑容：没事儿就好，那我们先走了。

易名和那个女生一起慢慢下了楼，转过楼梯，拐下去了，我松了口气，这才想起来自己的手还搭在小淫肩上，赶紧拿下来。转头的时候我看见小淫轻轻地笑了一下，我尴尬地下楼梯，转弯的时候我听见小淫在我身后说：哎，下次说谎的时候提前知会一声，我们到时候配合默契一点儿。

回到寝室，我没有想到的是朱檀在等我，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我们上学那时候还没有几个人能买得起手机，有个汉字呼机就已经是老牛了。那时候的手机叫大哥大，比空心砖小点儿，所以找人只能是打个电话或者在楼下用传呼机叫人，再就是等着。嘟嘟跟我说朱檀已经等了我四十多分钟了，看见我之后，朱檀朝我笑：十八，有件事情跟你商量。

我一听这话就有点儿受不了，老师跟学生商量？我老是感觉自己又被惊到了，我有点儿结巴：什、什么事情？有事儿，我、我找您就行了。

朱檀呵呵笑：十八，你坐下，也不是什么事儿，别紧张。

然后朱檀就把事情跟我说了，我吃惊地站了起来：这不行，绝对不行，老师，您开什么玩笑？

朱檀跟我说我之前写给她的资料构思很好，从另外一个角度阐释了唐诗宋词还有记叙文，是从学习者而不是教学者的角度，我在里面写得很详细，这样就有了一些新的视角，需要的视角而不是老师给予的视角，所以朱檀决定让我替她上这三堂课--我哪儿受得了这个？

朱檀笑嘻嘻地看着我：十八，怎么不行？你给我一个不行的理由，现在教学不都提出不要按照旧套式来吗？而且你这个教案做得无可挑剔，怎么就不行？你在里面提到的辅助的东西，录音机还有磁带我都准备好了，到时候我也坐在下面听你讲课，你怕什么？还有你们班明天上午没有课，我已经去教务处查好了，明天上午四节课，前两节是工程学院的，后两节是计算机专业的，他们的这个课都是选修，你先在选修课的专业上尝试一下，然后再给你们自己专业上课，效果会更好更娴熟一些。

我更加结巴了：这个这个，实在、实在是，难以接受。

朱檀接着笑：十八，说不定将来你还要面临很多事情，就眼前这点儿事儿就不敢了？那你胆子可是够小的，还怎么立足社会啊？

朱檀最后这句话刺激了我，是啊，有什么不敢的，自己也就这么点儿本事儿而已了，有这么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干吗要拒绝？于是我点头，朱檀笑：这就对了，你在教案里面写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你晚上早点儿睡，明天上午四节课。早晨去我办公室，我在那儿等着你。那我就走了，你好好看看你写的这些东西，里面有些小地方我改动了一下，但是不大，对了你再从你自己写的诗词选几首加上去，增加一下自我的成分。

朱檀走后，苏小月开始唉声叹气：十八，你是彻底完了，完了，这下就连食堂盛菜的大师傅都不会再要你了。

嘟嘟问苏小月：为什么？说不定食堂盛菜的大师傅找不到婆姨也是可能的啊？

苏小月摊开手：嘟嘟，这你就不懂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十八如果真的名扬天下了，哪个男人敢要啊，食堂大师傅就算真的找不到婆姨，也不敢娶个李清照回家。你想啊，一开饭，十八要是不喜欢吃，呼啦来一句，唉，怎一个愁字了得，要不就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你想急死大师傅啊！不对，十八不是这个风格，是辛弃疾那种，大师傅

把饭菜端上，十八面壁而言，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什么什么烽火扬州路，一片神鸦社鼓，大师傅直接就得晕菜，直接撞菜盆自杀……

嘟嘟开始哈哈大笑，朝我笑：苏小月，十八应该这样--奴家，唉，怎一个愁字了得啊，今天的饭菜太油啊。大师傅拿着勺子问十八，亲爱的婆姨，油了咋办啊？十八慢慢卷起厨房的帘子，轻回眸，眼神微嗔，轻启朱唇，唉，饭菜太油，那便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世间事啊，为何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啊。咳，然后大师傅把盛菜的勺子一扔，朝天怒吼，天啊，婆姨啊，冤家啊，我倒还不行吗？

刚回来的一飞，被嘟嘟逗得笑到不行，我也是忍俊不禁，看着朱檀给我改过的教案，想了一下，管他什么样子，明天就上吧。

第22节：第十三章·初次的讲课计划(1)

第十三章·初次的讲课计划

清晨，我还是习惯性地爬起来，照旧没有跑步，只是在操场的栏杆地方伸伸胳膊，抻抻腿，我开始习惯呼吸早晨的新鲜空气了，篮球场地里我没有看见易名，不用看，因为篮球场没有一个人，我听见有人喊我，我大概也能听出是小麦的声音。栏杆和网球场地相差不是很远，一早我就看见阿瑟和小麦在里面打球了，阿瑟穿着白色的运动装，真是帅气，小麦好像始终喜欢把帽檐转在后面，小麦个子不高，有一次不小心还把球拍给扔了出去，和阿瑟接近一百八十厘米的身高打球，小麦还没有我高，真是够吃亏的。

我绕着操场慢走了一圈，转到网球场地，阿瑟朝我嘿嘿笑：哎，今天人家没来，你怎么也不跑步了？受打击了？

空气中有着深秋的味道，我感觉手有点儿凉，我嗤笑：神经，我才没有，只是不愿意跑步而已。

小麦喘着粗气把球拍扔到一边：不行了，不玩了。

阿瑟开了铁门，和小麦一起出来，扭头看我：哎，昨天老佐说和你打招呼，你怎么不答理人家啊？

我笑：没有吧，可能是我没有听见。

阿瑟诡异地笑：是吗？

小麦拽了我一下：哎，十八，你在幼儿园大班的时候，真的跟人家私订终身了？难怪要念那么多年，原来是搞男女关系来着。

我气呼呼地甩开小麦的手：你听谁说的？真是欠揍，每天不用看书吗？乌七八糟的，亏你还是跳级生呢！智商真是低。

阿瑟呵呵笑：平K说的，他们专业的女生都知道了，就你这点破事儿，藏得住吗？

我哼了一声不答理阿瑟和小麦，直接就走了，我听见小麦在身后说：哎，看不出来，十八气性还不小啊？

回到宿舍，一飞问我今天穿什么衣服，意思是怎么说也是上了讲台，怎么也不能把皇马的队服穿上去。我终于找出一件新的牛仔裤还有一件棉织的厚一些的衬衫，苏小月揉着眼睛：哎，十八，你有没有女人的衣服啊？

我摇头：大概都是这样的。

嘟嘟摆手：算了，算了，十八就这种风格，别让她换了，你想让她穿旗袍吗？换了反而不大合适，男人就男人吧，总比不像人要好得多，头发上要不要发胶啊？定型一下。

我摇头，我不大喜欢发胶的味道。苏小月尖刻地笑着，扒拉着课程表：哎，嘟嘟，后两堂咱们没有课耶，要不要去给十八捧个场什么的？一飞，你那堆玫瑰花中能不能抽出一枝来，结束的时候，让嘟嘟跑上去献给十八？

一飞哼了一声：什么都行，就这花不行，我有课怎么办啊？

我有点儿懵：哎，你们该干吗干吗，什么大事儿似的，你们要是去，我更傻了。

苏小月咯咯笑：你以为我们去是为了啥，就是为了让你更傻才去的。

小苍、盈子呵呵笑：十八，你努力吧，我们上午全是口语课，不能去看你讲课了。

第23节：第十三章·初次的讲课计划(2)

一飞转向苏小月：哎，到时候你们找我一下，反正后两节是选修课，我也不爱上，干脆去听十八讲讲诗词有意思一些。记得啊，记得叫我，不然晚上趁你睡觉我把你腰带给报废了。

我有点儿想笑，但是心里还是有些紧张，朱檀说前两堂是工程学院的课，那应该没有认识的人，反正往台上一站，就权当台下没有人，管他的。

准备好之后，我去了朱檀的办公室，朱檀已经在那里等我了，看见我到了，笑：十八，你今天很帅啊，小心上完课有女生给你递纸条，录音机还有你要的磁带，都在这儿，你自己先看一下会不会用这个录音机，上面的功能还好，都不复杂。

我检查了一下，都没有问题，朱檀看着我：十八，是不是有点儿紧张?

我点点头，朱檀笑：一样，我第一次上讲台的时候差点儿一脚踏空了，中间紧张得都有点儿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不过很快就不紧张了，到现在就变成一种习惯了，你就权当是一种自己的演讲就行了。

我深呼吸了一下，朝朱檀点点头，看了一下手表，朱檀朝我说时间差不多了，然后领着我去了二教学楼的三楼，是一个阶梯教室，很大。快进教室的时候朱檀告诉我工程学院一个专业四个班级在这里上课，我的脑袋嗡了一下，四个班级？晕，朱檀叮嘱我一会儿先不要介绍自己的身份，等上完课的时候再说，我一个劲儿点着头，感觉心跳得厉害。

到了上课时间，朱檀先是站在讲台上说：今天我们这堂唐诗宋词的鉴赏课由另外一个老师来上，让大家换一种思考的思维和视角，好了，准备上课了。

然后朱檀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我慢慢站在了讲台上，下面全是陌生的眼睛。我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唐诗宋词鉴赏"。然后镇定了自己的呼吸，我告诉自己这个时候不要想别的事情，就投入自己喜欢的诗词之中。

然后转身，按照自己备课的教案开始讲课。

其实，当时我备课的教案是不可能从唐诗宋词的章法韵律还有格式讲起的，如果按照这个格式讲，一个学期都不见得能讲明白，因为中国的传统诗词的文化太渊博太深远了。当时我是从一个欣赏诗词的接受者对于诗词的意境感受，从这个角度出发讲解，就是说我认为诗词好，给我带来了美的享受，我为什么认为这个东西好，好在哪儿。同时对于诗词我当时始终是强调文字的随意，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章法、格式还有古律，因为我本身很讨厌章法、格式中为了韵脚而韵上的字眼，难懂而且不舒服。

我要朱檀帮我准备的磁带是古乐，都是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古曲，我提议让喜欢诗词的学生闭上眼睛，在古曲中想象自己喜欢的古诗词，然后写出自己的感想或者想象自己的意象。比如你看见一串珠子落下来的感觉是什么，比如你看见一个人的手指特别漂亮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比如为什么一想到秦关就会想象到冷月，想到大漠就会有孤烟直。

第一节课上完后是中间休息，我都没敢看台下学生的反应，眼角只能看见朱檀冲我微微笑，我也不敢跟朱檀说话，更不敢问她我讲得怎么样。第二节课我讲的是风格，就是说诗词虽然有豪放和婉约风格之分，但这并不是绝对的，要看当时触动自己动笔的事情是什么风格的因素，不是说豪放的只能写豪放，婉约的只能写婉约。我分别在黑板上写出了两首词，一首豪放壮阔的风格，一首是极尽婉约缠绵的风格，我告诉台下的学生这两首词就是同一个人所写，有个男生举手问是谁写的，我不大好意思地说是我写的，然后我补充说我个人就是一

个很普通的人，一样能做到既能豪放亦能婉约，那么那些大家风范的作者就更不用说了，做起来肯定是驾轻就熟了。

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女生举手问：老师，我想问一下，女生能不能写出豪放的诗词?

我肯定地说：能，因为我就是个女生。

这个时候台下有点儿哗然了，我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朱檀这时候走上讲台拍了两下手：大家静一静，现在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给你们讲课的其实不是学校的老师，她只是刚来学校两个多月的新生，她叫十八，我让她给你们讲课的原因就是要从一个主动能接受诗词的感受者角度出发，告诉你们，其实我们历史上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有着很宽广的文化意义，我们可能无法达到之前的这个高度，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更不能放弃这些美好的东西。可能计算机还有英语是能让你们用来吃饭和生存的工具，可能诗词并不能让任何一个人吃饱饭，但是它是我们骨子里无法割舍的东西，提醒着你和别的国家别的种族不同。

朱檀这番话真是经典，我看见有人在看我，顿时自己心里充满了无比的虚荣感。咋说也是露了那么一小脸了，纵使这辈子真的只是云淡风轻，或者就是个穷光蛋，眼前这些就是个美好的回忆了，说真的，我真的很感谢朱檀。

第24节：第十三章·初次的讲课计划(3)

下课后，开始有人找我要联系方式，我谦虚地给要的人留下了宿舍电话，然后我和朱檀一起回到办公室。距离下两节课有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朱檀笑着给我倒了杯水：十八，你讲得不错啊，我还怕你紧张呢，看来是多余了，就应该这样嘛，很多东西要学会自己慢慢尝试。

和朱檀聊了一会儿相关的东西，就又到了上课的时间，朱檀说还是那个阶梯教室，是计算机专业的四个班。朱檀让我先拿着教案和磁带先过去，一会儿她就去，我点头，拎着东西又回到原来的教室，把录音机和磁带放好。我拿着教案，在走廊里面倚着栏杆翻看着，想着自己要讲的重点，我不经意地抬头，看见距离我不远的地方，一个男生正在抽烟，另一个男生背靠着栏杆，往另外一个方向看，吓了我一跳，是昨晚的小淫和佐佐木。好在他们还没有看见我，我尴尬地别过脸，慢慢朝相反的方向走，想离他们远点儿。

我低着头正走着，我的手臂被别人抓住了，我扭头看，是小麦，后面跟着阿瑟，吊儿郎当地样子，看着我笑：咦？十八，你在这儿干什么？有课？我们也在这儿上课。

阿瑟指指身边的阶梯教室，我立马像是被霜打了似的，结巴地看着阿瑟：你、你说什么？你、你们、在这儿上课？没搞错吧？

小麦笑嘻嘻：有什么好奇怪的，就是在这儿上课，怎么了，你记错上课地点了还是怎么了？真够笨的。

阿瑟朝我身后招手：老佐，小淫，你们干吗呢？

我这个时候有点儿想捶胸顿足，我怎么就没有问问朱檀是哪一届的计算机专业呢？这事儿整的，这帮家伙不笑死我才怪！怎么办啊怎么办，小麦碰碰我：十八十八，你怎么了？胃疼吗？你表情很难受啊？

那个叫小淫和佐佐木的也凑了过来，小淫朝我嘿嘿笑：哎，真巧啊，昨天才见面，今天又见面了，是不是又走错地方了？你们系好像不在这儿上课啊？

我慌乱地把手里的教案卷起来，挣脱小麦：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忙。

我转身就走，倒霉催的，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我才走两步，朱檀就从楼梯下面转了上来：咦，十八，快要上课了，你去哪儿？

我赶紧说：不是，不去哪儿，就是看看你来了没有。

朱檀和我并肩往回走，我低着头，听见阿瑟他们叫朱檀老师，然后他们进了教室，我看外面没有人了才低声跟朱檀说：老师，这个专业有我认识的人，会尴尬的。

朱檀扑哧一笑：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哎，十八，你生人都不怕，还怕熟人？这是什么道理？不大合常理啊？

我磨叽着没有说出来话，上课铃声响了，朱檀拽着我：十八，你别想那么多了，就像上两节课那样上，什么都不要想，把他们都当成陌生人，知道吗？

我深呼吸了一下，跟着朱檀一起进了阶梯教室，朱檀先走上讲台大概说了一些这两堂课由我来上，然后走下讲台。我慢慢向讲台走去，马上听见下面有议论的声音，和朱檀错身的时候，她小声说：十八，勇敢点儿。

我转身在黑板上写着"唐诗宋词鉴赏"告诉自己不要紧张，不要看台下人，就当是自己一个人在上面而已，认识几个人算什么，又不是很熟，就权当不认识好了，再说即使被人嘲笑了就嘲笑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大不了的事情。

然后我转身把教案打开，开始认真讲解，大体内容和上两节是一样的，但一旦不紧张之后讲课就变得轻松了，在用词和过渡上我发挥得似乎比上两节课还要好一些，很自然。中间有过两个人提问，工科学校有个好处，男生多，男生是这样，不大磨叽，上课的时候也能提

出一些有趣的问题，能够很快地调节上课的气氛。讲到含蓄的时候，一个男生就问：老师，干吗要含蓄啊？直接说明不就不会产生误会了吗，还能节省时间，所以含蓄实在不好。

台下人开始笑，我也笑，说：含蓄也不能算是不好的事情，是中国人文化艺术中独有的成分，你赞成直接，这也不算错，但是并不是直接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如，我是说比如你很喜欢很喜欢一个女孩，你第一次有了机会，站在她面前，你会说，哎，你给我听好了，我爱你，就这么简单，你觉得怎么样吧，成，就交个底儿，不成，也交个底儿，你自己觉得结果会怎么样？

台下开始哄然大笑，那个男生有点儿不好意思，我开始打圆场：就是我这样性格直爽的女生听了这样的话都会扭头就走，更何况别的女孩。

中间休息的时候，小麦笑嘻嘻地凑过来：十八老师，给我签个名吧？

我瞪了小麦一眼，小麦吐了舌头，跑回去了，朱檀在本子上不停地写着什么，我都没敢抬头往下看。当一个纸条飞过来的时候，我看见苏小月和一飞在东边的座位上冲我做着鬼脸，我感觉自己开始脸红了，嘟嘟冲我打着手势。

第25节：第十三章·初次的讲课计划(4)

第二节课主讲风格，在黑板上写词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想到了易名，一种莫名的情绪充溢着我，情由心生，这话真的不假，在选豪放风格的时候，我选了一首自己写的：

江陵稀梦

青冥浩荡，万里征途，多情楚楚。志远江湖人生路，料得风云突兀，风吹雨打寂寞苦，漂浮往事旧梦衷。狂歌去醉对月舞，醒在灯火阑珊处，回眸中，前生后世轮回渡。

在选婉约风格的词时，我改动了里面的词句，变成下面这样：

梦里花落知多少？问却红尘，岁月终究老。孤鸿天涯，志在苍穹，清笺血染倍娇娆，千古萧萧。

多情总被无情恼，天若有情，缘何恨意夭夭？冷暖意，总关风月，断却尘缘锁相怜，长风遥遥。

在讲的时候，我看见朱檀看了我一会儿，仍旧低头写着什么，差不多讲完的时候朱檀照旧上台说了一些关于诗词鉴赏的好处，我累得有点儿想睡觉。下课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带头鼓掌来着，然后很多人都跟着鼓掌，我想帮朱檀把录音机和磁带送回办公室，但是朱檀不让，让我回去，说是她一个人回办公室还有点儿别的事情，改天再找我。

之后朱檀拎着录音机走了，苏小月和一飞开始围着我，嘟嘟抢过我手里的教案，苏小月揶揄我：十八，你说我们来你会更傻的，可是我们来了你也没有傻啊，真是白来了。

一飞笑嘻嘻地看着我：十八，没有想到你还有这么厉害的刷子，厉害。

我拿过嘟嘟手里的教案：又不是言情小说，你看什么劲儿？

四个人出了阶梯教室，很是意外地看见阿瑟站在走廊里面还没有走，小麦拿个本子递给我：十八，给我签个名字吧，哪天你成名人了，我能跟着借点儿光。

小淫靠在栏杆上看着我们，佐佐木站在阿瑟身边，阿瑟朝我笑：十八，你真是太让我意外了，什么都行啊，中午一起吃饭吧，怎么样?

一飞朝阿瑟白了一眼：真没有创意，又是吃饭。

阿瑟盯着一飞笑：哎，我还真的感谢你，要是没你，我还真没机会认识十八这个家伙，这家伙真是太有意思了，虽然听说你和那个送了你一束玫瑰花的男生好上了，但是话说回来，一家有女百家求，求得着求不着都没有必要成为仇人，对不对? 我就是这么大度，所以嘛，一起吃吃饭而已，我就是很想交十八这个朋友，怎么你不放心?

一飞看着我：十八，要一起吃饭吗?

我犹豫着说：下午还有课的，不去了。

阿瑟打了一个响指：好说，那就晚上，怎么样?

我解释：晚上我有家教，没有时间。

阿瑟皱了一下眉头：哎，明天晚上呢?

一飞岔话：十八一三五二四六晚上都有家教，只有星期天有时间，你笨啊?

阿瑟拍了小麦的头一下：那就这个星期天，到时候我给你们电话，记着，不准放我们鸽子，你们几个人都要来--要是寝室别的人也要来的话也没有问题，就是一个热闹。

下楼的时候，嘟嘟悄悄对我说：十八，小淫真帅。

我无意识地回头，看见小淫靠着栏杆，手里拿着一支烟，正在朝下看，看见我回头看他，小淫朝我点头，温和地笑了一下，我回过神，瞪着嘟嘟：真没有出息，帅个头啊?

第26节：第十四章·好心不得好报(1)

第十四章·好心不得好报

回到宿舍，苏小月朝我笑：十八，真是看不出来，你竟然还能讲出个一二三来，读工科学校，这是亏了。

我叹息：也没有什么亏不亏的，能考上来已经不错了，按照我当时脑袋重创之后的智商，已经算是超常发挥了，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嘟嘟朝我乐：伤心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有，重要的是心态。哎，一飞，星期天真的和阿瑟他们一起吃饭吗？我好想认识那个小淫啊，长得真的挺像言情小说中的主人公，尤其是他的酒窝，真不是一般的迷人--那天要是我就好了，我很乐意让小淫抱着然后甩出去……

一飞乐了：还真是有人这么犯贱，你以为你的身体摔一下之后能跟十八似的？估计你一百天也爬不起来，哼。

下午的课是企业管理，极其的空泛，像大象的骨架一样没有什么肉，但还不能不上。这个学期的学分是3分，上课之前我提前去了教室，坐到前排，那时候易名还没有来，我不想看见易名和许小坏坐到一起时候的情景。

两节企业管理课上得大家昏昏沉沉的，我只是机械地往笔记本上记着重点，脑袋像糨糊一样发木。晚上是高中生的家教，今天应该讲数学了，是解析几何的部分，很复杂，一个公式加一个公式，上个月，家教的费用已经结了，这个月也快要结账了，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

上完课之后我直接回宿舍了，想稍微睡一会儿，怕晚上没什么精神给人家上课。我的想法是好的，可是我还没有睡二十分钟，电话就响了，盈子接了一下说是找我的，我心生奇怪，于是接了电话，电话是学校教务处打来的，让我马上去学校教务处一下，原因是我们班级

有人把我告了，理由是贪污公款。我一个激灵，靠，我啥时候贪污公款了？

我跑到综合楼的教务处，怎么事儿都搞到我身上了，我哪儿有公款可以贪污啊？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教务处的时候，教务处的科长皱着眉头看着我：你是十八？

我点头，教务处科长指着旁边站着的六个人对我说：你解释一下吧，怎么回事儿？

旁边站着的六个人是我们班级的贫困生，不属于学校管的范围，经过几分钟的解释，我总算明白了一个大概：原来每个月我从阿瑟提供的存折上取钱提供给这六个人，后来我们一个班级五个由学校出钱的人就问这六个人能拿到的钱是多少，结果双方的钱数一样，由学校出钱补助的贫困生就说：不对啊，按道理企业赞助的贫困生得到资助的钱应该比学校给出的钱多才对，因为企业比学校有钱。

然后六个贫困生在经过一番商量后得出结论，多余的钱肯定是被我贪污了，要不然，我也是贫困生怎么也生活得不错，而且还没有申请学校的补助。于是他们就跑到学校的教务处把我告发了，让我返还贪污企业赞助的多于学校补助的钱数，教务处科长也是一头雾水，说是除了学校补助的五个人，没有什么企业赞助啊？

然后教务处科长才打电话叫我来，核实这个事情。搞明白事情的来由之后，我的脑袋嗡了一声。我看着自己眼前的这六个人理直气壮地看着我，要我解释明白。我的脑袋在极度眩晕的状态下，我想到了阿瑟，我勉强镇静着自己：你们等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回来，这个事情一会儿就能解释明白，保证是一清二白。

教务处科长点头：那快点儿，这个事情还是搞明白的好。

我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回宿舍，拿了阿瑟给我的存折，还有那六个人领取钱时候的个人签字纸条，之后我才想起来我根本就不知道阿瑟在哪个宿舍，也没有阿瑟的电话。我跑到综合楼佐佐木上过自习的房间，佐佐木不在，然后又想起那天佐佐木在隔壁房间找的小淫，我

又跑到隔壁房间，没有看见小淫，我感觉自己的牙齿都在打战，最后我跑到操场上，在踢球的人群中没有看见阿瑟，但是看见了小淫，我一口气冲到小淫身边，把小淫吓了一跳：哎，又是你？干什么，我在踢球。

我忍着自己牙齿打战的慌乱，看着小淫：你帮我找到阿瑟，求你了。

小淫愣了一下，把球传给别人：你怎么了，怎么手都在发抖？出什么事情了？

我重复了一遍：你快点儿帮我找到阿瑟，快点儿。

小淫朝别人打了招呼，领着我去阿瑟的宿舍，阿瑟和小麦不在。小淫拿着电话拨了一个号，好像是通了，我听见小淫说：阿瑟吗？是我，唉，对，你现在在哪儿？十八找你，好像有很着急的事儿。对，她脸色不大对，一个劲儿发抖，没说，你快点儿回来，我和十八在楼下等你，好，挂了。

然后小淫领着我，到了宿舍楼下，等着阿瑟，小淫扭头看我：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这么着急找阿瑟？

我机械地摇着头，牙齿还在上下打战，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是应该哭还是笑，还是别的什么，我只想快些把事情解释清楚了，不然我晚上连梦都做不好。大约十分钟，我看见阿瑟和小麦跑着过来了，小麦跑在前面：十八，发生什么事情了？跟鬼叫魂似的。

我看见阿瑟跑过来，像是见到了亲人一样，我忍住自己想哭的冲动，拽着阿瑟的胳膊就往综合楼跑，阿瑟气喘吁吁地问我：十八，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了？

我忍住自己身体发抖的劲儿：阿瑟，你跟我去教务处，我要疯了。

阿瑟诧异地停下来：哎，好端端的，我干吗跟你去教务处？

我一边拽着阿瑟的胳膊一边解释：不是你的事情，是我出事儿了。

然后我把事情大概说了一下，接着拽着阿瑟往综合楼的教务处走，阿瑟的眉头都皱了起来，没有说话。

我拽着阿瑟到了教务处，教务处科长和我们班级的六个贫困生都在等着，看见我来了，其中一个贫困生马上理直气壮地说：十八，这个事情躲是躲不过的，你今天要给我们一个明白，不要以为你是班长就可以无法无天，中国还是有法律的。

我惨然一笑，把手里的存折还有每个贫困生领取钱时签字的字条都放在桌子上，我虚弱地对教务处科长说：其实当时没有企业赞助，是我身边这位同学自己还有他的几个朋友一起资助的，因为他们不大愿意让别人知道是自己在资助，所以坚决不让我说出来，于是我自己编造了企业资助的谎话。这里面每笔钱的领取都有签字，存折里面的钱数也都在，事情就是这样，我身边这位同学就是这个存折的主人。

教务处科长惊愕地看了阿瑟一眼，又看了我一眼：有这样的事情？可是……

阿瑟冷笑一下，把存折收起来：就到此为止吧，你们这些人，真是很有志气啊？问得好啊，哎，有没有哪个人现在站出来，说把用我的钱还给我，有没有？哼。

第27节：第十四章·好心不得好报(2)

阿瑟还要说什么，我拽着阿瑟的胳膊：算了。

我对教务处科长说：要不要让我身边这个同学拿身份证带您去银行核实一下存折身份?

教务处科长摆手：不用了，要是企业行为的话肯定会和学校联系，你们这种私人行为我们无权过问，你们都回去吧。

出了教务处之后，我的腿一软，差点儿摔倒，阿瑟伸手扶了我一下，气哼哼地看着我：十八，我跟你说实话，我帮过那么多人，都没有你们班这几个人操蛋的，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还真是个真理。

小麦和小淫从对面迎过来：阿瑟，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转过头，靠着栏杆往下看，眼泪开始一滴一滴地落下去，这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多么委屈，才觉得自己是多么的不值钱。我听见阿瑟小声对小麦、小淫解释着什么，这都什么事儿啊? 本来就不该我操心的事儿，到了这个地步，理直气壮地告我贪污公款，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 他大爷的，我也得有东西贪污才行啊!

好一会儿，我看见自己往楼下滴着的泪水有点儿不对劲儿，怎么是红色的? 我不相信地拿手摸了一下，真的是红色的? 不过不是从我眼睛里面流出来的，是从鼻子里面，我惊讶地往后仰着身体，背对着阿瑟他们，开始快速朝楼下走。我听见小麦喊我的声音，我没有答话，我有点儿吓坏了，用手抹了几下鼻子，还好，没有流多少。

当阿瑟转到我前面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拿手捂住了鼻子，我听见阿瑟惊叫：十八，你怎么了? 血? 从哪儿来的，你放手。

小麦把身上的面巾纸递给我，我慌乱地拿着面巾纸擦着鼻子，小淫站在旁边说：阿瑟，带十八去医务室吧，好像不大对劲儿，医务室就在综合楼后面，也没有多远。

其实没有流多少鼻血，我拿面巾纸捂着，仰着头慢慢下楼，去了后面的医务室。医务室的医生简单测量了我的血压、心跳还有脉搏体温，又问了我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什么时候睡觉啊，最后得出结论说是没有事儿，就是有点儿过度疲劳而已，回去按时睡觉就行，说是不用吃药，用药棉简单地给我处理了一下鼻子。

出了医务室，小麦皱着眉头看着我：哎，十八，你们班的学生怎么那么没品啊，人穷连志气都没有，把志气都用到这上面了？活该他们穷。

阿瑟低着头，点了一支烟：十八，家教别做了，时间太晚了，往后天气越来越冷，路上更辛苦。

我没有说话，靠在树林边上的椅子上发呆，抿了抿嘴唇，看着阿瑟：你下午去哪儿了，怎么都找不到？

阿瑟哦了一声：没有去哪儿，我在学校外面租了一个楼房，买了台电脑放在那儿，下午我和小麦在那边玩游戏了。

我诧异地看着阿瑟：学校好像不让在校外租房子吧？

小麦朝我笑：十八，你真是死心眼，我们家都是北京的，没有课的时候就说是回家了学校管得着吗？老是在宿舍待着都要待得犯傻了，还不让人找点儿乐趣？

小麦顿了一下，突然嘿嘿朝我笑：哎，十八，阿瑟租的房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提供私人空间，阿瑟还有小淫通常都会约女生去那儿玩，你要是……

小淫伸手弹了小麦脑袋一下，小麦闭了嘴，我突然想起前些天看见小淫和一个女孩晚上十点之后还出学校往外走，估计是去阿瑟租的房子了。

我懊恼地朝阿瑟伸出手：要不你也给我一支烟吧？烦得厉害。

阿瑟有点儿惊讶地看着我：学校不让女生抽烟的，你疯了？

我苦笑：问题是我是女生吗？我自己都糊涂了，还不如疯了算了。

阿瑟四下看了看，把烟递给我，还有打火机，我点了烟，吸了一口，只一口就呛到自己，咳嗽了好几下。阿瑟嘲笑：哎，装什么装啊，你会抽烟吗？以为男人很好当？

那是我第一次吸烟，我就是心里很难过，很想疯狂地跑上几天几夜，或者跟别人打一架都行。我转头的时候，看见小淫有点儿发呆地看着我，我朝他笑：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地方记得告诉我一声，我活了二十多年，都不知道自己还有好看的地方。

小淫笑了一下，没有说话，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小淫，他真的有酒窝，稍微有点儿长的头发被风吹得有点儿凌乱，笑起来的时候会露出洁白的牙齿。嘟嘟一直说小淫长得像冯德伦，还真的有点儿像，难怪女生会喜欢他了。

我把烟熄灭在路边的花丛中，站起来拍了拍手，对阿瑟说：哎，明天早晨，我和你一起打球怎么样？总得让我出口恶气才行。

阿瑟抬头看我：好啊，我正觉得没有什么挑战性呢，跟小麦打球真是有点儿以大欺小了，明天早晨我在球场地等你。

我站起身：好，那就明天早晨见了，我回去了。

晚上是高中生的家教，我匆匆忙忙从宿舍骑自行车往外走的时候，路过学校的餐厅，在快要骑过餐厅的时候，我惊讶地刹住了车子，因为我看见餐厅窗户玻璃里面坐着的人是易名。易名对着玻璃?他对面是一个女生，我只能看到背面。餐厅的窗户是两层，在有灯光的晚上，餐厅里面的人应该看不到外面，但是外面的人能清楚地看见里面，所以易名即使面对着我，他也没有看到我。可是我看见了他，很清楚地看见了他，笑得很灿烂很阳光，不知道在和对面的女孩说着什么。

第28节：第十四章·好心不得好报(3)

好一会儿，我才重新骑上车子，我都不知道自己心里是什么感觉了，我一边咬着牙一边骑着车子，心里很难过。我在想，如果当初报到的时候，易名没有和我调换座位，没有中途下车给我买晕车药，如果没有拽我和他一起照相，还有上课没有给我占座位，我会不会慢慢变得喜欢他?

高中生的家教是一张解析几何的数学卷子，我看着上面红色的叉叉和钩钩好一阵子发呆，可能是上面的钩钩叉叉让高中生也很郁闷，所以这一晚他破天荒没有拿摇滚乐队的名字问我。我努力集中精神开始讲解数学，一边讲课一边看着墙上的钟。

家教完后，高中生的妈妈送给我一支什么劳动部指定使用的擦手的润肤霜，说是能防止手上的皮肤在秋冬之际干裂，是个粉色的瓶子，高中生妈妈一个劲儿让我带着，说是好使。我谢过之后拿到楼下，扔到车筐里，或许别人是好意，但是对于我卑微的自尊而言，别人送东西是一种软弱的怜悯和同情，会让我更加难过。

在楼下放好车子，我感觉自己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的沉，我拿起那盒粉色的什么护手霜，开始往宿舍门口走。快上楼梯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叫我名字，抬头看，是小淫，他正陪着一个女孩站在女生宿舍门口，女孩兴奋地指着我问小淫：哎，你们认识？小淫，这个女生老有意思了，她们宿舍每天就跟开联欢会似的总是有笑声。

女孩靠近我：你是那个十八？我就住在你隔壁。

我朝小淫笑：你女朋友?

小淫点头，我顺手把手里那盒什么劳动部指定的护手霜塞到女孩手里：送你好了，你们慢慢聊，我上去了。

女孩一愣，小淫笑嘻嘻地朝我笑：这么大方？你不用了?

我一边往里面走，一边对小淫说：我在路上打劫的，没有成本，不心疼。

上了楼，小苍和嘟嘟在吵架，好像是争什么东西，一飞已经睡了，苏小月正在看书，看见我说：十八，你们班有人给你打电话，找了好几次，说是你回来后让你回个电话。

苏小月把电话号码递给我，我看了一眼，是六个贫困生中一个人的电话，我没有回。他们无非两件事情，一是向我道歉，这个倒是没有什么，不道歉我也死不了；二是阿瑟的资助，事情闹到这个份上，阿瑟肯定不会再伸手了，我也不想再蹚浑水了，免得把自己搞得什么人也不是。

睡觉前，我又写了一篇关于易名的日记：

你似乎是不经意地抬起头，望向隔了两层玻璃的外面，而我正在你的视线中，窗玻璃上蒙了模糊的水汽。凭感觉我知道里面坐的是你，我的目光追随着你拉长，可惜的是，我们相互交织的目光中我看不到交点，原来我们之间就像两条平行线。

当时我真的好想冲动地进去看你。

终于，你不可能冲出来，我也没有冲进去，我去走我的路，你去做你的事，只剩余吞噬人的时间同时穿过你和我的指间，连重复的机会都没有。

第29节：第十五章·只当我是他兄弟(1)

第十五章·只当我是他兄弟

清晨我被闹钟吵醒，看着日历上面显示的日期是星期六，我想到早晨约了阿瑟打球，于是穿好运动鞋子戴好护腕，下了楼朝操场跑去。我今天铁定要好好发泄一通，哼。

阿瑟和小麦已经等着我了，阿瑟把网球的大概打法告诉了我，我有点儿糊涂，小麦用手推了我一把：哎呀，不用这么麻烦，一会儿等到真正打起来的时候就会了，理论联系实际，邓论白学了你?

我和阿瑟进了网球场地，开始打球。说实话，这个东西我真的没有玩过，有点儿摸不着头脑，看着一个圆圆的球在两个人之间蹦来蹦去，人还得跟着满场跑，网球拍子死沉死沉，这玩意儿就叫超级运动?

一直打了十几分钟，我被搞得满场乱跑，竟然还出了汗，我站着擦汗的时候，竟然，竟然意外地看见了篮球场地上的易名！不过不是易名一个人，易名正在陪一个女生玩篮球，那个女生好像是前些天见过的那个，易名好像在教那个女生怎么投篮，就像那天教我一样。女孩一边笑着一边拿着篮球往上投，我有点儿发呆地看着，阿瑟喊：十八，你发什么愣啊？发球啊?

我忽然之间就变得很愤怒，不知道用了多大的力气发手里的球，当阿瑟把球打过来的时候我更是玩了命地把球打向阿瑟的场地，然后我看见阿瑟往下一蹲，球直直撞向铁丝网，反弹回来的球正好打在阿瑟后背上，阿瑟叫了一下，即使这样我还在咬着牙看着篮球场地，我听见阿瑟朝我喊：十八，你发什么疯啊，我让你打球，没有让你拿球打我！

我扔了球拍，喊小麦：哎，你过来，我不玩了。

小麦把帽檐转到后面，哦了一声，阿瑟有点儿奇怪地看着我：十八，你怎么了?

我没有说话，低着头走出了网球场地，我的心里变得无比的压抑和难过。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想起那天阿瑟让易名早晨起床，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打球，但是易名只是淡淡地说看看吧，不一定能起床，可是现在他能为另外一个女孩起床，在周末的早晨可以很早就起床，这又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自己变得不可救药而且极度不可理喻。

我坐在操场旁边的栏杆上，看着小麦和阿瑟打着网球，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我开始自嘲，我有什么资格想这些？篮球场地里易名正在和那个女孩一起投篮，我苦笑了一下。阿瑟擦着汗水，扛着球拍和小麦慢慢朝我走过来，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然后阿瑟朝我笑：原来是为这个啊？我说呢，刚才那么极度的失常了，女人心啊，呵呵。

我看着阿瑟慢慢走近，抬头看着他：阿瑟，你说如果一个男生，会不会因为一个女生很优秀，所以会逐渐喜欢这个女生？

阿瑟笑了一下，没有说话，我有点儿着急地解释：就是说，一个女生会逐渐让自己变得很优秀，那么一个男生会不会也逐渐喜欢这个女生？

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如果我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让自己变得出色，那么易名会不会因此逐渐喜欢上我呢？但是我没有这么问出来。阿瑟把手里的球拍扔给小麦，弹了一下运动衫上的灰，叹了口气，坐到我旁边的栏杆上：十八，这种感情的事情不要过于勉强，趁着自己还没有陷入很深的时候往外撤退吧，免得将来变得不大好收拾，你可以学学我，放开点儿，又不是大不了的事情。

我看着篮球场地发呆：那就是不可能了，是不是？

小麦拿着帽子扇风，把两个球拍绑到一起挂在身上，阿瑟朝我笑：十八，最简单的例子，拿小麦来说，你会不会因为他逐渐成为一个很优秀的男人而去喜欢他？会吗？感情的事情和一个人优秀不优秀一丁点儿关系都没有。

小麦撅嘴：干吗拿我说事儿，我还不喜欢让十八这样的女生喜欢呢！太没有面子。

我也跟着笑，但是我知道自己心里很想哭。

三个人走过篮球场地的时候易名正在灿烂地笑着，女孩也是一脸的笑容，当阳光穿过他们的发际，一切都变得金灿灿的，易名朝我招手：十八，早啊?

我笑着点头：早。

我走过去的时候听见那个女孩问易名我是谁，易名语气平淡：哦，是同乡，性格像男孩，很好相处，像兄弟一样。

阿瑟在我旁边朝我摇摇头：算了，十八，他当你是兄弟而已。

拐过宿舍的时候阿瑟说：十八，反正今天没有课，不要等星期天了，中午一起吃饭吧，我是诚心很想交你这个朋友，没有别的意思，一飞她们来不来没有关系，就是很想请你吃个饭。还有小麦他们，也都喜欢你的性格，简单地聊个天吃个饭，不会不给面子吧?

我笑：不吃饭就不能交朋友吗? 非要吃饭吗?

阿瑟一本正经地看着我：不是那个意思，其实吃不吃饭不重要，你说得没有错，但是吃饭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聊聊，很多兴趣、爱好什么的，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而且熟悉起来以后，也会很有亲切感，多有意思? 总比你一个人孤零零待着强啊?

我嗤笑：哎，你确定你那些朋友很想认识我?

阿瑟还没有说话，小麦拽着帽子朝我笑：当然了，先是阿瑟把你拽了出来，后来小淫又把你甩了出去，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你很有意思啊，加上前两天你又给我们班上了文学选修课，已经有人说你是才女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系里的男生保不准有看上你的，所以你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对不对阿瑟?

阿瑟笑了一下：是啊，小麦没有说错，干吗一棵树上吊死呢?

我犹豫了一下：好，我也爽快点儿，不过丑话说在前面，我可是没有什么银子回请你们，我找一飞、嘟嘟她们一起去，行吗?

阿瑟诡异地笑：无所谓，只要她们肯来，不过她们来不来不重要，你必须得来，中午我在女生宿舍楼下等着你。

回到宿舍，其余五个人都在呼呼大睡，我慢慢坐到床上，拿起日记本有点儿感伤，一飞睁开眼睛看着我：十八，回来了。

我点头，顺手拿起笔，在日记上写：

一个男人不会因为一个女人是否优秀而去选择这个女人，那么就是说，即使这个女人为了吸引这个男人的注意，累得半死或者活得很优秀，那个男人也照样不会有太多的感觉，所以那个女人决定就这样，而且也只能就此算了吧。

最后我写上一句话：

那个男人把那个女人当成兄弟，而已。

合上日记本的时候我还在找别的原因：可是易名，你为什么要和我换座位，为什么要为我买晕车药，为什么要在同乡会的时候拉着我合影，为什么要在上课的时候帮我占座位，为什么？如果没有这些，我肯定不会让自己开始喜欢你，是不是我本身太容易满足，别人对自己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的好自己就会认为就是一种好，可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你真的只是当我是兄弟吗？我已经有点儿喜欢你了，能就此停下来吗？能不能？

嘟嘟醒过来的时候，我朝嘟嘟笑：你不是很想认识那个小淫吗，中午阿瑟请吃饭，我带你们去，大家都别闲着，都去呗，怎么样？一飞。

第30节：第十五章·只当我是他兄弟(2)

一飞笑了一下：十八，我不傻，阿瑟虽然是邀请了我们，但是人家主要是想请你吃饭，我可不去，反正我现在已经和别人交往了，我不想蹚浑水。

苏小月翻身看我：十八，吃饭虽然是国计民生的事情，但是我和其中谁都不熟，所以没有兴趣，小苍、盈子肯定更加保守，也不会去。

嘟嘟的眼神充满犹豫：可是，我真的很想认识小淫……

我笑：好啊，不就想认识个帅哥吗？我带你去。你们都不去，怎么搞得我好像去赴鸿门宴似的，一大堆男人，你们就忍心我一个人去？

苏小月尖刻的劲儿又上来了：哎，十八，你以为阿瑟把你当成什么？你以为他把你当成女生了？才怪！他一准儿把你当成了男生那类，所以如果嘟嘟去，唯一的女生是嘟嘟不是你，嘟嘟你小心十八把你卖了交学费。

嘟嘟咬着嘴唇：十八，你不会这么狠心吧？我可是真的很想认识小淫啊？

我笑着看嘟嘟：哪儿能啊，中国法律规定，不能拐卖待嫁的无辜少女，想认识他那就去呗，我可以帮你介绍。

嘟嘟想了一会儿，最后作出了一个很含蓄的决定。她找了一张漂亮的书签，在书签的背面写了一些字，然后把书签装到一个信封里面，而且把信封的口封上，最后郑重地把信封交给我：十八，我不去了，都是男生，免得尴尬，你对我发誓，你一定得把这个信封里面的东西交给小淫，好不好？

我有点儿想笑，但还是忍住了：好，嘟嘟，我对你发誓，我一定会把这个信封交给小淫，如果办不到，那就，那就让食堂的大师傅也不要我，行了吧？

嘟嘟还没有说话，苏小月哼了一声：哎，换个别的行吗？食堂大师傅已经不要你了。

嘟嘟看着我：这就够了，十八，我能否有浪漫的爱情就全看你了。

我不停地点头：放心，我一定会尽力的。

之后，我带着大学英语课本，准备去综合楼上自习，在综合楼门口看见许小坏，许小坏神秘兮兮地拉住我，我有点儿同情地看着许小坏，心想她也喜欢易名，她知不知道易名和别的女孩在一起？真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许小坏笑嘻嘻地看着我：十八，你是不是和计算机专业的那个阿瑟很熟啊？

我愣愣地看着许小坏：也不是很熟，就是认识有一段时间了。

许小坏妩媚地笑了一下：得了吧，听说那个阿瑟还资助过你们班的贫困生，你要是和他不熟，就算人家有钱也没有必要帮助你们班，你不是班长吗？还是你面子大，求你件事情。

我还是有点儿不明白：什么事情，这么神秘兮兮的？

许小坏靠近我身边：就是我很喜欢那个阿瑟，很想认识他，你帮个忙，我请你吃饭。

我惊讶地看着许小坏：哎，你不是喜欢易名吗？怎么会喜欢……

许小坏皱着眉头打断我：哪儿有啊，不是我喜欢易名，是我的一个朋友喜欢易名，让我帮着介绍而已。这事儿别瞎说，免得让人误会多不好。

我心里这个气啊，大爷的，原来许小坏只不过是个搭桥的，你搭哪个桥不好，把我的桥给搭了？这会儿还让我给你再搭桥？

我把头转向别处，淡淡地说：这事儿你应该找易名帮忙，他和阿瑟一起踢过球，都认识，介绍你认识那是分分钟的事情。

许小坏转到我前面：哎，十八，我想过，但是还是觉得女生办这种事情比较靠谱儿。你看易名就是个例子，他现在交往的女孩就是我

介绍的，男生办这种事情肯定会取笑的，易名也说你和阿瑟很熟，咱们都是同乡，你不会不帮忙吧？

我看着许小坏，心想我凭什么帮忙？为什么要帮忙？你干吗不把我介绍给易名？

我没有说这些话，只是装作无所谓地说：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许小坏握着我的手：谢谢，十八，谢谢你。

上了几个小时自习，把这几天落下的英文看了个遍，单词也背得差不多了，我开始有点儿骄傲自己的记忆力了，可惜了，车祸之前比现在还好，现在的记忆力已经差了很多。我一边叹气一边把课后的练习题给做完了，但还是有两道题有点儿搞不明白，我画了个问号，准备下次上课的时候问问英文老师。

当我看手表的时候已经差十分钟十二点了，我这才想起阿瑟说在女生楼下等我的事情，我收拾了英语书，出了自习室，开始朝宿舍楼走，听见有人喊我名字：十八同学。

我回头，看见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还有一个女生，就是上次上自习的时候坐在我身后的那个女生，我反应过来，是佐佐木。我友好地点头，佐佐木指着旁边的女生给我介绍：十八，她是我们同届的，国际贸易专业的。

那女生也友好地朝我点头，这个女生就是我后来一直叫师姐的那个女孩，很漂亮也很文静，佐佐木朝我笑：十八，中午不是阿瑟请吃饭吗？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第31节：第十五章·只当我是他兄弟(3)

我拿手里的英语书晃了晃：哦，上午看书看得有点儿晚了，这就回去。

佐佐木点点头：那就一会儿见了。

我还没走到女生宿舍门口的时候就看见阿瑟和小麦在楼下走来走去的，小麦最先回头，看到了我，拿手推推阿瑟，阿瑟这才回头看我，不乐意地朝我喊：哎，十八，你跑哪儿去了？打电话喊你你们宿舍的人说你看书了，我哪知道你在哪个教室里看书啊？你害我和小麦等了二十几分钟了。

我赶忙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让阿瑟和小麦等一下，说我要上去送书，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拿嘟嘟郑重交给我的那个信封。

上了楼，我拿了信封，宿舍里面也没有别人，估计她们都逛街去了，我简单收拾了一下，然后下楼，阿瑟带着我出了学校，我诧异地问：不在学校里面吗?

阿瑟笑：学校的餐厅没有大的包间，太拥挤了，所以我在一家不错的餐厅订了菜，让餐厅把菜送到我租的房子里面，里面空间很大，随便折腾，也不会遇到熟人，免得有人多嘴说什么学生抽烟啊，喝酒啊影响多不好?

我点点头，跟着阿瑟和小麦走了十五分钟左右拐进一个小区，距离学校很近。这个小区的环境还真是很干净，往里面走的时候，路过一个不大的超市，我听见小麦喊：小淫，小淫在里面。

一会儿小淫出来了，穿着一件深色衬衫还有一件牛仔裤，头发蓬松着，好像才睡醒，手里拿着两盒烟，看着我点了下头：过来了?

我点头，小淫把烟塞进口袋，阿瑟嘿嘿笑着给了小淫一拳：哎，昨晚领女生在我这儿过夜，有没有把我房间搞得乱七八糟？今天要是让我看见房间里面凌乱不堪，我绝对不会再把房间钥匙给你。

小淫白了阿瑟一眼：切，你什么时候收拾过房间？都是我收拾的，我可没你那么懒。

小麦蹑手蹑脚地凑到我眼前，像只做坏事儿的猫一样，面部表情极其的诡秘，很小声地对我说：十八，告诉你一个秘密，他们老不正经了，小淫和阿瑟都经常带女生过来，晚上不回去那种，你相不相信？嘿嘿，我都知道他们的事儿。

我的脸腾地一下就上来了温度，推了小麦一下：小孩子，瞎说什么，欠揍是不是？

可能我用劲儿大了点儿，小麦一下子被我推到阿瑟身上了，阿瑟回头看了一下：干什么小麦，你走路不用眼睛吗？真是！十八，你怎么了？怎么一会儿你的脸就跟喝醉酒似的，怎么这么红啊？

我慌乱地低着头：没事儿，没事儿，风吹的。

小麦在旁边捂着嘴，一脸得意地笑，阿瑟转头看小麦：哎，怎么回事儿，十八怎么了？

小麦很无辜地靠近我：阿瑟，没事儿啊？谁知道十八脸皮怎么那么薄，我就是说了你们往……

我打断小麦的话，威胁似的朝他晃了晃拳头：没事儿，小麦，你要是敢说，小心我不客气。

小麦把后半截话咽了下去，我转头的时候看见小淫盯着我看的眼神，我心一慌，把头转向别处。阿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在前面领着我们上楼，上到三楼阿瑟停下了脚步，开始拿钥匙开门。

进了房间，我才知道阿瑟租的房子是一个大大的三居室，客厅很大，但是有一点很奇怪，一般男生的宿舍都是脏乱差，但是这个三居室里面就很干净，而且整齐。我用疑惑的眼光看着阿瑟：哎，你自己收拾的？这么干净？

阿瑟笑：不是我，是小麦，小淫更是有洁癖，他要是来这儿不把这儿收拾干净的话总觉得不舒服似的。十八，不会你们女生寝室很脏乱差吧？

我尴尬地摇头：哪儿能啊，怎么也是女生。

小淫突然对我笑：那可不一定，我妹妹就是女生，房间总也搞不明白，连被子都不叠，每次回家都得我帮忙收拾，我都着急，一旦将来嫁不出去怎么办?

我摸着口袋里面的信封，考虑应该不应该拿给小淫，我正迟疑的时候，我听见有人敲门，阿瑟看着小麦：估计是老佐他们，小麦开门。

第32节：第十六章·真诚还值钱吗(1)

第十六章·真诚还值钱吗

小麦开门的时候，我在感慨，感慨一飞没有和阿瑟谈成朋友，但我却和阿瑟做成了朋友。小麦开门之后有三个人站在门口，是餐厅的服务人员，过来送阿瑟订的菜。阿瑟把一个很大的桌子上的报纸收了一下，小麦让服务人员把菜端进来，阿瑟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看着小淫：哎，刚才忘了买酒来着，真是健忘。

我距离门边最近，我朝阿瑟说：我去吧，楼下有超市不是吗？喝什么，啤酒还是白酒？

阿瑟笑：当然是啤酒了，难不成你想回学校的时候酒气冲天吗？拿一箱啤酒就成了，没有什么后劲儿，让小淫去吧。

我点头：没事儿，我去也行。

我开始朝楼下走，下到二楼的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人喊我：十八，我来吧。

我回头，看见小淫笑吟吟地往下走，他个子真高，虽然没有阿瑟高，但也差不了多少。可能男生的身高也能让人看起来更加帅吧，我第一次看见一个男生可以把牛仔裤和衬衫穿出这种干净舒适的味道，我胡思乱想着，看见小淫突然拽了我的胳膊一下，笑：怎么了？我脸上有东西还是身上有金银财宝，你发什么呆啊？楼梯都快踩空了，真是。

我一惊，这才发现自己脚下的楼梯差点儿踩空，我尴尬地回过神：不，不是。

我开始转移话题：那个，那个和易名在一起的女生，就是上次在综合楼那次见到的，你们好像认识？

小淫想了一下：哦，认识，我们是同乡，你也想认识那个女生？

我吓了一跳：哎，瞎说什么啊？

小淫一笑：如果不是，那肯定是--你，对那个易名有意思。这回没有错吧?

我低着头没有说话，小淫扭头看了我一下：算了，你就别想了，按照男人的审美角度，十八，不是我打击你，你真是有些困难啊！当然，活着要有信心，但是不要有过多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免得最后伤害自己最深。不过你放心，中国男多女少，绝对不会剩下你的，这个我敢打包票。

我懊恼地瞪了小淫一眼，心里恨恨的很想揍他一顿。拐进了超市，本来我很想付钱，因为阿瑟之前确实帮过我，虽然我们班级的人不争气，但是小淫把我推到边上了，抢先付了钱。然后我和小淫一起抬着啤酒往楼上走，还没有到楼门口就听见后面有人喊小淫，我和小淫回头，看见后面过来了四五个人，我只认识佐佐木，好像还有一个之前叫平K的，其余三个人都不认识。佐佐木跑过来，接过我抬的那一边，我看见平K好像和其余几个人一起说着什么，然后其余几个人都开始笑，等他们走近了，一个人朝小淫笑：哎，小淫，你不是说十八好像跟你有血海深仇吗? 可是你们现在一起买啤酒，场面多温馨啊，一点儿也没有火并的迹象啊? 谁把谁拿下……

我看他们说得有点儿不正经，哼了一声，扭头就走，听见佐佐木小声对他们说：你们正经点儿，十八不是随便的女生，火气大得很。

我气哼哼地往楼上走，然后停下来，准备敲门，正想敲门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原来我竟然跑到五楼了，门上的数字显示着501。真是的，我慢慢腾腾地往下走，到了三楼刚想敲门，我听见里面传出声音，是阿瑟：十八呢? 你们一起出去的，怎么你们回来了，她呢?

然后我听到佐佐木的声音：不对啊，刚才明明她先往楼上跑了，我们都看见了，是不是小淫?

小麦说：哎，你们是不是惹火她了?

小淫好像推了谁一下：哎，你刚才瞎说什么啊? 她那人脸皮很薄，肯定是生气了。

我尴尬地站在门口，真是，自己怎么能走错楼层呢，糗大了！我硬着头皮敲了敲门，一会儿门开了，小麦抬头看着我：十八，你跑哪儿了？才几分钟就不见人了？

我有点儿结巴地看着小麦：那个，没事儿，我刚才，刚才，上错楼层了。

小麦嗤笑了一下：真是没法说你，一个大活人还能上错楼层，快进来。

我不大好意思地进了房间，阿瑟笑嘻嘻地看着我：十八，我给你介绍，老佐你见过了，平K你也见过了，这边这三个是会计专业的，个子最高的叫饼小乐，打牌的时候最臭，中间的是肖扬，个子矮的是陆风。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十八。

阿瑟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被逗乐了，还大名鼎鼎呢，我自己都不知道几两重了！那三个男生友好地朝我伸出手，在握手的时候，中间的肖扬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刚才在楼下是开玩笑的，别介意。

我说没事儿，肖扬在抽回手的时候好像很用力地握了一下我的手，我看见他笑嘻嘻的眼神，有点儿猜不出来什么意思，我把头转向别处，没敢多想。

阿瑟招呼大家坐下，阿瑟让我坐在他旁边，小麦坐在阿瑟的另一边，小淫转了半天，后来坐在了我的旁边。我心中一乐，正愁不知道怎么把嘟嘟的书签送给小淫呢，坐在我旁边正好，过一会儿瞅个机会正好给他。小麦犯愁地看着阿瑟：怎么办啊？杯子不够用。

我朝小麦乐：这还不简单，直接拿瓶子喝不就结了？

阿瑟看着我笑：十八啊十八，你真是男人的命啊，真是豪爽，大家都不用杯子了，直接拿瓶子喝，怎么样？

肖扬饶有兴趣地看了我一眼：好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豪爽的女生呢，女生都这样了，男生还有什么计较的，是不是阿瑟？

小淫在我旁边小声说：十八，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指望易名能喜欢你？做梦吧，女生需要温柔，是温柔，不是粗鲁。

我瞪了小淫一眼，阿瑟举起酒瓶子：来，今天让我们为认识一个新朋友庆祝一下，十八性格很好，希望大家以后能坦诚相待，像是好兄弟一样，活得不郁闷，干杯。

然后大家就举着瓶子碰了一通，小麦的个子矮，缩着身子，从阿瑟旁边的空隙中伸出一只胳膊朝我示意：十八十八，我们也碰一下。

我看见小麦拿着一听可乐，可怜巴巴地朝我示意，要和我碰一下，我扑哧一笑：哎，你那是可乐啊？

小麦嘿嘿笑：我爷爷不让我喝酒，可乐就可乐，心意到了，心意到了。

第33节：第十六章·真诚还值钱吗(2)

我忍着笑，和小麦碰了一下，小麦心满意足地喝了一大口可乐，笑嘻嘻地坐回座位。

平K小心地看着我：十八，我说话没有顾忌，你别生气啊，我就想知道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你能喝多少酒，就是一次能喝多少酒啊?

我一愣：这个，这个还不知道，没有计算过，也没有尝试过。

阿瑟跟我解释：十八，我们这些人，平K酒量最大，所以他老是有显示自己这点儿本事的表现欲，一喝酒就愿意在我们面前臭显摆。

我呵呵笑：是吗?

小淫突然拍了我的肩膀一下：哎，十八，你有没有信心跟平K赌一局，我给你当经纪人，怎么样?

我有点儿没有听明白，小麦抢着跟我解释：十八，是这样，他们喝酒愿意赌酒，就是赌谁喝得多啊，赢的人还有钱赢来着，你敢吗?

我也来了兴趣，我估计我肯定是发出一种叫做斗志的色彩了，所以小淫笑着给我补充：当然了，你不用担心输钱，谁赢了谁拿钱，大家下注，你喝不过平K，当然是人家平K收钱，如果你赢了，钱归你。

我咽了一下口水，我开始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好斗的细胞开始蠢蠢欲动了，我小心地看着小淫：可是，这样算不算一种赌博啊？不会违法吗……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坐着的人开始哄堂大笑，佐佐木忍着笑：十八，我们这又不是聚众赌博，只不过是在饭局上而已，也没有大肆宣扬，不过娱乐而已，怎么会违法呢?

阿瑟看着我笑：怎么，十八，你想试试吗？你到底最多喝过多少瓶啊？平K的记录是七瓶半，你行吗?

我吓了一跳，七瓶半？我摇头：阿瑟，其实我没有喝过，平时也就是一两杯而已。

小麦发出失望的声音：白给了，小淫的经纪人铁定没有戏。

小淫朝我笑：十八，我对你有信心，怎么样？来不来，要是你赢了，我跟你二八分，你八我二，敢不敢？不会是不敢吧？输了也没有关系啊。

小淫这样一叫嚣，饭桌上的人也开始跟着兴奋起来，佐佐木也开始怂恿我：就是，十八，正好也看看你到底能喝多少酒？我也觉得你行，初生牛犊不怕虎，平K就是一个纸老虎而已。

平K嘿嘿笑：哎，我是纸老虎，你们怎么不上啊？切。

我也朝平K嘿嘿笑：没关系，他们不上，我上，多多承让了。

平K吓了一跳：十八，你真的要赌？

我笑：试试吧，既然当个好女生对我来说是一件不靠谱儿的事儿，那我就竭尽全力向男人的方向靠拢吧，总不能不男不女的老是当两活水的鱼吧？

阿瑟拍了一下手，看着我：十八，够豪爽，小麦，来，帮着把酒摆上。

然后我和平K的面前一溜儿摆着啤酒瓶子，小淫开始朝阿瑟嚷嚷：哎，下注下注啊，赌不赌了？先小人后君子，免得赖账。

我心里突突跳着，不是害怕，是兴奋和好奇，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能喝多少酒，我开始摩拳擦掌，有点儿跃跃欲试，我瞥见肖扬盯着我笑，眼神有点儿让人捉摸不透。

平K一副志在必得的神态，不在乎地看着我，然后我和平K开始了较劲，一瓶接着一瓶地喝着。我刚开始并没有觉得啤酒好喝不好喝，就是感觉有点儿苦，喝到第四瓶的时候，小麦把桌上的菜推给我：十八，吃点儿菜，吃点儿菜。

我吃了两口菜，我问小淫平K为什么不吃，小淫笑：平K怕吃了菜占地方，喝不下酒了，这个时候是他的"瓶颈"。哎，我看你没有什么反应啊？

我开始接着喝，餐桌上的人刚开始还起哄，但是现在都不出声了，只是惊讶地看着我和平K。喝到第六瓶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胃里有点儿饱和了，平K坐在我对面，皱着眉头：哎，十八，你确定你是女生吗？诚心想逼死我是不是？

喝到第七瓶的时候我也感觉自己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只能是一大口一大口地喝了，中间平K去了两次卫生间，我去了一次。其实我也想去两次，但是感觉很不好意思，所以就没有去第二次。我最先喝完第七瓶，拿起第八瓶的时候，我慢慢感觉自己的脑袋变得有点儿晕了，好像是头重脚轻的那种，看谁都是无比亲切和模糊。当我喝完半瓶之后，平K放弃第八瓶的半瓶，看着我苦笑：我认输，认输了，那半瓶就不喝了，十八，你厉害，你厉害。

我逞强，有点儿勉强地把另外半瓶喝下去，把空瓶子放在桌子上，开始骄傲地笑：怎么样？八瓶，八瓶啊，还有敢的吗？

小麦的嘴都合不上了，看着我好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十八，你没有发疯吧？

平K捂着肚子跑进了卫生间，我朝小麦哼：发疯？就是你疯了，我也不会疯的。

我往后坐了一下，谁知道竟然坐空了，开始向后倒去。我意识到了，但是有点儿反应不过来了，我在心里暗暗叫苦，然后感觉自己倒在了一个人的胸前，有人伸出双手抱住了我的两边胳膊，然后我慢慢闻到了一种淡淡的好闻的味道，很舒服，好像是香水，但是不像女生身上的那种香?味道那么浓。我有点儿迟钝地那么靠着，然后我感觉有人扶着我让我靠着椅子坐好，我回头看见了小淫笑嘻嘻的脸，佐佐木松了一口气：刚才好险啊，十八，你差点儿摔倒。

第34节：第十六章·真诚还值钱吗(3)

小淫嘿嘿笑：哪能让十八摔倒呢？我可是十八的经纪人。

我开始感觉自己很迷糊，很想睡一会儿，我推开眼前的啤酒瓶子，趴到餐桌上开始迷糊。我听见阿瑟的声音：这真是不可思议，平K多年的道行让十八给挑了，跟玩儿似的，这还说不知道自己能喝多少，要是知道自己能喝多少还不定能喝多少了？

肖扬的声音：阿瑟，这个女生很有性格，我喜欢。

我的心突突跳着，不大相信刚才是肖扬说的话，小麦的声音：别吹了，现在还不是醉个一塌糊涂？有什么好逞强的？哼。

佐佐木说：小麦，你还别说，你要是能喝上四瓶，不吐，也这么安静地睡觉我就服你。

阿瑟说：肖扬，你真的喜欢她？等她醒了之后，你认真跟十八说，准没有错。十八喜欢他们系一个小子，那个小子和小淫的一个老乡好上了，十八郁闷着呢……

慢慢地我什么也听不进去了。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床上躺着，门外传来嘻嘻哈哈的吵闹声，好像是打牌。我慢慢爬起来，看见床头放着阿瑟的相框，估计这是阿瑟的房间，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下午两点多了，这么说我睡了一个小时？我晃晃脑袋，站起身往外走，推开门，看见小麦脸上贴得全是纸条，就剩下两只眼睛了，我扑哧一笑，小麦也看见了我：哎，十八醒了。

阿瑟回头看我：十八，你没事儿吧？

我摇摇头：没事儿，刚才没有出什么洋相吧？

小淫朝我笑：洋相倒是没有出，但是睡相就不好说了。哎，你们刚才有没有听见十八打呼噜来着？

佐佐木推了小淫一下：别瞎说。

小淫朝小麦努嘴：呼噜倒是没有，不过小麦去看看十八有没有流口水……

肖扬突然拿着一张纸条贴到了小淫脸上，饼小乐也从后面往小淫脸上贴了一张，顿时他们几个人嘻嘻哈哈地扭在一起。我看着佐佐木：哎，平K呢？

佐佐木呵呵笑：被你搞败了，刚才又吐又睡的，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呢，估计以后没脸见你了，你真的没事儿？

我笑着点点头，突然想起来从裤子口袋里面拿出嘟嘟给我的信封，走到小淫身边递给他，肖扬惊讶地看着我：你，你不会是喜欢这小子吧？

小淫愣愣地看着我：十八，有话直接说，不用这么含蓄吧？我中午跟你说过的，从男人的审美角度，我不看好你的，再男多女少也不是从我这儿论啊……

我哭笑不得往后退了一下：不是我，是我们寝室一个女生喜欢小淫，让我帮忙介绍而已，你们干什么？疯了吗？

小淫松了口气，开始撕信封的口：吓死我了，对啊，是哪个？

我笑着说：是嘟嘟，就是会计专业的，和苏小月一个专业，嗯？肖扬不认识吗？你们不都是会计专业的吗？

肖扬看着我笑：不是一届，我们大三，她们大二好像，我们明年就毕业了。

我一下就想到之前肖扬说：这个女生有性格，我喜欢。

我讪讪地转过头，看小淫有什么表情，小淫拿开脸上的纸条，抖着手里的书签，翻来覆去看了两眼，放到信封里面，随手扔到茶几上。我有点儿不乐意，冷着脸：哎，人家女孩喜欢你，你就这样对待人家的东西吗？太不真诚了吧？

小淫嗤笑：我已经很真诚了，这已经是给你面子了，不然我连信封都不会开。

阿瑟摇头：哎，小淫老是这么受欢迎，真是让人羡慕。

我奇怪地看着阿瑟：哎，为什么你们都管他叫小淫？这个名字怪怪的。

阿瑟不怀好意地看着我：这个吗，主要是小淫很那个呗，对不对老佐？

佐佐木低着头不说话，小麦拽拽我的胳膊，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十八，阿瑟的意思是说小淫很淫荡，知道吗？

我有点儿尴尬，后悔自己不该问这样一个问题，我朝阿瑟笑：我们系也有个女生很喜欢你，长得很漂亮，想让我帮着介绍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意思？

阿瑟来了兴趣：哪个啊？

我说：就是那个个子高高瘦瘦，长得很漂亮，头发很长，我们叫她许小坏。

阿瑟想了一下：知道了，是那个和小淫老乡关系不错的女生，长得挺漂亮，对不对？

我点头。阿瑟开始笑：好啊，十八你什么时候帮着介绍一下，大家一起切磋一下也好，好事儿，好事儿，我最近也挺闲着的。

我是头一次听到这个词语，我盯着阿瑟：你说什么，切磋？

阿瑟开始和饼小乐和陆风打哈哈，我走到茶几边上，慢慢把小淫扔掉的信封捡起来，装到口袋里面。我实在不能想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付出的东西，竟然就可以这样轻易地被扔掉，就像是一片落叶，扔掉的人可以没有一点儿歉意地笑着，像是和自己不相干，真诚和尊重其实一文不值，我哼了一声。

小淫从后面转过来，朝我笑：十八，给，这是中午你赢的钱，一千块，你收好。

我接过小淫手里的钱，崭新的，清晰的纹路，钱有时候就像血液一样重要，可就是这样一张张重要的纸，轻轻一撕就没有了，要是没有这个东西，人也会慢慢死掉，不知道是人脆弱还是钱脆弱。我回头看着小淫，伸手拿出嘟嘟交给我的信封在小淫面前晃着，冷笑：谢谢

你很赏脸，看了这里面的东西，我非常感激，毕竟你还给了我面子，不过有一点儿我不明白，一个人的真诚就等同于另一个人的随性，你就这么高傲和不可一世吗？是不是？

阿瑟看着我：十八，你怎么了？

我把头转向阿瑟：有一个女孩跟我说她喜欢你，尽管我跟这个女孩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都知道能喜欢一个人不容易，你跟我说你闲着没事儿，愿意切磋一下，很好啊，我真是孤陋寡闻，也算是领教了。

我把钱往阿瑟手里一塞：这些就算我回请你们了，两不相欠。

本来我很想把那些钱往空中一扔，是，我是没有钱，可是我不屑于和没有真诚的人做朋友，但我最后决定不扔钱，只是塞在阿瑟手里。我把嘟嘟的信封塞进自己的口袋里面，转身就走，我听见佐佐木喊我的声音，我没有回头，出了房间，开始下楼，深秋的风已经变得凉了，吹在我的脸上，我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开始朝学校走。

第35节：第十七章·爱情春天到来了(1)

第十七章·爱情春天到来了

快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我听见后面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回头，竟然是肖扬，他跑得气喘吁吁：十八，你等等，等等。

我停下，肖扬喘着粗气在我身边站住，我不大高兴地看着他：什么事儿，快说，我还有别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

肖扬喘了口气：十八，阿瑟他们都被你吓住了，你干吗发那么大的火儿，有事儿好好说嘛。

我嗤笑：男生怎么会被女生吓住？我不想谈他们，我还有事儿。

说完，我转身就走，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跟谁生气，虽然事情和我没有关系，许小坏即使我再没有好感，我也不想明明是一个伤心的结局也要把她往里面推，嘟嘟也是，即使嘟嘟再不好，我也不希望小淫随便乱扔嘟嘟的东西，像是丢垃圾一样。

回到宿舍，苏小月和嘟嘟正在下棋，一飞不在，小苍、盈子也不在，嘟嘟看见我，立马一脸的兴奋：十八，怎么样了？

我装出惋惜的神态：嘟嘟，小淫知道你喜欢他他很高兴也很感谢你，但是他说他已经有女朋友了，那个女孩就住在我们隔壁，俩人的关系挺不错的。

嘟嘟有点儿失落，坐在床上，哦了一声，我把口袋里面的信封拿出来：小淫说他不能要这个，他已经是有女朋友的人了，希望你以后可以找到更好更适合你的男孩。

嘟嘟沮丧地接过信封：他要是不喜欢的话，干吗还打开信封，直接退给我不行吗？

我一时语塞，无法说出合适的话，苏小月白了我一眼：看来十八嫁不成食堂盛菜的大师傅了。嘟嘟，你别伤心了，该伤心的是十八，她发誓了。

我苦笑了一下，也是，该伤心的是我，我遇到一群没有真诚心的人，真是。

我拿了洗漱用品，准备去水房洗漱一下，刚洗了脸，苏小月喊我：十八，电话。

我跑回宿舍接了电话，是朱檀，朱檀让我明天也就是星期天上午去她办公室一下，有些事情要跟我说，我答应了。约好了大概九点，我放下电话刚跑到水房，苏小月又喊：十八，电话。

我又跑回来，我以为是朱檀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忘了交代，我对着话筒就说：朱檀老师吧。

然后我听到阿瑟的声音：十八，是我，你能不能下来一下……

阿瑟还没有说完话，我啪的一声挂了电话，然后对苏小月说：以后要是有男生找我，问是谁，要是阿瑟他们就说我不在。

苏小月诧异地看着我：怎么了，怎么一顿饭吃成冤家了还是怎么了，你们火并了？

我哼了一声没有说话，接着跑到水房洗漱。一身的酒气，我开始刷牙，顺便也把头发洗了，当冰凉的水打湿我的头发，我开始觉得人生有时候真的是很可笑，像幽默漫画一样可笑，真诚值几个钱？也值钱，是零钱。

洗好头发和脸，我拿着香皂和洗发水回宿舍，一飞和小苍、盈子一起回来了，她们去逛街了，一飞惊讶地看着我：十八，大冷天的，你干吗用冷水洗头发，小心感冒。

我哼了一声：我是吃饱饭撑的，体力过剩，想消耗消耗。

小苍比画着一件漂亮的旗袍式的连衣裙，盈子朝我笑：十八，反季节销售，这件旗袍夏天的时候卖二百多，现在六十多就卖，赚大了。十八你也买件吧，你身高一米七啊，穿着肯定好看，真的。

我没有说话，没想到小苍和嘟嘟来了兴趣，非要我穿到身上看看，苏小月趴在床上同情地看着我：十八，你就给个面子吧，你穿上后我给你照张相，给你的女人生涯留个纪念怎么样？

第36节：第十七章·爱情春天到来了(2)

我说不穿，一飞笑：十八，你今天怎么了？跟吃了枪药似的，穿一下嘛，我们都还没有看过你穿裙子的样子，更不要说是旗袍了，穿穿又不收钱，快点儿，我还就不爱看你拉着脸生气的样子，快点儿，换上穿穿看嘛。

一飞拽着我，非要我换上旗袍，无奈之下，我只好勉强换上。说实话，这很可能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比较壮观的形象，我从来就没有穿过裙子，在我的印象中很难接受自己穿着美丽无比的裙子，然后像彪形大汉似的迈着大步走路，这像是梦一样魇住我的灵魂，所以我实在不能穿裙子。

换好之后，我勉强站着，等着她们评论，果不其然，苏小月开始摇头晃脑：罢了罢了，人家说穿旗袍的身材应该是前凸后翘，十八身高一米七倒是事实，可惜啊，前面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也就没有什么可凸的，问题是后面怎么也没有什么翘的地方啊？是不是上次小淫把你甩出去之后，把屁股摔变形了？我敢打赌，没有任何一家礼仪公司会聘用十八这样的礼仪小姐，你们信不信？

我心里憋着气，知道这样还非要我穿？明显是拿我开涮。一飞朝我笑：十八，你转身朝前走，要有那种风姿绰约的感觉。

旗袍的开衩处太窄了，我小心地往前走着，我听见嘟嘟喊：十八，不对，走猫步，猫步，就是走一条线的那种。

我在心里叹息，大爷的，谁发明了这种旗袍，明显就是不让人好好走路，哼。苏小月接着喊：十八，轻轻回头啊，看看有没有回眸一笑百媚生的韵味？

我慢慢转过身，一飞不经意地问：十八，中午和阿瑟吃饭，嘟嘟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放下胳膊，火大了起来，哼了一声：以后不要跟我提阿瑟这名字……

然后我听到了刺啦一声。

然后我听见了嘟嘟的尖叫声，我低头，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旗袍的开衩很窄，一飞跟我提阿瑟的时候，生气的我忘记了自己穿着旗袍，像平时那样迈了一大步，因为正是气头上，可能抬脚的力度大了，可怜的旗袍并不知道我生气了，于是两边的开衩从小腿处被我开到了膝盖以上的大腿处，我结实的腿部露了出来。小苍捂着嘴还没有反应过来，盈子笑得趴到了床上，一飞仔细地看着我的腿，笑：这叫什么，就是那首美丽的诗，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看来十八结实的大腿终于耐不住寂寞了。呵呵，十八，你红杏出墙了。

我艰难地咽着唾液，小心地看着小苍：我可以把这个拿到洗衣店让人重新缝起来，行不行？要是不行，我把这个买下来可以吧？

苏小月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跳下床，急三火四地让我把旗袍脱下来，然后让小苍穿上，比画着旗袍开衩的地方。嘟嘟和一飞也凑过去，好像说着什么尺寸还有什么性感之类的。四个人围着小苍讨论旗袍开衩的尺度之类，被剥光了衣服的我一个人被可恶的四个家伙扔在一边，我双手抱胸立在她们身后直到被冻得打哆嗦，我才大喊一声：你们这群没有良心的家伙，是不是想冻死我啊？

嘟嘟奇怪地看着我：十八，你穿衣服啊，你不会以为还会让你穿旗袍吧？

我忍着牙齿打战：可是，可是你们坐着我的床，我的衣服都被你们坐在下面了。

嘟嘟哦了一声，开始招呼苏小月、一飞她们让开，我哆嗦着伸手拿衣服，苏小月歪着脑袋看我：十八，其实你不用双手抱胸啊，也没有多少东西可看的，说不定会越抱越小。

我恶狠狠地看着苏小月，一飞推了苏小月一下，笑：十八，别听她胡说，不过你刚才抻开的地方正好可以让小苍穿着显得漂亮，呵

呵，有创意，去洗衣店稍微缝一点儿就够了，小苍应该谢谢你才对。

小苍朝我嘿嘿笑：十八，谢谢你的刺啦一声了，不错。

苏小月爬上床，拿着书挡着脸，狡黠地看着我：大家看啊，过了这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嘟嘟，快看，你们有没有发现十八的身材，前面和后面合在一起特别像是被轧路机正反分别各压了一遍？板得很啊，偶尔那么点儿凸起摆明了就是多出来的小石子，要不就是陈年的沥青压不开，还得多压几遍……

嘟嘟跟着狂笑，一飞和小苍、盈子也止不住大笑，我气得发疯，手忙脚乱地穿着衣服：苏小月，你这个家伙，你等我穿完跟你算账。

我一边喊一边穿，穿完衣服后就要朝苏小月的上铺爬去，一飞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线了，嘟嘟倒在床上，盈子指着我的衣服，我低头才看见原来刚才自己过于着急，衣服裤子都穿反了。我哼了一声，只好停下来，准备脱衣服重新穿一下，苏小月一边摇头一边叹气：我就说嘛，还需要轧路机再压几遍，被我说中了……

嘟嘟拿了枕头砸了苏小月一下：行了，你想气死十八啊，看人家还会帮你买饭不？

我穿好衣服，正想找苏小月的碴儿，宿舍的传呼机响了，我听见夭夭的声音：十八，十八在吗？下来拿信。

第37节：第十七章·爱情春天到来了(3)

我对着传呼机散漫地回了一声：来了。

然后我听到夭夭说：十八，快点儿，这次是个男的来信……

夭夭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了下去，拐过楼梯的时候差点儿摔倒。我喘着粗气，跑到一楼，看见夭夭和许小坏在说话，夭夭看见我，把信递给我，我看着夭夭发蒙：你怎么知道是男的?

夭夭嘟着嘴：唉，你自己说的，你不是说大连大学还有什么铁道学院的是女的，别的就是男的吗?

我迟钝地摸摸脑袋：我说过吗?

许小坏一脸妩媚的笑：十八，你什么时候帮我介绍阿瑟啊?

我的手有点儿颤抖，可能是刚才冻的，不过也有可能是激动的。我颤巍巍地接过信，看着许小坏：唉，不过我可提前告诉你，那个阿瑟很花心，之前听说有不少女朋友呢。

许小坏一笑：那好啊，我还很想和他比比谁更花心呢。无所谓，反正很闲着。

许小坏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愣了一下，特想抽自己一个嘴巴，靠，这都什么事儿啊? 合着我白担心了? 原来人家根本就不在乎，我还去跟阿瑟一本正经地讲什么是真诚? 什么是尊重? 看来我不是吃饱饭撑的，是没有吃饱，饿的，而且还是饿得不轻。

我拿了信，朝许小坏无所谓地笑：好啊，什么时候遇到了就给你介绍，这样行了吧。

许小坏点头，我转身上楼，回到宿舍，我才发现手里的信很古怪，因为落款的地址竟然是我们本校，和我是一个学校的? 干吗写信啊? 嘟嘟看我皱眉，凑过来看：咦? 怎么是咱们自己学校的地址啊?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撕开信封，里面除了几张信纸还有一张很漂亮的卡片，我看卡片后面的文字时有点儿惊讶，因为卡片后面是我给

别的班级上诗词欣赏时在黑板上写的一首词中的句子：颔首凉月夜已深，少佳人共述，杯中物残，剩余丝绵暗欢。

我有点儿发愣，这么说这封信肯定是我上过课的工程学院或者是阿瑟他们专业的人写的了？可当时我在给工程学院学生上课的时候和给阿瑟他们专业上课的时候选的词是不一样的，这首是在给工程学院学生上课时候选的。我狐疑地打开信纸，里面的内容大概写的是我那天给他们上课之后的感想，流露出一种敬仰和爱慕，我开始咯咯笑，嘟嘟推了我一下：十八，你怎么有点儿不正常啊？

我骄傲地抖着信纸朝苏小月显摆：看看，看看，苏小月，不要每天老是说我嫁食堂大师傅，已经有人给我写信了，咱们学校的，哼。

一飞拿过信看了一下：十八，这人字写得不怎么样啊，不知道人长得怎么样？

我还没有说话，苏小月朝我嗤笑：十八，你先不要高兴，还没有见到人呢，到时候说不定真的不如食堂大师傅呢。一飞，人长得好不好看和写字没有什么关系，十八的字倒是写得好看了，可惜啊，就是人长得不咋地，还是看十八的字比看本人更享受一些。

我不服气地把信拿过来：哼，不用你们这么欺负我，我决定了，只要是个人样子的，我就跟了他，懒得和你们费唇舌。

我收好信，开始准备泡面。今天晚上是小学生的家教，上次小学生的妈妈说要着重加强一下小学生的数学，说来也怪，好好的孩子，就是不喜欢学习数学，尤其是应用题，怎么解释他都说不懂。我也纳闷儿，要是把研究外星人的精神都用到数学上，保准能好，而且说不定会成为数学家也说不定。

我吃了几口泡面，看来再买方便面的时候需要换一种口味了，这个什么牛肉味道的我吃得有点儿咽不下去了。

收拾好东西，我懒散地下了楼，估计晚上回来的时候会很冷，我换了厚一点儿的手套，出了宿舍楼，就听见有人喊我：十八，十八。

我抬头，看见是小麦，小麦在不远处跳着，朝我招手，我正想招手，看见阿瑟从旁边站了起来，还有小淫，好像还有那个叫肖扬的男生，我气呼呼地哼了一声，拐向旁边的自行车棚，拿钥匙开车锁。

阿瑟伸手拽住我的车子，朝我嘿嘿笑：哎，不会真的生气了吧，连电话也不接?

我正色地看着阿瑟：哎，我也很奇怪，你说，你们都是有钱人家的少爷，犯得着和我做朋友吗？山高水长的，我和你们好像不是一条船上的。

阿瑟收起笑容：哎，十八，我还就不爱听别人说这种话，是，我是有点儿钱，但是这好像并不能像你这种语气说得我好像没有什么人格似的。

我愣了一下，肖扬从后面闪出来：十八，你误会了，阿瑟他们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我缓和了一下语气：好，是我有问题行了吧，我还有事情，要先走。

小麦嬉皮笑脸地看着我：十八，不解释清楚很难甩手就走吧?

我看着阿瑟：我真的有事情，是家教。

阿瑟笑着松了手：好，你去忙，明天早晨还跑步，对不对？十八，你要是不给我解释的机会，真的，就算我看错你，无所谓，就算我看错你了。

第38节：第十八章·他们自己的解释(1)

第十八章·他们自己的解释

阿瑟的最后一句话大大刺激了我的自尊心，我有点儿赌气地想知道他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解释，我很想知道他说出什么样的解释才能让我信服。

晚上小学生的妈妈问我寒假的时候会回家吗，说实话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后来小学生的妈妈说感觉我补习得不错，想让我接着在寒假时给小学生补习，小学生在学校里面跟别人吹牛，说是自己的家教老师（当然就是我了）好得不得了，搞得有两个别的孩子也想补习，说是想在寒假的时候补习，所以小学生的妈妈问我寒假能不能也接着补习。其实，我很乐意留下，有赚钱的生意怎么能不做呢？但是表面上，我还是装出一副比较矜持的表情：这个吗？还是让我回去考虑一下，毕竟寒假涉及过年。

据说生意人都这样，好像可以赚到不少好处，果然，小学生的妈妈非常客气地对我说：好，好，应该考虑，耽误您过年，也不大好。

补习完后，我开始往学校走，十一月末的天气真冷，风吹在身上，我有点儿哆嗦。好容易骑到学校，快进校门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喊我，我停了车子，回头，看见一个高个子男生和一个女生在往学校方向过来，等他们慢慢走近我才看清楚是小淫和之前我送护手霜的那个女生。我搓了自己戴着手套的双手，不知道小淫喊我干什么，小淫朝身边的女生笑：你先回去，我还有点儿别的事情跟十八说，晚上我给你打电话。

那个女生答应了一声，朝我笑了一下，先走了，我下了车看着小淫：有事儿就说吧，过一会儿宿舍就该熄灯了。

小淫背过身，点了一支烟，朝我笑：那天真的生气了？

我哼了一声：无所谓，又不是我的东西被人漠视。

小淫点了一下头：也是，不管怎么说，我是不应该随便丢别人的东西，不过我没想到你脾气够大的，竟然把我们这些人都甩到一边，我和阿瑟好长时间都没有反应过来。

小淫笑了一下，手里的烟一亮一亮的，我没有说话，推着车子慢慢走着，小淫扭头看我：我为嘟嘟的事情说对不起，如果还不行，是不是我给她买枝花，再买个什么卡片或者猫熊之类的东西，当面赔个不是?

当小淫说到猫熊的时候，我忍不住笑了出来，不是笑小淫，是笑自己想象中的猫熊那种笨笨而且可爱的样子，我忍住笑：算了，你既然不会和她有相处的机会，就不要给人家希望，好像怎么着似的。

小淫犹豫了一下，看着我：十八，有些事情并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可能会用自己的真诚看待别人，这也是阿瑟和我们愿意与你做朋友的原因，可是问题是并不是别人都真诚，很多人都是抱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心态，如果别人不真诚，那么我呢？是不是要真诚到底呢？让自己受伤害吗?

小淫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也无话可说，也是，比如许小坏，我担心她会受到伤害，但是她自己根本不在乎会怎么样，反而似乎很想尝试或者比拼一下谁更有魅力。想到这儿，我叹了一口气，感觉挺理亏的，小淫又点了第二支烟，笑着看了我一眼：你呀，慢慢成长吧，和我们比，你的想法，有时候真的，不是说不好，只能说是很，很孩子气，世界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美好和天真，等价交换的理论并不适合人际交往。

快到女生宿舍楼的时候，我转头看小淫：我快要到了，你回去吧。

小淫吐了一口烟，伸手拍了一下，笑：不过易名有一点说对了，你适合当兄弟。

说完小淫转身走了，我骑着车朝女生宿舍方向走去，小淫提起易名，我突然变得很难过，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自己最先动了心？还

是因为别的?

回到宿舍，嘟嘟趴在床上落泪，不用问，肯定是因为言情小说里虚构的主人公让她伤心欲绝，难道爱情真的这么有魅力？就连虚构的都能让人肝肠寸断，有意思。

苏小月转身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看错了，因为苏小月的眼角落下了一滴泪水，苏小月平时就是一副石头心肠，她能哭？首先她不会因为言情小说哭泣，我慢慢站到苏小月的窗前，用手碰了碰苏小月：哎，你怎么了？怎么了?

苏小月低着头不说话，好一会儿才抬起头，眼睛有点儿红，看着我：十八，我，我爷爷去世了。

我哦了一声，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用手拍了苏小月的肩膀几下：不要太难过了，人都会有那一天的，免不了的，免不了的。

苏小月压抑着声音，一飞已经睡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管一个人怎样过自己的人生，怎样的与众不同，到最后都一样。好像圣经说过：你来自泥土，必将回到泥土。这话是圣经说的？还是中国人的古话，我有点儿搞不清楚。按照女娲用泥土造人的传说来讲，这句话应该是中国人先说的，祖宗的话真是有道理啊，不用多少年，我也成一堆泥土了，不知道那个时候形状能不能好看点儿?

第39节：第十八章·他们自己的解释(2)

这一晚我没有睡好，不知道为什么，半夜还觉得腰部有些疼痛，像是烧伤似的。我翻了身，没有点蜡烛更没有火柴什么的，我迷迷糊糊间觉得很奇怪，但还是觉得凑合着混到天亮再说吧。

当闹钟响起来的时候，我极其疲惫地爬了起来，先去检查自己腰部疼痛的地方，我看了好长时间，没有发现什么，但是腰部有明显的两个红点儿，一个大一个小，很疼。我怀疑是不是跳蚤，不过大冬天估计也不会有什么跳蚤，我跳下床开始找原因，最后我发现我的床单上有三个小洞，好像是被烧坏的，真是奇怪！我找不到原因，忍着痛穿好运动衣准备下楼跑步，出了宿舍楼，外面起风了，我打了个冷战，朝操场跑去。

操场上很安静，只有几个早晨坚持做运动的人，从树上飘落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地响，叶子的颜色没有了叶绿素，像是消瘦老去的人。我想起昨晚苏小月说她爷爷过世了，咳，人啊，很多时候活着就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过程而已，无论贫穷富贵无论英雄市井无论君子小人无论圣人白丁。

易名没有出来陪着那个女生打篮球，估计是天太冷了，我哈了口气，想让自己变得更暖和一些。网球场上空荡荡的，我嗤笑，阿瑟昨天还说今天会给我解释，还说什么如果我不给他机会，就当他看错了我？哼，谁看错谁还不一定呢！我摇头，跑到中间的时候我看见前面有个人在看台上朝我招手，我仔细看了一下，没有看出来是谁，跑得更近了一些，才看出是小麦。小麦整个人缩在宽大的运动衣里面，双手抄在一起，一个劲儿地跺着双脚，朝我哆嗦地招着手。我诧异地停了下来：小麦，这么冷的天，你疯了，跑到看台上？

小麦往下走了两个台阶，有点儿打战：十，十八，阿瑟，阿瑟昨晚家里有事儿回家了，今天中午能回来，他让我告诉你中午他找你，

我昨晚想打电话告诉你的，但是我给忘了，所以只好早晨跑来等你，等你，跟你说一下。

我看着小麦：真是的，你等了多长时间啊？快点儿下来。

小麦哆嗦着又往下走了一个台阶：有半个小时吧，我怕睡过头，所以直接过来了，阿瑟说做人不能，不能失信，不然很没有水准。

我心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只是让小麦下来，他慢慢往下走，我在台阶下面等着。不知道怎么的，很突然地，小麦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竟然从四个台阶上跌落下来，我吓了一跳，慌忙跨过栏杆，飞快地往小麦身边跑，但还是晚了，小麦跌了下来，捂着双腿极其难受地看着我：十八，好疼啊……

我着急地蹲在小麦身边：怎么样了？哪儿疼啊？

小麦的眼泪一瞬间就落了下来，我有点儿不知所措，小麦坐在地上站不起来，抱着被磕到的腿疼得龇牙咧嘴的，我一咬牙，蹲在小麦前面：小麦，你把双手搭上来，我背着你先回你的宿舍。

小麦挣扎着把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扶着旁边的栏杆，站了起来，往上托了托小麦的身体，可能碰到了小麦的腿，我听见他小声哎呀了一下。我背着小麦往小麦的宿舍走，拐过两个楼，到了小麦的宿舍楼，小麦让楼道阿姨用传呼机叫人下来，过了几分钟，我听见楼梯的地方传来匆忙的脚步声，我听见小麦喊：佐佐木！

我抬头，看见佐佐木走在前面，衣服都没有穿好，后面跟着小淫，小淫吃惊地看着小麦：十八，怎么了，小麦怎么了？

佐佐木慢慢把小麦转到小淫背上，我大概说了一下小麦摔倒了，佐佐木看了一下手表：小淫，不行啊，现在医务室和医院都没有正式上班啊，七点不到啊？

小淫看了我一下：十八，你先回去，我和老佐先带小麦上楼，到八点的时候我们带他去医院看看，小麦，你先忍忍。

我着急地看着佐佐木，我也很想去，但是想到上午约了朱檀，真是没有办法脱身，我看着小淫：你们回来之后给我宿舍打个电话，不

管我在还是不在都给我留个口信，好不好？我上午约了朱檀，是九点，走不开。

小淫点点头：放心吧，我们上去了。

上楼拐弯的时候，小麦泪眼蒙眬地朝我招了招手：谢谢你，十八，你回去吧。

第40节：第十九章·提前的寒假计划(1)

第十九章·提前的寒假计划

回到宿舍，我还在担心小麦的腿，一飞已经起床了，坐在我的床上翻着杂志。我坐过去，让一飞看我床单上的三个小洞，一飞看了一下，又看了我床上的东西，最后得出结论：十八，肯定是你的充电灯漏硫酸了。

这个结论让我无比惊讶，我用手摸着自己腰部灼痛的地方，感觉好像真的是被硫酸烧的似的。对于充电灯里面的成分，我是一无所知，不一定是硫酸，但是看来肯定是酸性物质，我无奈地摇头：看来省去十五元并不是一件很完美的事情，呼啦就在我的腰部留下了印迹，幸亏是腰部，不然惨了。

一飞同情地看着我：十八，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把充电灯放到地上或者床下比较安全，不然烧到哪儿都不合适，烧到哪儿都会疼。对了，你腰部烧疼的地方用清水洗洗吧，别感染了。

我点点头，也只能如此了。

九点钟，去了朱檀的办公室，朱檀正在整理着一大堆资料，办公桌上乱乱的，看见我来了她招呼我坐下，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办公桌跟我说：十八，明天星期一，是你们系必修的诗词欣赏，我想还是由你来上，你回去准备准备。

因为之前已经上过两次课了，所以当朱檀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陌生或者惊讶，反而在心里燃起一种强烈的表现欲。而我也在一瞬间知道了自己表现欲的源头，是易名，我在想，易名会怎么想我呢？如果这种表现也算是一种优秀，那么易名会不会因了我的这份优秀，而对我产生另外的感觉呢？尽管阿瑟对我说过，一个人如果真正喜欢另一个人，和那个人是否优秀没有一点儿关系，但我希望阿瑟是错误的。

我发呆的时候听见朱檀喊我，回过神，朱檀笑吟吟地看着我：十八，寒假你回家吗?

我摇头：不回家，有家教脱不开身，有事儿吗?

朱檀哦了一声：是这样，下学年有我好几门课，但是教科书还没有出来，书由我主编，其中有很多章节还没有准备，我一直在进修，忙得有些时间不够，是很不够，我觉得这些章节你完全可以写出来，当然，我会给你付费用，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我开始惊讶了，首先惊讶的是朱檀说她会给我付费用，其次是惊讶我还有这个水平，我发呆地看着朱檀：可是，可是我，行吗?

朱檀笑：怎么不行呢? 不会这么没有自信心吧? 如果你没有这个水平，我也不敢让你帮着写。

我犹豫了好几分钟，然后看着朱檀：要是你觉得我行的话，那我就试试吧，寒假我有时间。

朱檀笑：好啊，这样你可帮我大忙了，费用等全部整理成稿之后我一起付给你。

其实，我知道我做这件事真的是为了钱，所以朱檀说到费用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客气的还口。之前我知道英语专业的老师出字典的时候也是让本专业的学生帮忙整理单词资料，但是没有任何费用，如果朱檀肯付给我费用，那我就赚了，反正寒假也没有事情忙。

朱檀在我临走的时候告诉我期末考试后会把教科书的资料给我，我有点儿兴奋过头，在回宿舍的路上才冷静下来，学校的计算机房是每天白天开，每个小时两元，可白天我正好有家教，那我怎么写东西? 我这才发现自己真的是兴奋过头了，这可怎么办?

回到宿舍我还在为这件事情发愁，难不成真的让我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写? 我叹气的时候嘟嘟睡眼蒙眬地打着哈欠：十八，刚才有人打电话来，说是什么，小麦的腿没有什么大问题，小麦的腿怎么了? 给，这个纸条上是电话号码，他说你要是没事情就打过去。

我这才想起小麦应该去医院了，我接过嘟嘟手里的纸片，看上面的电话号码，好像不是我们学校的？我用自己的卡拨了电话，通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了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是阿瑟，我有点儿尴尬，有点儿忙乱地问小麦现在怎么样了。

阿瑟好像笑了一下似的：十八吗？我是阿瑟，小麦的腿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在我租的房子这边，你有时间吗？能不能过来一下？

我犹豫了一下：那好吧，反正我也要过去看看小麦。

我挂了电话，出了宿舍楼，在学校的商店里面买了些水果。

到了阿瑟租的房子，我看见小麦躺在床上，腿上包着一些纱布，房间里还有小淫和阿瑟，小淫在给小麦削水果。阿瑟说小麦的腿摔得有点儿小裂纹，但是医生说问题不大，需要静养一段时间，不要剧烈运动就好。小麦冲我吐着舌头：十八，我没有什么事情了。

我瞪了小麦一眼：还没有什么事情？真是。

小淫笑着看我：十八，小麦这家伙也是，干吗非要跑到台阶上面，在下面不行吗？

阿瑟站在旁边，看了我一眼：十八，你跟我到客厅来一下。

我跟阿瑟出了房门，阿瑟站在客厅看着我：这件事情怨我，我要是抽个时间跟你说一声就好了。

我低着头没有说话，阿瑟靠在电脑桌边上，点了一支烟：其实，那天我跟小淫说过这件事，但我也希望你也能站在我的角度上想一下，并不是说我这个人的人品有问题，这可能跟我，我只能承认是生活习惯造成的，真是没法说。

阿瑟有点儿郁闷地看了我一眼，咬了一下嘴唇：十八，比如说，是，首先我需要承认我之前的生活一直很优裕，所以长到这么大我习惯了穿名牌衣服，习惯用一些昂贵的东西，我的家庭条件能够给我提供这些，我也没有办法，我不可能清高到让自己整天穿着破烂去证明自己有人格吧？所以很多接近我的女孩我根本不知道她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比如一飞，我喜欢她，可是她不喜欢我，我有什么办法？

虽然一飞不喜欢我，但有一点我还是很欣赏一飞，她并不因为我有了那么点儿钱转而靠近我。我没有办法，我也习惯了，有些女孩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们会对我提出很多要求，我也不想把她们想成物质的，可惜，事与愿违。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那你告诉我，我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和女孩交往？好不好，十八？

第41节：第十九章·提前的寒假计划(2)

我突然就觉得很可笑，我一直推崇的真诚真变得没有定义和概念了，之前小淫说的一句话也一瞬间让我感觉无比的真切--那天晚上跟我说等价交换并不适合人际交往，或许这些是对的，我在自己界定的世界里面待了太多的时间，所以我忘记了很多东西，我自以为是地认为人性没有那么复杂，实际上人性远远比我想象的更为复杂。

我摇头，看着阿瑟：我不想发表意见了，很多事情，真的太难以让我想到了，这件事情，算我错了，行吗?

阿瑟拿着烟在我面前晃了一下，笑：抽烟吗?

我摇摇头，阿瑟苦笑着转着手里打火机：也不是你错了，对我们而言，更喜欢看到你的真诚，所以更希望能和你做朋友，我更希望你不要用看有钱人家的孩子的眼神来看我，我不喜欢这样被人看待，我已经失去很多快乐了，我不想连朋友都失去，真的，十八。

我刚想说话，听见房门响了一下，我转头看见小淫笑着出来了：你们说什么呢？让我一个人陪着小麦，无聊得很。要说小孩子不能让他读书跳级太早了，不然聊天都会有代沟，刚才小麦竟然跟我说什么变形金刚，天。

阿瑟朝小淫笑：还好了，小麦没事儿还愿意跟我讲米老鼠唐老鸭呢，跟你讲变形金刚已经很客气了。

我看着阿瑟身后的电脑：这个是你的?

阿瑟点头：是，没事的时候以为可以多多学习一下计算机，但净是和小麦玩游戏了，小淫有时候会接一些程序的活儿，也在这儿做。

我想起朱檀让我做的事情，然后看着阿瑟：这个，你们寒假回家吗?

小淫笑：十八，你想什么呢？距离放假还有一段时间呢，想家了?

阿瑟转了一下头，看着我：十八，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我勉强笑笑，因为自己实在不大会求助别人，我犹豫了一下：那个，是这样的，学校有老师让我在寒假的时候帮着整理一些教科书的资料，我不巧还有家教，是白天的，放寒假时晚上学校的机房就不开了，我就没有时间整理了。

说完，我也有些不好意思，阿瑟笑：那就用呗，这玩意儿买来就是用的，难道当摆设？平时我和小麦就是玩玩游戏，小淫做一些编程而已，其余时间都闲着，你寒假要是不回家，就过来用。我这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做饭，这儿是三居室，不回学校宿舍也行，让小麦把他的房间腾出来，小麦跟我一个房间就行了。对了，小淫，你寒假回家吗？

小淫往沙发上一坐，笑：不回去了，今年有好多程序没有做呢，就等着寒假做了。

阿瑟开始朝我笑：好啊，十八，这样我们可以凑足四个人打牌了，会打牌吗？升级，很简单，小麦都会打。

我奇怪地看着阿瑟：你寒假，不回家吗？

小淫笑：阿瑟和小麦都是北京的，还用回家？想哪天回家都可以，就是半夜三更爬起来想回家，都没有任何问题。

我也觉得自己问这个问题有点儿弱智，不好意思地笑了：打牌估计不行，我白天没有时间，要给别人当家教，晚上还要给老师整理资料。

阿瑟摇头：每回都是三缺一，没意思，到时候白天电脑给小淫用，晚上给你用吧，我和小麦牺牲点儿，少玩点儿游戏好了。

我感激地看着阿瑟：谢谢你了，真的。

小淫眯着眼睛看着我：啧啧，以后少发点儿脾气就行了，你一黑着脸发火就够让人受不了了，不用这么客气。

阿瑟从电脑桌上拿起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一些东西，递给我：十八，这上面是我宿舍和这里的电话，还有一个呼机号码，你要是想找

我，估计这三个号码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拿着吧，免得找我的时候跟没头的苍蝇似的乱撞。

我接过纸，折叠起来装好。

第42节：第二十章·爱情春天被雷劈(1)

第二十章·爱情春天被雷劈

回到宿舍，只有一飞不在，嘟嘟说一飞去约会了，我摇头笑，到底是爱情的力量大，这么冷的天儿还照旧见面。房间里面剩下没有约会的五个家伙，不过也不能这么说，毕竟小苍、盈子的白马王子们都还在新疆。严格地说嘟嘟和我是单身的，苏小月的男朋友也在北京，不过是另外一个大学--两个人电话打的，哼，都能抱在被窝里聊天，想气死谁似的。

我坐在床上开始整理自己前些天写的教案，明天，明天我要好好发挥，我一定要让易名吃惊，最好能让他后悔（这话虽然在自己心里反复回荡着，但是自己都有点儿不相信）。

电话响了，苏小月顺手接了一下，喊我：十八，电话。

我一愣，谁会找我啊，朱檀还是阿瑟？苏小月嘟着嘴：十八，你最近好像比较受欢迎啊？

我接过电话，问是谁，电话里面传来了一个陌生男生的声音，还有点儿紧张：你是十八、十八吗？

我也奇怪：是，我就是，请问你是哪位，有什么事情吗？

男生接着说：我是，你有没有收到我写给你的信？你给我们专业上过诗词欣赏的课，之后我，我给你写过信，我叫张啸。

我的心突然就开始怦怦地跳，之前我收到的那封本校地址的信的主人？天啊，我的爱情春天就这么快来了？而且还是在寒冷的北京的冬天要来到的时候？我也开始有点儿紧张：是是你啊，我收到了，谢谢，谢谢。

男生仍然接着说：那个十八，你能不能下来，我在女生楼宿舍下面等你，你一会儿下来吧，我在下面等你，我挂了。

叫张啸的男生说完后挂了电话，我拿着听筒发呆，这是真的？苏小月推了我一下，我才反应过来，嘟嘟疑惑地看着我：十八，你怎么

了？怎么一愣一愣的，什么事情打击你了？

我放下电话听筒，咽了一下口水：有男生，竟然真的有男生约我了，真的，他让我下去。

我差点儿涕零泪落，二十多年过去了，竟然真的有男生约我了，看来老天真是仁慈啊，真是知道我孤独的心灵啊！我手忙脚乱地穿衣服，苏小月一把拽住我：哪个，是哪个？十八。

我一边扒拉着苏小月抓住我的手，一边尽快穿着衣服：就是前些天给我写信的那个本校的男生，好像是工程学院的，叫张啸来着，哎，你别拽着我，人家在下面等着呢。

苏小月松开我的手，我开始穿鞋子，抬头的时候我看见苏小月拽着嘟嘟还有小苍、盈子小声说着什么，我没有答理她们，开始系鞋带，等系好鞋带的时候，发现嘟嘟、苏小月还有小苍、盈子四个人也穿好了衣服，站在我旁边。我奇怪地看着她们：你们，你们这是干什么？

苏小月尖刻地笑：哎，我们也和你一起下去看看，到底是何许人也？也好验证一下，说不定这个男生还真的不如食堂的大师傅呢，一旦你有什么不良反应，我们也好把你拖回来。

我恨恨地在心里骂了苏小月一下，这个丫头，从来就不会说什么好话，我也不知道怎么招她了。我哼了一声：不准距离我太近，知不知道？

嘟嘟笑：十八，是不是怕我们抢了他？

我没好气地推开宿舍门，下楼。

到了一楼门口，我开始四处张望，门口没有人，我出了门口，四下看看，也没有人，奇怪，难道他还没有到？我返回门口的走廊，四处仔细看看，还是没有人，我再次出了一楼走廊，外面也没有人！我想可能是人家还没有到吧，我转过身，准备回一楼走廊等着，这个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人迟疑地喊我名字：十八吗？

我激动地转过身，终于，终于啊，我看见了一个人，一个男生，他刚才一直在门口的电话亭里，所以我一直没有看见他。还有，我寻找的时候犯了一个很致命的错误，我一直以为男生应该是一百七十厘米以上的身高，再不济也应该是一百六十二厘米以上的身高，但是眼前这个男生，不仅身高在这两个高度以下，而且，身上很多零部件都非常非常出乎我的意料--我开始感觉自己的心被外面的冷风吹得一颤一颤的，一直冷到心的最里面。

这个叫张啸的男生，瘦瘦小小，身高应该就在一百六十厘米左右（可能不到一百六十厘米），头发自然地卷着，就这样的头发还做了一个发哥赌神里面的造型，脑袋小得可怜，下巴尖尖的，脸上长满了青春痘，眼睛小得快眯成一条线了。他的腰部，很明显要比苏小月的腰还要纤细很多，他的双手插在裤兜里面，一只脚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因为习惯，不停地抖动着。我的心啊，也随着他的脚不停地抖动着，那个瞬间我就好像被雷打中了一样，轰隆一声，半颗心就没着没落地没有了。我忍着要下冰雹的感觉，搓了搓手：你是，张啸?

那个男生笑了一下：是，我就是。

他不笑还好，他一笑，眼睛完全成了一条线，什么也没有了，我心里的冰雹开始吧嗒吧嗒落了下来，打得我身体不停颤抖，好像到了北极似的。张啸收起笑容：十八，我们散步吧？今天天气不错，要不去咖啡?也行。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去吧，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情趣，直接回绝吧，会不会太明显了，好像就是因为自己看人家长得不好似的，有点儿伤害人家自尊的嫌疑。我正搓着双手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时候，我听见苏小月的声音：十八啊，下午不是朱檀找你有事儿吗?

我回头，看见苏小月、嘟嘟还有小苍、盈子四个人站在距离我不远的地方，四个人好像是商量好了似的，都用一种同情的、怜悯的眼神温柔地看着我，我开始点头：是啊，是啊，我差点儿忘了，同学，实在不好意思，下午有个老师要来我们宿舍找我，我没有办法走开。

张啸收回一直不停抖动的脚，伸出另一边的脚，又开始抖动，重新摆了个造型，把头发往后一甩：这样，那么晚上好了，晚上七点，我在学校的咖啡厅等你，就这样定了，你先忙。

张啸说完，转身，双手始终插在裤兜里面，走了，走路的时候不停地把头发往后甩着，中间一次还用手固定了一下发型。我咬着牙，搓着自己被风吹冷了的双手，心里那个温度啊，无极限地往下落着。老天爷啊，这可是我十八的第一个春天啊，第一个春天啊，怎么就会这样？还想不想让我活着了？我有点儿绝望地摇着头。

第43节：第二十章·爱情春天被雷劈(2)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爬上楼的，坐在自己的床上我开始喘着粗气，苏小月坐在旁边看着我的表情，我生气地看着苏小月：这回你满意了吧，你高兴了吧？哼。

嘟嘟小心地蹲在我前面：十八，真让苏小月说对了，这个男生还真的不如食堂盛菜的大师傅，最起码人家大师傅要长短有长短，要宽窄有宽窄，你说这个男生要是和你走在一起，你俩到底谁是男的谁是女的啊？

我瞪了嘟嘟一眼，嘟嘟把嘴巴闭上了，小苍犹豫地看着我：十八，也许人真的不能看长的样子下定论……

我再也忍不住了：哎，是，都说人不可貌相，我自己也长得不怎么样，也没有什么资格可以挑剔别人，但是人长得不怎么样也只能那样了，可是你们看他？刚才一个劲儿抖着脚，抖完左脚抖右脚，抖脚也叫风度吗？头发卷得跟长毛绵羊似的，干吗非要搞成发哥的造型？周润发有那么好冒充吗？好，这也罢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是还一个劲儿地甩着头发，头发已经被发胶黏住了，甩头发有什么意义？那是什么意思啊？天啊，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老天要这样惩罚我？为什么啊……

我扑倒在自己的床上，真想号啕大哭一场，我听见苏小月在我旁边叹气：哎，咱们十八怎么说也是玉树临风的一米七，再长得不男不女也有那么一股子阳刚之气撑着，你说那个小子怎么就……

我感激地转身看着苏小月，我是觉得她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苏小月继续摇头：十八，那小子怎么就看上你了呢？对了，过去老人不是说爹矬矬一个，娘矬矬一窝吗？这就是说女人的身高很重要，估计那小子是从后代的身高角度看上你。要不十八，你就从了他吧，他也不容易，我敢保证，你们的孩子中最多就有一个矬子……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我猛地站起来，苏小月开始往嘟嘟身后躲，我是铁了心非要揍苏小月一顿，嘟嘟抱住我：十八，十八，你先别生气，人家晚上还在咖啡厅等着你呢，你想好怎么说了吗?

我一愣：还说什么，装什么不知道算了，真是没法说……

盈子朝我笑：十八，拿破仑还是个矮子呢，你千万不要一棒子打死人家，说不定是个青蛙王子，你一吻他，他就变成白马王子了。

我嗤笑：是，拿破仑是矮子，可是有一点，拿破仑绝对不会不停地换着脚不停地抖着，还有拿破仑不会打发胶整成发哥的头型，拿破仑也不会不停地朝后面甩着长毛绵羊似的头发。这个家伙就算是青蛙王子，好，我牺牲点儿，我一吻把他变成白马王子了，估计也是一个登徒子之类的孟浪之人，说不好还会去害别人，所以还是让他当青蛙王子还能安分点儿。

盈子笑：十八，你的事情怎么老是那么秀逗啊，简直是太奇怪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能让你碰上，服了你了，那个男生也是，他不怕你吗?

我顺手拿起之前张啸给我的信摇头：想象和现实还真是不能相比啊，还不如只是看着信件比较有想象力。

之后很多年，这件事真的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几年后，在春节晚会上看了赵本山的小品，小品中有个脑筋急转弯的题，一直让我奉为真理，那就是：青春痘长在别人的脸上自己才不担心。还真是这个道理，每天从自己身边穿来穿去的人多了去了，好看的不好看的都有，但只要和自己没有关系，就根本不会在意谁长成什么样子，即使是最丑的那个人，自己也不会留有很多印象，因为和自己无关。但是一旦和自己有了关系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轻松跳过去。

下午我强迫自己看教案，想明天上午上课的内容，可是一想到张啸笑时眯成一条线的眼睛我就没有办法看下去，我开始叹气--这都是

什么事儿啊，我开始恨月老，估计是那个老家伙不小心睡着了，而且绝对是睡到流口水、打呼噜，把我脚上的线给扯错了，肯定是，哼。

虽然我极其不希望时间过得快些，但是时间并不认同我这个人有点儿可怜，所以还是按照正常的速度前进着。到了傍晚吃晚饭的时候我开始急躁起来，开始想着怎么对那个叫张啸的说，想来想去我决定只要他不提关于男女恋爱方面的事我就装作不知道，我权当是一个喜欢诗词的人和我在交流诗词而已，不做任何他想。

晚上六点半的时候，我开始有点儿心烦意乱，真是，这叫什么啊，一个普通的约会怎么搞得跟上刑场似的，这叫什么事儿？那个张啸还用发胶？那个味道真是有点儿让我无法接受，嘟嘟倚着我的床栏杆一个劲儿瞅着我乐：十八，之前你不是说只要他长得像个人的样子，你就跟了他吗？人家长得也确实是人的样子啊？

我开始叹气：要说人啊，千万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了，我这不就把话说得不可收拾了？

我开始穿衣服，慢慢腾腾地系着鞋带，看着手表差十分钟到七点了，我才不得不出了女生楼，朝咖啡厅走去。已经是晚上了，校园里昏黄的路灯已经开始亮了，显得没精打采的，像是我的心情。我朝自己手心里面哈了气，想让自己变得暖和一些，拐过几个宿舍楼，透过咖啡厅的玻璃门，能看见里面?不少人，也是，毕竟是周末，很多情侣都会选择这个相对温暖的地方，耳鬓厮磨一番--别人的浪漫，自己的心痛啊，我开始祈祷千万不要遇到熟悉的人，不然丢人就丢大发了。

第44节：第二十章·爱情春天被雷劈(3)

在咖啡厅门口，我深呼吸了一下，然后推门进去，四处张望找那个叫张啸的家伙。我仔细看了一圈也没有看见张啸，不会还没有来吧？我一边发愣一边往里面走，咖啡厅中间有个隔间，有几阶楼梯，里面是另外一个大的房间，我准备上楼梯，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顺着声音看，是佐佐木和自习室里面见过的女孩。我脸一红，真是怕见熟人还是遇见了，他们对面还坐着几个人，回头的时候我看清了，是小淫还有肖扬和饼小乐，我真的有点儿无地自容了。要是让他们知道我和张啸在这里见面，天，会是什么后果啊？

我尴尬死了，有点儿进退两难，佐佐木笑着朝我招手：十八，你找人还是有事儿，这么巧，一起过来坐坐吧，平时也没时间见到你。

我小心翼翼地看了周围一下，确实没有那个张啸，但是不是在隔间的座位，就不好说了。我慢慢凑过去，小淫往旁边让了一下，我有点儿胆战心惊地坐下，还回头看了一下咖啡厅门口，还是没有张啸。小淫碰了我一下：哎，十八，你怎么跟做贼似的，怎么了？

肖扬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笑，我心虚地看了小淫一眼：没有，这个事情，真是……

我又看了小淫一眼，一下子有了主意：你帮个忙吧？

小淫笑嘻嘻地看着我：什么忙？除了入洞房的事情，都可以帮。

我撞了小淫的胳膊一下：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正经？真是的。

肖扬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十八，什么事情？小淫不帮我帮。

我像是见到救星一样，也顾不得什么礼节了，拽着肖扬的胳膊：那就好，这件事情就是你什么话都不要说，只要听我说话就行，当然我说的都不是真的，就是为了应付一些事情而已，知道吗？我说什么你不要惊讶，只要听着就行，那个我先进去里面的隔间，隔十分钟后你再进去找我，知道吗？隔十分钟后。

肖扬有点儿忍不住想笑，点了下头：好吧，我十分钟之后到隔间找你，你放心吧。

我深呼吸了一下，站起身，开始往隔间里面走。我站在隔间楼梯上往里面看，看见最里面的台子边上有人向我招手，果然是张啸，不知道头发上打了多少发胶，被灯光照得一闪一闪的。他还穿了一件西装，但是西装的大小显得有些不合身，也难怪，男人的西装哪儿有张啸这种身材的？我硬着头皮走了过去，在张啸对面坐下，张啸朝我笑：十八，你来了。

我低着头答应了一下，没有看张啸，不知道为什么一旦想到他眯成一条缝的小眼睛我就浑身起疙瘩。张啸竟然把椅子往我身边靠了靠，问我：外面冷吗？

我应付地答应了一下，没有想到的是，张啸竟然把他瘦小的双手伸了过来：十八，来，我给你暖暖手吧，看你冷的。

我吓了一跳，慌忙把自己的手拿开，这是怎么了？什么跟什么啊？天啊，我才第一次跟他见面而已，我瞪着张啸：不用。

张啸收回手，我看见他边上的腿不停抖着，这都是什么习惯啊？我一本正经地看着张啸：我只是给你那个专业上了两堂选修课，其实我对诗词的理解和学习也是很肤浅。

我开始把话题往别处引，张啸朝后面甩了一下头，其实发胶固定住头发之后怎么甩都不会有什么变化，真是不知道他这个习惯有什么作用，他一甩头发，我的心就会跟着咯噔一下，跟过敏似的。

张啸顿了一下：哦，我忘了，十八，你喝什么？

我摆手：什么也不用，喝水就行，我对咖啡过敏。

张啸诧异地看着我：是吗？咖啡也会过敏？

张啸朝我后面打了个响指，过了一会儿，有个服务生过来了，张啸对服务生说要两份卡布奇诺，这个名字我第一次听说，我并不知道那玩意儿究竟是什么东西。张啸脸上的青春痘被灯光照得一亮一亮的，他转脸看着我：十八，我约你，不是为了什么诗词，你误会了。

我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不是，不是为诗词?

张啸的眼睛又笑成一条线：十八，你真是单纯得可爱。

张啸说出可爱那两个字的时候，我的身体猛地一抖，像是被人踹了一脚一样，难道男生追女生都是这个套路？张啸突然叹了口气：哎，十八，像你这样的女生真的很少，多好的性格！但是很多男生就是不喜欢，说你是个假小子，我真是替你抱不平？我和他们不一样，我绝对鄙视他们的想法，真的，我对你这种性格很欣赏，从里到外的欣赏，真的。

我心里真不是滋味，这是骂我还是夸我啊，合着我还得感谢他欣赏我？服务员送上两杯卡布奇诺，我看见一堆的咖啡泡沫，张啸抬头刚想说什么，我感觉有人碰了我一下，我回头，看见是肖扬，我松了一口气--大哥，你终于来了。我站了起来，拽住肖扬的胳膊：张啸，这是我男朋友，叫肖扬。

张啸一愣，我看见肖扬也是一愣，我拽着肖扬坐下：肖扬，这是张啸同学，我给他们工程学院的学生上过诗词欣赏的选修课，张啸约我谈一些关于诗词的事情。

第45节：第二十章·爱情春天被雷劈(4)

肖扬开始反应过来：这样，好事儿啊，现在很多人都不喜欢古典诗词了。

张啸很小的眼睛努力睁着：十八，你有男朋友?

我装模作样地点头：是啊。

张啸不自在地看着我：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诧异地看着张啸：可是你也没有问我啊，你不是约我谈论诗词的吗?

张啸哼了一声：我不是找你谈诗词的，算了，我先走了，你们接着聊。

张啸的神情变得很不好看，起身的时候甩了一下头，差点儿被椅子绊倒，快速地朝外走了。我松了口气，天，这都什么跟什么啊？我转头，看见肖扬笑嘻嘻的眼神，我避开他的眼神：我们出去吧。

出了隔间，我朝佐佐木和小淫的桌子走过去，我扑通一下坐了下来，疲惫得要死。肖扬跟在我后面，也挨着饼小乐坐下，小淫笑：十八，你让肖扬帮什么忙啊?

我趴到桌子上没有说话，肖扬嗤笑：帮什么忙？我客串了一下十八的男朋友。

小淫拿胳膊肘撞了我一下：真的？哎，十八，怎么有人看上你了，但是你没有看中？我就是说嘛，中国男多女少，不会剩下你的。

我叹了口气：是，你真是神仙，中国男多女少是不假，我的爱情春天啊，被雷劈了，而且是霹雷闪电，外加冰雹子，把我砸得一点儿信心都没有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你小淫诅咒的，说什么从男人的角度出发不看好我……

佐佐木身边的女孩扑哧一笑：十八真有意思，太逗乐了。

肖扬开始对小淫和佐佐木描述张啸的长相，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缝隙钻进去，小淫笑得身体不停乱抖：十八，是真的吗？真是苦了你

了，那小子叫什么来着，肖扬?

佐佐木忍着笑：不会吧，哪个专业的? 有机会好好看看。

我恨恨地看着小淫：哼，都是你瞎说，说什么从男人角度出发不看好我，这下满意了吧? 以后不要乱说话。

饼小乐朝我笑：十八，没事儿，将来真的嫁不出去，就让小淫娶了你，谁让他乱说话了。

我哼了一声：得，还不如让我一头撞墙死了算了。

小淫斜着眼睛看着我：哎，这叫什么话，千万不要赖上我，打死我也不娶你这样的。

佐佐木朝小淫坏笑：要是打不死你，打个半死就娶呗。

第46节：第二十一章·他不是那样的人(1)

第二十一章·他不是那样的人

小淫直接就给了佐佐木一拳：哎，怎么都跟我较劲啊？

佐佐木揉着被打疼的肩膀，皱了皱眉头：开个玩笑会死啊，真是，下手这么狠。

我有点儿虚弱地摆了摆手：哎，你们不用担心，听说21世纪流行独身这个玩意儿，我也赶回时髦，来个独善其身，一个人饱全家饱，多好，哼。

佐佐木身边的女孩笑：十八，你倒是很看得开啊？做人就应该想得开，哪天找个白马王子，气死他们。

我刚要说话，无意中看见咖啡厅的门被推开了，易名和一个女孩一起进来了，易名周到地拉着咖啡厅的门，让女孩进来，女孩笑得很开心，小淫碰我好几下我才回过神来。我扭头看见小淫吊儿郎当地笑：十八，你的梦中情人和你的情敌一起站在你面前了，你什么感觉啊？哎，我怎么看不出易名有什么好，哎，你干什么……

我拿脚踢了小淫一下，然后低下头，我实在不能保证自己的面部表情能变化成什么德行，我不想让易名看见我，该死的小淫竟然开始和那个女孩招手，还乐不颠儿地说了一声：嗨！

我听见女孩和小淫打招呼，然后我听见易名喊我的声音：十八，你也在这儿？

我努力保持自己的面部表情：是，有点儿事儿……

小淫比较欠揍地补充：噢，十八是来相亲……

我再也忍不住了，拿胳膊肘狠狠地撞了小淫的胳膊一下，可能用的劲儿大了点儿，小淫竟然倒在了饼小乐身上，小淫恨恨地握着拳头在我面前比画了一下：哼，你要不是女的，我肯定让你后悔活了这么大了，真是，哼。

肖扬咳嗽了一下，看着我：哎，十八，你和小淫好像格外爱掐架似的，小心啊，越是这样就越是容易产生……

我和小淫几乎同时喊出口：你住嘴！

饼小乐一笑：看看，连口气都一样，怕了你们了，接着打啊？

我的眼角看见易名笑吟吟地让女孩点东西，易名笑得让我有不舒服的感觉，好像是一种伤感和失落，要是这种笑容是对着我多好？我心不在焉地问了句：阿瑟呢？

小淫扑哧一笑：他啊，被小麦缠住了，小麦的腿不能乱走，阿瑟这次当了回老妈子，而且还要听小麦讲变形金刚和米老鼠的故事，真是服了小麦，估计隔天该给我们讲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了。

我叹了口气：要是能当小孩子也不错，没有烦恼，要不当个白痴也行。

小淫撞了我一下：不会吧你，生活多美好啊，就这么一次相亲就把你打击成这样了？

我起身告辞：你们慢慢聊，我回去了，明天事儿还挺多的。

佐佐木笑：十八，你忙吧。

我起身的时候肖扬也站了起来，推了饼小乐的肩膀一下：我也有点儿事儿，先走了。

说完肖扬看了我一眼：等我一下，十八，我们一起走。

我和肖扬一起出了咖啡厅的门，在推开门的时候，我从玻璃中看见了易名的影子，他始终笑嘻嘻地看着他对面的女孩，笑得很甜蜜，这种甜蜜从我的眼睛酸涩到我心里，像是冰块破裂一样扎破了我的眼神，算了吧，认了吧。

从咖啡厅里面出来，已经冬天了，让人不得不清醒地面对季节的轮回和温度，我不自觉地打了哆嗦，肖扬把他大衣的领子竖了起来，看着我：很冷吗？

我摇摇头：不是，主要是刚出来有点儿凉，我开始朝宿舍走，听得见自己踩踏在落叶上的声音，很脆，肖扬点了一支烟：你好像经常

和小淫吵架?

我哼了一声：那是他老惹我，可恶的臭小子，就是打不过他，不然非暴揍他一顿不可。

我握了自己的拳头一下：他真是有钱人家的少爷，没事儿可以谈谈恋爱，喝喝咖啡。

肖扬诧异地看了我一眼：你不知道吗？小淫，阿瑟没有跟你说过小淫?

我开始一头雾水：什么，说什么啊?

肖扬吸了一下烟：小淫不是有钱人家的少爷，你误会他了，他刚上大学的时候，境况比你还惨，但那小子是很不服输的一个人，靠着自己的双手一直很乐观地生活着。现在他不仅自己供自己读书生活，还供着山区的几个学生上学的费用，他其实很棒的，你别看他一跟女孩在一起好像没有个正形似的，但是人不错。

我有点儿惊讶，没有想到小淫是这样一个人，一时有点儿发愣。肖扬笑了一下：哎，你是不是以为跟阿瑟在一起的人都是有钱的主儿？其实阿瑟这个人也不错，他老爹老妈有钱他当然跟着有钱了，阿瑟这些年也没少帮助别人，光是捐给希望工程的钱就不少了，现在还供着咱们学校研究生院的两个研究生。其实对于有钱人而言，他们把钱拿出来帮助别人，是好事儿，就是人家不拿出来别人也不能说什么，有本事自己也赚钱成为有钱人啊！我们专业有对双胞胎，也是很有钱，那哥儿俩才是充分享受有钱人的生活，每人一个几十万的赛车摩托，彪悍豪华，都是国外直接进口的，没事儿就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在学校里面乱窜。赶上周末，家里加长的名车就会开到学校里面接他们，就连上个普通的专业课也拎着笔记本电脑，典型优裕的生活。阿瑟和小麦都大二了，家里的车从来没有来学校接过他们，都是自己打车回家，他们人不错，他们没有在朋友面前显摆自己如何富有，对朋友绝对真诚，真的，十八，你可能有些误会了。

肖扬这番话让我有点儿措手不及，我没想到会是这样，我一直以为有钱人和非有钱人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所谓井水不犯河水，看来真诚不是我的想当然。尤其是小淫，我开始有点儿佩服他的生存能力了，我之前还以为他是个纨绔子弟，我突然很想笑，原来每个人的人生都不是别人眼睛中的想当然，我过于自以为是了，我摇了摇头。

肖扬扭头看我：十八，我想去看看小麦，你去不去?

我点点头：也好，明天我没时间了，看看小家伙去。

我和肖扬一起去了阿瑟在校外租的房子，敲门的时候我听见阿瑟懒散的声音：谁啊?

肖扬答应了一声，过了一会儿门开了，阿瑟看见我有点儿意外：十八? 你怎么来了?

我点头：我过来看看小麦，他怎么样了?

阿瑟笑：死不了，活得比谁都舒坦，小麦是把自己的幸福嫁接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家伙。

我跟着肖扬进了房间，看见小麦舒服地把腿搭在凳子上，在电脑前玩着游戏，看见我就笑：十八，我可想你了，你怎么都不来看我?

肖扬笑着用手指弹了小麦的脑袋一下：小样儿，要求还不少，腿怎么样了?

阿瑟扔了一支烟给肖扬：哼，他舒服着呢，上哪儿都得我抱着他，还别说，我抱惯了女孩，突然抱个大男人，还真是不习惯，呵呵。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肖扬伸手给了阿瑟一拳：死性不改。

阿瑟往后躲了一下，笑：怕了你，怕了你了，你正经你正经。

我坐在小麦身边，小麦聚精会神地打着游戏，我看着小麦：哎，家里人知道你腿伤到了吗?

小麦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不知道，要是知道肯定会让我回家的，我可不想回家当个幼儿园小孩子。

小麦突然按下暂停键，小脑袋鬼鬼祟祟地看着我，声音很小：十八，你知不知道啊？肖扬说他喜欢你来着？

我吓了一跳，推了小麦脑袋一下：小孩子瞎说什么？小心我揍你。

小麦揉了一下脑袋：是真的啊，那天他自己说的，不信？我给你问，哎，肖扬……

第47节：第二十一章·他不是那样的人(2)

我赶紧捂住小麦的嘴巴，阿瑟和肖扬同时转过身，看着我和小麦：怎么了？哎，十八，你干吗捂着小麦的嘴巴？

我手忙脚乱地用手使劲儿掐了小麦的胳膊，小麦发出几声呜呜呀呀的声音，又点了几下头，我放开手：没事儿，没事儿，小麦这小子有点儿不地道，想揭我短来着。

小麦喘了几口气，我严厉地瞪了小麦一眼，他咬了咬嘴唇没有再说话，阿瑟来了兴趣，疑惑地看着我：不会吧，你还有什么短我们不知道的？小麦说说看？

我赶紧说：刚才，刚才我跟小麦说，说我小时候掏过鸟窝来着，不仅掏过鸟窝还来了个赶尽杀绝，连鸟蛋都给煮着吃了，就这事儿。

阿瑟嘿嘿笑：好啊，还有什么糗事儿，都说了。

我摆手：没有了，那个，我该回去了，明天周一，事儿多。

肖扬看了我一眼：我和你一起走吧，我也该回去了。

阿瑟点了下头：行，你们回去吧，有肖扬和你一起走，我不送你了十八。

我回头看小麦的时候，可恶的家伙在偷笑，我在心里哼了一下，心想等他腿好了我再修理他。

出了小区，肖扬侧着脸看了我一眼：刚才，小麦想说什么？

我转开眼神：没有，没有什么，他就是想说我坏话。

肖扬顿了一下：如果按照小麦说话的逻辑，他会先喊阿瑟的名字，对不对？可是他刚才先喊了我的名字，你不觉得奇怪吗？我很好奇。

我有点儿慌，没有说话，加快脚步往学校方向走，肖扬也没有再问，一路上沉默着，只能听见脚步声和呼气的声音。

到了学校我松了一口气，看了肖扬一眼：我快到女生宿舍了，拐过去就是了。

肖扬抬了一下衣领：我送你过去吧。

我着急地摆着手：不用，真的不用，我自己可以过去。

肖扬看着我：你是怕丢人呢，还是有什么顾虑?

我有点儿解释不清，不敢再说话，肖扬送我到了女生宿舍楼下，我匆忙说了声谢谢，就要踏上楼梯的台阶，感觉有人拽了我的胳膊一下，转头的时候看见一飞笑嘻嘻地看着我：十八，你做了什么灰溜溜的事儿了，怎么低着头没精打采的，这个是--你的朋友?

我看见一飞旁边站着一个高个子的男生，估计是一飞的男朋友，我有点儿结巴地给一飞介绍肖扬：这个这个，是会计专业的，叫肖扬，是阿瑟的朋友，刚才我们正好去阿瑟那儿，所以就一起回来了。肖扬，这个是一飞。

肖扬朝一飞点了一下头，然后淡淡地看了我一眼：那十八，我回去了，再见。

看见肖扬转身走了，我彻底松了一口气，一飞也告别了她的男朋友，跟着我上楼，嘴里不闲着：十八，你跟他什么关系？他为什么送你回来？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啊?

都说一个女生相当于五百只鸭子，这话这个时候看起来真的不是假的，一飞这个时候绝对不止是五百只鸭子。

第48节：第二十二章·让我心动的偶遇

第二十二章·让我心动的偶遇

回到宿舍，嘟嘟就开始问我晚上的约会怎么样了，我真是不愿意张口解释，一飞扬扬得意地看着嘟嘟：我看见了，挺不错，身高也很高，和十八挺般配，和你们同一个专业，都是会计专业，叫肖扬，其实我认识他。

苏小月诧异地看着我：十八，不会吧，你晚上一下约会两个?

一飞看着苏小月：什么两个，就一个啊，我就看见一个而已。

嘟嘟坚决地说：那绝对不是同一个，约十八的那个身高还不到一百六十厘米呢，而且是工程学院的一个男生，留着发哥的头型，用很多发胶……

一飞拽了我一下：十八，有这事儿? 我怎么不知道?

我慢慢脱掉大衣，有点儿心不在焉，嘟嘟开始对一飞解释关于张啸的事情，一飞听得一愣一愣的：是吗? 还有这事儿，我说十八怎么没精打采的，看来是被惊到了。

我坐在床沿上发呆，苏小月神秘兮兮地凑过来：十八，那个肖扬是怎么回事儿啊，他送你回来了?

我瞪了苏小月一眼：什么怎么回事儿，小麦的腿摔坏了，我和他一起去阿瑟在校外租的房子看看，回来的时候就一起回来了，他是出于礼貌送我到女生楼，能有什么意思? 真是，就数你，唯恐天下不乱，不看我笑话你会活不下去吗?

苏小月嘿嘿笑：十八，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张啸下午约你的那会儿不是我给你解的围吗? 我哪儿有那么差劲儿啊，不是关心你吗?

一飞坐到我身边：十八，说正经的，那个肖扬口碑不错，就是爱踢个球，玩个游戏的，人还不错，没听说有女朋友，就是一点不好，他已经大三了，明年就毕业了。时间上是短了点儿，哎，要是人家有意思，你别老是糊里糊涂的。

我没有说话，其实不是肖扬不好，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和肖扬走在一起我老是有些不自在的感觉，也说不清楚到底是哪里不自在，但就是不自在。

我随手拿过教案，想着明天的上课内容，嘟嘟趴在床上，咬着一本书的角笑嘻嘻地看着我，看得我有点儿心里没底，我转过头不理嘟嘟，她奸诈地笑了几下。

星期一早晨，我实在不愿意起床，外面的温度让人太留恋被子，我起床的时候苏小月咕哝了一句：瞎折腾。

我没答理她，穿好运动鞋，戴好手套，还带着轻微的哆嗦下了楼，往学校操场跑去。我琢磨着怎么也得运动一下，要不然我会更加赖床的，一旦习惯了赖床就会变得没有计划性了，我现在没有任何权利破坏自己的计划，而且必须严格遵守。

操场上的人已经变得很少了，看来是逐渐降低的温度起了作用，我开始绕着操场慢跑，感觉自己哈出的气都变成白色的了。篮球场上玩球的那个好像是阿瑟，我看着身影像，还有一个人，没有看清楚，小麦腿受伤了，看来阿瑟打不成网球了，又不得不起早，看来只能扔篮球了？

我跑了两圈的时候阿瑟开始招呼我：十八，别跑了，看着你跑步，眼晕得很。

我放慢了速度，回了阿瑟一句：你玩你的篮球，干吗看我跑步？哼。

走近篮球场地，我才看清楚和阿瑟一起玩球的是大雄，大雄朝我点了一下头，阿瑟顺手把篮球扔给我：十八，投一个看看能不能进去？

我拿起篮球的时候想起了易名那天教我投篮的情景，睹物思人，有点儿伤感，我把球扔上去，没有进，弹到大雄的身边。我摇摇头，大雄抓起篮球投了，动作很漂亮，阿瑟拽我一下，扭头朝大雄喊：哎，你自己玩儿，我找十八有点儿事。

大雄哦了一声，阿瑟拽着我顺着操场的跑道走着，我警惕地看着他：哎，你看仔细了，我是要钱没钱，要命一条，你可别打我的主意。

阿瑟笑：你还真敢说，我要你的命干什么？既不能当古董有升值空间，又不能换点儿别的东西，放在家里还得浪费粮食养着你，我亏大了。跟你说正经的，这事儿本来早就应该跟你说了，谁知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先是你把我们给冷了场，小麦又摔了一下，所以给耽搁了，幸亏昨天小麦提醒了我，不然我又给忘了。

我抿了下嘴唇：到底什么事情啊？

阿瑟朝我伸出手指头，笑：两件事，对你绝对是有利而没有害。第一件，上次喝酒你赢的钱怎么处理？我们男人说话算话，这玩意儿不能不说，钱在我这里。第二件，昨天小麦没有乱说，你走之后我问小麦了，肖扬说过他喜欢你的，那天在场的人都听见了，小淫、佐佐木、饼小乐、陆风、小麦，当然还有我，估计你当时喝得迷糊睡着了，可能没有听见，现在我跟你说了，你说这两件事情怎么办吧，别又跟我装迷糊。

我有点儿不知所措，阿瑟看着我嘿嘿笑：肖扬也不错，正儿八经的一个人，不比易名差到哪儿去，要不你和他好好交往交往，省得你一看见易名就失魂落魄的，这么大的人了，整得忒没有出息了，小麦都说你这人有时候很没有谱儿了。

我不大好意思：那个，那个问题是，我一看见肖扬就不自在，也不?道为什么？就浑身不自在。

阿瑟奇怪看着我：为什么啊，他又没有把你甩出去，不应该啊，他也没有得罪你吧？

我摇了摇头：这件事就不要再说了，我就当你没有说过，你也别告诉肖扬你跟我说过这件事，行不行？

阿瑟摊开手：好，那第一件事情呢？

我打断阿瑟：我是赌酒不是赌钱，你把钱还给那天在场的人吧。

阿瑟黑着脸：那不行，男人说话哪儿有不算话的？再说，你那天根本没有说你不赌钱，如果不是后来的事情影响了大家的情绪，你敢说你不会收下那些钱吗？

我张了张嘴，竟然有点儿哑口无言，想了一会儿跟阿瑟说：哎，反正我寒假要用你的电脑，说不定还要用你的房子，就算我的费用……

阿瑟嘿嘿笑：得了，真是不爽快，平时不磨叽的人这会儿跟谁学的这么水性？该你拿的你就拿着，要是平K赢了，人家眼睛都不眨就收下了，显得你清高还是怎么的？又不是我们的捐款，是你自己赢的，你还一个劲儿地掰扯什么？给你了。

阿瑟塞给我一个信封，转身就往大雄身边走，我咬了咬牙，我他妈的装什么清高，我是和平K拼了八瓶啤酒换来的，为什么不拿？我又不是圣人。我把信封装到口袋里面，朝大雄走过去，大雄把篮球扔给我，我又玩了一会儿。

回到宿舍洗漱完毕，已经快到上课时间了，周一基本哪个专业都有课，所以宿舍中很多人都忙得很。嘟嘟和一飞竟然互相穿错了袜子，也不知道她们的眼睛都长到了什么地方。苏小月把腰身勒得跟贫困山区的孩子似的，还是嫌不够，嘟嘟催着苏小月快点儿，苏小月一边咬牙切齿地勒着腰部一边说：快了，快了，就好了。

我感慨地吃着泡面，想象着当苏小月未来的老公抱着苏小月纤细的腰身，那是什么感觉啊？肯定不晓得这丫头当年费了多大的劲儿，甚至是使出吃奶的力气才勒出这么迷人的腰身。做女人，真是不容易啊。

我拿着教案和课本先出了宿舍楼，今天我们系的课在综合楼上，走到综合楼楼梯的时候，我看见朱檀已经拎着录音机进去了。我开始加快脚步朝楼梯上跑去，想帮朱檀拿着录音机，顺便打个招呼，可能是我跑的速度快了，直接踏上第二阶楼梯的时候我脚下一滑，身子开始朝后仰--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了，我心里暗暗叫苦，惨了，

我非得朝后摔下不可，我开始尽力往前扳着身体，想抓住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感觉自己的身体被人从后面托了一下，我没能倒下去。我松了口气，回头对那个扶我的人说：谢谢，真是很谢谢……

我身后的人是个男生，他抬头冲我一笑：没有关系，举手之劳，以后走路小心。

那一瞬间我惊呆了，我还以为是小意，和小意简直太像了，连神情都像！我回过神，往旁边让了一下，让那个男生先过去，看着他的背影，我有点儿发呆，真是不敢相信天底下竟然有这么相像的人。我收回思绪，快步上楼，因为已经到了上课的时间了，朱檀应该已经在等我了。

我跑到我们系上课的教室，朱檀果然在看着手表，我赶紧跑过去，朱檀看见我笑了一下：今天有事情?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不是，可能是手表慢了，所以我看错时间了。

我感觉说谎的滋味真是不舒服，但朱檀好像相信了，笑吟吟地看着我：今天不会紧张了吧？已经有过两次经验了，应该不会紧张。

我点头：今天不会紧张，我尽量好好发挥。

第49节：第二十三章·小时抱我的男生(1)

第二十三章·小时抱我的男生

当我站在本专业的学生面前，这一次我不仅没有紧张，相反，还有些意气风发，想来应该是年少时的争强好胜和表现欲在心里作祟，所以这两节课，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并且表现得比之前都好。因为没有紧张，所以也不会有所顾虑，中间休息的时候我看见朱檀朝我笑，好像有赞许，不然就是我太得意了，把朱檀简单的笑容夸大其词了。

我听见夭夭一个劲儿地朝我嘘声，还有小诺。我没有抬头，我怕自己忍不住笑起来不大好收场，所以我始终当没有听见，其实那时我并不知道易名到底坐在哪个位置，我也不好意思直接抬头去看易名，我特别希望快点儿上完课，很想装作不经意地看看易名到底是什么反应，这是我的初衷。

等到两节课上完的时候，我嘘了一口气，感觉终于完成了任务。还是朱檀作总结，下课的时候朱檀借走了我手里的教案，我开始转头找易名，我看见夭夭笑着朝我招手，有人碰了我一下，我回头，是易名，易名照旧笑得灿烂：十八，应该叫你老师还是同学？厉害啊，我还以为你就有跟男生打架的本事呢？真是很意外。

易名这么说的时候，我开始兴奋，至少说明他注意我了，同时我也觉得自己很可怜--易名的一个笑容，我竟然就可以变得开心，如果没有这个笑容，我就会悲伤吗？

我刚刚和易名并肩走出教室，就看见之前那个女孩朝易名欢快地跑过来，易名眼睛中的笑意一览无余，温柔地看向那个女孩：又没有课了？到处跑。

女孩嘿嘿笑：我昨晚不是说了等你下课的吗？真是，忘了。

易名的手指轻轻刮了一下女孩的鼻子，女孩调皮地吐了吐舌头，易名回头看我：十八，我们先走了，回见。

一句轻巧的我们先走了，隔开我和他的距离。我很想大笑，我和易名就连从综合楼的四楼教室走到综合楼的门口都不可以，阿瑟说对了，一个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并不会因为对方变得优秀不优秀而转而去喜欢对方，我错了。

我叹了口气，趴在走廊的栏杆上看着易名和那个女孩慢慢转过一个楼梯又一个楼梯，一直转出综合楼，这时我觉得自己特像一个要饭的，我是那么期待易名能回头看我一眼，哪怕就一眼也好，虽然我知道，这个回头对我而言真的没有什么意义。

我无聊地把头转向别处，意外地看到在我的斜对面，肖扬正倚着栏杆，看着我的方向。我吓了一跳，估计自己刚才的表情已经被肖扬全部看在眼里了，我发愣的时候，肖扬朝我点了下头，我也下意识地点了头。肖扬慢慢朝我的方向走过来，我开始变得不自在，就像两只猫掐架时竖起身上的毛，肖扬靠近我，笑：十八，你怎么一看见我，就跟看见陌生人似的，我好像没招过你吧?

我尴尬地笑了一下：不会吧，我好像没有你说得那样吧。

肖扬淡淡地笑了一下：今天在这儿有课?

我点头：是啊，刚上完，你们也在四楼上课?

肖扬哦了一声，我感觉场面有点儿僵，没有什么可说的，肖扬抿了一下嘴唇：十八，晚上学校的录像厅放映的几部片子不错，要不我们一起去看吧?

我紧张了一下：我，我晚上有家教，完事之后也是十点多了，估计不行。

肖扬突然往我的身边靠了一下：那我去接你怎么样？你去什么地方家教？反正我也，也没有什么事情干，你一个女生晚上回来晚了不太方便。

第50节：第二十三章·小时抱我的男生(2)

我感觉自己身上的猫毛忽地又竖起老高，我开始犯愁，不知该怎样开口回绝。我张了张嘴还没有说出话，有人往我背后一趴，吓了我一跳。我回头，看见小诺嘻嘻哈哈地朝我咧嘴笑：十八，你今天的表现帅呆了，我还以为你就是个男人婆呢，没有想到你那双铁砂掌还能写诗词，小看你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偶像了。走啊，偶像，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黄瓜?

肖扬扑哧一笑：你就这么对待你的偶像，一根黄瓜就打发了?

小诺朝肖扬扁了扁嘴：你不知道冬天的黄瓜可是比夏天时贵，一根黄瓜能买夏天的一堆黄瓜了，哼，咱们走，十八。

小诺拖着我往楼下走，我终于松了口气，幸亏小诺过来，不然太尴尬了，换我请她吃黄瓜我也认了。冬天的黄瓜再贵也不可能比黄金贵，这绝对是真理，下楼的时候小诺碰碰我：十八，那个男生是谁?他怎么一直在看你?

我没回头，拽着小诺的胳膊：别瞎说，人家说不定在看你，你刚说请我吃黄瓜的。

和小诺走到综合楼外的台阶，我想起了早晨自己快要摔倒时在我后面伸手托我一下的那个男生，不由自主想到了小意--人生有时候真像是玩笑，小意，多少年没有见面了，甚至连音信都没有，那时候的青涩像是山楂水没有兑糖，很涩。

现在想来我慢半拍的日子简直就从小时候便已经没有办法逃脱，我快要上小学的时候，父母作了一个决定，准备让我和小我一岁的弟弟同时上学。这个决定的后果就是我必须要在幼儿园的学前班就读两年，看着和我一样大的人都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而我还只在幼儿园的大班里混日子，心里实在是不好受。

小意本来不是我们这所幼儿园的，是另外的幼儿园的学生，但是我们幼儿园的周老师好像是小意的舅妈，所以小意在我混日子的幼儿

园里待了几个星期。他的座位就在我后头，每天都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不是翻看图片书就是用手托着脸一脸思考，从来不像别的男孩那样唧唧喳喳，所以我对他很有好感。还有就是小意很干净，穿着的衣服永远都是白色或者别的浅颜色，但他绝对不会把衣服整脏，任何时候都是干干净净的。

那个时候我很百无聊赖，幼儿园的那点儿东西我已经能过目不忘了，再努点儿力就能倒背如流了。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将来还会有那么多伤心痛苦的事情等着我，如果知道我就算是拼了命也要离开那一年的时间。

在幼儿园的日子除了看小人书就是做游戏，我们做的游戏类似于老鹰捉小鸡，但一旦跑散了就没有规则可言，只要能捉到对方的人就算是赢。小时候我的过人之处还在于自己超有蛮力，力气大到没有别的小朋友可以抓住我，我很容易就能挣脱别人。有一次玩游戏小意突然从后面抱住我，我用手使劲想分开小意的手，那家伙的力气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我怎么也挣脱不了。小意的双手紧紧扣住我的腰，最后我只好承认自己输了他才放手，一副很得意的样子，即使我摆出一副很想揍人的凶狠相他也只是笑着，而我也不可能真去揍他，因为幼儿园的老师是他的舅妈。

后来小意就没有再出现在我们的幼儿园，我也没有见过他。再后来我上了小学，一个实在不怎么样的小学，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级，一个班级大概有三十人，全校所有班级的学生加在一起才二百人左右，幼儿园的孩子数量也在不停地缩水，玩具和操场都开始闲置。学校在一个小山头上，冬天冷得要命，四周空空的，很有泰山顶上一棵葱的感觉。山下还有一条铁路，十天半个月也没有一辆火车穿过，在我们学生经过的地方还有一个铁路工人像模像样地维持秩序。我经常会认为那条铁路也是一个摆设，我和几个同学经常玩的游戏就是拿出几个一分钱或者二分钱的硬币放到铁轨上，希望有火车经过把它们轧扁，后来因为火车经过的概率很低，硬币很少有被轧扁的机会，而且

那个年代一分钱和二分钱也不是没有用处的，我想有人把我们的硬币拿走了也说不准，因为五分钱就能买两个胶皮糖。而我每天都和弟弟一起上学，我们在同一个班级，现在想想我都不相信那曾经是我的小学生活，而那时我也没有再去想小意，也不知道小意在什么地方读他的小学时代，虽然我还记得他七岁时的样子。

我是班上年龄最大的一个，所以不会有人敢欺负我，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级来了一个留级的男生，因为我的身高在班级上是最高的，所以和那个留级生坐在一起。留级生很凶，经常欺负我，我怎么努力也打不过他，基本每天他都会找碴儿，我每天都会挨打，要是去告诉老师，挨打就会更严重一些，所以我基本上不敢告诉老师。那时有很多不喜欢读书的男生会在外面混日子，他们中经常会有擅长打架的人，在学校里的男生即使再擅长打架也很害怕校外混日子的男生。我有个亲戚叔叔，他家的两个儿子都比我大三四岁，早就初中毕业了，而且很不爱念书，尤其是二儿子，经常愿意和别人打架，而且在打架中因为下手狠而很有名气，很多人都怕他，后来他知道我在学校受欺负就在放学的时候到我的学校找那个留级生，狠狠修理了他警告他以后不准?欺负我，我第一次感觉出了一口气。当时有很多人围观，我突然就看见了小意，五六年的时光过去我还能立即认出他，他在围观的人群之后拍着篮球，看来是我们学校闲置的篮球场地起了作用。他还像小时候那样穿着白色的运动衫，还是干干净净的，脸上始终是温暖的微笑。他笑着看围观的人群和我，我想他可能是来我们学校打篮球玩的吧，那一瞬间我很欣喜的，很想跟他打个招呼，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那种反应，小意很淡然地看着人群没有什么别的感觉，我看不出任何别的。我最后还是没有过去打招呼，因为我觉得小意并没有认出我是谁，只不过是插班读了几天的幼儿园，怎么可能认出当时的人呢？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可笑，围观的人群渐渐散了，小意也朝和我相反的方向走了，我看了他的背影好几眼，他没有回头，那天回到家我感觉自己挺失落的，为的什么我不知道。

第51节：第二十三章·小时抱我的男生(3)

第二次见到小意是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那时的清明节我们都要去当地的烈士陵园扫墓。我六年级时学校组织大家去烈士陵园扫墓，我看到了小意拿着他们学校的校旗，一年不见发现小意好像更帅气了，我默默地看了他好一会儿，他没有看到我，还是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没有一点儿灰尘。他和别处的同学打招呼，很高兴的样子，扫墓结束后我从山间小路回家了，走过山头转弯的地方我又回头看小意，阳光洒在他身上，像是金色的天使，我想他怎么可能想起我是谁呢?

小学毕业后上了初中，竟然发现我和小意在同一所中学读书，而且我的班级就在小意隔壁，上课下课的时候经常可以看见他。从那天起我发现自己开始喜欢上小意了，虽然我不断提醒自己不可以不可以，但感情这个东西一旦产生了是没有办法说停下来就能停下来的。我开始变得有点儿郁郁寡欢，每天看见小意时会经常怦然心动，看不见的时候会觉得失落，可是看见了又能怎么样呢?小意一脸酷酷，从来都是我行我素，我很少能看见他微笑的样子，那时候我很希望小意能认出我，能认出我这个曾经和他在同一个幼儿园待过几天的人。那时我就觉得小意的侧影很漂亮，我的同桌是一个很秀气的男生，有时候我会让他侧身坐着，然后我在旁边看着同桌的侧影，想象小意的身影。

课间的时候我经常会在操场的小树旁一边和同学聊天一边在人群中寻找小意的身影，有的时候会很不小心对上眼，我会变得很狼狈，但是也会很欣喜--反正小意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没有必要太过不好意思。那时候应该说是情窦初开吧，学校和家里对早恋这个词语都过于敏感了，而我也更是敏感，只是在心里想想，想想而已，只是暗恋了第一个自己喜欢的男生。那时候小意的声音是那么的好听，小意的眼神是那么纯净，没有一丁点儿杂质，小意的微笑像天使一样无邪。

这样的男生一定会有很多女生喜欢，当时我后座的女生没事的时候就和我谈论小意。她也喜欢小意，我只是默默地听着，听着后座的女生谈论小意的喜好，竟然也觉得是一种幸福，我想我一定是发疯了。有一次上课我快迟到了就拼命地向教室跑去，正好和从教学楼里出来的小意撞到了一块儿，小意皱着眉头看着我，我一边说对不起一边不知所措，心里慌慌的，同时还有一种叫做兴奋的东西在蔓延。小意说以后注意点儿，这句话是我们在幼儿园分别后的第一句话，我兴奋得写了七天的日记。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会看见小意有意无意看我的眼神，每次我都会像触了电一样没有出息地躲开。小意的眼神像是阳光一样温和，他看我的时候嘴角都会轻轻地笑，我在想他是不是认出了我还是别的什么，但是想不明白，至少每个看我的瞬间我都会很兴奋，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家伙。

好景不长，我们刚上初中不久，小意就转学了，转到当时比较重点的一个中学。他来学校办转学的那天我正在上体育课，我看着他慢慢走出学校，我就一直看着，心里的失落是那么大，想到以后再也无法见到我就很伤心。小意走到校门口的时候忽然回过头，我不知道小意是在看学校还是在看什么，我只是呆呆地看着小意，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看到了我，那个呆呆的我。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小意你认出我了吗？小意走出了校门，再也没有回头，那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寂静的晚上发呆了好久，后来我哭了。

初二下学期全市举行运动会，好多个学校的学生唧唧喳喳地聚在一起，为某个第一名而努力奋斗。我出去买东西吃的时候正好是男子短跑准备比赛，我看见了一个全身穿着白色运动衫的男孩正在做准备运动，我觉得好熟悉，然后抬头看着他，竟然是小意，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小意是那么的从容，还是那么的帅气那么的酷，我也不想买东西了，直接就跑了回去等着看有小意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我欢呼得比谁都厉害，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我旁边的同学很怪异地

看着我，问我：你很懂得短跑吗？我白了他一眼，有什么不懂的，不就是谁跑得快谁就赢嘛。那一场小意获得了冠军，我竟然欢乐无比，傻笑着拍着自己的手，旁边的同学很无趣地瞪着我说又不是咱们学校赢你高兴个屁，我愣了一下赶紧说是呀是呀我记错了。休息的时候我又出去乱转，在场地门口撞见小意，小意很温和地朝我笑：你还记得我吗？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变得艰难，我不知道小意是问我记得初中时候的他还是幼儿园时候的他，我和小意面对面站着，后面有个人不小心撞了我一下，我没有站稳，往前倒了一下，靠在小意的肩膀上，小意伸手扶住我，我脸红得不成样子，小意笑：一会儿我还有接力赛，快要进场了，我告诉你我家里电话号码，记得找我。小意说出电话号码后就急忙进场了，可惜的是我的智商在关键时候出了差错，我身边没有带笔，一会儿工夫我就忘记了。后来小意又参加了接力赛，成绩也很不错，那个运动会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其实想想也很傻，原来自己喜欢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不是为自己哭为自己笑，自己的心都会跟着受到牵动，即使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遗憾，像我这样的女生简直太普通了，普通到茫茫人?里面随便一伸手就一大堆，就像市场上零售的大白菜。我曾经奢望小意能够认出幼儿园时候的我，可是现实不是童话传说，小意怎么可能认出我呢？像他那种优秀帅气的男生即使只是看我一眼，我的幸福就会达到极限，我还能有什么怨言呢？

第52节：第二十三章·小时抱我的男生(4)

准备考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骑车上学，后来发现小意在对面的路上也骑车上学，我看着他，他也好像想起什么似的看着我，两个人在一条马路的两侧，各自骑着自己的自行车，慢慢错身而过。这一次比较浪漫的是我们彼此看着对方，后来我又回头看小意的背影，小意也恰好回头看我，我突然之间就变得很高兴，好像过年似的。我不知道小意为什么看我，可能是因为我曾经和他在一个学校读过书，曾经见过我这个人而已吧，或者是埋怨我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但我就是很开心，内容对我而言不是很重要，我不知道小意为什么看我，但他看我就足够让我幸福了。

后来上了高中，很巧合的是小意也和我在同一所高中读书，但是彼此很少见面，因为不是一个班级，因为高中的学生实在太多，多到没有办法从很多人当中认出自己想要认出的那个人。而且事情过去了很久，在没有见面的日子里我渐渐忽略了那个小时候曾经抱过我的男生，小意可能没有认出我，即使认出我，估计也是在他初中的记忆中，他的记忆不会往回走太远，即使回去很远恐怕那部分记忆中也没有我的份儿。

我们之间在高中最为浪漫的一次是一个冬天的中午，放学的时候有很大的风，我和同学顶着风走，前面有一个人，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听到我和同学说话就转过身，用背部迎着风走，而他的眼睛就那么纯净地看着我。这时候我才发现他是小意，我也抬头看他，我们相互注视了几秒，我开始心慌，于是用很快的脚步准备超过他，在我们相互错身那刻是我们从幼儿园以来最近的距离，只有半米的距离，小意的眼光还停在我的眼睛上，我的眼光已经移开了。错身后我眼角的余光看见小意也转过身体朝我的方向，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回头。事后我有些后悔，但是回头又会有什么意义呢？小意还是不会认出我，在

他纯净的眼睛中，我的成分是什么呢，也许是遗忘。此后再也没有看见小意，上大学后就更没有任何消息了。

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喜欢上小意，那时候纯净得就像娃哈哈纯净水，没有杂质，没有贪恋，即使是心动也是那么的坦然和安静，但是小意却不知道。其实即使知道也没有什么意义，他会喜欢我吗？十几年后的梦里有时候还是会梦见小意，只是那时的大致轮廓，始终看不见他的脸和眼睛，不知道过了这么多年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的眼睛是不是还像纯净水那样清澈。我只有摇头的份儿，在梦里小意从来没有跟我说什么，只是那双眼睛尽管看不清，但却始终安静地看着我。

初次的暗恋距离我的人生越来越遥远了，但是有时候我却记得越来越清晰，很多东西都已经没有办法回头我比谁都知道这个道理，可是那个时候付出的青涩怎么就可以那么的眷恋和幸福，哪怕是一个个瞬间。

第53节：第二十四章·臭小子气死我了(1)

第二十四章·臭小子气死我了

回到宿舍我百无聊赖，可能一飞说得对，我确实是有一些剩余的精力没有地方消耗，可是这也不能怨我啊。

小诺还真是遵守承诺，请我吃了一根黄瓜，不过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帮着她写一封情书。哼，就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根黄瓜换一封情书，问题是可恶的丫头是在我把整根儿黄瓜完全吃光了之后才说出这个条件，我可怜兮兮的，连个黄瓜根都吐不出来了，根本没有办法反悔。小诺跟我说着她大概想表达的意思，让我尽量婉转含蓄，把她身上淑女的风度给描绘出来，我咬着圆珠笔的头看着小诺的陶醉状态：哎，小诺，我咋就感觉你身上全是三八的风度，哪儿显着有淑女风范了？

小诺瞪了我一眼：有种，有种你把黄瓜吐出来啊？

我无奈地摇头：我不吐，冬天的黄瓜，很贵的，哪儿舍得啊？

我彻底戗倒，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啊，这话还真不是盖的。小诺的梦中情人就是经济管理专业的大雄，我第一次发现男人和女人的喜好完全不同，大雄说不上帅气，但是彪悍有余，整个身材就是一个北极熊二代，可是小诺就为了大雄这个北极熊二代似的彪悍男生有点儿茶饭不思了，甚至是夜不能寐。这个小诺身高不过一米六左右，体重可能还不到五十公斤，就这么一个娇小的人也有剩余的精力？我还以为只有我这种身材威武的女生才有剩余精力呢。

按照小诺的要求，我人工制造出一封情书，写的时候不觉得，写完一读，那感觉绝对比俩猫掐架时候竖起的毛还高。我一哆嗦，把情书给了小诺：得，你哪儿来哪儿去吧，我可受不了。

小诺冲我甜甜地笑：十八，下次还请你吃黄瓜。

我在心里哼了一下，下次？下次吃黄瓜之前，我非要你小诺写个契约书不可，一定要写明请我吃黄瓜没有一丝人为利益，以为我傻

啊？哼。

下午是两堂微积分，我最不喜欢的课程，我的微积分书还是崭新的，没有怎么翻看，我还在愁着怎么复习呢。上课前我很早就到了教室，也没什么事儿干，把书放在座位上，跑到走廊瞎溜达。我从三楼往下看，意外地看见小淫拎着袋子和佐佐木往楼上走，估计他们下午也在这儿上课，佐佐木抬头看见了我，朝我招呼：十八，来这么早？

小淫冲我嘿嘿笑了一下，和佐佐木一起上了楼，朝我走过来，我朝佐佐木笑：你们也在这儿上课？

佐佐木点头：是啊，两堂计算机理论，无聊透顶，不过小淫爱上这种课。

我没好气地哼了一声：他？他的思维能跟正常人一样吗？

小淫没答理我，把手里的袋子扔给佐佐木，从里面拿出小的包装袋还有一瓶水，撕开包装，估计这家伙还没有吃午饭，小淫自顾自地吃了一口，然后看着我：十八，你吃饭了吗？没吃和我一起吃算了。

我嗤笑：就是没吃，也不和你同流合污，成什么样子了。

小淫一本正经地看着我：什么同流合污啊，真是的，我不嫌你脏已经够给你面子了，老佐多年的哥们儿我都不跟他一起吃东西，哎，你不要不识好赖人。

小淫说着靠在我旁边的栏杆上，拿水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哎，十八，是兄弟呢，才跟你说实话来着，你呀，还是留个长发，修个眉毛，脸上也跟别的女生似的多搽几层类似面粉的东西，再去买几件小花褂小花裙子之类的东西，往身上一穿，对，还要买支口红往嘴上涂涂，绝对有回头率。老佐，你说是不是？

佐佐木忍住笑：小淫，人家十八不惹你，你怎么老是惹人家啊，真是的，那还是十八吗？

小淫一脸坏笑：我不是为了减少十八将来嫁不出去的概率吗？你看十八现在，哪儿像个女人啊，活脱就是一个大男人，悲哀啊……

我哼了一声，甩开小淫搭在我身上的手：谢您老关心，嫁不嫁出去这事儿不影响地球自转，你吃自己的东西吧……

小淫突然往我眼前凑了一下，小淫的脸距离我的脸一下子变得只有十几厘米，吓了我一跳：哎，你干什么？

小淫转过头看着佐佐木：哎，老佐，十八的皮肤还成，不糙，就这一点还能冒充一下女人……

我气哼哼地给了小淫一拳：你神经病啊，怎么没个正经的。

小淫扑哧一笑：咦？十八也会不好意思？奇了怪了，十八，你知道啥叫不好意思吗？你怎么脸红了？做什么亏心事了？

我开始有点儿挂不住了，佐佐木一把拽住我：哎，十八，你别生气，小淫就是这样爱胡闹……

我听见下面有人喊：老佐，你们干什么呢？

我低头往下看，是阿瑟和肖扬还有饼小乐，刚才喊话的是阿瑟。过了一会儿，阿瑟领着饼小乐和肖扬上来了，阿瑟看见我就笑：十八，你怎么了？喝醉酒了还是怎么了，脸红成这样子？

佐佐木解释：不是，是被小淫气的，哎，阿瑟，小淫这臭小子没事儿就惹十八生气，太不地道了。

肖扬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阿瑟转身看小淫：哎，你小子吃饱饭撑的？

小淫咬了一口三明治，嘿嘿笑：还没有吃饱呢，怎么可能撑着呢？我也是为十八好，不能咱们兄弟都成双成对了，就落下她一个形单影孤的多不好？

我哼了一声：用不着你操心，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饼小乐开始笑：阿瑟，你还别说，上次在咖啡厅的时候肖扬就说小淫和十八爱掐架，他俩还不承认，连生气的口气都一样。还真是这样，他俩到一块儿就吵嘴，那个叫什么来着，不是冤家不聚头，对不对，对不对？

我瞪了饼小乐一眼：瞎说什么啊你。

小淫喝了一口水：对，饼小乐，你瞎说什么啊？小心我女朋友听见后揍你。

饼小乐嘿嘿笑：看看，看看，连语气都一样。

阿瑟皱着眉头：好了好了，你们没完了是不是？边待着去，十八，我有正经事儿跟你说。

我看着阿瑟：什么事儿啊？

阿瑟挠了挠头：就是学生会的宣传部部长，那个人和我还很熟，是人文学院的，我们没事儿一起打牌的时候说起你有文采的事情了，他想认识认识你。他叫元风，也是大三，明年就毕业了，想帮着宣传部物色几个人选，你有兴趣不？

我笑了一下：哪儿有时间啊，以后再说吧，对了进学生会，有没有钱赚啊？

小淫跳过来，拿矿泉水的手搭在我肩上：哎，十八，你就不能高尚点儿？不要钱钱钱的，太俗，学生会没有钱可以拿，但是可以给你一些扬名立万的机会，是不是阿瑟？

阿瑟把小淫扒拉到一边：吃你的东西吧。十八，那就找个机会你们认识一下吧，我们走了，快要上课了，十八，我们先过去了。

说完阿瑟领着小淫、佐佐木接着上楼了，他们的课在四楼上，饼小乐和肖扬的课在三楼的东面教室，饼小乐笑嘻嘻地冲着小淫招手，肖扬倚着栏杆看着楼下，转过头，看我：十八，古时候是不是有个大诗人写过一首诗，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的意思好像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不是？

我点了下头：是啊，怎么了？

肖扬笑：所以说，我是旁观者，旁观者清，是不是饼小乐？

第54节：第二十四章·臭小子气死我了(2)

饼小乐摸着脑袋糊涂地看着我：十八，什么旁观者清啊，不懂，肖扬，你怎么就成旁观者了？十八，你明白吗？

肖扬盯着我的眼睛，诡异地笑：十八怎么会明白呢？十八是当局者，当局者迷啊。

我有点儿不高兴：哎，我当什么局啊，整得稀里糊涂的，我知道什么啊？我上课去了。

说完我就进了一会儿要上课的教室，这个肖扬，整得我稀里糊涂的，真是。

下午的课上得没有太大意思，我不大喜欢微积分，不是无穷大就是无穷小，没有个确切的准数。我比较喜欢一是一二是二的东西，最好天下的事情都是1、2、3，顶多就再加上个0，多简单，一看就会。我不喜欢微积分，换言之，微积分估计也不大喜欢我，是主啊还是上帝之类的神人说过一些话，说是什么跟什么都是相互的，上课的时候我看见易名坐在我后边隔了两排座位的地方，好像在看什么东西，很出神，有次还轻轻地笑了，哎，我是对人欢笑背人愁啊，易名真的就对我一丁点儿感觉都没有吗？要命。

数学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头发有些谢顶，看来是教了一辈子的数学了，我开始佩服这个老师了，讲了一辈子无穷大和无穷小，竟然还没有厌烦，始终是笑眯眯地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工整地写着微积分的公式。看着一堆公式的时候我终于领悟出一件事情，难怪我天生是个穷光蛋，无穷大和无穷小的符号都是∞，说白了就是8这个数字放倒了，你想啊8是表示发大财的数字，发要是倒了，那就大发了，我竟然不喜欢这个符号，我哪辈子能发大财啊？看来白扯，我就喜欢了0、1、2、3，真是没有出息。

我感慨地摇着头，侧着脸的时候看见小诺在努力写着什么，好像感觉不满意，不停地擦着，有次竟然拿橡皮擦蘸着口水擦。真是，这

丫头平时看着挺讲卫生的，这时候，哼，太差劲儿了，以后打死我也不借她的橡皮擦用了。

我愣神的时候，感觉有个什么东西打了我一下，我回头看见一个小纸条，我捡起来打开，是许小坏写的，我回了一下头，看见许小坏和夭夭并排坐着，朝我笑，我看见纸条上写着：十八，你啥时候给我介绍阿瑟认识啊，我等得黑发快要变白了。

我回了一下头，也没有看见许小坏的脑袋上有什么白发啊，我在心里哼了一声，没有答理许小坏。这个小丫头，竟然给别人搭桥，把易名搭给别人了，我心里能舒服吗?

微积分课下课后我怕许小坏纠缠我，我提前就跑了出来，顺着走廊慢慢朝下走，走到楼梯口的时候，阿瑟和小淫、佐佐木正好刚到四楼往三楼的楼梯口，阿瑟看见我就喊：哎，十八，正好，正好，我们要去玩篮球，就差一个人，正好，你帮着补一个人数，反正你也挺剽悍的，能唬人一阵子。平K那小子关键时候就掉链子，一会儿肖扬他们就下来了，老佐你去拿篮球。

佐佐木答应了一声，我有点儿为难：晚上还有家教……

小淫皱着眉头看着我：距离晚上家教还有三个小时，你是蜗牛还是蚂蚁，要这么早走？一场篮球不过四五十分钟而已。

我正要说话，许小坏和夭夭蹿到我身边，许小坏兴奋地拽着我：十八。

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我无奈地看着阿瑟：哎，阿瑟，帮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许小坏，这个是夭夭，我们同一个专业的。

许小坏微笑地冲阿瑟伸出手：你好。

阿瑟有点儿不大自然地看了我一眼，快速和许小坏握了一下手：你好。

许小坏刚想说什么，阿瑟伸手拽了我一下：十八，走吧，再磨叽就没有什么时间了。

我还想回头和夭夭和许小坏说点儿什么，小淫推了我几下，我就跟在阿瑟后面下了楼，走到一楼的时候，阿瑟转头看我：十八，那个什么，你认识的女生我不想掺和，真的。

佐佐木揶揄地笑：哎，阿瑟，你不会是改邪归正了吧？还是不想十八为难？

阿瑟坏笑地转身给了佐佐木一拳：让你小子拿个篮球，至于这么婆婆妈妈的吗？小淫来，群殴了老佐。

出了教学楼的大门，饼小乐还有肖扬懒洋洋地等着我们，阿瑟笑：走吧，我们直接去篮球场。

我说我还拿着微积分的书呢，小淫看着我，嗤笑：大姐，拜托你，这些书往哪儿随处一堆就成，没有人偷这个玩意儿，又不是武侠小说，要偷也偷点儿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春宫图之类的东西，对了十八，你有这样的收藏没有……

我再也忍不住了，拿着微积分的教科书咬牙切齿地奔着小淫就冲了过来，小淫直接拽过肖扬挡在我的前面，我刚想转过肖扬去揍那个臭小子，小淫直接把肖扬往我前面一推，于是我猝不及防和肖扬撞到了一起。肖扬的两只手举在胸前，我的额头直接撞到肖扬的下巴上，我看见肖扬的喉结动了一下：十八，你，你没事儿吧？

第55节：第二十四章·臭小子气死我了(3)

我揉着被撞疼的额头，恼怒地看着小淫：臭小子，你给我过来！

我看见佐佐木在偷偷地笑，小淫躲在佐佐木身后，阿瑟从旁边伸手敲了小淫的脑袋一下：哎，不带这样的，你有点儿欠揍了，小淫！

小淫笑嘻嘻地靠近我：十八，我错了，你大人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成不?

我顺手给了小淫一拳：臭小子，你气我上瘾是不是?

小淫揉着肩膀，朝肖扬苦着脸：肖扬，十八打人还真是疼，一点儿也不像女生，女生打人那叫粉拳，跟按摩似的，十八，你看好了，要这样打，温柔无骨，嘴里还要说，哎呀，你坏你坏你坏，知道吗?你那叫铁砂拳，不知道你小时候是不是吃了混凝土。

我气得快要发疯了，我转过别的方向：我不玩了，你们玩吧。

阿瑟拽住我，伸手给了小淫一拳：得了，有劲儿一会儿打球的时候使，这会儿装什么英雄?小淫，你有没有完了，干吗老是找十八开涮，小心我们群殴了你。

我恶狠狠地瞪了小淫一眼，没有说话，大家到了篮球场地，大雄和陆风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男生已经等在那儿了。阿瑟大致分了一下人，朝我笑：十八，你篮球技术也好不到什么地方，能传个球就阿弥陀佛了，只要能传个球就成。

小淫嘿嘿笑：要是连球带人都进到篮球筐里面，你十八就绝对是名人了。

肖扬推了小淫一下：哎，小淫，你没完了，是不是?

小淫笑着摆手：有完，有完，这就完。

其实我并不会打篮球，传球也就是能扔而已，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防守的时候，防守我的人竟然是小淫，本来我就看着这个臭小子不顺眼，没有想到他还防守我，搞得我手忙脚乱，中间还被小淫一横

手臂撞了一下。我的胳膊感觉很疼，完了只有十分钟，小淫突然一皱眉，看着我：十八你别打了，边上待着吧。

我一愣，阿瑟看着小淫：哎，你发什么神经?

小淫冷着脸看了我一下：阿瑟，算了，我们这边少一个人也成，十八别打了。

大雄嚷：为什么啊？打得好好的。

小淫开始朝阿瑟嚷着：哎，十八太碍事了，你说打个篮球，碰到了不合适，不碰我还怎么防守啊，碰到她了，碰到哪儿也不合适，还怎么玩篮球啊?

饼小乐嘿嘿笑：小淫，平时你也不在乎这些啊，你不是巴不得……

我瞪了饼小乐一眼，饼小乐把后半截话咽了下去，我拿手里的篮球往小淫身边的地上使劲儿一掼：神经，你以为我要玩啊，以后再找我做这种做蜡的事情，你就是王八蛋，哼。

我气哼哼地转身走了，我听见阿瑟喊我：十八，十八……

我拿起扔在地上的微积分书，没有回头，直接往宿舍楼走。

第56节：第二十五章·他吻了别的女生(1)

第二十五章·他吻了别的女生

我带着一种能够杀人的心情回到了宿舍，嘟嘟和苏小月正在抢着一本书，嘟嘟看着我黑着脸感觉很奇怪：十八，你怎么了，谁又欠你钱，还是你欠别人钱被追债了？

我哼了一声：该死该死的小淫，以后我要是再答理他，我就不是个东西！

苏小月翻了一下眼睛：哎，你本来就不是个东西嘛。

我大吼一声：苏小月，我要和你决一生死！

苏小月瞪着我：十八，你疯了？你自己说说，你是什么东西，是个面包还是个馒头，或者是个牙膏还有洗面奶？你是哪样？

我被呛得无话可说，只好连着哼了几下表示自己心情极度的不爽和愤慨，苏小月快速坐到我身边，眯着眼睛看我：十八，小淫怎么着你了？是不是欺骗了你然后又想不负责任……

嘟嘟推了苏小月一下：不要诋毁我的梦中情人。

我无奈地看着嘟嘟：得了，人家还不知道你在梦里等着他呢，嘟嘟你别犯傻了，那叫傻狗等夜狼，概率等于零，等于零……

苏小月盯着我：你说正事儿，小淫怎么着你了？

我费劲儿地咽了下口水：那个臭小子简直是，真是受不了了，一起玩个篮球，还是他和阿瑟起哄让我去玩的，玩着玩着我还没有什么意见呢，他倒是来了脾气，说是让我边儿待着去，说是碰哪儿都不合适，简直是，哼？

苏小月往我身上撞了两下，往后退：没有啊，我撞了你两下，没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啊？

我抓了一袋方便面，没有答理苏小月，可恶的丫头，就知道挤对我，苏小月忸怩地朝嘟嘟笑：嘟嘟，其实十八应该理直气壮地说，小

淫，你碰啊，我身上没有什么不能碰的地方，有本事你碰啊？对不对？嘟嘟，好容易遇到个帅哥……

我朝苏小月扔了一本书：哎，不要挑战我的耐性，知道不？我现在屁股下面就是火山。

晚上是高中生的家教，今天是数学，高中生和小学生正好相反，差的科目是文科，数学还成，最头疼的是英语，我也奇怪，对国外这个乐队那个乐队都感兴趣的人怎么会极其厌烦英语呢？很多孩子都是从歌曲里面学习英文的，估计是英文歌曲里面没有A、B、C、D的选择或者书面用语的程序。

高中生的母亲一看就是持家有道的女人，家里家外收拾得很利索，我每次去，都会给我沏上一杯菊花茶，热热的，看着就让人感觉温暖。高中生对我也是很尊重，老师长老师短地叫着，每次我走的时候也都会送到门外，很客气。

今天高中生有点儿古怪，很想问我什么事情又好像不方便开口似的，我开始鼓励高中生：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就问啊，难道你想等到高考的时候在考场上问吗？

高中生笑了一下：老师，不是那个问题？是……

高中生摸了摸脑袋，很不好意思地看着我：老师，你在我这个年纪，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谈过恋爱啊？

我吓了一跳，盯着高中生笑嘻嘻的脸：好小子，你早恋。

高中生紧张地嘘了一下：小声点儿，这事儿我就跟你说过，我爸妈不知道，哪是早恋啊，初中才是早恋，高中已经不是早恋了，老师，你谈过没有？

我尴尬地喝了一口水，我心里很想说的是：就我这样的，谁能看上我啊？

但是我还是很体面地温文尔雅地解释：这个问题嘛，我是一心扑在学业上，男生女生都一样，要以事业为主过早涉入情感生活，对将

来那个发展，不是很好。儿女情长，为什么说儿女情长呢？就是因为英雄气短吗？是不是？现在你首要关键的事情就是考大学。

高中生笑：老师，你一门心思扑在学业上，怎么才考了这么个一般的大学啊？

我黑着脸：怎么才考了这么个一般的大学？我智商低，行了吧？

家教完后我还在路上想，现在的孩子真是开化得早啊，什么事情都懂得了，哪儿像我们？不能说我们，应该说我，我读高中的时候也有很多男生女生穿着漂亮的情侣装，也互相表达爱意，可能多年过去之后这些事情未必就不好，即使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也不能乱下定论。

骑车快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我感觉挺奇怪的，因为学校大门口好像站着俩人，但是我不太确定，等到慢慢靠近的时候，我才看清楚，是肖扬和小淫。小淫像是猴子似的来回跳着，没有一分钟闲着的感觉，不是天生的多动症就是冻的，我还没有说话，小淫就朝我喊：十八，够给你面子了吧，两个大男人在这儿等着你，尤其是我，还是这么帅的一个人，几百年不遇啊。

我哼了一声没有说话，肖扬推了小淫一下：你不能老实点儿吗？吃了兴奋剂了？十八，我拖着这小子给你道歉，你说吧怎么罚他，阿瑟说了，就是把这小子压到五台山下也不委屈他……

小淫厚着脸皮朝我笑：瞎说，十八才不舍得呢，十八才不会那么狠心，对不对十八？

我朝肖扬点了下头，没有答理小淫，小淫有点儿急了，拽住?嘟的自行车：哎，十八，你说句话啊？别人不说话我最不舒服了。

我瞪了小淫一眼：你马上给我消失，看不见你我自然神清气爽了。

小淫在我另一边跟我并肩走着：十八，做人不要这么绝吗？我一直奇怪来着，我今天怎么着你了，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啊？

我一时有点儿哑口无言，我还真是没法说--就是你说的，什么碰不能碰的，防不能防的。

我气哼哼朝小淫吼：我自己雄性激素分泌多了，成了吧?

小淫把手搭在我肩膀上笑：这就对了嘛，咱们是兄弟嘛，多大个事儿，还没有邻居家死只猫的事儿大，对不对?

还没等我动手，肖扬就把小淫的手给拿了下去：小淫，你注意点儿，你还真当十八是男生了?

小淫笑：行了，知道了，真是啰唆。

走到学校里面一个有凉亭的地方，我意外地看见松树旁边有两个身影，其实我本人没有什么偷窥的嗜好，但是背着我的那个人的衣服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这套衣服在学校里面除了易名没有别的男生穿过，是李宁炫彩的运动服。我吃惊地看着那个男生的背影，那个镜头是影视剧常有的镜头，我再傻也知道是什么。我的心开始难过地跳动着，看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亲密地接吻，而这个男人是我心有初动的男生，我难过得快要透不过气来了。

小淫不怀好意地推了我一下：别看了，这么幼稚，有时间自己也谈个，亲身体验多好?

我被小淫推得有点儿踉跄了，肖扬伸手扶了我一下：十八，你怎么了?

我估计我的表情肯定是悲伤到了极点，小淫下意识回头重新看了一眼我刚才看的地方，碰了我一下：十八，你，你没事儿吧?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有点儿打战，像是被冷风吹了一样地发抖，我喜欢的男生在吻另外一个女生，这对我无疑就是晴天霹雳，我打战已经是很克制的表现了。我加快自己走路的速度，我看见肖扬疑惑地看着小淫：小淫，十八怎么了?

小淫没有跟肖扬说话，看了我一眼：十八，那个你也快要到了，我和肖扬回宿舍了，今天的事儿别生气啊?

第57节：第二十五章·他吻了别的女生(2)

我都没有回小淫的话，直接快速穿过凉亭的通道，拐向女生宿舍，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锁了车子上了宿舍楼，一飞在我后面喊我喊了好几声我才反应过来，一飞不高兴地推了我一下：十八，你啥时候跟别人学会装蒜了，连我都不答理了？

我苦笑了一下，我还真想装蒜，可惜，不知道装出来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大蒜。

进了宿舍，只有嘟嘟一个人在看小说，其他三个人全部卧倒睡觉了，我有点儿失魂落魄地拿了洗漱用品晃荡到水房，水房已经没有几个人了，直到凉水打在我的脸上的时候我才恢复了意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有没有哭过。因为我脸上流淌的水我一直误以为是自来水，所以我就装作自己没有哭过，一飞刷牙的时候看我：十八，你怎么了，一副发呆的样子，谁惹你了？

我拿毛巾慢慢擦着脸上的水，慢慢转头看一飞：哎，你说，要是，我是说比如，一个打比方的例子，要是你很喜欢一个男生，但是那个男生和别的女生接吻，你会有什么感觉？

一飞喷了一口牙膏水：切，这么没有创意，要是我男朋友呢，我会去抽他。

我嗤笑，没有说话，是啊，易名和我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我只有抽自己的份儿而不是埋怨别人的份儿，有什么法子？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这个人世间的情啊，烦。

一飞神经质地看着我：十八，不会是你喜欢上谁了吧？

我朝一飞笑：哪儿能呢？你听说过我喜欢过谁？看了一个电影故事，为女主角感慨而已。

一飞开始洗脸：呵呵，想不到你还挺善感的。

我回到宿舍，还有几分钟就熄灯了，我拿出日记本，感觉一脑子的糨糊，握笔的手也跟着不争气，竟然也在寥落地发抖。我想起之前

说起小意的事情的时候说过几句话：生平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

我招谁惹谁了，怎么喜欢的人不是心有所属就是杳无音信，真是没有出息。

还有一分钟熄灯的时候我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易名，那一年的岁月，消融了你和我，而我，差那么一点儿，就爱上你了……

就这么着吧，并且而且也只能这么着了。

第58节：第二十六章·不是冤家不聚头

第二十六章·不是冤家不聚头

到早晨我的生物钟开始苏醒的时候，我开始望着上铺的床板发呆，劣质的木板还有着扎手的毛刺，有时候起床不小心还会撞到头。我不想去跑步了，就想这么发呆、躺着，我感觉我的人生让我很不爽，我不知道易名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大的本事，可以在一瞬间让我变得没有一丁点儿防守，可以在一瞬间让我感觉到很受伤。

我看着上铺的床板，苏小月把她的脑袋从上面伸了出来，诧异地看着我：十八，今儿，你怎么不起床了？平时你不是坚持运动吗？

我哼了一声：你这个丫头，我起床运动吧，你说我吃饱饭撑的瞎折腾，我不起床吧你又这么事儿地嘟囔，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干脆你掐死我算了。

苏小月的嘴张成○形：十八，你今天怎么了？我也没有说什么啊？你吃枪药了？还是做梦被人揍了？谁揍你了，你告诉我，我立马做梦，帮你找回来。

一飞睡眼惺忪地转头看着我：十八，苏小月，你俩神经吗？我们还要睡觉，睡觉。

我躺得实在难受，慢慢穿衣服起床了，准备去宿舍外面遛遛，不是还得活着吗？就算易名今天结婚了，我还是得自己活着，还是得喂饱自己那个时候还不算小的胃口。想到这儿我开始难过，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从这种失落中走出来，关键是每天一起上课，我还是要装作坦然地面对易名。

我没有进入操场，只是慢慢腾腾地靠着操场的边儿站着，操场上已经没有几个人在坚持锻炼了，冬天的气温不断开炼着每一个经历着叫做冬天的人。我冷得有点儿想打哆嗦，我看见阿瑟在篮球场地玩着篮球，旁边还有两个人，不过我没有看太清楚，我转身往后走，我实在不想让阿瑟看着我失魂落魄的样子，看见了备不住又说我什么了。

我抱着双臂往别的地方溜达，距离食堂的早饭时间还早，我也不想回宿舍，不知道怎么的，我就又走到了昨天看见易名背影的休息亭子旁边，还有那棵孤单的松树。甬道旁边的椅子上还有被风吹落的树叶，四处散乱着，我慢慢蹲下，把椅子上的落叶捡了下去，坐到椅子上，抱着胸，低着头，看着脚下的水泥地。这个冬天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怎么会变得这么冷呢？是我的体温过于偏低，还是北京的气温真的就比北方还要冷？我有点儿想不明白这个问题，我宁可希望北京比北方的城市还要冷。

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抬头，看见小淫从校外的方向进来，小淫的身边是另外一个女孩，不是我上次送护手霜的那个。我无精打采地哦了一声，小淫朝他身边的女孩说了一句：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儿别的事情。

女孩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转身走了，小淫手里还卷着一本厚厚的书，我瞄了一眼，好像是什么C语言之类的，书的图片颜色很绚，小淫笑着拿书拍了我脑袋一下：哎，怎么了，一大早晨的，好像是精神不振，受什么打击了？

我懊恼地推开小淫的书：本来就不聪明，再打就笨了。

小淫把书扔到椅子上，一屁股坐在上面，看着我笑：哎，你不会真的受刺激了，就那么点儿事儿，怎么说你是不大不小的一个人了，犯得着吗？

我看了小淫一眼：用不着你操心，你怎么这么早，上哪儿了？

小淫挑了一下眉毛：我的事情不用你关心，说出来你还是受不了，两下一刺激，你还活得了吗？想想你自己的事情吧。

小淫这么一说，我估计他准没有什么好事儿，也不敢再问，但还是有点儿好奇：欸？上次那个女孩不是你女朋友吗？

小淫无所谓地笑了一下：哦，分了。

我嗤笑：要知道就不能送她那瓶护手霜，真是白瞎了。

小淫吊儿郎当地看了我一下：心疼？多少钱？我补给你。

我也笑：没有花钱来的，不是跟你说了吗？路上打劫来的，没有什么成本，根本不用心疼，不用补了。

小淫嘿嘿笑：打劫？这么容易？要不你再给我打劫一个，我好送现在这个。

我也被逗笑了，小淫突然正经地看着我：哎，十八，肖扬那里不好了，你怎么连相处的机会都不给，肖扬是没有我帅，可是人家很正儿八经的一个男生，能看上你算是你运气了，你可千万不要以为你自己一回头，真的还有一片森林啊。比上回你相亲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啸来着，强多少啊？是兄弟才跟你说正经的，肖扬的人品我敢打包票，我发誓。

估计是阿瑟把这事儿跟小淫说了，我抿了一下嘴唇：不是那个意思，是，有点儿说不清，反正肖扬一到我身边，我就不自在，很不舒服。

小淫奇怪地看着我：怎么会不自在啊？人家也没怎么着你啊？

我苦笑地解释着：不知道，哎，跟你说吧，那感觉就像是两只猫掐架时候，互相竖起身上的毛，然后虎视眈眈地看着对方，来回转着圈子……

小淫扑哧一笑，推了我一下：哎，你什么理论啊，互相爱慕的俩人怎么就会跟猫掐架似的，得了，亏阿瑟还在元风面前说你有文采来着，哎，你这叫什么文采？哦，叫你这么说，古人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理解，就平白变成了两只猫互相掐架，还要竖起身上的毛，还要来回转着圈子，要不要瞅准了对方要害狠命一击，让他一辈子爬不起来？

我不甘心地看着小淫：不能这么说，哎，你干什么……

小淫往我身边凑了一下，拿肩膀撞了我一下，坏笑：十八，我怎么觉得咱俩才跟俩猫掐架似的，你看着我的时候，有没有把你身上的猫毛竖起来啊？

我快速站起来，气恼地看着小淫：哼，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

本来我想骂小淫说：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鸟。

但是感觉这句话很粗俗，有辱我的身份，我临时改口：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转身就往宿舍楼走，小淫在我后面笑嘻嘻：开个玩笑而已，你放心，我不会看上你的，用不着这么担心，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拐过休息亭子的时候，迎面和阿瑟走了个对面，阿瑟一脸惊讶：十八，你今天早晨怎么不跑步了？欸？小淫什么时候也在这儿啊？

阿瑟的背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是平K，另一个是肖扬。我哼了一声：不跑步了，我自甘堕落了，哎，我还真是希望晴天呼啦来个霹雳，咔嚓一下把我带到天堂得了，我跟上帝求求情，也混个天使当当，这一辈子也就省心了。

小淫突然跳到肖扬面前，笑：哎，肖扬，你见过有十八这么难看的天使吗？要真是有，那上帝的眼睛一定有问题了。十八，不要指望冒充天使了，就是地狱里面的魔鬼也没有你这种类型，你很难分类啊，把你划分到女人里面吧，女人该有意见了，女人会说女人怎么会长成这样啊，划分到男人里面，你还缺少零部件，难啊……

我的眼睛开始慢慢像哪吒的红肚兜一样，开始有喷火的冲动，我恨不得一把火把小淫这个臭小子烧成道口烧鸡，就着酒吃了算了，我开始转向阿瑟：哎，阿瑟，你不会看着他这么气我都不管吧，你昨天不是跟肖扬说就是把小淫压倒在五台山下几百年都是罪有应得吗？

阿瑟煞有介事地看着我：是啊，我是这么说的，肖扬，平K，你们还等什么啊？

阿瑟、肖扬一转手就把小淫的手臂掰到了后面，我握紧拳头，冲上去对着小淫的后背就是一顿暴打，总算出了口气，小淫不满地看着阿瑟：哎，你们这些家伙，敢出卖兄弟，以多欺少，我不服。

小淫突然一个转身，竟然逃脱了阿瑟和肖扬的手臂，往后一转身和我撞个正着。我的牙齿磕在小淫的肩膀上，震了我一下，更可恨的，小淫的胳膊肘竟然很用力地撞了一下我的胸部，我疼得差点儿叫

出声来，又不能捂住胸部揉，真是尴尬透顶，我只好装模作样地捂着下巴，我的眼泪都快流出眼圈了，肖扬看着我：十八，你没事儿吧?

阿瑟瞅着我：不会牙齿撞掉了吧，那你的牙齿也够不结实的了，女生到底是女生。

小淫肯定是意识到撞到什么部位了，站在我旁边，讪讪地说不出话，我无比尴尬地捂着下巴：没事儿没事儿了，我要回宿舍了。

转身的时候小淫摸着脑袋不好意思地看着我，我恶狠狠地瞪了小淫一眼：臭小子，这笔账我记着了。

回到宿舍，我才敢用手揉着被撞疼的胸部，心里这个气啊，本来我的胸部就不明显，要是这么一撞击，再变得更小了，我这辈子可怎么办啊，我总不能跟谁处朋友都跟人家解释一遍：哦，我这儿原先不小，是受到撞击之后才变小的，真是倒霉。

一飞发愣地看着我：十八，你怎么了，胸口疼还是胃疼?

苏小月伸着脑袋：谁胃长到这么关键的部位了?

我有口难言，干脆不答理这俩家伙，该死的小淫，等着瞧吧，这笔账我非要找回来，我也不是吃素的，哼。

第59节：第二十七章·为什么非要气我(1)

第二十七章·为什么非要气我

到了早上快要上课的时候，我还怀着一种疼痛的心情外带着一种恨不得一把火烧了小淫的心情晃荡到教室，我发现一个事实，当一个人心情很不爽的时候，通常还会遇到一些加深心情不爽的事情。这不，我到了教室还没有坐稳当，许小坏就像是被火烧了屁股一样冲到我面前，板起一副不怎么具有审美价值的脸孔，开始跟我嘚啵嘚说着，说了好长时间我才听明白。许小坏的意思是为什么阿瑟对她爱答不理的。我把教科书抱在胸口，以这样的方式安慰自己还有些疼痛的胸部，估计我的脸部表情也不咋地，我努力装出好心情说我也不知道，许小坏美丽的眼睫毛突然之间就翻出一副六亲不认的架势，问我是不是在中间说了什么坏话来着，我开始有点儿气不打一处来，他大爷的，我又没有吃饱饭撑的，我的眼神也翻出另一副六亲不认的架势，瞪着许小坏：哎，你说话要有根据，我又没有吃饱饭撑的，我为什么要在中间说你坏话？还有，我心肠才不坏，你自己没有处好，你最好从你身上找原因。

许小坏哼了一声：十八，不要以为我不知道，肯定是你说了什么，不然阿瑟为什么不理睬我，我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看我。

我紧紧地抱着教科书，以减轻自己想揉胸部的举动：你有点儿血口喷人了，我和你近无怨，远无仇的，我干吗说你坏话？

许小坏自以为聪明地看着我：哼，肯定是你喜欢阿瑟，怕我跟你抢，所以你说我坏话，我都经常看见你和阿瑟一起有说有笑的，还想骗我？十八，这样是不行的，就算你怎么说坏话，男人的眼睛始终是雪亮的，到最后还是能分辨出好坏人的……

我差点儿气乐了，我忍住笑：对啊，幸亏你提醒我，我怎么没有发现阿瑟很帅呢？还应该仔细研究研究，对了，你要是真这么想，还别说，许小坏，我还是继续说你的坏话好了……

许小坏的表情开始变得像是掐架前的公鸡一样难看，我还没有说完，夭夭从门口进来，朝我招手：十八，门外有人找你。

靠近我的时候，夭夭压低了声音：十八，是帅哥耶，真是养眼耶。

我没答理许小坏想和我干仗的架势，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还怕不要命的，反正我也有这么一条命而已，有什么可怕的，打架？我一米七的身材壮实果敢，还真是不打憷，哼。

我抱着教科书，直接往教室门外走，出了教室门，我开始变得跟掐架前的公鸡似的，因为我看见了小淫，小淫讪讪地朝我笑：那个，十八，我早晨不小心撞的地方，没事儿吧？

我刚要山洪暴发地发出我满腔的怒火的时候，易名在这个时候从楼梯口转了过来，用手扶了眼镜一下，看见我微微一笑：十八，早啊？真是用心学习，走哪儿书本都不离开身边，你肯定会拿奖学金的。

我觉得自己特没有出息，对着易名，我怎么也发不出脾气，只能努力装出平和的神情。易名朝小淫打了招呼，转身进了教室，我转头看小淫的时候，那个浑蛋竟然用一种很同情的眼光看着我，我的牙齿已经咬住了嘴唇，我有点儿歇斯底里地挤出一句话：你，给我滚！

说完我转身就走，小淫一把拽住我的胳膊，用很小的声音说：十八，说真的，要不你还是去医院，做一下检查吧，那个，早晨我转身的时候我的胳膊用的力气真的很大……

我甩开小淫的手，气急败坏地跺了一下脚：真是，遇到你，真是掉煤坑里了，先是被你甩出去摔了个半死，之后又被你这么狠地撞了一下，你成心想废了我是不是？说不定这一辈子就这么毁了，大哥，我叫你大哥行不行，你马上给我消失。

小淫有点儿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我看见上课的老师从楼梯口拐过来了，恨恨地瞪了小淫一眼，转身进了教室，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开始生闷气，等着老师讲课。

第60节：第二十七章·为什么非要气我(2)

直到中午，我胸部被撞疼的地方还是很疼，不敢碰，这个时候我开始害怕了，我害怕自己真的变得还不如半男不女，所以一回到寝室我就找一飞，我拽着一飞到没有人的地方，开始吭吭哧哧地问一飞：哎，你说胸部，要是胸部受到撞击，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一飞皱了一下眉头：十八，是不是你早上捂着的地方?

我点点头，一飞问我：被什么撞了?

我犹豫了一下：就是早晨跑步的时候不小心和一个男生撞到一起，那个男生转身的时候，胳膊肘撞到了我的右胸部，现在还很疼，我有点儿害怕，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一飞试探性地拿一根手指碰我疼的地方，我皱了一下眉头，一飞摸了摸脑袋：按理说不会有什么事情吧，再不济就是个软组织有点儿损伤而已，人的胳膊肘再有力气也不会像钢铁之类的，估计这两天会有淤青的地方。

一飞这么说，我开始有点儿放心了，嘘了一口气，一飞用手点了我一下：十八，你以后小心点儿，没事儿到处乱撞，眼睛不是用来吃饭的，是用来看路的。真是不知道你满脑子想的是些什么，没事儿还能撞到这儿?

中午去食堂打饭的时候，我意外地看见了张啸，这次张啸没有用发胶，也没有穿西装，头型也不再是发哥在《赌神》里面的造型，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张啸这身打扮，多多少少我还有了一丝正常的感觉。张啸也看见了我，有点儿尴尬地和我打招呼，点了一下头。擦身而过的时候我有了一些感慨，有一句成语叫做弄巧成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有时候刻意而为之的事情往往更加的糟糕，还不如什么就是什么最好。

打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一飞之前说的那句话，什么多吃点儿红薯之类的话，更可耻的事情是我竟然打了一大块红薯，我觉

得自己肯定没有过脑子，要是拿着这么大一块红薯回宿舍，那还不是路人皆知了？我愣神的时候，有人碰了我一下：同学，你饭卡掉了。

我回头，看见一张熟悉的脸孔，像小意的柔和的微笑和明净的眼神，我接过饭卡，那个男生也愣了一下：我们好像见过？我好像不大记得了。

我咽了一下口水，有点儿痴呆地解释着：那个上次，上次在综合楼楼梯的时候，我快摔倒的时候，你帮了大忙，我才没有摔倒。

那个男生看着我，有点儿恍然：是，是，呵呵，真巧，我打饭了。

然后我看着那个男生挤进一堆的人群之中，有点儿失落地回了宿舍。嘟嘟和苏小月正在分一个茶鸡蛋，谁都想多分一点儿，说是减肥，但是事实上没一个人肯少吃一点儿，一飞看见我饭盒上硕大的红薯扑哧一笑：十八，看来你还是下了大力气了，不会真的跟红薯较上劲儿了吧？

苏小月的注意力从茶鸡蛋转移到我的红薯上面，疑惑地看着我：十八，你真的相信吃红薯能补充胸部需要？

我脸一红：瞎说，啊，照这么说，食堂的红薯都卖不出去了？男生也有很多买红薯吃的。

嘟嘟趁苏小月不注意，咔嚓一勺子下去，茶鸡蛋剩下三分之一，嘟嘟把三分之二的茶鸡蛋塞进嘴里之后才不以为然地看着我：男生怎么了？男生多吃红薯是为了补充胸大肌的，不信你可以问问，凡是胸大肌结实的男生都是吃红薯补出来……

嘟嘟还没有说完，小苍忍不住笑了起来，我刚想跟嘟嘟辩论一番，电话响了，一飞顺手拿起来，转手扔给我：十八，找你的。

我拿过电话，是阿瑟，阿瑟问我下午有没有时间，有时间的话去他那儿看看小麦。阿瑟有点儿无精打采：十八，你来看看小麦吧，现在，小麦郁闷得像憋屈在笼子里面的鸟儿，见到谁都像见到了亲人，越来越没有良心了，我陪着这个臭小子好几天，真变成保姆了，小麦

偏偏不觉得我好，这会儿就是南边走道儿的叫花子登门冲小麦要点儿钱，估计小麦也会乐得跟见了他二大爷似的，保准多给钱。

我一乐：没有这么严重吧？我下午没有课，吃完中午饭就去看看小麦。

吃完中午饭，我穿了大衣，外面的气温开始变得很低，冬天的风打在脸上让人感觉寒冷，我开始担心晚上的家教，估计骑车回来的时候会是顶着风。

到了阿瑟租的房子，我听见里面有人说笑的声音，阿瑟开门，我进去，看见了肖扬和陆风还有平K，小麦像个大爷似的坐在沙发上，看见我来，不大乐意地朝我嚷：十八，你最不够意思了，好几天都不来看我，要不是阿瑟给你打电话，还不知道要多久你才会来看我，哼。

我笑：哎，你又不是什么重病号，至于吗？合着大家没事儿都得围着你转？要不让阿瑟花钱雇几个人每天陪着你玩算了，省得你见谁都像你二大爷。

肖扬扑哧一笑：十八，什么二大爷啊？

平K不正经地看着小麦：哎，小麦，你有二大爷吗？

小麦拿了枕头砸了平K一下：你们都欺负我。

我挨着小麦坐下，看着小麦的腿，问阿瑟：医生说什么时候能好？

阿瑟笑嘻嘻点了一支烟：没事儿，这个星期就可以随便走了，只要不踢球不剧烈运动就行，反正小麦也没有什么运动方面的爱好，我看这些天老老实实看看漫画书也不错。

陆风突然推了小麦一下：小麦，起来给大家跳个舞，证明你的腿没有什么事情。

陆风推小麦的时候，小麦往旁边侧了一下，然后肖扬没有站稳，也是有点儿猝不及防地扑倒在我的肩背上，我很不自在地试图挣扎站起来，肖扬的下巴卡在我的肩膀上，肖扬的呼吸滑过我的耳边，阿瑟

挑着嘴角笑了一下，伸手把肖扬拽了起来，肖扬站定后有点儿尴尬地看着我：十八，对不起。

我低声说没事儿，转脸看见小麦不怀好意地嘿嘿笑着，我心虚地瞪着小麦：欠揍是不是？好心过来看你，你还笑？

小麦往我身边靠了一下，小声说：十八，你脸红了，真的脸红了，嘿嘿。

我的眼角看见肖扬用脚踢了陆风一下，陆风灵敏地往旁边躲了一下。

第61节：第二十八章·有点乱套的感情(1)

第二十八章·有点乱套的感情

当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小麦喊十八脸红了，由此变得十分不简单的时候，我开始变得尴尬和不舒服，阿瑟倒是很无所谓地在旁边看着笑话，肖扬只是一个劲儿地说着对不起，为了摆脱眼前的窘迫，我没有待上多长时间就说还有别的事情，然后起身跟阿瑟告辞，临走前还是伸手给了小麦的脑袋一个清脆的响声。

出了阿瑟租的房子，我还没有走多远，就听见后面有人喊我，我回头，看见是肖扬。肖扬双手搭着大衣快步朝我跑过来，我一时不知道让自己说什么好，光是傻站着，看着肖扬慢慢走近我，肖扬笑了一下：十八，我和你一起回学校。

我嗯了一声就没有话说了，肖扬侧着脸看了我一下：十八，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啊？为什么每次看见我好像都不大舒服似的，之前第一次在阿瑟楼下见面的时候我说的那些都是玩笑话，你不会为那件事情一直生气到现在吧？阿瑟说你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

我连忙摇头：没有，没有的事儿。

当走到校园里面大门的时候肖扬突然拽了我的胳膊，开始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去，我吓了一跳：干什么？去哪儿？

肖扬笑：不会把你拐卖了的，你们下午没有课，我们去咖啡厅坐坐吧，今天真冷。

我本来想甩开肖扬的胳膊转身走掉，但是一想到之前他送我回宿舍的时候我拒绝了他，他说出的那些话让我有点儿抹不开脸儿，也就没有发作。

肖扬推开咖啡厅的玻璃门，我感受到迎面扑来的咖啡香味和暖和的空气，很舒服，冬天真是一个让人想念温度的季节。我下意识地搓了搓手，肖扬选了一个靠着窗边的位子，直接就朝服务台喊来两杯热

咖啡，咖啡厅里面的人并不多，估计是天气凉了，所以很多人不愿意过来，而且这个时间不是周末，很多人都有课。

我挨着窗边坐下，肖扬把大衣搭在椅子背上，坐到我的对面，当服务人员端上热咖啡的时候，我双手环着咖啡杯子盯着桌面，不敢说话，也不知道肖扬会说什么。肖扬喝了一口咖啡，笑：哎，十八，我看你和阿瑟、小麦说话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吧，怎么跟我说话就这样，有点儿厚此薄彼了。

我解围似的看了一眼窗外：我没有。

说了一句话之后我没有话了，然后像个白痴似的补充了一句：今天，是挺冷的。

肖扬好像有点儿不依不饶，看着我：不说阿瑟和小麦了，就说小淫吧，你们之间说话也不是这样吧？多随便啊，怎么到我这儿就生硬了呢？

我瞪了肖扬一眼：不要跟我提那个浑小子。

肖扬用手敲了几下咖啡杯子，笑了一下，然后没来由地问了我一句：十八，你有男朋友吗？上大学之前的。

我有点儿尴尬，这个问题问的，要是说没有吧，自己挺没有面子的，要是说有吧，明显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我折中地说了一句：这个嘛，那个时候都把全部注意力放到了学习上，所以别的事情很少分心。

我觉得自己真是了不起，关键时候给自己留了不少面子，肖扬换了个坐着的姿势，朝我笑：那十八，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啊？

我觉得肖扬这个问题问得实在太危险了，我想绕开这个问题，于是也是笑了一下：什么跟什么啊？现在才多大啊，再说了，我现在的任务是让自己吃饱饭，别的事情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想。

肖扬刚想说什么，我听见咖啡厅外面的窗户位置有人伸手敲了几下玻璃，我和肖扬同时扭头，看见了大雄、佐佐木还有小淫，佐佐木朝我笑，没个正形儿的样子，小淫抄着手。过了一会儿，三个人推门

进来了，嘻嘻哈哈地凑到我和肖扬的桌子上，佐佐木开始朝我抱怨：十八，你帮我们评个理，我们帮着小淫赶个程序，忙活到现在都没有饭吃，这小子接了活儿，自己不知道抓紧，到人家逼着他交的时候，光是知道把兄弟往死里赶，真是不仁道。

第62节：第二十八章·有点乱套的感情(2)

小淫朝我笑，我没答理他，抬眼的时候看见肖扬懊恼的神情，我朝大雄和佐佐木点了一下头，喝了一口咖啡，然后起身朝肖扬点头：我真的有事儿，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

我转过桌子的时候，肖扬好像有点儿着急地朝我喊：十八……

我装作没有听见，快速开门朝外走，我听见佐佐木不知道问谁：十八，怎么了？怎么看见我们好像很不高兴似的，是不是谁得罪她了……

出了咖啡厅我嘘了一口气，差点儿出了一身冷汗，我真是害怕肖扬说出什么之后我没有办法收场，感情这东西真是难为人啊。

回到宿舍，只有盈子一个人在睡觉，其余的人估计不是上课就是有事儿了，我随手拿起床头的英语书，想看看顺便背背单词。距离晚上的家教还有一段时间，翻开英语书的时候，我和易名合影的照片掉了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在照片掉出来的一瞬间我想到了小意温和的笑容和明净的眼神，易名的脸庞在我的脑海里面开始变得模糊了，尽管我们上午上课的时候易名还和我打过招呼。小意，小意，现在还好吗？在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做些什么呢？

我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把和易名的合影放到了一本自己平时很少翻看的书中，之前经常听人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衣服永远都是新的好，不仅漂亮养眼，而且色彩也好，可是人，似乎永远都是故人好，即使已经不好了还是有一种似乎很好的念想占据着自己的脑海。要说强迫症这个毛病，绝对是人人都有，每个人都在强迫自己想很多美好的事情，尽管很多事情已经不美好了，甚至已经不能美好了。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还能回到之前那个青涩的年代，即使小意还是不能认出我，我也要鼓励自己主动告诉小意，也许潜意识中我根本就是知道真的无法回去了才敢这么想，如果真的能回

去，可能还是要错身，没有解释没有主动没有勇敢，唯一敢做的事情还是看个背影而已。

盈子偏着头看着我：十八，你在想什么？最近我发现你好像老多心事儿似的。

我胡乱地翻着英语书：可能是吧，不然为什么老人总是说女大不中留呢?

盈子摇头：可是十八，我怎么觉着你好像没来由似的，就是一阵一阵的。

我笑：所以说这就是人类进化的败笔了，进化得不利索肯定想什么都是一阵一阵的。对了，嘟嘟和苏小月呢？她们不是没有课吗?

盈子翻了个身：她们？学校不是有个健美操的班吗？嘟嘟去减肥了，苏小月去塑臀了。

我也哼：苏小月纯属瞎起哄，外国黑妞的翘臀谁都能长吗？亚洲人的屁股本身就是往下耷拉着的，再怎么塑吧，如果人家的臀部能搁下一杯水，苏小月就算练个一两年，充其量能搁下一把锅铲子就不错了，嘟嘟去减肥倒是还有点儿胜算。

盈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十八，你说要是告诉苏小月你说她练一大顿之后就能搁下个锅铲子，她还不跟你玩命?

我无所谓地笑：跟我玩命？估计她玩不起，真不是吹的，放倒个把苏小月我还真不是盖的。

晚上是小学生的家教，我摆出一副比较平淡的语气告诉小学生的妈妈寒假我因为要帮着学校老师做一些资料整理，所以就不能回家了，小学生的妈妈有点儿激动，一个劲儿对着我说谢谢，并且承诺之后的家教每小时给我涨五元钱。顿时我的心里也变得跟透心凉似的爽快，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古书上不是说文人要淡泊名利吗？所以钱这个东西还是在自己的心里偷着乐一下就行，不用飞舞着眉毛。

明面的话是这么说，如果用一种不虚伪的说法，我很想说的话就是：出家人不爱财，但是越多越好。

其实这话才是真理，而且是硬道理，连解释的必要都没有。真是没有想到，跳出红尘之外的方外之人却道出了芸芸红尘俗世中生存的根本，祖宗的道儿，高啊。

比较头疼的事情是小学生问了我一道应用题，就是每个人都做过的那种题，一个蓄水池，一个进水口，一个出水口，每分钟进水量是多少，每分钟出水量是多少，问经过多少时间之后蓄水池的水才能满，当然进水量要大于出水量。小学生问我的问题是：老师，既然要蓄水，干吗还留着一个出水口呢？直接把出水口堵住只留一个进水口不就结了？流出去那么多水该多浪费啊？

小学生这么问，我还真是愣住了，当时小学生的妈妈就在我们身边，我要是不回答，似乎显着自己实际应用能力不成，我镇定地想了几秒钟，然后开始解释：这个问题主要是实际应用的问题，既然要有流水口肯定是要用水，不会浪费的，比如说，你爸爸很着急出去，但是出去之前需要把车子擦干净，但是你妈妈呢？也需要用水，比如，做饭淘米或者洗衣服之类的，这些事情需要同时进行，那么进水口需要一直开着，蓄水池里面的水在一个时间之内肯定会同时满足你爸爸妈妈需要用水的量，当然这只是个简单的生活例子，现实中很多更复杂的例子等你长大了，不用别人解释你也能明白。

第63节：第二十八章·有点乱套的感情(3)

小学生很是佩服我地点点头：老师，我就说是你厉害，我们数学老师根本不解释，就知道让我们背类型题，说是背会了就能考高分。

我知道自己这个解释也是漏洞百出，所以也不敢再接什么话，反正这个问题的实际应用也不归我管，小学生的妈妈冲我伸出大拇指，笑：老师还是你厉害，我们家孩子平时谁也不服，自从你给他上家教之后，他就说你好。

我差点儿无地自容了，一直到晚上家教结束，我都没敢正眼看小学生的妈妈。

我骑车回学校的路上还在想着自己举出的例子，我自己都觉得好笑，晚上真的冷了，我开始努力蹬着嘟嘟的破车子，这个时候要是能在暖和的被子里面，再有一杯热水，那肯定能抵挡住寒冷，想到这个我觉得自己身体里面充满了动力，加快了速度。

当距离学校还有三个路口的时候我听到一个不怎么好听的声音，然后我的车子后轮胎瘪了，我下了车在路灯下面看了一会儿，轮胎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但是天太黑我根本看不见。车子是没有办法骑了，我无奈地推着车子往学校走，好在距离不是很远，真是，这么冷的天，竟然扎破了轮胎。

我推着车子过了一个路口的时候，看见前面模模糊糊有个人顺着我这边的路的方向慢慢地朝我走过来，我心里开始紧张，我害怕是打劫的，不是说贼不走空吗？我身上没有什么钱，贼一旦不高兴，手起刀落，废了我怎么办？

我准备穿过马路到对面走，我正要拐车子的时候，听见前面的人喊我：十八，你怎么才回来？干吗不骑车子？

我一听有人叫我名字，松了口气，是认识的人就好。我推着车子朝前走，走近了才看清，是小淫，我没好气地看着小淫：你吃饱饭撑的？你来干什么？

小淫把大衣裹紧了，一只手还拿着一支烟，没有笑，挡在我的前面：十八，早晨不小心撞到你，我真不是故意的，你就说今天，为这事儿我还单独去你上课的教室给你道歉，下午和佐佐木和大雄大家在咖啡厅遇上了，我也是跟你打招呼，你都不答理我，好像咱俩跟仇人似的，搞得大家都不好意思。都是朋友，你还非得让阿瑟出面才成是不是?

我没有说话，小淫吸了一口烟，笑：这不，晚上想单独给你道个歉，咱们私下和好就算了，也别让别人知道咱们为着这么点儿事儿闹起来，当然错在我，我老是不正形儿，成不成?

我这人还真是有点儿吃软不吃硬，小淫把话说到这个份儿，把我那点儿脾气全给噎了回去，我干噎了好几秒钟都没有反应过来，只好以不说话的方式给自己找点儿面子。我推着车子绕开小淫，还是保持着沉默，小淫伸手拽住我的车子：十八，你怎么不骑车子了?

我瞪了小淫一眼：车子轮胎被扎破了，怎么骑?

小淫扑哧一笑：我说嘛，我就是在学校门口等你十多分钟了还是不见你过来，我才顺着这个路的方向慢慢走过来的，这么冷的天，你十八就是再脑子缺弦儿……错了错了，我掌自己的嘴，掌嘴成了吧。

我不乐意地把车子扔给小淫：罚你帮我推着车子。

小淫嘻嘻笑：我认罚，认罚。

小淫帮我推着车子，往学校方向走，小淫转头看了我一下：十八，昨天你和肖扬去咖啡厅了，看来进展不错啊，肖扬那人不错，真的，我们认识两年多了，老是在一起踢球。

我拿胳膊肘撞了小淫一下：不用你多嘴。

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我才看见学校门口还站着一个人，是肖扬，肖扬淡淡地看了我和小淫一眼，有点儿不冷不热：到底是好兄弟，我要是知道小淫去接你的话，我就不用在这儿等着你了。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小淫朝肖扬笑：哎，肖扬，你想什么?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和十八有什么不正当关系吧，十八可是清白的……

小淫把自行车推给肖扬：给，十八的自行车坏了，骑不了，你送十八回宿舍吧，我要直接去阿瑟那儿，我今晚还得赶一个程序。

我开始很不舒服，我成什么了？我一把抢过小淫推着的车子，赌气地哼：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谁也不用，我自己能回宿舍，不用别人操心，你们都省省吧。

我推着车子回了宿舍，我心里也开始很不舒服，什么跟什么啊，说话阴阳怪气的，我就不爱买这种账。

第64节：第二十九章·爱情是什么东西(1)

第二十九章·爱情是什么东西

回到宿舍我还没消停，苏小月竟然直眉瞪眼地要跟我掰扯，我想是盈子把我下午说的话告诉了她，所以苏小月十二分愤怒地抗议：十八，你凭什么说我练个一年两年的，臀部最多就能放个锅铲子？凭什么？

我嘿嘿笑：有本事的话，你倒是练个一两年之后大大方方地放个水杯不就结了？可千万别放什么锅铲子。

我注意到一飞的神情很低落，像是有什么心事，所以我扒拉开苏小月，凑到一飞身边，碰了一飞的胳膊一下：怎么了？

一飞叹了口气，声音很低：十八，没法说，真是没法说啊。

一飞摇了摇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站了起来，拽着我往宿舍外面走，嘟嘟在我后面喊：哎，你们干什么？快要熄灯了。

一飞没有理睬嘟嘟的喊声，只是拽着我往走廊的一边走，走到没有什么人的地方，一飞才停住脚步，有点儿失落地看着我：十八，今天，我一个好朋友给我来信了，她也在北京读书，她现在过得很不好，我本来不想跟别人说，但是要是不说的话，我憋得好难受。

一飞的语调开始难过了，一飞转头看着窗外黑黢黢的夜晚，但是嘴里说的话却是冲着我：十八，我那个朋友和她男朋友同居了，可是他们也没有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前段时间我那个朋友怀孕了，你也知道，在上大学期间怀孕根本就是不允许的事情。后来她去做流产，可是那个医生告诉我朋友说她体质不好，一旦做了流产将来很可能再也无法怀孕了，可是又不能把孩子生下来，我朋友很着急，就问她的男朋友，你都想不到她男朋友说了什么。

一飞顿了一下，没有马上说话，我也没有插话，一飞叹了口气：十八，她深爱的男朋友说，怀孕是女人的事情，他管不了，所以处理怀孕的事情也是女人的事情，他不方便管这种事情。我那个朋友简直

都不想活了，既不能让学校知道，还不能告诉家里，左右为难，只好告诉我她最后还是做了人工流产，即使将来真的没有机会再怀孕了，那个结果还是比眼前的困窘的局面要好得多。这都什么世道了?

我抿了一下嘴唇，我除了表示同情什么也说不出来。不管什么世道，男人和女人始终是一笔掰扯不明白的账，没有人能算得清楚，尽管很多人都想算清楚，刚开始学习写古典诗词的时候有个词牌子的名字是：卜算子。说实话，那个时候还不明白什么意思，一直以为卜算子是真的像是算命那样去卜算红尘中的恩怨和缠绵，其实不是，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如此看来真的没有人能算明白：男人＋女人＋情感＝?

一飞说完之后，幽幽地看着窗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十八，我都不敢相信还会有什么真的感情了，今天就因为这事儿我还对我男朋友发了一通脾气，我觉得我都没有办法相信自己喜欢的这个男人在关键的时候会不会也冷冰得不再像个男人，十八，会吗?

我安慰一飞：不会的，很多事情其实决定权在自己，如果你那个朋友不和她男朋友同居，如果同居了也注意到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嘟嘟伸出脑袋喊：十八，电话。

一飞看我：十八，我们回宿舍吧，你先去接电话。

我拍了一飞的肩膀一下，快步跑回宿舍，在宿舍门口，嘟嘟神秘兮兮地看着我：十八，是个男的，你真走桃花运，睡觉前都有男的给你打电话。

苏小月不怀好意地看着我：哎，十八，咱们宿舍几个大美女倒是剩下了，你怎么电话不断啊，很抢手啊?

我没答理她们，但是也是很奇怪，不知道还有谁这么晚给我打电话。我接过电话，听了声音才知道是肖扬，我听见肖扬说：十八，晚上你是不是生气了?

我赶忙说：没有，哪儿有的事儿。

肖扬好像在那边笑了一下：十八，我不是别的什么意思，你自己不觉得你和小淫走得似乎太亲近了？我也不是挑拨你们之间的朋友关系，好像我也一时说不清楚，可是每次都会碰到你们在一起。

我心里开始不大舒服了，我努力克制自己的脾气：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至于有时候能碰到一起，纯属偶然，你想多了，这样好像不大好吧。

肖扬解释：可能是我想多了，我没有别的意思，真的，我就是怕你晚上生气。

这个时候熄灯了，我有了借口：熄灯了，不说了，寝室里别人要睡觉了，我说话不合适。

苏小月大声嗤笑：十八，你说吧，我不介意的，嘟嘟也不介意，是不是，我们都不介意。

肖扬放淡了口气：好吧，就这样。

我挂了电话，松了一口气，什么跟什么啊？嘟嘟嘿嘿笑：十八，是不是吃红薯很快就见到效果了，就是说嘛，男人女人都一样，看见红薯就跟见了亲人一样。

一飞敲嘟嘟的床：别瞎掰了，睡觉。

我开始失眠，想着一飞之前跟我说的话，还有刚才肖扬的话，我想起小淫说的那句话，肖扬到底哪里不好了，甚至连相处的必要都没有了，是啊，到底哪里不好了？哪里不好了？可能不是不好，只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小意倒是我死心塌地喜欢的类型，可是我有勇气去追逐吗？易名也是我喜欢的类型，我还不是眼睁睁看着易名上了别人的桥上？我既没有本事在自己喜欢的男生上别人的桥之前出手，更不能在自己喜欢的男生上了别人的桥之后再拆别人的桥，只能等，等到一个恰好自己喜欢，而且也喜欢自己的男生主动上我的桥吧，就是这个命了。

第65节：第二十九章·爱情是什么东西(2)

早晨醒过来之后还是起床跑步了，虽然之前很希望上帝收我做他的天使，我也能顺理成章地穿上羽毛翅膀在天堂里面乱窜一通，拿着魔杖指点姻缘或者别的什么。但是这个愿望好像比找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嫁了这个愿望还要遥远，所以我只能接着按部就班地生活，还是要起床，还是要跑步，还是要家教，还是要读书，还有冬天跑步还是要穿得多多的，免得冻得跟青萝卜似的。

操场上已经没有几个人在活动了，因为天气越发的冷了，我也是戴着厚厚的手套了，我跑步的时候已经可以看见自己呼出的气在冷气中形成白雾，我没有看见阿瑟，估计这样的天儿也把他堵在房间里面了。

我慢慢腾腾跑了两圈，转弯的时候看见阿瑟穿着白色的运动装，抱着篮球往操场这边跑，还朝我招手，我停了下来，阿瑟蹿到我面前：哎，十八，天儿真冷了，我这儿有张体育馆的游泳卡，还可以健身，你拿去用吧，我冬天不爱游泳，再不用就作废了。

我笑：八百年前我就不会游泳，八百年后估计我还是不会游泳，没有什么指望了，还是在陆地上跑步比较实在，你说扑通一声进水里了，双脚不着地儿的，还不把人活活紧张死了，还是踩着地球的感觉让人踏实。

阿瑟扑哧一笑：还以为你多勇敢呢，合着就是一个胆小鬼，算了给小淫吧，那小子游泳的姿势漂亮得很，去年夏天去游泳馆游泳的时候，竟然还有美女要拜他为师学习游泳呢。

我不解地看着阿瑟：哎，那小子怎么老是换女朋友啊，我就看见换了不止一个了。

阿瑟吊儿郎当地看我一眼：你没有来的那两年他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个了，在学校里他比我受欢迎，不说了不说了，搞不好你一生气，

又不知道把我往哪边甩。玩会儿篮球吧，好几天都陪着小麦了，身体困得难受，早晨还不能睡懒觉，真是命苦。

阿瑟把篮球扔给我，我曾经以为自己的手很大，我常常看见有男生张开一只手就能握住一个篮球，很潇洒的样子，我也努力尝试过，但是不行，还是抓不住，这绝对是男生女生的区别。阿瑟朝我笑：哎，听说你昨天和肖扬去喝咖啡了？

我哼了一声：哪儿有，是他硬拽着我去的，我才没有那份儿心思呢，不好意思直接甩手。

阿瑟嘿嘿笑：肖扬跟我说，如果不是小淫老佐他们半路杀出来坏了他的计划，他说他可能会跟你说到实质性的东西，其实肖扬不错的。

我往篮圈扔了一下：别，我还真是受不了，你还别说，平时净是看着小淫不顺眼了，就昨天下午他们做了一件好事儿。

阿瑟接过篮球，正经地看着我：哎，据说感情是可以培养的，你不要这么绝对化嘛，那叫什么来着，什么诚什么开来着？

我一笑：就叫什么诚什么开最好。

第66节：第三十章·我为数学发愁了

第三十章·我为数学发愁了

我抱着篮球开始朝阿瑟抱怨：哎，你们怎么学的微积分啊，什么一重积分，二重积分，还有无穷积分的，我快要疯了，现在微积分的书还是新的呢，我还指望期末考试的时候拿奖学金呢！

阿瑟挠挠头：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利索，但是至少水平比你强，不过我不想拿奖学金，六十分万岁就好。十八，这个数学还是得上心点儿，这么着吧，没事儿让小麦给你扫扫盲--你别看小麦小，微积分学得可是很溜的，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让他给你补课，不过要是想拿高分的话，有三个人可以帮助你。

阿瑟开始朝我卖关子，我着急地看着阿瑟：哎，你倒是说啊?

阿瑟嘿嘿笑：微积分成绩最好的人呢？估计你也能猜出来，就是小淫，其次是佐佐木和肖扬。估计打死你，你也不会找肖扬了，老佐整天都乐不颠儿地当着二十四孝的男朋友，为女朋友绝对可以两肋插刀，估计也没有什么时间帮你，高手就剩下小淫了，这么说吧，你要是想拿六七十分，找小麦，八九十分就要找小淫了。

我懊恼地扔了一下篮球，不大乐意地看着阿瑟：小麦的微积分不如小淫?

阿瑟接过篮球，笑：是相当的不如，小淫的数学和计算机课程一直是系里的第一，这是人所共知的啊。

我抿了一下嘴唇：阿瑟，要不你帮我跟小淫说说，让他帮我补补课呗，我落得太多了，我都害怕会不及格，别的课程都还好说，数学我一直就很郁闷。

阿瑟把篮球扔给我，有点儿迟疑：没问题是没有问题，别看那小子平时没有个正形儿，但是很仗义，帮你是肯定的，但是我就是怕肖扬会多想。之前肖扬就一直说你跟小淫老是往一起凑，我也跟肖扬说那纯是偶然，但是肖扬好像一直觉得你跟小淫怎么着似的，对了，这

会儿也没有外人，你干脆对我说实话得了，你对小淫还有什么别的想法不成？可是我瞅着你一直很讨厌他来着。

我嗤笑：笑话，他？我会对他有想法？太阳从西边出来吧。

阿瑟嘿嘿笑：看看，你和小淫的反应都是一样，我之前也问过小淫是不是对你有什么想法，小淫竟然也这么说。肖扬啊，是当局者迷，想得太多了。

十二月中旬之后的北京基本是萧瑟的冬天，没有雪花，只有干巴的寒冷和风沙，人也会变得逐渐的惰性，像是冬眠了一样的反应迟钝，我回到宿舍的时候，都还没有人愿意起床，嘟嘟捂着被子像是一只年老的兔子，苏小月眨巴着眼睛发呆，醒了也不起床，看见我回来还很不服气地瞪了我一眼。

距离一月份的考试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准备加紧补课，我很想拿到一等奖学金，这个想法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虽然一等奖学金也没有多少钱，但是我相信积少成多的概念，加上几个月的家教，还有寒假时候朱檀让我帮着她写教科书的稿费，寒假还要给小学生补习一个假期，费用也不会很少了，应该可以对付一阵子了。

吃过早饭，我收拾了课本，有英语还有企业管理和数学，准备去综合楼上自习。我提醒自己中午时候记得修理一下被扎破轮胎的自行车，不然晚上没有办法上家教了。

快到综合楼的时候，看见阿瑟和平K，后面还跟着陆风，阿瑟看见我就笑：正好，十八，你等会儿。

平K和陆风朝我点头，然后先走了，我糊涂地看着阿瑟：什么事儿啊？

阿瑟拿手指弹了我脑袋一下：哎，难怪你数学学不好，这么健忘，早上你不是说让我跟小淫说让他帮着你补习吗？你等一会儿，小淫昨晚在我那儿编程来着，刚才我还看见他就在我后面来着，直接说了就得了，省得还要来回找你，再说你时间也不固定。

我点点头，和阿瑟站在综合楼门口等着，等了五六分钟也不见小淫过来，阿瑟皱着眉头看了看手表：这个臭小子，快要上课了，还不来？我明明看见他在我后面来着。

阿瑟开始不耐烦地往回走，我往自己有点儿冷的手上哈了口热气，抱着一堆书，跟在阿瑟后面。穿过学校憩息园的时候，阿瑟站住了，开始不正经地看着我：哎，十八，别说我没有提醒你啊，明显的少儿不宜。

我竟然像个白痴似的左右环顾：什么少儿不宜，哪儿呢？哪儿呢？

阿瑟嘿嘿笑，扳过我的肩膀把我扭向一个方向，然后我的眼前就出现了一幅画面：小淫用他的大衣包着一个女孩，两个人在亲热地说着话儿，小淫似乎还在笑。尽管小淫面对着我和阿瑟，但是因为有松树的遮挡，而且人家正沉浸其中，所以根本就没有看见我和阿瑟。

我迅速挣脱阿瑟：那个，那个，我先上楼自习了，你先跟他说，说完再找我好了。

然后我不等阿瑟说话，就像兔子似的噌的一下往综合楼跑，我听见阿瑟在身后哈哈大笑，这帮家伙，真是，真是没有办法说，真是要命，光天化日的。跑出老远，我听见阿瑟喊小淫的声音：小淫，快上课了，你小子还磨叽什么啊？

一直跑到自习教室我的心还在突突地跳着，我在想要不还是求?扬帮我讲微积分？至少肖扬这人还算正派，可是，要是肖扬真的跟我说另外的话怎么办，我对肖扬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老是想躲着来着。嘟嘟的微积分早就就着大食堂的饭忘了个干净，苏小月据说微积分还被挂过，一飞的数学也不咋样，小苍、盈子人家是英语专业，根本就不学微积分，这事儿整的。要不还是找小麦好了，能考个七十来分就成，就这一门七十分会不会影响综合排序呢？我有点儿抓耳挠腮了。

一上午，我没有看微积分，就是背了企业管理和英语的一些东西，我看着微积分的东西都打憷，教科书都是新的，怎么混的？直到

中午我才抱着书本准备回去，在综合楼大门口看见阿瑟和小淫，我奇怪地看着阿瑟：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阿瑟嗤笑：看看，就这脑子，你怎么考上大学的，等你啊，难道等天上掉馅饼吗？你早晨干吗跑那么快，啊？都不跟我说在哪个房间上自习，我找都找不到，估计你得吃饭吧，所以我们就在这儿守株待兔了，你不是想让小淫帮着你补习微积分吗？又忘了？

小淫露着酒窝嘿嘿笑：哈哈，十八，这回你总算撞到我的手心里面了，怕不怕？

小淫夸张地朝我伸出他的拳头，阿瑟不怀好意地碰了我一下：哎，十八，你早晨干吗跑那么快啊，我喊都喊不住，就说小淫抱着别的女孩表现得比较亲昵，那也没有碍着你的事儿啊？你干吗跟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噌地就跑了……

我有点儿气急败坏地推了阿瑟一下：你说什么啊。

小淫无所谓地看了我一眼：哎，你也好好学学，男人喜欢温柔的女生，不是你这种混江湖的。

我瞪了小淫一眼：阿瑟，我找小麦帮着我补微积分，不用他。

小淫挑着嘴角笑：小麦？好啊，反正我还不愿意帮着你补习呢，你那么笨得累死我多少脑细胞啊，以为谁愿意似的，哼。

阿瑟正经地看着我：小麦的水平最多就能帮着你得六七十分。

我哼了一声：六七十分也成，至少小麦的人品好。

小淫皱着眉头：哎，十八，一码事儿归一码事儿啊，我人品怎么了？

我直接问阿瑟：下午我们没有课，我下午就找小麦帮着我补习。

阿瑟笑：好啊，我们下午也没有课，补习累了一起打牌。

我正要往宿舍走，阿瑟拽住我：十八直接去我那儿得了，反正下午你不是找小麦吗，中午一起吃饭，小淫不仅数学好，还很会做饭，我们都是靠着这小子活着的，厨艺不错，比食堂强得多了去了。

我有点儿犯愁：阿瑟，昨晚我的自行车轮胎扎了，今天中午还要拖去让修车的大爷修，不然晚上的家教就没有办法骑了……

阿瑟想了一下：这好办啊，这会儿我们帮着你把车子弄到修车那儿，等你回来的时候直接骑不就行了？是不是小淫，走吧，快点儿，好容易热热闹闹凑齐几个人一起，不然天天就是我和小麦，一点儿新鲜感都没有，我都快要发疯了，需要透透气了。

第67节：第三十一章·太难堪的鸡蛋汤(1)

第三十一章·太难堪的鸡蛋汤

阿瑟和小淫帮着我从女生宿舍楼下面车棚里面拽出已经瘪了轮胎的破自行车，阿瑟皱着眉头：十八，这玩意儿还能骑吗，就你这么壮实的身材？真是苦了这自行车了。

我没有说话，把自行车拖到校门口修车子的大爷那儿，修车子的大爷翻了轮胎几下，然后用钳子从车子后轮胎上生生拽出来一根半寸长的钉子，还挺粗，修车子的大爷摇摇头：都这样了，轮胎还能不破？

小淫点了支烟，嘲笑地看着我：十八，你真虎，比东北虎还虎。

阿瑟告诉修车子的大爷修好后放在旁边，等我回学校的时候再取，说完就推着我走，我还想着把车子锁上，阿瑟笑：哎，还担心丢？就这种车子，丢这儿都没有人要，人家修车大爷就是卖废铁都嫌费事儿呢。十八，你最好多动动脑子行不行？

到了阿瑟租的房子，小麦一个人在里面打游戏打得不亦乐乎，看见我们进来就喊：今天怎么还不吃饭啊，饿死我了。

小淫弹了小麦的脑袋一下：欠揍，你不还没有死吗？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小麦委屈地看着我：十八，就你最好，别人都欺负我，欺负我小，欺负我身不强力不壮。

我同情地看着小麦，然后给小麦出主意：不要怕，他们总有老的那天，等到他们老到没有力气的时候，你再收拾他们，怎么样？

小麦开始高兴：十八，你好聪明啊。

小淫不屑地看了我一眼：是够聪明的，就这智商？十八，你看见过七十五岁的老头子生龙活虎地收拾八十岁的老头子的事情了？等到我们老到没有劲儿的时候，你以为小麦还能生龙活虎地在我们面前穷显摆吗？也能，估计那个时候啊，大家一起打太极拳了，十八呢，拄

着拐杖，掉光了牙齿，在旁边看三老头儿打太极？就这智商？哼，数学没法好。

我被抢白得没有话说，阿瑟在旁边直摇头：十八，我呢，一直是希望帮着你说些好话，可是你总是不给自己长脸，我都帮不上忙，哎，真是可怜，你小时候是不是缺钙缺的，影响了算术的能力啊？

我正想辩解，感觉自己的衣领子被抓住了，我回头，看见小淫黑着脸：十八，还有阿瑟，上厨房帮我打下手，小麦不能动弹，你们也想吃闲饭不成？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快点儿。

我跟在阿瑟后面，灰溜溜地进了厨房，阿瑟抢先抓了一把葱，朝我笑：十八，我剥葱。

明显是偷懒的行为，我恼火地看着阿瑟：哎，你以为炒大葱吃啊？剥一把葱。

小淫没答理我和阿瑟，利落地系上围裙，把案板收拾干净，从冰箱里面拿出肉，熟练地切着肉丝，刀工还真是不赖，我看得有点儿傻眼。说实话，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会干，就会泡面还有鸡蛋炒饭，能做熟已经不错了。

我洗着胡萝卜，小淫看了我一眼：十八，一会儿你做个西红柿鸡蛋汤吧，今天天挺冷的，我对西红柿过敏，一切就爱打喷嚏。

我吓了一跳，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东西，小淫怀疑地看着我：哎，你不会是不会做吧？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样说：怎么不会做呢？会。

说完这话的时候我开始后悔，真是的，说自己不会做又不会少什么，要了这个面子，往下怎么办啊？我把洗好的胡萝卜递给小淫，然后开始犯愁，西红柿鸡蛋汤就是有西红柿、鸡蛋还有汤了，好像还要放些淀粉，要不要放油呢？葱姜蒜要不要放呢，据说还要放点儿香油，味精和精盐肯定是要放了。真是愁人，说不会做不就得了。

阿瑟拿着剥好的葱朝我示威，嘿嘿笑：十八，考验你会不会当女人的机会到了，说不定你做好这个汤，易名就会改变主意跟了你呢？

小淫炒好了青椒肉丝，还有一个鱼香茄子，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小淫把围裙扔给我，我没有用，阿瑟开始朝我笑：看看，这就是高手，高手就从来不用围裙。

第68节：第三十一章·太难堪的鸡蛋汤(2)

等阿瑟和小淫出了厨房，我才开始拿着洗好的西红柿来到煤气灶前面，小淫出去之前已经在煤气灶上烧了一小锅水，说是就用这个热水做汤。我开始笨拙地切着西红柿，不知道怎么搞的，本来想多切几刀，可是一个小西红柿我竟然就切了三下，我正着急呢，听见阿瑟喊：十八，快点儿，就等你的汤了。

我一边答应着快了，一着急竟然把切好的西红柿直接扔到已经开了的热水锅里面，扔完以后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总不能再捞出来吧？真是让人心烦，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把心一横，就拿着这个水做汤吧，反正一个地方一个特色，别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急三火四地把洗好的葱掰了三段，扔到汤锅里面，想起忘了放姜蒜，然后切了两片姜，顺手抓起旁边的大蒜，统统扔到锅里，等汤锅沸腾了，我才看见汤锅里面没有一丁点儿油花，我开始满厨房找着香油，但是没有找到，我又不敢问，怕一问，阿瑟和小淫一进来看见我这么做汤，一气之下再把汤锅扣我脑袋上怎么办……还是保守点儿，实在没有辙了，我只好往锅里倒了一些色拉油，总得见点儿油星不是？

刚刚盖上锅才想起来还没有放鸡蛋，于是手忙脚乱地拿出一个鸡蛋，我也忘了是在做汤，竟然想都没有想就直接把鸡蛋磕到汤锅里面了，磕完之后我就开始后悔这也不是鸡蛋汤啊，成了荷包蛋了，然后我又开始不停地拿着筷子搅着汤锅里面的鸡蛋，想把鸡蛋打成蛋花。

阿瑟喊第二次的时候，我放弃了把荷包蛋做成蛋花的打算，开始搅拌淀粉，把淀粉倒进汤锅，又开始放味精，最后才想起来应该放盐。等一切工序完成的时候，我松了口气，当我听见有人推开厨房门的时候，我慌乱地把汤锅盖子盖上了，回头看见是阿瑟，阿瑟朝我笑：好了没有？就等着你的这个汤了。

我点头：好了，好了。

阿瑟好心地凑上来要端，我慌忙制止：我来就好，我来。

我忐忑不安地把小汤锅端上了客厅的餐桌，小淫已经把饭都盛好了，筷子和勺子也放好了，小麦正想打开汤锅的盖子，我赶忙拦住，心虚地赔笑说：吃完饭喝汤，吃完饭喝汤好。

其实我很害怕因此影响了大家的食欲，说实话，这顿饭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心思吃，阿瑟问我小淫的手艺怎么样，我只是不停地点头说着好，我的心思都在自己做的西红柿鸡蛋汤上了，心想这次的人是丢大发了，肯定是一点儿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了。所谓心虚则胆虚，胆虚就特别没有底气，小淫皱着眉头看着我：哎，十八，就说吃饭前我说了你几句智商低的话，你也不至于这么面子薄吧，到现在都没有反应过来?

我胡乱地摇着头，没敢说话，心想过一会儿看了我做的汤备不住还得说什么呢？都受着吧，还是少顶嘴为妙。

吃饭吃到最后，我的末日也到了，阿瑟一马当先打开汤锅盖子，然后我听见了阿瑟惊叹的声音：哇！

这个哇的叹声有些特别，是从一声延续到第四声，然后阿瑟说：这个，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能喝吗?

小麦直着眼睛，小心地看着我：十八，这个，这个喝了，会不会死人啊?

我尴尬得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神，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真是打肿脸充胖子，现在现眼了不是？不会做就早说啊。最可恶的是小淫，那家伙拿着筷子从汤锅里面来回捞着，最后用筷子捞上来半截葱，小淫皱着眉头看着我：十八，你们家的大葱都是白给的是不是?

我羞愧难当地咬着勺子，估计脸也红得不成样子了，竟然小麦也露出了同情我的表情，我硬着头皮拿着勺子喝了一口自己做的西红柿鸡蛋汤，小麦紧密地关注着我的表情：十八，什么味道，怎么样?

小淫用很鄙视的眼神看着我，阿瑟则是一副很惋惜的表情，我努力把鸡蛋汤咽了下去，小心翼翼地看着小麦：就能，比刷锅水强点

儿。

阿瑟摇头：十八，你说女人都讲究个秀外慧中，咱们秀外不成，总得慧中吧，可是你这样，你说易名哪儿受得了？就是我们这帮兄弟也是觉得你，挺难为人的。不过也罢，天生我才必有用，做兄弟的也不难为你，你以后的厨房生涯好自为之吧，咳！

伴着阿瑟的一番话，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还是朋友善解人意啊，小淫连发表意见都没有发表，只是在我收拾桌子的时候用手按了我的肩膀一下，叹气着说了句：十八，好自为之吧。

吃完午饭，我有点儿泄气地坐到小麦身边，把微积分的书递给小麦，阿瑟开始朝小麦解释：小麦，十八的微积分没怎么学好，你帮帮忙，帮十八补习一下。

小麦有点儿受宠若惊地看着我：十八，你很崇拜我是吧?

我无奈地点头：是啊，是很崇拜来着，所以才会拜托你帮着我补习微积分啊。

小麦开始高兴，接过我手里的微积分书本：说吧，从什么地方开始补。

第69节：第三十一章·太难堪的鸡蛋汤(3)

我小声地说：从头开始吧。

小麦一愣：不会吧，半个学期已经快过去了，你说从头……

我恶狠狠地打断小麦：知道就行了，你非要我从头说一遍吗?

小麦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翻开书开始给我讲，阿瑟半仰在沙发上看着杂志，小淫坐在电脑前面编着程序，不时揶揄地转头看我一眼。

微积分前面的内容还成，我基本还能看懂一些，但是越是到后面我就开始糊涂，小麦讲得也糊涂，小麦讲解的时候程序是这样：十八，你看，这道题就是这样，先这样，然后这样，然后再这样，最后就这样了，明白了吧?

我哪儿明白去啊？所以一道题讲了两遍之后我还是不懂，愣愣地看着小麦，小麦着急了，看着我：十八，你真是……

我忽地站起来，不客气地打断小麦的话：哼，是不是想说我笨啊，智商不行啊，像个石头木头啊?

小麦委屈地看着我：十八，我没想说那些，我就是想说你真是上课没有听老师讲课。

小淫突然站了起来，皱了下眉头：小麦，你去玩你的游戏，我给十八讲。

小淫一脸不爽的表情转向我：十八，你凶什么凶啊，啊？微积分学成这样还想拿奖学金，我看你及格都够戗，我真是看不下去了，老老实实给我坐下，要不是看在大家都是兄弟的分儿上，我才懒得理你。

小淫这么一说我也害怕了，要是不及格就更惨了，我不安地坐了下去，小淫把教科书递给我，严肃地问我：老实说，从什么地方开始不明白?

我小心翼翼地把书本第二十八页折了一下：从这儿以后都不明白。

小淫拿过微积分的教科书，快速翻了几下，嗤笑：真是，十八，你们这本微积分的教科书实质上就是专门给文科专业开设的，比我们的简单很多啊，就这你都学不好，还敢凶？你给我老实待着，我讲什么你听什么，要是还不会，你别怪我有暴力倾向，我可没有小麦那么好脾气。

阿瑟幸灾乐祸地朝我笑：十八，这也叫做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知道吗？

小淫回身拿了本书扔了阿瑟一下，然后坐在我身边开始给我讲，从一重积分开始讲起，小淫虎起脸的时候，我还真是有点儿打憷，也不敢不认真听了。精神一旦集中，很多东西也慢慢听得明白了，中间我不明白的地方我有点儿战战兢兢地问了小淫，小淫又重新给我讲了一遍，也没有不耐烦。

小淫和小麦讲解的不同在于小淫每讲一个步骤都会告诉我这个步骤依据的定理是什么，这样我就明白了，小麦是他自己知道用什么定理，但是他忘了我并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定理。从教科书的第二十八页一直讲到第六十五页，用了快两个小时，我大部分都听得很明白了，小淫最后又给我画了重点的题型，让我回去把这些题好好做一遍，要是不会的话可以再问他。说完小淫凶巴巴地看着我：十八，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我给你留的这些题你要是敢不做的话，我可是不客气，不会做没有关系，做错了也没有关系，但是要是不做，那你就欠揍了。

小麦转头看着我：十八，你说你有病没有？我好好给你讲你不听，小淫一凶神恶煞的，欸？你反倒老实了，这是什么道理啊……

这会儿响起了敲门声，小淫瞪了小麦一眼：开门去，哪儿那么多话？

小麦嘟着嘴，慢慢腾腾地开了门，进来的是佐佐木和肖扬，佐佐木看见我，有点儿诧异，笑：咦？十八，你也在这儿？

我开始收拾自己的书本：是啊，上课没有好好听课，所以只好课后补课了。

肖扬疑惑地看着我：十八，你什么科目不好？

我叹了口气：什么科目？微积分呗，还能有什么？

肖扬笑了一下：微积分啊，这个我也成，有不懂的地方我也可以帮着你看看。

小淫刚想说什么，阿瑟插话：主要今天十八没有课，肖扬下午不是有课吗？本来是让小麦补课来着，谁知道小麦怎么讲也没有讲明白，小淫这才看不下去，帮着给十八讲了一通。

肖扬点点头：这样啊。

佐佐木笑：哎，十八，你真敢让小麦讲？小淫还差不多，小淫是我们系数学和计算机成绩最好的，包你能考八九十分。

第70节：第三十二章·鸡蛋汤的后遗症(1)

第三十二章·鸡蛋汤的后遗症

我整理书本的时候，肖扬慢慢坐到了我的旁边，我的另一边坐着小淫，我只好慢腾腾地整理着书本，又没有办法起身走掉，要是立即起身走掉的话我又怕肖扬有什么我好像是讨厌或者反感他的想法。

肖扬顺手拿过我手里的微积分书前后左右地翻着，翻了好一会儿，肖扬突然让我给他一支笔，我有些奇怪，但是还是顺手从笔袋里面拿出一支笔给了肖扬，肖扬朝我笑：十八，我帮你画些后面的重点好不好，这样考试的时候你就知道复习什么了。

我也无所谓地笑：好啊，反正现在谁都是我的老师，我微积分学得很是白痴。

肖扬一边笑一边在微积分的教科书里面画着，佐佐木笑：十八，微积分多好学啊，你怎么就不喜欢呢?

小淫点了支烟，笑嘻嘻地推了佐佐木一下：哎，我今天中午算是见了外面的世界了，十八啊，不仅微积分学得不好，还像盘古开天似的做了一个西红柿鸡蛋汤，还别说，盘古开天那多大的劲儿啊，都没有把我们几个镇住，十八做的西红柿鸡蛋汤愣是把我和阿瑟镇住了，不仅镇住了，都快镇傻了。老佐，你那位不会也这么镇人吧?

佐佐木来了兴趣，转头看我：十八，你怎么做的，能把小淫镇住可是不简单，小淫的厨艺那可是公认的，你比小淫还厉害?

我脸一红，不敢开口说，小麦抢着说：佐佐木，你理解错了，不是好，是差得不能再差了，差到十八这种创意上，估计天下也就她一人了。阿瑟我们琢磨了好长时间都不知道十八的鸡蛋汤里面到底放了什么，我都没敢喝，还问十八这个汤喝了会不会死人，这个手艺啊，估计只有十八一个人知道怎么做了，十八说味道还成，比刷锅水强点儿，可是我瞅着还不如刷锅水呢……

我又开始无地自容了，恶狠狠地瞪了小麦一眼，小麦把后面的话给咽了回去，

肖扬拿胳膊肘撞了我一下，把合上的微积分课本和笔递给我，笑：十八，到底什么秘方？告诉我，我也学学，我最不会做西红柿鸡蛋汤，可能比你还差。

我放好书和笔，尴尬地笑：你就别取笑我了，丢死人了。

小淫扭头看我：行啊，十八，还知道丢人，有进步，就怕不知道丢人还到处张扬呢？

我有点儿挂不住，顺手给了小淫一拳，小淫看着肖扬笑：看看，看看，钢筋混凝土的拳头又来了，别怪我没有提醒你，有你受的。十八，上午那句话真是没有说错，你真虎，比东北虎还虎，哎，阿瑟，这句话能不能算上名人名言啊，搞不好将来能载入历史史册呢？

阿瑟笑：能成为名言，要么十八成为名人，要么你成为名人。

我一时找不到话说，看着小淫长头发不停地甩就嗤笑：哎，你先管管你自己吧，瞧你的头发长得跟白毛女似的，剪了吧。

佐佐木也朝我笑：十八，你千万别说这个话，小淫拿自己的头发当命一样宝贝着，平时就是掉几根头发都会心疼，还敢跟他提剪头发，小心他和你拼命。

小淫白了我一眼：你懂什么啊你？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也不知道他们还会拿什么跟我开涮，所以就拿起书本，说晚上还有家教，还要去取自行车，所以要先回去。

小淫盯着我：十八，说正事儿，明天什么时候有时间，接着补微积分吧，顺便检查我给你留的作业，看看你的水平在什么层次上。

我想了一会儿：早上有两堂课，上午十点以后没有课了。

小淫转头问阿瑟：阿瑟咱们系明天有什么课？

小麦抢着说：下午三点半以后有两堂课。

小淫转手把我的教科书扔给我：那你上午上完课之后到我上自习的教室找我吧，我就在上次老佐找我的那个教室上自习，综合楼四

层，到时候别忘了。

我点点头：知道了，阿瑟我先走了。

小麦很白痴地朝我挥着手：十八，欢迎再来，欢迎继续来做西红柿鸡蛋汤。

我出了阿瑟的房子没多远，肖扬就跟了出来，我还真是没有办法说什么，肖扬朝我笑：十八，我也没有什么事情，跟你一起回学校好了。

我看着肖扬：你不是刚刚才来吗，他们刚才还吵着要打牌来着?

肖扬卷了卷大衣，有点儿犹豫地看着我：打牌四个人就好了，加我正好多一个人，哎，我给你画出来的地方，你记得看啊，都是重点题型。

我点点头：我会看的，我现在就害怕自己不及格，别的都不敢想了。

肖扬转头盯着我：十八，你知道，你知道小淫是有女朋友的吧?

我奇怪地看着肖扬：知道啊，那小子好像还喜欢换女朋友，我就见他换了两三个了，够花心的了，谁要是跟他谈恋爱，可是够倒霉的，哼。

肖扬笑：那你也不喜欢男生花心了?

我嗤笑：谁会喜欢? 喜欢他的人才有毛病呢。

走到修车老大爷的修车摊子前，我给了修车大爷十五块钱，取走了自己?好的车子。肖扬伸手帮我推着车子，我看着肖扬的背影，有点儿伤感，这都什么事儿啊，为什么月老睡着或者睡不着，给我扯的红线都够乱的，睡着的时候把我和张啸扯到一起，睡醒了又把我和肖扬扯到一起，可是我为什么就没有感觉呢? 没有一种很想和眼前这个男生一起恋爱的感觉呢? 好像这个人跟我真的没有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

肖扬回头看我的时候，我还在发呆，肖扬看着我：十八，你怎么了? 失魂落魄的。

我回过神：没有，就是害怕微积分过不了，那我就惨了，据说补考还要交很多钱。

第71节：第三十二章·鸡蛋汤的后遗症(2)

肖扬笑：不会的，有小淫，还有我们，给你补课，你只会高分不会低分的，真的。

回到宿舍，嘟嘟一个人在，我把一堆书扔到床上，嘟嘟懒散地看着我：十八，你去哪儿了，刚才朱檀打电话找你了，说让你有时间给她回个电话来着，你中午吃饭了？

我伸了个懒腰：你的梦中情人给我补习微积分了，据说小淫是他们系数学和计算机专业学得最好的学生，是吗？

嘟嘟扬扬得意地看着我：那是当然了，要不怎么会是我的梦中情人呢？哎，真是很想摸摸他飘逸的长发和酒窝啊，看来只能是在梦里实现了。

我嗤笑：不至于吧，你就迷成这样？小淫哪里好了？

嘟嘟神往地望着窗外：十八，你就没有发现，小淫很有男人的迷人味道吗？

我摇头：没有感觉出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我还是觉得我的小意最好了。

我冲着泡面开始打瞌睡，估计和自己下午补习微积分有关系，精神集中之后就容易累，我连着打了几个瞌睡，伸伸腰，提醒自己还不到睡觉的时候。

晚上是高中生的家教，补习英语的阅读和解析几何，我一直觉得空间几何要比解析几何好学，有个空间可以想象远比没有空间想象要好得多，高中生喜欢学习数学。

今天高中生竟然极其信任我地给我看了他小女朋友的照片，我一边看一边摇头，就说高中生的爹妈该是多么的心凉啊，呼啦养了高中生十六七年了，大米白面鱼肉鸡蛋地喂着高中生，最后高中生竟然信任我这个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外来人，到底是陌生人比较可信呢？还是他爹妈就是不可信呢？

高中生的小女朋友是一个很青春的女孩，说是孩子肯定就是脸上还有着稚气和可爱，我把照片还给高中生，说不错不错。高中生对我笑：老师，长大多好啊，长大了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是不是?

我有点儿想笑，这是什么理论，光是结婚就可以吗？我倒是长大了，可是我能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吗？小意要是知道这个说法，会笑成什么样子呢？爱情是什么？可能在孩子的眼睛里面，爱情就是永远，等到长大了，爱情可能会变成不是永远的东西，为什么越是长大越是没有永远呢?

我给高中生写着解析几何的公式，在心里笑，很多时候爱情可能还没有一个公式永远，1＋1＝2这个真理就是天长地久了，估计好几千年也没有变过，红尘间的爱情哪一个有这个公式存在的时间更久远，还有一个真理是：太阳从东方升起。也没有哪个人的爱情比这个真理更为长久了，这些我没有跟高中生说，我不想破坏他这个年龄在心中守护的那份美好的憧憬，即使将来他肯定不再相信永远，但是我不希望这件事情是我告诉他的。

从高中生家里出来我还在想着公式是不是天长地久的这个问题，一直骑着自行车到了学校门口还在为自己的这个创意想法感觉神气。我提醒自己回去后要把小淫留给我的微积分数学题做了，明天他要检查的。

把车子停好在车棚里面，在女生楼门口看见小淫和一个女生在笑嘻嘻地说着话，那个女生又是另外的一个人，不是我之前看到的第二个女生，这小子，真是。

我本来不打算和小淫打招呼，刚想穿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小淫伸手拽了我一下，笑：哎，亏我还教你微积分呢，真是没有良心。

我尴尬地解释：哎，不是不想打扰你们吗？真是。

小淫推了我一下：哎，记得做作业，知道吗，明天上午我检查。

我点头，回身往里走，我听见那个女生问小淫：她是谁啊?

小淫笑嘻嘻地说：朋友啊，像哥们儿一样的那种，搞笑得很。

第72节：第三十三章·小诺的感情难关(1)

第三十三章·小诺的感情难关

回到宿舍，嘟嘟在看小说，一飞一副睡觉前的样子，我们宿舍小苍、盈子的作息时间是最准的，苏小月和嘟嘟根本就是没有作息时间。苏小月每次看见我都会用一种挑衅的眼神，好像非要和我掐架似的，说实话，就她那小体格，我还真是不放在眼里。有次做梦我梦见和苏小月在一个旷野中站着，只有我们两个人，好像真的是决斗的那种场面，后来我就发狠揍了苏小月一顿，都把苏小月纤细腰身给打肿了，可想而知我用了多大的力气，一直打到苏小月向我认输为止，好像后来苏小月还答应给我买两箱方便面和四块红薯，我这才放了她。梦醒之后我还很是惦记这个是真的，估计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了，这个梦的事儿我没敢跟苏小月说，我安慰自己就算是过一下思想的瘾头也成。

洗脸刷牙之后，宿舍已经熄灯了，我打开自己的充电灯，开始做小淫给我留的微积分数学题，总共是十五道题，我吭哧了有一个小时，才做出了七道题，其他的统统不会。我一边做一边犯愁，这是怎么了，数学这么差，怎么办啊？我重新开始翻开小淫白天给我讲解的前些章节，然后又努力看了一会儿，好容易又做出了一道题，但是其余七道题还是不会，我最后放弃了，等着明天问小淫吧，我估计会挨批了，那也没有办法，谁叫我不会？

睡觉的时候我想起嘟嘟跟我说朱檀找我的事情，今天回来之后还是忘了打电话，明天吧，到时候去她办公室问问什么事情更方便一些。

我睡觉的时候嘟嘟竟然说了一句梦话，我没有听清楚别的，就听见嘟嘟翻身的时候说了一句：小淫。

这个傻丫头，人家这会儿不定都做了几个美梦了，怎么会知道你还想着他？不过有时候梦真是好东西，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情可以

通过梦这个东西实现，而且可以心安理得地实现。那么小意的梦里呢？会不会有我？易名的梦里呢？可能有我吗？我叹了口气，忽然就那么突然地想起不知道是谁信笔写下的文字：今夜欲入你梦，梦中可否有我？

如果你的梦中没有我，那么我的梦中有你，这样可不可以呢？

可惜，一直到早晨起床，我都没做一丁点儿的梦，我谁也没有梦到，我准时起床，利落地穿好衣服，我想临近期末这段时间不能犯懒了，除了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还要认真看书，总得拼一下。

跑步的时候没有看见阿瑟，估计这个时段真是太冷了，不过我竟然在操场上看见了大雄，大雄和我打了招呼，跑步的速度比我快多了，我只是跑了两圈，但是大雄跑了四圈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到底是男生，就是身强力壮，女生再怎么强壮也是外强中干，不知道小诺把情书给了大雄没有？

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抬头看见是小麦，小麦兴高采烈地朝我走过来，穿着厚实的羽绒服。我也惊讶了，这小子平时懒得跟什么似的，这会儿竟然起这么早？

小麦走到我身边，没谱儿地笑：十八啊，我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一个人长着双腿，一双健康的双腿如果不经常走路是多么不爽的事情，我憋了这些天，终于感觉应该好好出来走走了，不然我真的就成了木头人了。阿瑟说你早上还坚持跑步，我好佩服你，十八，你的双腿没有白长，充分发挥了腿的作用……

我哼了一声：哎，你不是废话吗？谁的腿是白长的，就说这小孩子还是不能跳级，思想幼稚啊，你爷爷要是知道你今天这个思维，他不定多后悔那么早教你1＋1＝2了。

小麦开始朝大雄喊：大雄，你准备跑马拉松吗？

大雄转过圈的时候，擦了擦汗，看着我：那个十八，小诺是不是你们专业的？

我点头，开始有不好的预感，大雄喘了一口气：我昨天收到她给我的信，怎么说呢？我今天也是想让你帮忙来着，我挺感谢她喜欢我，我也看了她在信中写的那种真挚，可是我已经有女朋友了，这个在学校已经是很多人知道的事情了，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觉得这个事情你要帮我，我昨天给她打了电话，直接就回绝了这事儿，谁知道在电话里面还没有说完，小诺就把电话撂了，我再打过去她怎么也不接，所以你帮我安慰安慰她。好意我领了，但是别的事情我无能为力了，只能是这样。

我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这个，这个事情，我也是，我尽量吧，她要是不说，我也不能主动去捅人家的伤啊。

大雄点点头：成，但是还是拜托你一下。

我转头看小麦：阿瑟呢？

小麦嘿嘿笑：他呀，今天说是有个约会，一早就在洗澡了，说还要去熨烫一下衣服，很春风得意的样子。

我和小麦大雄一起从学校操场转回各自的宿舍，吃过早饭，我早早拿了英语书和微积分书，还有几本别的书，想在上课前多看看，能背的现在就应该背了，别等到考试前再发愁就好。

我在上课教室中看了一大堆英语和企业管理，早晨背诵的效果还不错。快到上课的时候，夭夭和许小坏一起进来了，许小坏看见我哼了一声，没有说话，夭夭侧脸?许小坏说了几句话后，许小坏走到后面的位子上，夭夭朝我走过来，我一看就知道夭夭肯定是要问我什么事情的。果不其然，夭夭嘻嘻笑：十八，问你一件事情。

我狐疑地看着夭夭：什么事情？

夭夭往鼻梁上托了托眼镜架，压低了声音：哎，你到底和阿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阿瑟对许小坏始终是爱答不理的态度？许小坏和阿瑟走对面打招呼，可是阿瑟的态度淡淡的，好像不爱理睬许小坏似的，是不是你，跟那个家伙有什么关系啊？

我嗤笑：瞎说，我们根本不是那种关系。

夭夭盯着我：那是什么关系，我还经常看见你和阿瑟有说有笑的。

我叹了口气：夭夭，我们不是那种关系，你知道我性格很像男生是吧?

夭夭点头，我接着说：其实我和阿瑟的关系就是那种忽略了性别的朋友关系，也可以说是兄弟一样的朋友关系，知道吗? 至于许小坏喜欢阿瑟这件事情我怕我真的无能为力了。

夭夭笑：十八，其实我也不是怀疑你，就是许小坏老是疑神疑鬼的。我也知道你性格很豪爽，当然了这样的性格交起朋友来也是没有什么顾忌的，你这么说，估计许小坏也不会再有什么不恰当的想法了，我先过去了。

第73节：第三十三章·小诺的感情难关(2)

我嘴里答应着夭夭的话，但是眼睛在逐渐进来的人群中找小诺的身影，我有点儿担心小诺，我怕她想不开，女孩的脸皮儿终归是薄的，男生直接的拒绝肯定是一时难以接受的，但是我没有看见小诺进来，都到上课的时间了，我还没有看见小诺的身影，直到易名坐到我身边拍我的肩膀的时候，我还是没有看见小诺，甚至不知道自己身边坐着的是易名。

老师已经进来的时候我看见了小诺跑进来的身影，小诺跑到最后面一排，我很想去找小诺，和小诺坐在一起，但是上课的老师喊了一句上课，而易名正好坐在我旁边，我没有机会出去了，我想等下午有时间单独再找一下小诺吧。

翻书的时候，我才慢慢意识到身边坐着的男生是易名，易名笑嘻嘻地小声问我：十八，最近你真忙，上完课老是看见你匆匆走了，想和你说句话都找不到你。

我笑：是吗?

但是我心里很不高兴，真是，我天天早晨都跑步，要是真的想和我说话，到操场上找我啊，我什么时候都在，哼，明显的不诚心，就知道自己恋爱了，不知道得多幸福。

易名接着说：十八，听说有个会计专业的男生喜欢你来着?

我神经质地看着易名笑嘻嘻的脸：你听谁说的？真是没谱儿的事儿。

易名笑了一下：男生要是想知道的话，很容易啊，不过那个男生还成，个子很高，球踢得也不错……

我皱着眉头打断易名：哎，你很闲是吗？现在是在上课，不是休息时间。

说完这话的时候我也有些后悔，易名尴尬地笑了一下，没有再说话。

上第二节课的时候，我为了缓解气氛，主动和易名说了几句话，还厚着脸皮地问他女朋友的事情，易名的脸色缓和了一下，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着话。到了下课的时候，我不顾易名在我旁边，我急匆匆地想追上小诺，但是小诺走得太快了，我跑到综合楼底下也没有追上她。我刚想去小诺宿舍找她的时候想起小淫说在四楼的自习室等我补习微积分的事情，我又开始噔噔噔地跑上四楼，朝上次佐佐木找小淫的教室走去，里面没有什么人，我找了一圈，才看见小淫在最里面的座位上趴着睡觉。

我慢慢走过去，用手敲了敲书桌，小淫才迷迷瞪瞪地抬起头，皱着眉看我：哎，怎么才来？早下课了。

我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有点儿别的事情，小淫一边伸着懒腰一边瞪着我：昨天留给你的作业呢？有没有偷懒？

我小心看着小淫的脸色：我真是努力做了，可是就会做其中八道题，其余的我真不会。

小淫倒是没有发脾气，接过我手里的本子，翻看了一下，然后说：做了八道题，其中错了一道半，估计你就会六道题而已，十八，你数学真是需要加紧了。

我有点儿忐忑不安地看着小淫：哎，我能及格吗？

小淫莞尔一笑：没事儿，你放心吧，我微积分可不像你，就饭吃了，我还真不是吹的，只要你按照我教你的做，及格不是问题。就是八九十分也没有问题，文科的微积分，简单得很，但是你不能偷懒，坐下，我给你讲一下这些题。

我开始认真听小淫给我讲的每道题，必要的时候我在另外的本子上还记下了重点，小淫讲课的时候还真是认真，一点儿也不像平时没有正形儿的样子，讲完了我不会的七道题，小淫重复问我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前前后后看了一遍，觉得这次都听懂了。

小淫点头，说准备再给我讲三章，然后再留些类型题。我说好，小淫拿过我的微积分书翻开后面的章节，翻了几下，我看见小淫的表

情变得很奇怪，小淫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只是把他手里的微积分书朝我的方向打开，疑惑地看着我：十八，你看上面的文字。

我凑过去看，看见七十页的右上角有着几行字：你知不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什么滋味，而我现在就在重复着这种感觉。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有点儿犯蒙了，我一下想起昨天肖扬管我借笔说是给我画重点题型的事情，我想起肖扬叮嘱我看他给我画的题型的时候不自在的表情。小淫眯着眼睛看着我笑：十八，看来你走桃花运了，这个字体是肖扬的。

我尴尬地辩解：瞎说，谁知道谁写上去的，说不准是我自己写上去的呢?

小淫嗤笑：我和肖扬已经是两年的哥们儿了，我会认错？你别逗了。

第74节：第三十四章·不得不偷梁换柱(1)

第三十四章·不得不偷梁换柱

我开始手忙脚乱地拿过微积分的教科书，从笔袋里面拿出橡皮，开始擦上面的文字，小淫在旁边嘿嘿笑：十八，没用的，圆珠笔的字迹很难擦掉的。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小诺那次擦东西时用了口水，估计那样会擦掉，但是小淫在身边我很难那样做，我嘟着嘴，很想把那页书撕掉，小淫侧着脸看我：哎，十八，你就那么不喜欢肖扬，就喜欢易名那样的？肖扬多沉稳的一个男生啊，哪里比易名差了，不说易名，哪里比你差了，你该知足了，能有个那么好的男生喜欢你……

我打断小淫的话：哎，我们宿舍的嘟嘟昨天晚上说梦话还叫了你的名字了，你怎么不喜欢她，嘟嘟也不错啊？长得多可爱？

小淫嗤笑：十八，你必须明白一个道理，我这样优秀，一个同时拥有男人魅力和聪明头脑的男人属于供不应求的范畴，供不应求知道吗？注定是我选择别人的命，你不同啊，你属于供大于求的范畴，供大于求知道吗？你属于被别人选择的命，就不要挑三拣四了。

我不乐意地嘟着嘴：哎，你也学学佐佐木，人家就一个女朋友，你说你换了几个？我看见就三个了，你想干什么？

小淫拿书敲了我一下脑袋：得了，这些事儿啊，你整不明白，你还是乖乖把微积分整明白吧，将来要是嫁不出去，可千万别说我没有提醒过你，看书。

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小淫接着给我讲了三章的微积分，因为这次讲得少，所以我听得很明白，从七十页一直讲到一百页，之后小淫又给我留了二十道题，然后让我星期六白天去阿瑟租的房子，到时候检查我作业的情况，然后再把后面剩下的东西讲完，就成了，剩余的就是我自己看书复习还有多做类型题就成了。

我收拾书本的时候犹豫着对小淫说：哎，这个书上写东西的事情，你就全当不知道好不好？这事儿你就当你没有见过，要是肖扬问起你的话。

小淫笑了一下：知道了，这种事情还是你自己解决最好，肖扬什么脑子，竟然觉得我愿意跟你往一起掺和，其实冤枉的是我……

小淫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看见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女生，朝小淫笑：哎，不去吃饭了？

小淫也开始朝那个女生笑，露出好看的酒窝：怎么能不吃呢，这就去。

小淫转身看了我一眼：十八，我先走了，哎，记得周六上午找我，去阿瑟那儿知道吗别忘了，还有，留给你的作业，记得做。

说完小淫就和进来的女孩一起出去了，我摇摇头，明显就是重色轻友的家伙，哼。

我出了自习教室的门，刚想走，看见楼梯转口的地方，肖扬正在往下走，我吃惊地退回去，生怕被肖扬看见，等了大概有五六分钟，我才慢慢探出脑袋，直到确定外面没有熟人了我才小心翼翼地往宿舍跑。我就一个劲儿琢磨，怎么办啊，怎么办，这个事儿整的，要是肖扬问起我，我怎么跟他说？不能用橡皮擦，一擦表明自己已经看过了，也不能撕掉这页书，撕了页是表明自己知道了这段话，真是，我都愁死了。要不直接告诉他说自己没有这个想法？这样好像挺伤感情的，大家都认识，以后少不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回到宿舍，我还在为这个事儿犯愁，一飞正好在，苏小月和嘟嘟去食堂吃饭了，我求助似的跟一飞说了这事儿，一飞拢了拢头发，盯着我：十八，你是真的不喜欢肖扬？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不喜欢，只是一时无法接受？

我苦笑：哎，感情这个玩意儿还带强求和凑合的？我真是不喜欢，看见他根本就想不到喜欢或者不喜欢这几个词语，就像是见到陌生人一样，真的。

一飞皱了皱眉，想了一下：要不这样吧，十八，我帮你到你们上一届的学生那里借一本旧的微积分书，到时候肖扬要问起这事儿的时候你就装着不知道，说是自己的书丢了，找别人借了一本，这样肖扬也不能说什么，丢书的事儿也太常见了，嘟嘟苏小月都丢过教科书。

我恍然大悟，也觉得一飞这个方法是相当的不错，就催着一飞现在就去借书，一飞笑：哎，十八，你也太着急了，就是上吊，你总得让我慢慢系上一根绳子吧，还有临死前遗言呢。

嘟嘟回来的时候，一飞问嘟嘟：嘟嘟，你不是有个朋友也和十八是一个专业的吗?

嘟嘟点头：是啊，怎么了?

一飞笑：十八的微积分书丢了，你让你那个朋友帮着借一本呗?

嘟嘟看着我床上的微积分书：十八，这不是吗?

我慌忙解释：啊，这是我们同学的，今天借给我复习用的，我下午就得还给人家。

嘟嘟笑：借微积分书太容易了，文科生没有人把这本书当成宝贝，想借几本?

我笑：一本就够了。

苏小月揶揄地插嘴：要不多借几本吧，一旦十八又给丢了怎么办? 一备不时之需。

我瞪了苏小月一眼没有说话，嘟嘟把胸脯拍得嘭嘭响：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这就去，一会儿就给你搞定。

苏小月扁着嘴唇：哎，嘟嘟，知道你很能干，用不着使劲儿拍着自己的胸脯吧，不就是想告诉别人你的胸部很大吗? 哼。

嘟嘟叉着腰就朝苏小月横了过去：哎，不要以为我是十八，你说十句我也不还口，看我今天不收拾你，你肯定是中午吃撑了，来，我帮你消化消化。

嘟嘟真的奔着苏小月去了，俩人就在一飞的床上来了一场轻量级的柔道加摔跤好像还有跆拳道的痕迹的比赛，我和一飞在旁边嘿嘿

笑，苏小月被嘟嘟修理得一点儿脾气都没有，我嘿嘿笑，一飞小声问我笑什么，我也小声跟一飞说：哼，还常在河边走呢，让她不湿鞋?

第75节：第三十四章·不得不偷梁换柱(2)

下午的时候，嘟嘟真的给我借来一本还是很新的微积分教科书，果然是文科生爱惜书本啊，一本数学书竟然可以保存得这么新，真是同道中人。我有点儿欣喜若狂了，赶紧把原来书上的重点和一些东西在借来的书上画着重点，还有小淫给我留的作业题。

我把自己的微积分书塞到枕头下面垫着，完成这些之后，我开始担心小诺了，这个家伙，情绪化那么严重，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我真是害怕她想不开，决定去她宿舍看看。

小诺的宿舍在四楼，就是说我还需要往上再走一层，我爬到小诺宿舍的时候，小诺宿舍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小诺，黯然神伤地躺在床上发呆，另一个女生我不大认识，但是也是我们本系的学生，朝我点了一下头。

我凑到小诺身边：哎，怎么了，上课时候你也闷闷不乐的，谁气你了?

小诺翻了我一个白眼：要你管?

这话真是噎人，而且一噎就是一个跟头，我点点头：是，我管不着，你接着躺着。

我起身就走，还没有等我走出两步呢，小诺拽着我的胳膊不放：十八，你别走。

小诺可怜兮兮地看着我，活像一只流浪的猫被人甩了一样，我重新坐到小诺床上：你说你，这是干什么？给自己找罪受还是怎么着的，什么事儿啊?

小诺的眼泪掉了出来：十八，大雄他，他不喜欢我，他说他已经有女朋友了，可是我真的喜欢他，我真的是喜欢他的，我可以发誓，真的。

我从小诺的床上拿了一张面巾纸递给小诺：小诺，大雄真的是有女朋友的，学校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不是他应付你，是他实事求是，

至少他没有骗你啊?

小诺呜咽地看着我：可是，十八，我喜欢他，真的喜欢他。

我有点儿想笑，真是小孩子，我看着小诺：那你的意思是让大雄喜欢你，那大雄的女朋友怎么办，比如，把你和大雄的女朋友换个位置，你是她，她是你，你怎么自处?

小诺只是喃喃自语着：可是，我真的喜欢他……

天下间的事情，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比感情这个东西更能磨人，生也好死也好，都没有感情这个东西带来的划痕刻骨铭心。我曾经看过星座和色彩的预测，当然这个东西是信则有不信则无了，我预测的结果就是不管自己怎么喜欢一个人都不会主动去告诉别人，而别人因为不知道所以对我也始终是不以为然，所以我就在这种不以为然中消磨着自己的耐性和煎熬。我好像也改不了这个习惯，我常想如果别人也是喜欢我的又怎会不以为然，只有不喜欢自己的人才会不以为然，那么这个不以为然对于我，也未必就是一件很坏的事情。

我只是听着小诺絮絮叨叨地说着，我没有办法告诉小诺怎么做，忘了这段感情? 已经跨出去的步子怎么样退回去才能像是平静的水面那样从来也没有起过涟漪呢? 我更没有办法鼓励小诺去和另外一个女孩抢她喜欢的男生，很多事情只能靠自己，这话太俗，但是是真理。

从小诺宿舍出来的时候我想到应该给朱檀打个电话了，我的电话卡里面没有钱了，还好身上有一些硬币，我记得女生楼下有一个投币电话来着，于是我赶紧往楼下跑，在投币电话里面我咔咔地投了五个一角的硬币，拨打了朱檀家里的电话。接通了，接电话的不是朱檀，是个男人，估计是朱檀的老公，他说朱檀还没有下班，说完就客气地挂了电话。那个时候，投币电话是投五角钱可以说三分钟来着，我还心疼就说了一句话就挂了，我从投币口转了几下，没有说够的话竟然也不退币，哼，也是，这个时候朱檀应该是在办公室，我脑子肯定是锈了。

我恶狠狠地拍了几下投币电话，有点儿无聊，这个时候要是去朱檀办公室的话，朱檀不一定在，再说已经下午三点了，过不了多久我就该去家教了，算了，以后再找朱檀吧。

我发愣的时候，听见有人叫我名字，我转头，看见阿瑟神采奕奕的和一个挺漂亮的女孩一起走了过来，阿瑟的神情真是春风得意，那个女孩很礼貌地朝我点了一下头，很矜持地上了女生宿舍楼，阿瑟朝我笑：十八，怎么样？这个女孩够品位吧？

我笑：哎，小麦说你早晨又是洗澡又是熨衣服的，有个约会，就是这个吧？

阿瑟点点头：当然了，这么有品位的女孩是需要而且值得这种重视的。

我白了阿瑟一眼：哎，你们三点不是有课吗？

阿瑟嘿嘿笑：上课啊？也是，不过上课和约会相比要逊色得多，回去找小淫或者老佐抄个笔记就成了，十八，人活着要有乐趣，不是你这种风尘仆仆的，知道吗？

我哼了一声：哎，谁叫我要姿色没有姿色，要品位没有品位了？难啊。

阿瑟嗤笑：哎，肖扬可是一直在为你做事来着，你可千万别说你什么不知道，对了肖扬中午时候还到小淫自习教室找过你，可惜，小淫和你都不在，肖扬现在有点儿魂不守舍了，十八，你没有那么绝情吧？

我还真是为肖扬的事儿犯愁呢，阿瑟这么一说，我的愁又来了，真像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不过不是相思，是愁丝。我正想说什么，这个时候，我听到后面传来摩托车的轰隆声，而且是大马力的声音，我回过头看，看见一个个子不高的男生骑着一个硕大的摩托车赛车，车子后座上坐着一个长发的女孩，戴着漂亮的墨镜。骑摩托车的男生把摩托车停在女生楼下，女孩轻巧地下了摩托车，跟男生说了句什么然后笑着上楼了，骑摩托车的男生掉过摩托车的车头，转过我和

阿瑟身边的时候，我看见摩托帽里的那双眼神，张狂嚣张，目空一切，然后硕大的摩托车赛车从我和阿瑟身边带着风声也像是风一样穿了过去。

我开始摇头：阿瑟，瞧瞧人家，这个摩托车真酷，你也应该买一个，那样全学校的女生都会为你倾倒的，你信不?

阿瑟淡淡地看了一眼摩托车，笑：那车是雅马哈的牌子，那小子还算识货。十八，这就是肖扬他们专业的那对双胞胎之一，咱们学校里面，他们最招人了，奢华得很，比我和小麦更会糟蹋钱，不过也无所谓，家里有钱不花也没有劲儿，是不是。

阿瑟顿了一下，看着我笑：哎，十八，你说我和小麦如果也这样，你或者小淫还有老佐，还会不会答理我们，啊?

我笑笑，没有说话。

第76节：第三十五章·和他错身的心跳(1)

第三十五章·和他错身的心跳

我看着阿瑟笑：不知道，说不定你和小麦如果也那样的话，未必理睬我们也说不准，你说呢?

阿瑟伸了个懒腰：古人怎么说来着？好像是什么不在一条道上的意思，对，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对不对?

我有点儿疑惑：哎，阿瑟，你说如果刚才他们兄弟俩是双胞胎的话，那么他们的女朋友怎么才能分辨出哪个是哪个呢？会不会搞混了?

阿瑟吊儿郎当地笑，有点儿不怀好意：可能有分别吧，比如，细微地方，如果真的认不出来，干脆混着用好了，反正，哎，你干吗打人……

我回身就给了阿瑟一拳，阿瑟揉着肩膀：开个玩笑而已，小淫说你拳头像是钢筋混凝土，还真是没有说错，十八，你以前没有练过铁砂掌吧?

我瞪着阿瑟：哎，不跟你瞎说了，我上去了。

阿瑟好像有点儿无聊：十八，要不咱们去咖啡厅坐会儿得了，我现在已经错过上课时间了，待着挺没有劲的，回宿舍也没有人，我自己租的房子也没有人，我这个人啊，最怕一个人待着了，特别无聊，谁叫我爸妈小时候把我扔到集体宿舍了，过惯了人多的日子。

阿瑟一边说一边感慨地直摇头，我抿了一下嘴唇：平K、大雄他们都有课吗?

阿瑟打了个哈欠：就是没有也没有让他们找我啊，走吧，去咖啡厅吧，我困了，顺便喝杯咖啡吧，天儿挺冷的，再被风一吹，就该冻僵了。

我把双手放到嘴边哈了一下热气，跟着阿瑟往咖啡厅走去，我也觉得有点儿无聊，既没有到家教的时间，又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的，还

真是挺没有意思的。

走到咖啡厅门口的时候，迎面吹来一阵风，我和阿瑟都立马转过身，背对着咖啡厅的门，想避过这阵风。我转过身的时候，砰的一下，和一个人撞到了一起，我的鼻梁擦着对面人的下巴，我的下巴磕在了对面人的肩膀上，我闻到对面人唇间呼出的一股咖啡的味道，等我回过神儿的时候，我才看清和我相撞的人，竟然是易名。易名一脸的怒气，仿佛是从咖啡厅里面冲出来似的，所以毫无预警地和我撞到一起了，当易名看清是我的时候，勉强露出了一丝笑容：对不起，十八，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不等说完，易名急匆匆地走了，留下我，站在原地，呆呆地回味着刚才错肩而过时易名呼出的咖啡清香。我恍惚记得自己的鼻尖滑过了易名的下巴，阿瑟拍我的时候，我才收回思绪，阿瑟推了我一下：十八，十八，别发呆了，人走了，已经走了，你做梦了是怎么了？

我有点儿尴尬，跟在阿瑟后面，进了咖啡厅，让我意外的是，易名之前那个好得如胶似漆的女朋友正坐在靠窗的位置，脸上好像还哭过，对着咖啡厅的门，一动也没有动地待着，像个石膏像。

我第一个反应是易名肯定是和她吵架了，第二个反应是易名为什么会和她吵架呢？第三个反应是易名会不会和她分手呢？

阿瑟朝我喊：十八，十八，你喝什么？

我没有反应地回答阿瑟：随便。

直到阿瑟拿手指头敲了一下我的脑袋，我才勉强收回思绪，懊恼地看着阿瑟：哎，你干吗打我脑袋啊，我笨，你不知道吗？

阿瑟看着我嗤笑：哼，就是给你点冰块，估计你也没有反应。哎，就说人家吵架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干吗魂不守舍的？犯得着吗？是不是心里有鬼了？

我很没有底气地辩解：瞎说什么，你才心里有鬼呢。

第77节：第三十五章·和他错身的心跳(2)

这个时候阿瑟的呼机响了起来，阿瑟望了一眼咖啡厅的服务台：十八，你等我一会儿，不知道是谁呼我，我回一下。

阿瑟起身去服务台回电话了，我喝着咖啡，装作不经意地瞄了几眼易名的女朋友，那个女孩用面巾纸擦了眼睛，慢慢起身往外走，路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竟然很有罪恶感地低下了头。我突然想起刚才跟易名擦肩而过的情景，如果易名的个子低一点儿，要不我的个子再高一些，那么刚才错身的时候我的鼻尖应该会碰到易名的鼻子，那么我的嘴唇……

我很是罪恶地在心里诅咒了一下自己，可是心脏还是很不争气地狂跳了几下，阿瑟坐回来，意外地看着我：欸？十八，你怎么了？也没有喝酒啊，你干吗脸红了？

我低着头不敢说话，阿瑟嘿嘿笑：噢……你是不是干什么缺德事了？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不说？

我强装镇静地问阿瑟：刚才谁呼的你啊？

阿瑟笑：是肖扬和陆风，他们没有课了，问我今天要不要踢球，我说今天太冷了，小淫和老佐还没有下课呢，人数也凑不齐，我跟肖扬说和你在咖啡厅，肖扬说一会儿过来。

我一听肖扬一会儿要过来，开始不自在，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看了肖扬在我的微积分书上写的那段话之后，我有点儿不大敢见他了，我怕自己不会掩饰，很多东西就露了馅儿。

阿瑟看了我一眼：哎，十八，你别这样，怎么说大家都认识，再不济肖扬明年就毕业了，你不会连这么点儿时间都撑不过去吧？好歹给个面子，别搞得有点儿不欢而散。人家喜欢你也没有什么错啊，你怎么什么事儿都搞得跟1＋1＝2似的，是不是幼儿园大班待得太久了，脑子转不过来了，哼哼哈哈就过去的事儿，别这么较真儿了。

阿瑟朝我努努嘴，我回头，看见肖扬从咖啡厅的门外推门进来了，肖扬一边把大衣的领子往下压着，一边朝我们点头。到了我们身边的时候，肖扬坐到了阿瑟旁边，朝服务台要了一杯热咖啡，肖扬拽过阿瑟的咖啡杯子：哎，借点儿热乎气儿暖暖手，今天真冷。

肖扬看了我一眼：十八，微积分复习得怎么样了？小淫讲得还可以吧？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看见小淫和他女朋友，小淫说你听得还行来着。

我努力装出若无其事的笑：还好，他讲得挺详细的，我基本上是都听得差不多了。

服务员给肖扬端上热咖啡，肖扬把阿瑟的咖啡杯子还给阿瑟，喝了一口热咖啡，咬着嘴唇看着我：十八，那个微积分，小淫帮着你复习到多少页了？

我努力保持着没事儿的表情：哦，今天讲得不多，到了一百页的地方了，小淫说这个周末让我去阿瑟租的房子，把剩下的地方给我讲完就行了，再就是自己多做一些类型题了。到期末的时候，小淫说再帮着串一下就行了。

我看见肖扬端着咖啡杯子的手轻轻地一抖，眼睛盯着咖啡，我装作想起什么似的看着肖扬：对了，有时间，你还是得帮着我重新画一下上次你给我画的重点题型，说这话真是有点儿对不起你，我昨天回宿舍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把微积分和大学英语这两本教科书给弄丢了，亏得一飞和嘟嘟帮着我跟上届的学生那里重新借了这两本书，上午小淫还把我骂了一顿，因为我把他画的重点题型也给忘了，害得他重新给我画来着。可惜我的英语书了，好多重点我都在上面画了，这下倒好，我还得重新跟夭夭借笔记抄，真是。

说完这话我特佩服自己的应变能力，如果单说丢了微积分的书是不是太蹊跷了，顺便带上英语书谁还能说什么？阿瑟哈欠连天地看着我：我租的房子都快成公共场所了，看看，小淫时不时带女生去我那

儿，小麦和我玩游戏，肖扬大雄元风还有老佐没事儿去哪儿吃饭打牌，这会儿十八又要去补课，这个寒假还要去用电脑，唉……

我看着阿瑟：唉，不满意你直接说啊，我不去就成了。

阿瑟嘻嘻笑：哪儿是不满意啊，是欢迎至极啊，我就喜欢热闹，我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热闹而已，我巴不得大家天天在一起玩儿呢?

肖扬突然看着阿瑟：唉，我最近跟别人学看手相来着，阿瑟，我帮你看看。

阿瑟无所谓地把手伸给肖扬，肖扬打了阿瑟的手一下：换手，男左女右。

阿瑟懒洋洋地把左手伸给肖扬：看吧看吧，我还就不信你能看出什么，有本事你给我看，最好给我看出我将来能娶个英国或者什么国家的公主，我就希望这个来着。

肖扬煞有介事地看着阿瑟的掌纹：唉，阿瑟，你感情线怎么这么乱啊？难怪你这么花心了，你呀一辈子就是一个桃花命。

阿瑟厚着脸皮朝我笑：十八，我长这么大，就爱听这个，爽啊……

肖扬皱着眉头打了阿瑟的手掌心一下：切，花花公子一个，懒得理睬你，十八，我看你的手相怎么样?

第78节：第三十五章·和他错身的心跳(3)

我一愣：这个，我的好不到哪儿去，就不用看了吧。

肖扬朝我笑：看一下而已嘛。

阿瑟开始起哄：就是，十八，你性格这么古怪，是不是什么断掌啊横掌之类的，让肖扬看看啊，说不定可以找个高人指点指点，从此以后你的命就是山高水长海阔天空了，来，看看嘛，我也长长见识。

我实在没法拒绝，就把右手伸给了肖扬，肖扬的左手扳住我的手指，右手的手指在我的掌心顺着掌纹走着。我有点儿尴尬，肖扬看着我的掌心，笑：十八，你感情线很长也很深，而且中间没有什么断的地方，你，好像很专一。

我打断肖扬：帮着看看有没有钱，别的我什么都不在乎，将来要是能发财的话，就是最爽的事情了……

肖扬没有说话，肖扬的右手在我的手掌心慢慢滑过，我竟然感到肖扬右手手指头轻微地颤抖。我试着抽回自己的手，但是肖扬的左手握我的手握得很用力，阿瑟在旁边笑：哎，十八，我虽然不会看手相，不过我也接触不少女生了，她们的掌心掌纹有的很乱，乱的呢说明心思复杂，不乱的说明女生性格很豁达，对不对?

阿瑟说话的时候，肖扬依然握着我的手，眼神慢慢地注视着我：阿瑟，是不是性格豁达的女生基本都不敏感?

阿瑟喝了口咖啡：可能是吧，像十八这样的，估计都火烧眉毛了还得说没事儿，再等等什么的。

我很不自在，使劲收回自己的右手，肖扬的双手还保持刚才握着我的手的姿势没有动，我看了一下手表：我该去家教了，你们慢慢聊，阿瑟谢谢你的咖啡。

阿瑟笑：成，路上慢点儿，周六去我那儿，我们还等着看你怎么做西红柿鸡蛋汤呢?

我扑哧一笑：别逗了，还想拿我开涮?

第79节：第三十六章·兄弟我替你疼(1)

第三十六章·兄弟我替你疼

从咖啡厅里面出来之后，我松了一口气，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出了咖啡厅，我还在想着之前和易名那一瞬间的错身，于我而言好像是做梦一样的美丽，还有那一瞬间我莫名的心跳，和易名唇间飘溢出来的咖啡香浓。

刚刚肖扬的右手掌心从我的手上慢慢滑过，我能感觉出肖扬的紧张，可是，我感觉不出来自己的心跳和紧张，对于肖扬，我真的无能为力了，不是我故意，是我实在不能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别人，如果那样，肖扬不顺心，我更不顺心。

回到宿舍，盈子还在睡觉，别的人都不在，一飞床上放着几本叫做《知音》的杂志，我顺手拿了一本，靠在自己的床上翻了起来。距离家教还有一个多小时，今晚是高中生的家教，距离不是很远。

我有点儿看不下去了，开始翻着自己床上的书本，终于在最底下的一本书中找到了和易名的合影，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似乎易名和他女朋友的吵架在我的潜意识中让我感觉到一种开心？或者说是一种希望？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给易名打个电话，问问他怎么了，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可是如果我这样做了，会不会有点儿贸然了？我们之间的交情，好像还没有到达那个层次。

我把杂志扔回一飞的床上，开始冲着泡面，苏小月像是被蜜蜂蜇到一样推门进来了，顺手拿起我手边的照片：十八，你是不是喜欢这里面的谁啊？怎么我好多次都看见你拿着这张照片看啊，你喜欢谁，是大雄还是苇子，要不就是你身边这个笑得阳光灿烂的小子。

我嬉笑地看着苏小月：哎，你每天关心的闲事还真是不老少啊，还整天说我们没有创意和不思进取，哎，嘟嘟揍你一顿，你还没有舒服是不是？

苏小月苦着脸：十八，你还别说，嘟嘟那丫头下手那叫一个狠，我胳膊现在还疼呢。

苏小月看我在泡面，笑：十八，你老是不去食堂打饭，食堂的大师傅该忘记你长什么样子了，一旦将来真的不答理你怎么办？

我嘿嘿笑：那我就在自己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说：今生非食堂大师傅不嫁，我就站在食堂门口，我让食堂大师傅感到没脸见人，让他在这个学校里面没有办法容身。

苏小月瞪着我：十八，你啥时候变得这么黑心了，真狠。

我嗤笑：哎，狗急了还会跳墙呢，更何况我还是比狗聪明得多的哺乳动物，哼。

盈子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在我后面揶揄地笑：十八，你是哺乳动物这个事实倒是不假，但是是不是真的很聪明就难说了，哈。

我去水房刷饭盒的时候，竟然遇到了我来学校见过的小淫第一个女朋友，她在洗着衣服，看见我笑了一下：十八吧，对了上次你送我的护手霜挺好用的，谢谢你了。

我也笑：不用客气。

那女孩接着朝我笑：哎，小淫最近好吗？我好久没有见他了。

我有点儿发愣，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小淫跟我说他们分手了，可是我也看不出这个女孩有什么不高兴或者悲伤的样子啊，她知不知道小淫现在已经又换了两个女朋友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再见亦是朋友？

女孩开始用刷子刷牛仔裤，我勉强对付出一句话：他啊？还是那个样子。

女孩换了姿势继续朝我说：他那人还不错，你有这样的朋友也是幸运了，十八，你什么专业的？

看看人家就是大度，分手了还是这么护着小淫，小淫到底哪里好了？真是想不明白，我刷着饭盒：经济管理的。

女孩笑：你们宿舍真是，什么专业都有，不过你们好像很快乐，每天都有笑声，不像我们，一个宿舍都是会计专业，只有算盘声，赶上了刮风下雨就多个风声和雨声了，郁闷。

我笑笑，刷完饭盒，告别了那个女孩回到宿舍，嘟嘟顺手递给我一封信，说是在楼下的时候夭夭塞给她的，让她帮着带给我。我知道是代代的来信，代代的信总是很薄，好像特别舍不得纸张似的，每次回信我都是三张稿纸，代代的每次都是一张信纸，真是不够意思，多说几句话会累着吗？我正想看信的时候，宿舍电话响了，嘟嘟接了一下：十八，找你的。

我无意识地接过电话，让我惊讶的是，打来电话的是易名，易名问我晚上有没有时间，我顿时开始着急，家教怎么办？我开始小心翼翼地问易名是什么事情，易名说：十八，我心里很难过，我想找人喝酒，可是找不到人，最后想到你了。

我的心里竟然一热，我有点儿结巴地说：行，我晚上没有什么事情，什么时间？

易名说晚上七点在女生楼下等着我，我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都忘了自己已经吃过饭了。放下易名的电话，我开始着急地管嘟嘟要201的电话卡，我的卡里已经没有钱了，嘟嘟一边把卡递给我一边疑惑地看着我：十八，你不去家教了？

我没有答嘟嘟的话，急忙拨通了高中生家里的电话，高中生接的电话，我说我今天有很着急的事情，去不了了，实在抱歉，高中生客气地说：老师，没有什么关系，今天晚上补的是数学，数学我学得还不错。

我非常感谢高中生的理解，说了好些客气的话，才放了电话，嘟嘟不怀好意地凑过来：哎，十八，什么着急的事情啊，对了，刚才给你打电话的那个男生是谁？你从实交代。

我把嘟嘟的电话卡还给嘟嘟：不是谁，是……一个同学，说晚上有很重要的事情。

我把脸上的表情装成严肃的样子，嘟嘟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是啊，我就说没有什么事情能挡住你十八向钱奔跑的脚步来着。

我瞄了一眼手表，距离晚上七点还有接近一个小时，我的心有点儿莫名地突突跳着，说不出是兴奋还是别的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很想和易名见这个面，可能潜意识中还有一种期待或者别的什么？

晚上七点的时候我准时下了女生楼，等我出了女生楼的大门，易名已经在外面踱着步子来回走着，我镇静了自己的心情，慢慢朝易名走去。易名看见我，有点儿苦笑的面容：十八，我的心情真是糟糕透了。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跟着易名慢慢朝学校外面走着，易名领着我去了学校外面的餐厅，我现在还记得那家餐厅的名字是：潇湘五味。

易名带着我进了餐厅，找了一个靠着窗户的座位，坐下，当服务员递上菜单的时候易名很烦躁地翻着菜单，也没有问我，随便点了几个菜，但是一下子就叫了六瓶啤酒。啤酒端上来的时候菜还没有上来，但是易名只是自顾自地倒了一杯啤酒，很烦躁地一口喝了下去，看着我苦笑：哎，十八，是不是有人说女人的心，是海底的针，有这话对不对？

我有点儿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像有这种说法吧。

我还没有办法直接问易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易名叹了口气，开始跟我说他烦心的事情。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易名喜欢的那个女孩叫方茵茵，是学校书画社的社长，据说很多才多艺，当然，人长的样子自是不必仔细描述了，我虽然嫉妒方茵茵但是不至于去埋没人家的长相和容貌，我只能怀着自叹不如的份儿去遥想了。

从易名有点儿不连贯，也可以说是盛怒之下的语言逻辑中，我知道了一个大概的事实，就是方茵茵的家里是书画世家，所以把家世传承的责任给了方茵茵，方茵茵思前想后，作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觉得

如果要成就一番事业，那么感情是一块永远的绊脚石，所以决定忍痛和易名分手，然后一心扑在书画事业上。这件事儿让易名很恼火，易名感觉事业和感情没有什么是不能相容的，主要是看当事人自己的心态，易名觉得很奇怪，自己也没有阻碍方茵茵去发展书画的传承啊，为什么非要通过两个人的分手才能实现本家书画事业的发展呢？除非是方茵茵喜欢上了别人，可是方茵茵也是信誓旦旦地说没有别人，只有书画这个事业。

我也是听得很糊涂，也很难把两者之间的联系整明白，我这边心里无限地感慨，易名那边莫名地难过，不断喝着啤酒。估计是借酒浇愁愁更愁吧，易名的脸开始红了起来，一种酗酒之后的状态。我不断让易名吃点儿菜，易名只是一个劲儿摇头，不断喝着酒，说的话我听着也有点儿迷糊和含混不清。我很想劝劝易名，但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勉强对付出一句话：易名，你也不要多想了，可能这也是方茵茵一时的决定，说不定过几天等冷静了，她会主动找你的，也就没有什么事儿了。

第80节：第三十六章·兄弟我替你疼(2)

易名叹了口气，握着酒杯的手竟然有些倾斜，易名挑着嘴角笑了一下：会吗？十八，有时候我也很感慨，你说，咱们系里有不少的同乡了，可是关键的时候我想来想去，还就觉得你最好，能像兄弟一样听我说话，我就真的只信你，真的。

听完易名的这番话，我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哭，我已经开始喜欢眼前这个男生了，可是他只当我是能认真听他说话的兄弟，而已，我是应该感谢老天的安排还是别的呢？

当易名喝完四瓶啤酒的时候，易名已经有点儿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似的，竟然看着我笑：哎，十八，没事儿你干吗老是晃着，别晃了，我眼晕得很。

我笑了一下：我没有晃啊，你喝多了。

易名摇头：我才没有喝多呢，就是你在晃……

易名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扑通一声趴在桌子上了，但是眼睛还看着酒杯，有点儿喃喃自语：十八，你说，我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啊？我喜欢方茵茵，真的喜欢啊……

我用手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脸，我看着易名有点儿迷茫的眼神，没有说话，我要怎么说话？我也喜欢你，易名，你知道吗？我也是真的喜欢你，从看见你那种灿烂的笑容开始，从看见你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还有随意的运动服开始，我就喜欢你了，这些，你知道吗？可是现在，你在我面前说你很喜欢方茵茵，你问我该怎么办？你要我怎么回答你？你告诉我易名，你要我怎么样回答你才好？

易名眼神迷茫地转向我：十八，你怎么了？你很难过吗？

我摇摇头：不是，我帮不上你的忙，感觉很抱歉。

易名突然把手里的酒杯递给我，笑：十八，你帮我喝了这杯酒就算帮上我的忙了，行不？

我没有想到易名会这样说，我开始推托：这个，我不大会喝酒……

易名眯着眼睛看着我：十八，你不要装了，你和平K喝酒就行，喝那么多都行，和我喝就不行？什么意思，你干吗和阿瑟、小淫他们走得那么近啊？是不是我不如他们啊？

我不知道易名想说什么，可是易名的这些话让我很不舒服，易名竟然把酒杯往我面前一放：十八，是朋友的话，你喝了这杯，要不然，就不是。

我吸了一口气，看着易名：易名，你醉了。

易名开始摆手：我没有，我根本就没有，我清醒得很，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把我当回事儿，对不对？你把他、他们当回事儿，对不对？

易名把手指指向窗外：是不是把他们当回事儿？

我顺着易名手指的方向，看着窗外，餐厅的窗外正好临街，竟然有点儿意外地看见了肖扬、小淫还有佐佐木，佐佐木好像也看见我了，一边指着我的方向一边拍着小淫的肩膀。我看见有肖扬心里这个别扭啊，明明下午跟肖扬和阿瑟说要去家教，自己却偷偷跑来和易名一起胡闹。

我正尴尬呢，易名竟然朝窗外的三个人招手，嘴里不停地说着：你们，都进来啊？

我看见肖扬看我的眼神很不舒服，小淫往前推了肖扬一下，过了一会儿，肖扬和小淫推门进来了，小淫朝服务台指了指我和易名的桌子，然后和肖扬一起过来了。小淫恶作剧似的把肖扬推到我旁边的椅子上坐着，我感觉得出来肖扬大衣上从外面带来的寒气，我尴尬地看着小淫：佐佐木呢？

小淫笑：我们刚从阿瑟那儿回来，老佐是二十四孝的男朋友，赶着回去哄女朋友了。

肖扬盯着我：十八，你不是说有家教吗？

我哦了一声：那个，是我回宿舍的时候那个学生说今晚有事儿，所以不用我去了。

肖扬似笑非笑地看着易名：哎，你面子真大，我要是请十八喝杯咖啡，十八就有家教，你请十八喝酒，十八就说没有家教了，交情不一样嘛，对不对小淫？

小淫扑哧一笑，用手推了易名一下：哎，别喝了，脸都成龙虾了。

易名嘿嘿笑：我面子大？别逗了，就让十八喝半杯酒，她都不喝，平时净见十八和你们在一起了，根本都不答理我，还老乡呢？

我着急地朝肖扬解释：哎，他喝多了，你……

肖扬哼了一声：易名喝没喝多他自己知道，用得着你操心吗？

我低着头不敢说话，我听见从后面传来声音，转头看见几个人从里面的包间出来了，有一个男生看着有点儿眼熟，但是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了，后面跟着一个很漂亮的女孩还有几个男生，这个时候易名有点儿手发抖地夹了一口菜，后面的男生走过我身边的时候看了一眼肖扬：肖扬？你也在？

肖扬转头朝那个男生点了头：刚来，你们吃完了？

那个男生答应了一声也往外走，穿过易名身边的时候，易名夹着菜的手被不小心碰了一下，筷子上的菜掉到了餐桌上，易名愤怒地说了句：谁啊，这么不长眼睛？

走过去的那个男生猛然回过头，盯着易名：你说什么？

第81节：第三十六章·兄弟我替你疼(3)

我吓坏了，我看见回头的那个男生眼神很凶狠地盯着易名，我结巴着站起来：没事儿，他喝多了，对不起……

那个男生恶狠狠地甩了我一眼：问你了吗？你插话。

我紧张得要死，肖扬拽了我一下，我跌坐在椅子上，可是易名竟然也很无所谓地回了一句：说你了，怎么了，你碰到我了……

我看见那个男生快速地拿着手里的一个什么东西朝易名的脸上砸过去，我距离易名是最近的，我下意识站起来，想横在那个男生和易名之间，我着急地喊了一声：不要啊。

一连串的动作发生得太快了，等我再有感觉的时候，我右侧的肩膀突然开始疼了起来，我整个人几乎贴在易名的胸前，我把易名压倒在小淫的身上，小淫惊愕地看着我：十八，你没事儿吧，你怎么样了……

我听见后面的男生愤怒地说了一句话：这个臭小子是谁啊，干吗半路出来碍事儿，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揍。

小淫开始从对面扶着我，我听见肖扬的声音：十八，你没事儿吧。

我忍着痛慢慢站了起来，回头瞪着刚才那个男生：你很了不起是不是，不就是互相碰了一下吗，至于下这么狠的手吗？

我看见肖扬使劲儿拉着刚才那个男生往后走了几步，小声地说了几句话，那个男生也有点儿惊讶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朝肖扬点了一下头，朝后面的几个人招了招手，走了之后又回了一下头瞪着易名：小子，你有种，竟然让女人帮你挡着，这次算你走运，我们走，哼。

我揉着肩膀看着肖扬：哎，他谁啊，这么横？

肖扬盯着我：我之前跟你说过我们专业有一对双胞胎来着，其中之一。

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之前我在女生楼下看到的不知道是哪个，肖扬突然拽过我：十八，你肩膀没事儿吧，哪儿疼?

我这才看清刚才那个浑蛋拎起来的是一个啤酒瓶子，易名这会儿才有点儿反应：十八，十八你没事儿吧，对不起……

肖扬哼了一下：易名，你走运吧，要不是十八刚才挡的那一下，有你受的，刚才太突然了，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

易名表情难过地看着我：十八，我去结账，我们回去吧，你等会儿。

易名摇晃着去服务台结账，我龇牙咧嘴地揉着肩膀，转头的时候看见小淫不停地对着我摇头：肖扬，我的女朋友中要是有十八这样的，我把命给她都心甘情愿。

肖扬没好气地瞪了小淫一眼，易名结完账，又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十八，我们回去吧，今天，我对不住你，真的。

小淫扶了易名一下：走路都不稳当了，真是喝多了。

走出餐厅，我感觉右肩膀真是很疼，我皱了皱眉，小淫扶着易名，肖扬不停转头看着我：十八，你没事儿吧?

我摇摇头，没有说话。我看着易名的背影，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刚才会那么紧张易名，是不是我真的还是在喜欢易名，只是我自己没有察觉。可是，易名还是喜欢方茵茵对不对？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对不对?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易名，可能因了我对你的喜欢，所以我帮你挡了一下刚才的啤酒瓶子，或许这是我自愿的，但是从此后，我们会是什么？只能是兄弟，对吗?

第82节：第三十七章·兄弟你真忘了吗(1)

第三十七章·兄弟你真忘了吗

等小淫架着易名走到易名宿舍门口的时候，我看见了方茵茵，方茵茵站在易名宿舍楼的门口，在风中跑跑颠颠，双手也是互相搓着，可能也是等了很久。我的心里开始变得很难过，我开始知道一个事实，方茵茵和易名可能真的是互相喜欢的。

易名看见了方茵茵，推开了小淫，朝方茵茵踉跄地跑过去，我听见易名说着：茵茵，你改变决定了，是吗?

方茵茵忧伤地看着易名：你喝酒了?

小淫在旁边"嘿嘿"笑：哎，你们就别闹小孩子似的游戏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搞得好像谁都不想活了似的，害我们这些人跟着操心。易名喝多了。

易名冲动地抱住方茵茵，嘴里说着我们谁也听不清的话，这个时候别人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我忍住右侧肩头的疼痛，没有说话，朝女生楼走，走过女生楼转弯的时候，看见肖扬有点儿寥落地看着我，我避开肖扬的眼神。

小淫嬉皮笑脸地凑过来：看看，看看，这就是重欢情轻手足，知道吗？我小淫虽然风流倜傥，但绝对是手足兄弟永远是第一位，十八，你亏大了吧，今晚上的家教多少钱？还平白挨了一酒瓶子……

我再也忍不住，愤怒地回过头：你给我住嘴，听见没有?

小淫吓了一跳：十八，我……

我哼了一声，就要上楼，我感觉自己的手臂被人拉住了，我回头，看见肖扬有点儿生气的脸，我听见肖扬的冷笑：十八，你喜欢易名，对不对?

我不高兴地想甩开肖扬的手，但是没有成功，我对肖扬解释：我们是一个系的，还是同乡……

肖扬接着冷笑：我没有问你这些，你喜欢易名，对不对?

小淫讪笑着靠近肖扬：哎，那个肖扬……

肖扬生硬地甩了小淫一句：我没有问你，你一边待着。

小淫被呛得说不出话，尴尬地站在我们旁边，我惨然一笑：你们都想逼我，是吗?

肖扬的眼神从来没有过的冷：是不值，不值，你觉得值吗？之前你是他什么人，现在你又是他的什么人？我真是后悔刚才在餐厅的时候没有拉住你，我一万个希望那个酒瓶子打的不是你的肩膀，而是他笑得阳光灿烂的脸……

我顺着台阶的劲儿甩开肖扬的手臂，转头朝着女生楼里面的时候，我的眼泪掉了出来，我没有回头，径直往里面走。想起易名刚才不顾一切抱住方茵茵的瞬间，我甩给肖扬和小淫一句话：我，犯贱，行了吧?

我是够犯贱的，我是易名的谁？什么都不是，易名一个电话我就可以什么都不顾，别人打他的时候我第一个受不了，我自己的肩膀疼着，就是现在如果餐厅的那一幕重新来一遍，我想我还是会不顾一切帮着易名挡住那个酒瓶。有人说一个人潜意识中显露的都是最真实的东西，是不是？尽管刚才易名见了方茵茵之后甚至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过，或许他喝醉了，之前的东西都忘了，能记住的只是最能让自己刻骨铭心的东西，是方茵茵。

在自己宿舍门口的时候我努力呼吸了两下，把眼角积蓄的泪水擦干净了，然后若无其事地推门进了房间。日子就是这样，人和人都一样，一个人的忧伤对于另外的人而言，可能是一时的不爱说话和更年期的表现，说更年期有点儿早，那就是提前的更年期吧。

盈子坐在一飞的床上看着杂志，看见我随口问了一句"回来了"，我点点头，看苏小月抱着电话笑得那个妩媚的样子，我敢肯定电话的另一端是他的男朋友，嘟嘟孜孜不倦看着厚厚的小说，这丫头，平时正儿八经的英语书和专业课的书从来没有这么看过，一飞还没有回来，估计是和男朋友约会去了。

我拿着牙膏、香皂去水房洗脸，弯腰洗脸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右侧肩膀的疼痛，当然还有心里的疼痛，说实话，我希望自己单纯只是肩膀的疼痛，而不是心里的疼痛，或许当一种疼痛压住另外一种疼痛的时候，自己会忘记什么事情。

我不停地用凉凉的自来水拍打着自己的脸，易名，你真是心狠，就算我是你兄弟，可是刚才你连一句话，一句道别和安慰的话都没有吗？我想到了刚才肖扬冷笑着说的话：你不值。

可能真的不值吧，即使疼这也是最后一次了，从此后，我绝口不再提喜欢易名的任何一个字，一个字都不可以，连符号都不可以，记住了吗?

第二天早晨，我没有起床跑步，我的右侧肩膀一直很疼痛，我根本就是连弯腰都感觉很辛苦，所以就别说是撒欢儿的跑步了。我醒了之后只是望着上铺苏小月的床板发呆，背了一会儿英语和企业管理，今天还要把小淫留给我的微积分题型做完，明天小淫要检查的。

早上还有两节公文写作的课，还有一个星期，这学期的课程基本就结束了，进入期末复习阶段，这学期还好的事情是，总结性写作的东西很多，这样的考试和背的课程我还真是不打憷，我最怕的就是微积分。

直到快要上课的时候我才慢慢腾腾地往宿舍外走，嘟嘟奇怪地看着我：哎，十八，平?你都是比谁走得都早，怎么今天这么晚了？早晨也没有去跑步，你怎么了?

我摇摇头：身体不大舒服，没事儿。

上综合楼楼梯的时候我遇见了小诺，小诺耷拉着脑袋，也是一副谁惹我我跟谁急的架势，看见我，也是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十八，今天怎么你也这么晚?

我叹了口气：可能是我提前衰老了吧。

我和小诺磨叽的时候有人拍了我一下肩膀，我转头，抻着右侧肩膀，大爷的，真是疼，易名阳光灿烂地看着我：十八，怎么不快点儿

走，快要上课了。

我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易名怎么一句话也不安慰我一下，难不成他真的以为我是钢筋混凝土做的？就算是，也应该客气一下吧。易名好像心情很爽，有点儿神采飞扬。

可能他把昨天晚上的事情给忘了吧，靠，要真是这样，我真是不值当。昨晚还幻想了一下易名对我感恩戴德地说着客气话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原来完全不用考虑怎么办，人家根本就不记得这回事儿了，我这一酒瓶子挨得可是真够值了。

我没有回答易名的话，用手拽着小诺，往综合楼里面走，算了，忘了就忘了吧，这样也好，能让我彻底地死心，也让自己好好看看这个自己喜欢的男生原来是这样对待自己的，也就罢了。

我和小诺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小诺趴在书桌上发呆，一点儿上课的心思也没有，我则是准备在上公文写作的时候顺便背背英语单词。我拿手里的笔敲了小诺的脑袋一下：哎，你不会吧，一个大雄就把你整成这样，那你以后还要不要活了？

第83节：第三十七章·兄弟你真忘了吗(2)

小诺朝我扁着嘴：你懂什么？你又没有喜欢过别人。

我没有和小诺争辩：是，我不懂，行了吧，这事儿怪我，我不好。我没有帮着你把给大雄写的情书写得更好一些，所以我不好；我白吃了你给我买的一根冬天里面很贵的黄瓜，我对不起你小诺、对不起冬天的黄瓜，我罪该万死，我是罪大恶极，我对不起全世界像你小诺一样善良并且美丽的姑娘，这样总成了吧……

小诺忍不住笑了起来：十八，你成心气我。

我嘻嘻笑：我气你，你还笑?

小诺推了我一下：被你气乐了呗。

我一边翻开英语书，一边朝小诺笑：哎，多大的事儿啊，你前二十多年根本就不认识大雄，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看样子吃得不错，穿得也不错，身材和脸蛋儿保养得更是不错，你也没有活不下去啊?

小诺终于开始笑了：十八，可是我就觉着大雄是我的真命天子，我真的喜欢他。

我开始安慰小诺：幸好，你就觉着大雄是你的真命天子，如果你要是觉得杰克逊或者周润发是你的真命天子，你这辈子就废了，幸好幸好。

小诺给我一拳：十八，你取笑我。

下课的时候，我和小诺转楼梯往下走，我听见楼上有人喊我名字，我疑惑地抬头往上看，看见小麦从五楼的栏杆往下朝我挥着手。小诺朝我笑：十八，我先走了，你等着他吧。

过了一会儿，小麦"扑通扑通"地跑了下来，笑得跟小猫似的，我没好气地瞪着小麦：哎，你吃饱饭撑的还是怎么了？双腿能走路了，看把你美的，走吧。

小麦笑：等等啊，阿瑟他们还在后面呢。

我开始朝刚才小麦下楼的地方望，果然，阿瑟和佐佐木一起下来了，后面的小淫正在往衣兜里面装着什么，也不是，好像正在从自己衣兜里面往外掏着什么，但是没有找到，好像还很恼火的样子，佐佐木看见我笑了一下。

阿瑟到了我身边，有点儿奇怪地看着我：哎，十八，你今天早晨怎么没有跑步啊？平常你不跑步也会去做运动来着。

小淫拍了阿瑟的肩膀一下：哎，给我支烟，我的烟怎么不见了，早晨明明装在衣兜里面。

阿瑟回身给了小淫一下：得了，教学楼里面不让吸烟，你就装回好人吧。

我支吾着没有说出话，也没法说，总不能说因为肩膀疼这事儿吧，小麦"嘿嘿"笑，突然往我肩上一扑：十八，我知道了，是女生的生理周期，对不对？

我的右侧肩膀被小麦一碰，疼得我有点儿龇牙咧嘴，这还不算，小麦这个家伙竟然还跟我说什么女生的生理周期，我的表情肯定是疼痛加上别扭等于尴尬加上不好意思。小淫嘲笑着看着小麦：小麦，你干什么，显着你知道得多？

阿瑟也笑了一下：走吧，十八，下午还有课吗？

我摇摇头：没有了，我还要复习小淫给我留的微积分呢。

阿瑟拍着小淫的头：正好啊，去我那儿吧，小淫今天也是百无聊赖的，正好帮着你复习复习，他刚刚和现任女朋友分手了。

我奇怪地看着小淫：哎，你又分手了？可是我也看不出你有什么悲伤和不高兴啊？

小淫撅着嘴：切，谁说分手就必须苦着脸，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我才不会。

我揶揄地笑：是啊，昨天还看见之前我送护手霜的女生，她还问我你好不好呢？哎，你是怎么做到的，人家女孩都不记恨你啊？

小淫得意地笑着：知道我厉害了吧？这是祖传秘方。

我哼了一下：说你胖，你就喘了，说白了你就是一个花心大萝卜。

佐佐木一本正经地接过我的话：十八，你不能这么说，人家小淫说了，这叫男人的魅力不是花心，叫什么来着？对，这叫性情中人，性情中人啊。

小淫很事儿地甩了一下有些长的头发：就是，十八，就你那个脑子，你懂个六啊，还是老佐明白我，不愧是知己啊。

阿瑟正想说什么，我听见对面好像有人喊阿瑟，我们顺着喊的方向看见了肖扬和饼小乐，阿瑟也朝肖扬喊：有课吗？

我看见肖扬朝我们这边点头，阿瑟招了招手，我们慢慢朝楼下走。

佐佐木下了综合楼之后，跟我们说再见，小淫嗤笑：老佐又准备做二十四孝的男朋友了，真是佩服他，天天看着一张脸，都不会够？

阿瑟也是一副纳闷儿的神情：是啊，要是换成我，早就看够了。

我和小麦并肩走着，没有说话。

到了阿瑟租的房子，小淫朝我板着脸：十八，中午之前，你把我留给你的二十道微积分题，全部做出来，不然中午没有饭吃，我说到做到。

我无奈地打开微积分书，小淫突然凑过来小声问我：哎，十八，今天易名有没有对你感恩戴德的？是不是特感激你？

我哼了一声：感恩戴德？得，是得了的得，他昨晚喝多了，今天压根就把这事儿忘了一个干净，也好，我连推辞的话语也省了。

第84节：第三十七章·兄弟你真忘了吗(3)

小淫有点儿惊讶：不会吧，那就有点儿忘恩负义了，先不说你喜欢不喜欢他吧，就是帮着他挡了那么一下，他就应该很隆重地谢谢你啊？

我有点儿伤感：算了，谁叫我命贱了，我吃饱饭撑的，我没事儿找事儿，多此一举，这总行了吧？不提了。

小淫不正形儿地笑：你说你和肖扬昨天，真是，你把我甩到一边，你是女的也就罢了，可是肖扬，哼，大家好几年的朋友竟然也让我一边儿待着，昨晚被你俩说话呛得要死。

阿瑟把烟扔给小淫：你和十八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小淫接过烟：我的烟也不知道放哪儿了，真是奇怪了，能说什么，还不是十八那点儿事儿，这倒好，昨晚十八来了一个美人救英雄，谁知道，英雄一夜美梦之后竟然忘了个干净，你说十八亏不？对了，这事儿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说来着。

阿瑟来了兴趣，开始对小淫刨根问底，我尴尬得不行，小淫把昨晚的事儿说了一遍，阿瑟惊讶得不行：十八，你没事儿吧，难怪你今天早晨没有跑步？是不是肩膀疼啊？

小麦开始恍然大悟：噢，不是生理周期啊？

我拿手打了小麦一下：哎，你不能少说几句吗？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

阿瑟把烟往电脑桌上一扔：哼，易名真是走运，昨天要是没有肖扬在那儿，十八，我跟你说实话，你和易名绝对白给。那对双胞胎的哥儿俩，打人那叫一个狠，上学期就已经是记过了，仗着家里有钱、有关系，学校碍着面子不好开除他俩就是了。易名也是，怎么能忘了一个干净呢？怎么说十八也是帮着他挡了一下，不然有他受的了，这事儿啊，还真得谢谢肖扬。

小淫朝我笑：十八，你真得谢谢肖扬，虽然说男生打架不会碰女生，但刚开始那家伙根本就把你当成了男生，要是没有肖扬在，那家伙要是把你当成男生和易名一起揍了，你说你得吃多大的亏啊？

我抿了抿嘴唇，开始有些后怕，说实话，我就是现在想起昨晚那个男生凶狠的眼神，心里也是一阵一阵的凉。

阿瑟吐了一口烟，揶揄地看着我：哎，十八，你就那么喜欢易名？为他和别人拼命？

我没有说话，用手开始揉着开始有点儿抽痛的右侧肩膀。小淫把烟掐了，走到我身边，笑着把我按在椅子上：十八，真是佩服你的勇气，不过所托非人，就这点，易名照肖扬差了太多，至少肖扬知道心疼你。昨晚回宿舍的时候肖扬自己一个人在走廊抽了好长时间的烟，一直跟我说不知道你的肩膀怎么样了。易名呢？竟然早晨醒过来什么都给忘了，还是不在乎你，不然怎么会忘了呢？算了，当兄弟的，我吃点亏，你坐着，我帮着你按摩几下，这种硬伤的地方就需要用力揉搓开，不然越是不碰就越疼。我小时候跟别人打架，我哥哥就是这么教我的，很管用。你把大衣脱了，不过，按的时候会疼，你忍住了啊？

小淫下手使劲儿的时候我真的差点儿喊出声音来，我这才知道一个男生的力气原来可以这样大，我强忍住自己想要喊叫的想法，右侧肩膀疼得我实在有些不堪重负了。阿瑟坐在对面，同情地看着我：哎，十八，其实应该用白酒揉搓，一会儿就会散开了，这就是男生和女生的不同。男生可能会经常打架，所以这种疼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女生可能一辈子都打不了几次架，所以这种疼痛应该是很疼吧，还有就是男生比女生更加耐疼痛。

小麦在我旁边不停地来回走着，表情显着好像比我还疼似的。小麦关切地看着我：十八，是不是很疼啊，要不我去厨房帮着你找根黄瓜或者胡萝卜什么的，你要是疼的话，就使劲儿咬着，电影里不都是这样演的吗……

小淫突然扑哧一笑：小麦，你滚一边去，我正用劲儿呢，你跟边上说这些，我能用上劲儿吗？小心我揍你。

第85节：第三十八章·不能假装喜欢你(1)

第三十八章·不能假装喜欢你

小淫按摩了大概二十多分钟，我开始感觉自己右侧肩膀有些发胀、发热，竟然不是很疼了。小淫收回手坐到我对面，喘了口气：哎，都说跌打医生最累，我算是领教了，这个手劲还不是一般的累，是相当的累。哦，怎么样十八，好些了没有?

我点点头：好多了，不像刚才那样不敢碰了。

小淫朝阿瑟要了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朝我笑：哎，十八，要是阿瑟，我立马几下就把他的衣服脱光了，然后用白酒揉，效果更快，只要感觉发热就会好很多。

阿瑟给了小淫一拳：哎，说话注意一些，你还真当十八是男的了?

小淫笑嘻嘻地把微积分的书扔给我：十八，这个是正事儿，快点儿做题。

我伸手接过微积分的书，真的感觉右侧肩膀不是那么疼了，我感激地看着小淫：哎，谢谢了，好像真的没有之前那么疼了。

小淫笑：好办啊，等哪次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帮着我按摩一下不就找回来了吗?

我哼了一声：想得美。

小淫拖着小麦和阿瑟去厨房帮着他打下手了，我一个人坐在电脑桌前开始做微积分的题型，这次还好，因为上次讲得少，我听得也认真，所以会的东西很多，在做题的时候速度也快了起来。二十道题中我有四道题不太明白，也不是完全不会，就是感觉自己用的定理不是那么敢肯定。

我合上书本，慢慢凑到厨房，我看见阿瑟叼着烟手里拿着一根大葱，对着小麦指指点点的，小麦蹲在地上不停地剥着什么，小淫在切

着什么。哼，又来了，上次做饭的时候阿瑟也是抢先拿着大葱说是剥葱，明显欺负人。

我推开厨房的门：唉，阿瑟，你干吗那么欺负人？每次都说自己剥葱，一顿饭连半棵葱都用不上，你偷懒。

小麦感激地回头看着我：十八，就你最公平了，阿瑟每次都这样，我长这么小，都是他欺负的。

阿瑟笑：这就冤枉我了，小麦长得小，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发誓，跟小麦的爸妈有百分百的关系，那是你家的遗传基因不好，你怨着谁了？我怎么长这么高啊，我家基因好。

小淫回头看我：哎，十八，你题做完了？

我点头，房间里面的电话响了，阿瑟扔了手里的大葱，往外跑：我去接电话，我接电话。

小麦憋屈地摇头：看看，阿瑟明显就是脱离劳动人民大众，劳动才是造成人类行走和思维的基础啊。哎，阿瑟真可怜，过不了多久就会退化成类人猿了，到时候还得把咱们祖先从最开始的时候劳动的事情重新演变一下……

我忍不住笑了，看着小淫切土豆丝。小淫的手很干净，没有长指甲，我历来都讨厌男生或者女生留着长长的指甲，小淫的刀功很利落，很快就把土豆切成很细的丝，然后用一个容器把土豆丝装上，用水泡上。小淫回头，看见我盯着他，笑：十八，你的厨房手艺我可实在不敢恭维啊，将来要是有男人娶你，你说你嫁入人家之后怎么办啊，我都替你担心。

我脸一红，不敢说什么，因为自己的水平实在是太差了。小麦转身把剥好的大蒜和一堆东西递给小淫，小淫把那些东西堆放在案板上，然后推着我往外走：出去，十八，我先看你的作业之后再炒菜。

小淫跟着我到了客厅的电脑桌旁边，我把自己做题的本子递给小淫，阿瑟躺在沙发上翻着杂志，眯着眼睛看我：哎，十八，刚才打电话的是肖扬，肖扬问我你在这儿不。他一会儿过来。十八说实话，我

和小淫认识肖扬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见过他对谁紧张过呢！你怎么就是没有反应呢？你不会真的以为你是男的吧？

这一次事情，我很感激肖扬帮着我解了围。说实话，如果当时没有肖扬在场，我和易名真是没有什么本事跟那样一个骄横跋扈的男人纠缠，估计现在都躺在医院里面也说不准--人家有钱怕什么，无非就是给我们赔点儿钱，还不一样是每天逍遥过日子，我们可就真的受了罪了。可是除了对肖扬有着感激和歉意，我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感觉。当小淫说肖扬昨晚一个人在走廊待了好长时间，一直担心我的肩膀怎么样的时候，我更是感动。从小到大没有过什么人关心自己，所以只要别人对我有一丁点儿的好，我就会当成一百万分甚至更多的好。我一直以为自己喜欢上易名也是这个原因，可是现在知道除了有易名对我的那一丁点儿的好之外，还要有一种感觉，一种叫做心悸的感觉在里面才行。如果只是因为感激，只是因为另外一个人对自己好，那么自己就接受对方，那么这样会不会有快乐在里面？

小淫一边看着我的作业本子，一边拿手敲了我的脑袋一下：十八，你就不会装装吗？肖扬明年就毕业了，毕业就分手的事情几乎百分百，就交往那么几个月，除了肖扬还有谁把你当成宝贝，你真是，脑子锈了。

我没有说话，用手扒拉开小淫敲着我的脑袋的手，看着桌子上的微积分的书本发呆。

小淫把我的作业本子扔给我，笑：哎，十八，这次不错，就错了？道题，剩下的四道题，也不是很难，跟你做出的这些题的难度差不多，就是形式有点儿不一样罢了。看来你脑子不笨啊，就是没有好好听讲，吃完饭我给你讲你错了的半道题还有那四道题。

小淫说完进厨房忙活了，阿瑟皱着眉从我后边拿杂志扔了我一下：哎，十八，刚才跟你说的话你有没有听进去啊？怎么一到关键时候你就装傻啊……

我捡起阿瑟扔给我的杂志，苦笑：阿瑟，你不要再逼我了，这种事情不是讨价还价，也不是儿戏，我不是一个可以能把自己感情收放自如如小淫一样高明的高手。小淫有祖传秘方，但是我没有，所以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很复杂，你明白吗?

阿瑟皱着眉头，没有说话，这个时候响起敲门的声音，我想应该是肖扬，站起身去开门，肖扬见开门的是我有点儿惊讶，我客气地看着肖扬：进来吧，刚才阿瑟说你中午要过来。

第86节：第三十八章·不能假装喜欢你(2)

肖扬进了房间，朝阿瑟点了下头，阿瑟吊儿郎当地笑，伸着懒腰：哎，我去厨房看看小淫的菜做得怎么样了，要不是我一直监督，小淫的手艺哪儿有这么好。

肖扬没有答理阿瑟，小心地坐到我对面，看着我：十八，你肩膀怎么样了？这个给你。

我接过来，是一个很小的瓶子，肖扬解释：这个，涂抹到撞伤的地方揉揉很管用，很多男生踢球受伤之后都用这个，你回去之后让你们宿舍的女生帮你一下。

我感激地看着肖扬：谢谢。

我咬了咬牙，把手放在肖扬的肩膀上：哎，虽然大家都是兄弟，可是待遇不一样啊，所以说交朋友也需要分清楚一个人的本质和性情。易名一夜美梦之后把昨天的事情忘了个干净，就说我这个当兄弟的不计小节吧，总得说句感谢的话吧，到底是欢情重于手足啊！这一点，小淫说对了，所以还是你们够兄弟义气，所以这份义气和友情我十八会记一辈子，真的。

肖扬有点儿意外地看着我：十八，你……

我重重地按了肖扬的肩膀两下，笑：抽时间一起喝酒，不跟平K似的那样拼酒。

我开始朝厨房喊：哎，你们什么时候才让人吃饭啊？

过了一会儿，小麦探出脑袋，奸诈地笑：十八，我们已经在厨房吃了，嘿嘿。

小麦还没有说完，就被后面的人推了出来，小淫不乐意地看着我和肖扬：早就想吃饭了，就是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呢？

中午吃饭的时候肖扬的兴致不高，只是简单地吃了两口菜，说是下午还有课，要先回去准备了。阿瑟惊讶地看着我，肖扬走了之后，

阿瑟盯着我：十八，你跟肖扬说什么了？平时只要你在他不会主动提出先走的，你和他摊牌了？

我摇头：没有，我哪儿有那么自恋的？

我把自己刚才的话重复说了一遍，阿瑟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得了，难怪他不高兴，你把人家当成兄弟，问题是肖扬不想和你做兄弟，十八你真是。

小淫吃着菜没有说话，小麦敲着碟子：哎，当兄弟怎么了？有什么不好？

小淫碰了小麦一下：你闭嘴，不要乱插话。

阿瑟点了一支烟，瞪着我：十八，你真绝，你这一下子，让肖扬很久都反应不过来，我是说实话。咱们都是朋友，虽然和你认识的时间没有肖扬时间长，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长短而对你们有所厚此薄彼，我都把你们当成好朋友，和小淫、老佐、小麦他们都一样。我是希望你们都好，不希望你们因为什么别的事情而闹得不开心。肖扬能喜欢你，我们也替你高兴，刚开始我们一直是以为你因为不好意思，所以会找借口或者推托，并不知道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现在才知道你可能真的对肖扬没有那层意思。这玩意儿也不能强求，但是你也不要太过于坚决了，别人喜欢你，能有什么错误吗？

我低着头看着碗里的饭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小淫笑：十八，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肖扬明年就毕业了，现在已经是十二月份了，明年就几个月了，你就不能凑合一下吗？毕业分手的事儿太常见了，也没有什么嘛，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有什么不好……

我不高兴地打断小淫：哎，你以为我是你吗？我没有你那个本事，可以对自己的感情收放自如，分手也不会有什么感觉。是，我可以应付，如果我不是发自真心的，是有几个月的相处时间，但肖扬会开心吗？你们以为他会傻到我是不是真心都看不出来吗？如果到了明年毕业的时候他还是放不开，我再对他说出实情，他会比现在更快乐吗？我呢？我既要假装自己真喜欢他，还要忍受自己不喜欢的事实，

我是什么感受，你们想过吗？感情的事情是酱油吗？做菜时候想倒多少就倒多少？

我顿了一下：既然不能比现在更加开心，还做那些徒劳的事情，不是画蛇添足吗？人的同情心很多时候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

小淫讪讪地笑了一下，没有再说话，阿瑟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小淫一眼，也没有说话，一顿饭有点儿食之无味的感觉。

小麦为了打破僵局，开始无端地找笑话：十八，这个是什么啊？

我没有说话，在想着是不是刚才自己说的话有些过火了，别人也是为自己好，自己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谁也不欠自己不是吗？男生和女生对于感情的想法怎么能一样呢？

我正发愣的时候，小麦突然呸了一下，皱着眉头：哎哎，这是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玩意儿啊，怎么是这个味道啊？

我这才转头看小麦，惊讶地发现小麦竟然把肖扬送给我的跌打酒给当成辣椒油拌到饭里了，估计味道不对，所以小麦才这么大反应，我扑哧一笑：哎，这不是辣椒油，是红花油，你怎么这么心急啊？

小麦苦着脸：谁知道啊，小瓶辣椒油也是这样的包装，我说味道怎么怪怪的，这么难吃。

小淫和阿瑟也跟着笑了，小淫给小麦倒了一杯水：以后吃东西要注意，知道吗？

第87节：第三十八章·不能假装喜欢你(3)

吃完饭，小淫帮着我把不会做的四道题给讲了一遍，还有上午做错的半道题，我听得还算明白。我发现前后的微积分内容重新串了一下，一下子就变得很简单了，好像也没有之前那么难了，不过这其中也有小淫很大的功劳，因为小淫讲得很好。

讲完作业题，小淫顺着教科书又往下串讲了二十几页，说剩下的明天讲就好了，这样一分开显得轻松了很多，末了小淫看着我笑：十八，看不出，你还怪有原则的?

我嗤笑：不是原则，是我自己一穷二白的，没有什么资本可言，我想不了不切合实际的东西，只能看到眼前而已，不想害人顺便害己。虽然有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话有些偏激，可是如果干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就格外亏得大发了。

小淫一副糊涂的表情，我摇头：算了，我这种智商的人说的话，你是不会明白的。

补习完数学之后，我给朱檀的办公室打了电话，朱檀刚好在，我为前几天没有打电话给她表示了歉意顺便问有什么事情。朱檀笑着说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快要停课了，等考完试的时候让我去她家找她，她把让我整理的资料和提纲给我。我说行，反正不到二十几天就快考完试了。

打完电话，阿瑟说闲着也是闲着，然后四个人打了一会儿牌，我看着墙上的石英钟，想着家教的时间，时间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我想等五点左右回宿舍。小麦因为把红花油当成了辣椒油，所以整个下午舌头始终感觉不对劲儿，一个劲儿朝我埋怨：十八，也怨你，你干吗不事先说明啊？我的舌头最起码要好几天都没有什么感觉。这个什么红花油什么的，怎么是这种味道啊，看颜色真像是辣椒油……

小麦还在啰唆的时候，响起了不大连续的敲门声，阿瑟奇怪地看着我和小淫：谁啊，是不是收水费或者煤气费的？十八，你距离门口

最近，去开门。

我笑着放下手里的扑克牌，站起身，去开门。

门打开的一瞬间，我惊讶了，门外站着肖扬，肖扬一身凉气还有酒精的味道，肖扬的双手放在房门两边，迷蒙着眼神看着我：你是？十八吗？

我让开路：你快进来，进来啊。

肖扬慢慢腾腾进了房间，关上门然后背倚着房门，看着我：不是我的幻觉吧，你是十八，对吧？

我迟疑地点头，我想肖扬肯定是喝了很多酒，多得意识中都不大记得谁是谁了。我正这么想着的时候，肖扬突然往前，毫无预警地抱住我，我吓了一跳，小麦惊讶地叫着：糟了糟了，肖扬喝多了……

然后我听见肖扬愤怒的声音：我没有喝多，没有喝多，我知道我抱着的是十八，是十八，我不要和十八做兄弟，不要……

阿瑟靠过来，拍着肖扬的肩膀：肖扬，你坐下说话，坐下说话，好不好？我们知道你没有喝多，十八在这儿呢？你放开她，别吓到她，好不好？

肖扬鬓角处碰到我的耳朵，我感觉到冰凉的温度，是冬天的温度，肖扬的双臂抱得很紧，我挣脱了几下也没有成功。肖扬根本不理阿瑟的话：十八，我不想和你做兄弟，好不好？你别把我当兄弟……

我在心里叹气，我到底哪里好了，为什么肖扬要喜欢我？只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就会让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喜欢到要失态的程度吗？肖扬自己去喝酒，在寒冷的冬天里面不知道想了多久才会重新跑到阿瑟这里告诉我他不想和我做兄弟，可是我能怎么办？

小淫和阿瑟一起动手才把肖扬抱着我的双臂展开，阿瑟扶着肖扬进了房间，把肖扬放到床上，然后招呼小麦给肖扬倒杯热水。小淫幽幽地站在我身边，有种无奈的笑：十八，看到了吧，喜欢一个人到一定程度，会很危险，对自己、对别人都危险，对自己危险就是可以不顾自己的尊严和矜持，就像你对易名，对别人危险就是一旦别人不是

如自己喜欢那样喜欢对方，不仅让自己彻底失去自尊还会让对方为难。十八，你会不会感觉为难?

小麦倒了杯热水，小心翼翼地往房间里面走，我喊：小麦，把水给我吧。

小麦拿手呼扇着水杯的热气，把水杯递给我，我拿着水杯进了阿瑟的房间。阿瑟苦笑看着我：十八，你走吧，这会儿肖扬已经把我当成你了。这样也好，等他醒过来的时候看见是我也好，至少你们之间不会尴尬，你就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我把水杯放在床头边上，肖扬闭着眼睛，手紧紧地抓住阿瑟的手腕不放，表情好像很难受的样子，那一瞬间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我咬了咬嘴唇，出去了，收拾了自己的东西，然后叮嘱小麦和小淫不要把今天的事儿给说漏了，小淫嗤笑：我会让自己的朋友难过吗?

第88节：第三十九章·伤痛的青色伤痕(1)

第三十九章·伤痛的青色伤痕

我很狼狈地跑回宿舍。苏小月在宿舍和嘟嘟争论着什么，看见我回来非要让我评评理，嘟嘟也是一副很不服气的样子。我问了才知道，两人争论的事情是《乱世佳人》到底是原版书好，还是电影好。嘟嘟说原版的书好，苏小月说拍成电影之后的好，因为里面有扮演白瑞德的克拉克·盖博和绿色眼睛的费雯丽。

嘟嘟的理论是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叫克拉克·盖博的男人最迷人，也不是只有一个叫做费雯丽的女人的眼睛是绿色的，看原版书的好处就是可以无限想象剧中人物的个性和长的样子，而且没有极限，不受限制。

苏小月尖刻地笑：是，是可以无限想象，谁知道你嘟嘟的审美水平是什么啊？说不准你就把克拉克·盖博想成了那个叫做刘罗锅的人也说不准，哼？

嘟嘟气哼哼地说：刘罗锅怎么了，俺就是觉得他那个罗锅是最帅的，克拉克·盖博算老几？

这个争论没有人能摆平，我没有说话，慢慢准备晚上做家教的东西。这个时候我充分感受了那个词语：后院起火。这话真是经典，可能是一个人满面春风地在外面走着，可是别人并不知道这个人已经有点儿焦头烂额了。我挠着自己的头发，皱着眉头看苏小月：哎，那个《乱世佳人》里面的费雯丽最后到底喜欢谁啊？

嘟嘟嗤笑：十八，这个著名的故事你不知道吗？当然是白瑞德了。

我想了一下：可是之前好像喜欢他那个表哥还是什么来着好长时间了，不是吗？

苏小月叹气：那都是虚无，好长时间的虚无，郝思嘉一直以为自己喜欢的人是自己最初见到的那个人，可惜，等她知道她喜欢的是白

瑞德的时候，白瑞德没有给她最后的机会。可惜啊，白瑞德对郝思嘉多好啊，不管郝思嘉多任性，都始终爱着、宠着她，但是郝思嘉就是不领情，即使结婚了还以为自己是喜欢白瑞德的钱呢。

我有点儿难为情地看着苏小月：哎，要是，要是有一个男生喜欢你，但是你不喜欢他怎么办?

苏小月冷酷地把手掌做了一个砍头的姿势：当然是咔嚓了。

嘟嘟嗤笑：看看，还说自己喜欢乱世佳人呢? 白瑞德刚开始喜欢郝思嘉，郝思嘉不喜欢白瑞德，难道就这样咔嚓了?

苏小月白了嘟嘟一眼：哎，你摆正位置，那是小说电影，不是现实。

嘟嘟疑惑地看着我：十八，你想咔嚓了谁啊?

我尴尬地笑：切，我还能咔嚓谁? 我只有被咔嚓的份儿。

苏小月这个咔嚓的词儿有点儿意思，我来学校之后，很多人都在这种咔嚓中过日子。首先是一飞咔嚓了阿瑟，小淫咔嚓了嘟嘟，大雄咔嚓了小诺，阿瑟咔嚓了许小坏，易名咔嚓了我，我咔嚓了张啸，这会儿还要接着咔嚓肖扬。我想起之前看过一段文字说是男人女人是缘，或善缘或孽缘，不管是哪种缘分反正都得还，不管还成什么样子，不管还的人会有什么样子的心态或者想法，不管谁或者谁是不是真的很不快乐。

晚上做家教时，小学生显得很活跃，理由是寒假快要到了，会有三四个学生和他一起补课，这样他终于有人玩了。小学生开始和我商量，可不可以在补课中间的时候休息半个小时，那样才能既学习也能达到放松的目的。我没有回答，只是检查小学生的作业本子，看着上面错误的数学题，想着怎么给小学生讲这个题，因为小学生的数学思维好像特别不协调似的。

从小学生家出来的时候外面的天气突然就变得很冷了，北风很大，我迎风骑着车子的时候感觉呼吸都变得无比的艰难，我只好下车，推车走着。过了迎着北风吹的当口儿，我才勉强骑着车子回到学

校，平时也就不到四十分钟的路程，今天我竟然骑了快到一个小时。回到女生宿舍楼的时候，女生楼下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就是管理楼道的阿姨拿着锁大门的钥匙在外面来回走着，看见我就说：快点儿进去吧，已经快要锁门了，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我不好意思地笑：今天风很大。

我刚走进宿舍楼，灯就熄灭了，一飞摸黑对我说：十八，你们系那个叫易名的晚上给你打电话了，说是有事儿找你，让你回来后给他打个电话。

我打开充电灯，找自己的牙膏和香皂，想了一下，回答一飞：明天吧，现在已经晚了，大家都睡了，影响别人不好。

不知道为什么，一飞说到易名的名字时我的右侧肩膀感觉很不舒服地抖动了一下。

第二天是周六，我早晨醒来的时候还是没有去跑步，快到期末了，我想好好复习功课，所以一直坐在床上，背着企业管理和经济学理论的东西，还把微积分的定理温习了一下。今天小淫要把剩下的微积分课程帮我讲完，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从头好好看看，数学这个东西绝对是一是一，二是二的事情，马虎不得。下床洗脸的时候，我用自己的小镜子往右侧肩膀的后面照了一下，我看见右侧肩膀上面有着清晰的淤痕，青紫色，和我本来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感觉那块没有具体形状的淤青刺伤了我的眼神，我咬了咬牙齿，慢慢穿上衣服，把小镜子扔到床上。

嘟嘟翻身的时候把一本什么书碰到了地上，我站起身，把嘟嘟碰掉的书捡了起来，是一本很厚的言情小说，封面上是漂亮得有点儿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主角靓丽的妆容，还有男主角刚毅、硬朗的脸部线条。我想起嘟嘟说过的话：因为现实中没有什么真的爱情，所以假的爱情故事才变得尤为珍贵和真诚。

第89节：第三十九章·伤痛的青色伤痕(2)

我拿手抚摸了一下小说的封面，摇头，为什么现实中大家都不相信会有真的爱情呢？是不是爱情这两个字招谁惹谁了，还是爱情这两个字就像是罂粟花，诅咒着靠近它的每个人，或者腐蚀着妄想拥有它的人的心灵？那么不靠近会不会好一些？

我把言情小说慢慢放回嘟嘟的枕头边上，转身的时候看见一飞睁着眼睛看着我：十八，起这么早？今天不是周末吗？

我一边系着鞋带一边看着一飞：是周末不假，可惜期末考试不管是不是到了周末都不会晚点儿到来啊。

一飞侧过脸：十八，这两天你好像有点儿怪怪的，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拍着裤子上的褶皱：能有什么事情？还不是早晨起床，中午吃饭，晚上睡觉，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放心，活得好好的。

苏小月从上铺探出脑袋：哎，十八，你是不是又被谁"咔嚓"了？所以才不高兴啊？

我嗤笑：你这丫头，不能说点儿好的吗？我自尊心很强的。

苏小月世故地瞅着我：十八，要是想恨我呢，你就恨吧，我听教务处说下学期我们就换宿舍了，咱们这些人啊，就分开了。

苏小月这么一说，一飞和小苍、盈子都有点儿惊讶地从床上翻身起来：苏小月，真的假的？

苏小月嘟着嘴：当然是真的，因为咱们这是混合宿舍，随便就能化整为零了，十八是新生，所以才暂时分到咱们宿舍凑合着的。昨天路过学生处的时候听老师说，下学期十八就不在咱们宿舍了，我和嘟嘟也要分到我们系自己的宿舍了，至于一飞还有小苍、盈子分到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挺意外的，说实话，这个宿舍住了这么久还真是习惯了彼此的性格和脾气，突然说要换宿舍，我还真是有点儿接受不了。苏小月

叹了口气：十八，我和你斗嘴习惯了，一下子说分开宿舍，还真是不习惯。算了分就分吧，反正都是在一个女生楼里面，总归都有见面的时候。

我倒着热水泡面，看着一飞笑：哎，不会真的这样吧，说不准我们还是会分到一个宿舍也说不准，这事儿没法说。

一飞张着嘴刚想说什么，电话响了，苏小月看我：十八，你接。

我放下暖壶，顺手拿起电话，听到声音，是易名。易名在电话那边说：十八，我昨晚打电话给你来了，但是你们宿舍人说你做家教没有回来。

我说：是，昨天回来晚了，有什么事情吗?

易名好像有点儿小心翼翼：十八，你上午有时间吗?

我犹豫了一下：我上午要到综合楼上自习，很多课程都该复习了。

易名说：那好，我在综合楼等你，不会占用你多长时间。

挂了电话，我搅着泡面，想起早晨从小镜子中看到的右侧肩膀的淤青，青紫色的淤青，像是心底的一种疤痕一样刺眼。嘟嘟看着我：十八，为什么你电话会不断呢？你不是说你没有什么人缘吗?

我笑，看着嘟嘟：是啊，所以找我的人都是要债的。

嘟嘟开始使劲儿捶着床：那就也让有人向我要债吧，我也想有人找我要债。

吃完泡面，我收拾上午要用的书本，手碰到上次从书里翻出的那张和易名合影的照片，我咬了咬牙，顺着照片上面的地方，用手撕开一小段距离，我想告诉自己，易名和自己之间不管怎么熟悉，已经开始有了最初的隔阂，就像这一小段无法恢复的距离和裂纹。

到了综合楼楼下，我看见易名在门口站着，表情不大自然地看着我慢慢走近，易名用手抹了一下脸：十八，有件事情，我想，想问你一下，不会耽误你多长时间的。

我和易名并肩走在综合楼一层靠着窗户的地方，易名盯着我：十八，前天晚上，我是不是和你一起出去了，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十八，我真的记不住了，我就记得自己喝酒了来着?

我淡淡地看了易名一眼：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你喝多了来着，回来的时候方茵茵等着你来着，也没有什么事情。

易名侧着脸盯着我：肯定不是这样，昨天下午踢球的时候小淫跟我说来着，但是小淫没有说太多，我也不大清楚，所以才来问你。

我突然就感觉到一种耻辱，想起早晨看见自己肩膀上的青紫色的淤痕，瞪着易名：哎，记不住就记不住了呗，你什么意思，你跑来问我，我就能记得住吗？小淫跟你说了什么，你去问小淫啊，你去问他啊，干吗跑来问我?

我顿了一下：我还要看书，先上去了。

说完，我"呼哧"着往楼上跑，这都叫什么事儿啊？转楼梯的时候和一个人撞到一起，我抬头，刚想发脾气，看见是佐佐木和他女朋友，只好把脾气忍了下去。佐佐木惊讶地看着我：十八，你不是让小淫给你补习微积分吗？怎么还来这儿上自习啊？今天早上小淫很早就去阿瑟那儿等着你了。

我张了张嘴，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佐佐木的女朋友看着我笑：是不是给忘了?

第90节：第三十九章·伤痛的青色伤痕(3)

我点了点头，开始往回走，易名靠着窗口的窗户看着外面，我也没有再和易名说话，直接和佐佐木一起出了综合楼，往阿瑟的房子走。

到了阿瑟的房子之后，小淫有点儿生气：十八，你什么脑子啊，我昨天不是跟你说好了吗？怎么一个晚上你就给忘了，得亏遇到佐佐木，不然我又得白白等你一上午，难怪你数学不好，脑子这么差，能算明白才怪。

我瞪着小淫：哎，你昨天跟易名说什么了，他发神经一样找我问那天发生什么事情了，是不是疯了？啊，竟然找我问那天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要胡说还是表功？

小淫皱着眉头：哎，这事儿我也没有说什么，就是踢球时候提醒他是不是忘了前天晚上什么事情而已啊，明明就是他不对，怎么能把这样的事情忘了个干净呢？我替你抱不平。

小麦冲着我吐着舌头：十八，你赔我舌头，现在还是怪怪的感觉，怎么办？

我恼火地把书放在桌子上：算了吧，他不记得也好，就算记得有什么用，事情已经过去了，自己充当了什么角色自己清楚就行了，我今天早晨看见自己右侧肩膀上还有很大一块地方的淤青呢。

小淫挑了挑嘴角：知道疼了吧？知道疼就好，就怕你这样还不知道疼，那就无药可救了。

小麦拉着我的胳膊：十八，你赔我舌头，赔我舌头……

阿瑟房间旁边的门推开的时候我以为是阿瑟出来，转头看的时候才看见是肖扬，小淫"嘻嘻"笑：十八，肖扬昨天过来打牌，没有回学校。

肖扬冲我点头，我也点头笑，肖扬看着我：十八，你肩膀的地方怎么样了？

我笑：好多了，就是昨天你给我的红花油让小麦当成辣椒油拌着米饭吃了，我还没有来得及用呢！你看，小麦这会儿还朝我嚷着要我赔他舌头呢，哪儿有这样的道理，应该他赔我红花油才对，你说是不是?

肖扬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十八，那个，昨天中午我走之后，你是什么时候从阿瑟这儿走的?

我眼角看见小淫着急地朝我看了一下，我顺着小淫的眼光，看见小淫的手势摆出了一个二的数字，我"哦"了一下：大概下午两点左右吧，正好我有点事儿的，就没有待多长时间。

肖扬似乎是松了一口气，朝我笑：是吗? 我都糊涂了，过来的时候还以为你在这儿呢。

我盯着肖扬看：你后来又过来了吗? 我走的时候你不在这儿啊? 你什么时候又过来了?

这回，肖扬有点儿慌地避开我的眼神：不是，我也有点儿记不清楚了，当时没有看时间。

小淫看着我：十八，快点儿把微积分书拿过来，你以为让你过来是聊天的吗? 肖扬，要不你帮着十八讲课吧，这两天我累得有点儿口干舌燥的。

我摊开书：随便，谁讲都成，反正我微积分属于白痴等级。

肖扬看着我：那合适吗?

我把书递给肖扬：有什么不合适的? 阿瑟说你微积分学得很不错的，上次我来这儿的时候是小麦讲不明白我才找的小淫，要是你在这儿就找你了。

我发现一个事实，就是我越是无所谓，好像肖扬反而更不自在。小淫笑着把肖扬推到我身边坐下：你先帮着讲，我抽支烟。

我心无旁骛地等着肖扬给我讲课，肖扬开始翻书，但是翻得有点儿乱七八糟，好一会儿才把书翻到要讲的地方。肖扬咳嗽了一下，开

始给我讲，我看得见肖扬握着笔的手有点儿发抖，画在定理下面的直线都是波浪形的，讲完一道题看着我：十八，这个你明白了吗?

我看着肖扬的眼神，肖扬的眼神开始躲躲闪闪：十八，你再看下面这道题……

十分钟不到的时候，肖扬突然站起身，紧张地转头看着小淫：小淫，你帮着十八讲吧，我的嗓子可能是昨晚抽烟抽多了，有些难受，上午我还要回宿舍一下，中午我再过来。

小淫叼着烟笑：肖扬，你终于知道我的难处了吧，十八那不是一般的笨，是百分之二百的笨，十八，人家肖扬也头疼你的智商来着，你要记得交学费，知道不?

小麦不合时宜地凑上来：十八，我的舌头怎么办?

小淫坏笑：怎么办? 拿刀剁了呗。

肖扬从我旁边站起身，有些慌乱，一会儿就出去了。小淫坐到我身边笑：十八，我敢保证肖扬绝对是出去透气了，你信不信?

我想了一会儿，看着小淫：你说奇怪不奇怪，平时都是我躲他的眼神，今天我不躲，我盯着他，可是他反而开始躲我的眼神，还很紧张。

小淫掐灭烟：所以说嘛，喜欢上一个人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你越躲就好像说明你不正常了，你不躲说明你坦荡呗，那么另一个就要躲了呗，就像咱俩，还用谁躲谁的眼神吗?

说完小淫的眼睛盯着我看，我也没有回避小淫的眼神，也盯着小淫看，小麦在旁边盯着我和小淫看，三个人像是斗鸡似的彼此盯着。过了一会儿，小淫先收回眼神，有点儿别扭地看着我：哎，十八，你那叫眼神吗? 难怪肖扬躲，你的眼神太冷漠了，没有什么可看性，要是夏天太热的时候可以用来解暑，冬天看太冷……

小麦坐到我面前：十八，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你是不是很冷的眼神。

我和小麦也开始像是斗鸡似的彼此盯着看，这一次时间好长，我和小麦都没有眨眼，都面无表情地看着对方，直到小淫拿着一本书横在我和小麦的眼睛中间，我们才停了下来。小麦撅着嘴：小淫瞎说，十八眼神哪儿有那么冷，我就什么都没有看出来，就是两个眼睛而已。

我活动了几下眼睛周围的肌肉：这才叫针尖对麦芒，是不是小麦?

小淫嗤笑：得了，看你的微积分吧，你以为你是谁啊?

（后来很久我才知道如果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对视之后没有任何感觉和反应，那才是真正的没有什么，就像我和小麦。）

第91节：第四十章·有种希望不能给

第四十章·有种希望不能给

小淫帮着我补习到快中午的时候阿瑟才晃荡回来，我这才知道阿瑟是和上次那个品位很高的女孩约会去了。阿瑟看见我就问：哎，肖扬走了吗?

我说走了，阿瑟笑：哎，十八，你都不知道，昨天晚上肖扬醒了之后还握着我的手喊你的名字呢，我一大老爷们被他搞得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不过说实话，肖扬好像还记得抱着你的事情来着？我跟小淫两个是连解释带发誓的，说他是喝醉了，把人搞混了，他还始终有点儿将信将疑呢?

小淫嗤笑：十八来了之后肖扬求证过了，好在没有露馅，看来十八没有傻到家。

阿瑟把漂亮的外衣扔到沙发上：哎，这个和女孩约会还真是累，还得穿得跟个人似的。

我看着小淫：哎，你和上个女朋友分手了，还不接着找个……

小淫一拍大腿：对啊，应该找个，快要过圣诞节了，我还没有单独过圣诞节的记录呢，这几天划拉一下，对付着过个圣诞节。

小麦凑过来：十八，圣诞节你怎么办啊?

我笑：怎么办，平时怎么过就怎么过呗，还能怎么办?

小麦拍了拍胸脯：十八，我豁出去了，我跟你过，阿瑟、小淫都有女生陪着，大雄、佐佐木更是成双成对了，就剩下饼小乐和我，对了还有平K和肖扬，咱们几个一起过吧，咱们聚餐打牌怎么样?

我咬着圆珠笔笔头：那要看看有没有家教了，打牌吃饭没有问题。

中午的时候，肖扬拖着陆风一起过来了，但是好像显得很不好意思似的，我明显发现肖扬好像在躲着我的眼神，我也觉得很奇怪，平

时都是我躲着肖扬的眼神，真是怪事儿了，现在肖扬竟然躲着我，我有那么厉害?

我的好奇心也开始有了，我朝肖扬笑着：哎，小麦说圣诞节的时候，可怜的单身汉们一起聚会，小麦说你和陆风也是单身一族，到时候一起玩呗?

肖扬支吾着，有点儿说不清楚什么似的样子，陆风推了肖扬一把：哎，你怎么了？平时汉语不是说得挺溜的吗？啥时候汉语变成外语了?

肖扬回了陆风一记拳头，有点儿尴尬：我没有说不好啊。

肖扬顺手从衣兜里面摸出什么东西递给我：十八，这是红花油，你放好了，别让小麦再当成辣椒油拌饭吃了。

我接过那一小瓶红花油，朝小麦笑：小麦，要不要中午吃红花油拌饭？免费赠送。

小麦皱着眉头"噌"的一下跑开了，引得大家都笑了。小淫点了支烟，看着肖扬：哎，要不我吃亏点儿，我也不找什么人过圣诞节了，直接和你们这群可怜的家伙混算了。

小淫顿了一下，看着我笑：对了十八，你们宿舍不是有个叫嘟嘟的吗，你不是说她做梦都喊着我的名字？要不我发发善心，圆她一个美梦，我陪她过个圣诞节怎么样?

我哼了一声：你确定你喜欢嘟嘟吗？要是不喜欢她就不要给她任何带有希望的东西，这样反而更会让一个人难过。没有任何希望大不了恨你而已，念不到你的好，如果给了别人希望又无法实现这个希望，这样别人会难过很久，因为某些虚无的希望会让别人始终在犹豫中念着你的好，可惜，这些好并不是真的好……

我转头的时候，看见一个眼神落寞地盯着我，我没有回避，笑：是不是这个理儿，肖扬。

肖扬没有说话，小淫摇头嗤笑：十八，你以为世界上的人都跟你似的这么较真儿。我敢打赌嘟嘟不一定是像你这么想的，说不定，嘟

嘟会很乐意也说不准，你不帮忙，我自己出马……

我恼火地瞪着小淫：我告诉你，小淫，不准你找嘟嘟，你要是敢，我跟你没完。

我的声音分贝突然大了很多，吓了阿瑟和肖扬一跳，我冷冷地瞪着小淫，嘟嘟是个连故事都相信的女孩，没有招谁也没有惹谁，我不想她受伤，小淫找她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圣诞节凑个人数，不想一个人过而已，并不是真心。

小淫尴尬地看着我：哎，我就是开开玩笑而已，你至于吗？一副想跟我拼命的架势，怕了你了，玩笑而已。

吃饭的时候，肖扬坐在我的身边，咬着嘴唇好像在想什么，侧着脸看我：十八，是不是真的有些事情，就连希望也不能给别人，真的要这么残忍吗？

我摆弄着筷子，看着小淫做的菜发呆：即使真的给了希望，可是这个希望要到多久是个期限呢？希望停止之后剩余的真的就是叫做快乐的回忆吗？还是希望停止之后是失望，之前之后，谁能保证快乐就会比不快乐多？有人能保证吗？你能不能保证？肖扬。

肖扬转过头没有说话，阿瑟朝我笑：十八，你这是明显难为人的意思，没有人能保证什么，就是圣人或者神仙也没法打包票。不说别人，就说我吧，十八，我每天都很快乐啊，不停被女孩甩，也甩过女孩，大家快乐就在一起，不快乐了不用说也就不在一起了，小淫也是这样过的，难道我们不快乐了吗？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切。

我淡漠地看着阿瑟：那么你有没?什么美好的回忆，那种可以叫做快乐的回忆，没事儿的时候想起来会很开心、很温暖?

阿瑟吊儿郎当地笑：有啊，女孩的手都是温暖的，呵呵，是不是小淫?

小淫没有说话，只是看了我一眼，我没有再和阿瑟争辩，我想起小意，那个七岁时做游戏的时候从后面抱住我的小男孩，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可以叫做美丽的东西，七岁之后，我和小意没有任何碰触，我

始终念念不忘，但就是这种单纯的回忆有时候我也很开心。因为我知道，当一个人真的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可能其中会发生很多头脑冷静的人不会做出的蠢事，但这些蠢事似乎更能演绎叫做真挚的东西，于是就有了叫做快乐的东西。这些东西，阿瑟不会懂，因为我们不同。

陆风"嘿嘿"笑了两下：十八，要不你干脆让嘟嘟努力一下，把小淫感动了不就结了？

我眯着眼睛看着小淫：哎，你会不会被别人感动啊？

小淫嗤笑：得了，别害我，那样我会感觉自己像个罪人似的，压力太大了，不玩这个。

第92节：第四十一章·我怎么说错话了(1)

第四十一章·我怎么说错话了

吃完饭，阿瑟提议打牌，本来我是不想玩的，一是，我的水平很烂，二是，人数上少我不少，多我不多的，我实在找不到任何一个踊跃的理由爬上牌桌子。但是陆风和小麦竟然把我提溜到牌桌上了，而且还是和肖扬做了对家。小淫和阿瑟做对家，我开始解释自己水平不行，陆风朝我挤挤眼睛：十八，不是说三个臭皮匠能充当一下诸葛亮吗，我和小麦跟你一伙儿，怎么样？还有肖扬是你对家，还怕打不过阿瑟和小淫？

小麦露着牙"嘿嘿"笑：十八，俺是你一伙儿的，拥护你。

肖扬坐在对面只是安静地看着桌子上的牌，没有说话，我推托不掉地解释说我还要做家教，三四点钟的时候可是要回去的，陆风笑：十八，没有问题，你走了，我和小麦上。

阿瑟叼着烟，斜着眼睛看着我：就凭你们几个也想赢我和小淫，笑话。

抓牌的时候，肖扬有些心不在焉，还是抬头看了我一眼：哎，十八，你是不是想得过于绝对了，其实给别人希望可能也算是行善积德了，每个人对于回忆的要求未必都会一生只有一次啊，只要是美好的善意的，怎么可能没有快乐呢？易名有没有给过你希望呢？

我愣了一下，有些不高兴，但是尽量忍着：没有，没有给过。

肖扬盯着我：不会吧？我看他对你笑得挺阳光灿烂的，是不是，阿瑟？

我整理着手里的牌，咬着嘴唇，肖扬接着说：我看啊，易名的笑容就能让十八阳光灿烂地回忆一辈子了……

小淫挑了挑嘴角，看着肖扬笑了一下，我开始争辩：没有的事儿。

阿瑟扔出一张牌，吊儿郎当地笑：那就叫给点儿阳光就灿烂，是不是?

我提高了分贝：事情不是这样的……

小淫哼了一声：十八，你这叫做欲盖弥彰，我也见过，易名笑得多灿烂啊?

我生气地摔了牌：你们，不要瞎说，易名根本就不知道我喜欢他……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我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吗? 果然，一会儿肖扬的脸色开始变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尴尬和难堪，小淫也是有点儿惊讶地看着，我咬了咬嘴唇，自知说错话了，阿瑟盯着肖扬：哎，该你出牌了，出牌啊……

肖扬的手慢慢展开着扑克牌，把扑克牌抬得很高，挡住了他的眼睛，小麦和陆风这会儿也不知道说什么话好了，好一会儿肖扬才扔出几张牌，淡淡地看着我：十八，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说当你知道一个人喜欢你，但是你不喜欢他，所以你，就不能给对方任何带有叫做希望的线索，是不是?

我没有说话，我没有想到肖扬会这样问，有点儿措手不及。肖扬顿了一下，盯着我的眼睛：如果，如果对方很想要这种希望呢? 你也不给吗? 如果可以允许你全身而退呢? 也还是不给吗?

这个牌没法打了，我真是没有任何掩饰自己，一下子就被人挤到死角，我竟然感觉出自己握牌的手在出汗，陆风用胳膊碰碰我：十八，应该出这几张牌……

第93节：第四十一章·我怎么说错话了(2)

肖扬冷冷地回了陆风一句：陆风，你不要插话，我在问十八。

四个人的牌局，僵住了，不是僵在牌面上，是僵在打牌的人身上。我感觉自己在桌子下面的脚被谁碰了一下，不知道是谁碰的，我镇定了一下，勉强看着肖扬：我是这样想的，不管谁能全身而退，对于另外一个不能全身而退的人来说，绝对不会只有快乐而已，所以还是不要多此一举了。所谓长痛不如短痛，就好比每个人都会得上感冒，但是每个得上感冒的人都不会记得感冒这种病痛，因为感冒不会像别的病痛那样长时间停留，那么后遗症也就相对少很多了，对不对？阿瑟，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去当个思想家或者哲学家什么的，我怎么早没有发现自己有这么好的分析道理的本事呢？

说完我自嘲地笑了笑，想打破这个僵硬的局面，可惜没有人跟我一起笑，就是小麦喝彩了两下：对啊，十八，你是有这个本事的……

阿瑟吸了几口烟，看着肖扬的表情，小淫有点儿麻木地盯着手里的牌，肖扬嘴角动了一下，淡淡地笑：这样，我明白了，明白了。

肖扬接着看了我一眼：所以说啊，好奇心有时候实在是一样不怎么样的东西，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好奇，害人害己啊……

接下来的牌局更难打了，肖扬只是不断地笑，好像谁出错了牌似的，而且出的牌极其可笑一样，其实谁也没有出错牌。我很尴尬，俗话说祸从口出，这话还真是不假，我真恨自己刚才为什么就不过一下脑子呢？我的眼神有意无意地盯着墙上的钟，我特别想时间过得快些，什么叫全身而退？就目前的局面我已经不能全身而退了，要是再复杂一些，全身而退，我退得了吗？

原来，拒绝一个人，是这么不容易，像是拖泥带水。

好容易挨到三点半钟，我在心里嘘了一口气，终于可以起身离开了，我拽过陆风：哎，你过来顶班，我该回去了，晚上还要做家教，你们慢慢玩。

我没敢看肖扬的眼神，只是很迫不及待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陆风不时看着肖扬的表情，阿瑟简单地朝我招手：十八，你忙去吧。

小淫头都不抬地说：回去记得看微积分的书，快考试的时候我再给你串讲一遍，要是有什么不会的题型记得提前问。

我答应了一声，然后收拾好自己的书本，匆匆出了阿瑟的房子。我下到二楼的时候，我听见好像有人也出了阿瑟的房子，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头，看见肖扬也是很匆忙地出来了，我一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好。我看见肖扬快速下了楼梯，转到我面前。

肖扬站在我前面，好像有些不大自然，我勉强镇定自己：有什么事儿吗?

肖扬喘了口气：十八，就是，想问你一件事。

我有点儿底气不足：什么事儿?

肖扬抿了一下嘴唇，看着我：十八，我知道昨天下午我喝醉了，后来我回到这儿了，但是我好像记得……

肖扬开始紧张：我好像记得我敲门的时候，是你开的门，然后，然后我好像，不是，就是说我有些失态了，我记得我抱住你了，可是，可是后来我醒来的时候，我握着阿瑟的手，阿瑟和小淫都说我是把人搞混了，可是我始终记得是……

我很不自在地打断肖扬的话：你把人搞混了，不是你说的那样，我昨天下午早就走了。

说完我低着头要穿过肖扬身边，肖扬竟然又往我前面挡了一下：十八，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开始装出强硬：哎，你要是真的记得那么清楚，你干吗来问我? 那你说，我当时是什么表情、什么反应来着? 你不会不记得了吧?

肖扬一愣：我，可是……

我嗤笑：喝醉酒是很正常的事情，别说这件事不是真的，就是真的，大家都是朋友，我发誓我不会介意的，真的，我向来都是这样一副很仗义的性格，好了，改天聊，我一会儿就要去做家教了。

说完，我就很理直气壮地绕过了肖扬的身边，朝学校走去。

第94节：第四十二章·再次的似曾相识(1)

第四十二章·再次的似曾相识

回到宿舍，大家都在，我光是听到苏小月"哇啦哇啦"地讲着什么东西，苏小月也真是卖力，不时还用手来回比画着，嘟嘟听得呆呆的，我在旁边听了好久才明白过来，原来苏小月在不断批判着学校食堂的伙食，说是别的系也正在准备抗议，好像是罢饭，就是大家一起不在食堂吃饭了，让食堂从大师傅到经营者开始恐慌，以此要挟食堂提高伙食水平。

我喝着水没有说话，苏小月瞪着我：哎，十八，你不会因为那个大师傅给你打饭多了那么点儿菜就会感恩戴德的吧？我告诉你，那是大师傅把你十八的快乐建立在我们众多人的痛苦之上，知道吗？亏了我们所有人，就给你一个人多了那么点儿菜，明不明白？

我差点儿把水喷出来：拜托，我提前说过了，那大师傅不是我们家亲戚，更不是我的相好，苏小月，你别血口喷人了。

苏小月愤愤地看着我，好像我跟学校的食堂摆明了就是一伙的似的，惹得嘟嘟和一飞一个劲儿笑，一飞推了苏小月一下：哎，你干吗什么都和十八过不去，食堂又不是十八开的。

我嗤笑：我倒是很希望食堂是我开的，那样至少我吃饭不用花钱，我统统给你打折。

盈子笑嘻嘻地看着我：打几折啊，十八。

我坏笑：九八折……

苏小月哼了一声：看看，看看，十八就是大师傅他们家亲戚。

我慢慢坐到嘟嘟身边，嘟嘟手里还拿着一本厚厚的言情小说，我碰碰嘟嘟：哎，要是你喜欢的书中的男主人公出现在现实中，请你一起共度圣诞节，你会怎样啊？

嘟嘟"嘿嘿"笑：十八，那是不可能的。

我看着嘟嘟：我是说如果啊。

嘟嘟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共度圣诞节之后呢？

我淡淡地说：没有以后，只有一个圣诞节可以共度。

嘟嘟有点儿失望：这个假设太没有情调了吧？没有以后还不如没有这个共度呢。

我顺手拿过嘟嘟手里的书翻着：要是小淫想和你一起共度圣诞节呢……

嘟嘟反应开始强烈：十八，你说什么，他是不是觉得我可怜啊？我很可怜吗？我用不着别人可怜我……

我倒有点儿不知所措了：不是，我这不跟你说着玩儿吗？你怎么了，嘟嘟？

嘟嘟懊恼地拿过我手里的言情小说哼了一声：就是我嫁不出去那天，我也不用别人可怜我。哦，陪着我过一个圣诞节，那么以后呢，我和他算是什么关系啊？见面之后还要不要装作不认识？要是遇到他和他女朋友在一起，我应该装作自己胸怀宽广还是不舒服啊？哼。

一飞凑过来看着我：十八，你跟嘟嘟说什么了，把嘟嘟气成这样？

我笑：我跟嘟嘟说传说中一种叫做假设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对肖扬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错了，没有人告诉我，我只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我是一个很害怕麻烦和受到伤害的人，也不想别人因为我受到伤害，这可能是我自己叫做原则的东西，我并不指望有人能明白。我在水房洗自己衣服的时候还在想这个问题，我凭什么拿出时间来谈恋爱啊，我还要努力赚钱吃饭，还要争取成绩，如果生存和生理欲望放在一个天平上面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先选择生存，而压制自己的生理欲望，这是真理，没有人能例外，所以我先要解决自己的吃饭，等饭吃饱了才能想别的，不是吗？古人不是说：饱暖思淫欲。这话真是经典，一个人要是连吃饱饭都不是很宽绰的话，哪儿来的淫欲啊？

所以在过去很多年的今天再回头看当年，我突然之间就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就没有恋爱可谈，一是自己可能先天条件确实够实在的，二是自己始终奔波在饱暖的边缘，所以没有时间想象和留恋叫做心动的感觉。

这个星期天，发生了另一件让我无比尴尬的事情，发生事情的地点是学校的食堂。

我兴冲冲地跑到食堂打饭，食堂的大师傅给我的饭盒里面打好了饭和菜，刷卡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发出了尖锐的警告的声音。这种声音只有一个人的饭卡丢失之后，本人去总务处挂失，总务处把丢失饭卡的人的卡给锁住，捡到的人贸然去使用饭卡时才会发出。

当时我别提多么尴尬了，周围的人都在看着我，好像我就是一个捡到别人饭卡没有上交的小偷似的。我尽力跟食堂刷卡的人解释说这确实是我的饭卡，负责刷卡的人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看着我：哎，你是经济管理专业那个班的班长啊?

我赶紧说：是一班的。

刷卡的人点头：这就对了，教务处让你星期一去一趟，你们班还有几个人这学期的学费还没有交呢，因为你们都上课不好找你，所以就让总务处锁饭卡好通知一下。

我松了口气，原来是这样，可是饭卡锁住之后不能刷卡，我饭盒里面的饭菜也不能重新倒回去，我开始着急，刷卡的人让我找一下熟人，我回头看了一圈，竟然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因为刚才我的饭卡发出警告的声音之后，已经开始有人怀疑我的人品了，所以有些人都距离我挺远的，我也着急。这个时候，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说：同学，你用我的卡吧。

我回头，看见一张善意笑着的脸，无比的熟悉，就是之前在我上楼梯时候从我后面扶住我的那个男生，就是那个像极了小时候做游戏从后面抱住我的叫小意的男生。我慌乱地接过他的饭卡，刷了卡，我记着刷下的数字，是3.3元。刷完卡我开始从口袋里面找钱，想把钱给

他，谁知道他接过了饭卡就悄然走了，等我拿出钱的时候我连一句谢谢都没有来得及说，那个男生就走得不知道去向了。食堂里面人来人往实在太多了，我握着手里的钱，像个傻瓜，看着来回重复的人流，我和那个很像小意的男生已经碰了三次面，可是三次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三次都是他帮了我，他要是小意就好了。

第95节：第四十二章·再次的似曾相识(2)

我很失落地走出了食堂门口，下楼梯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喊我名字，抬头看见易名站在对面另一个食堂门口，易名好像很尴尬，小心地看着我：十八，我有些事情，想问你。

我的思绪还停在刚才那个男生身上，反应也很迟钝，有点儿发愣地看着易名：什么事情?

易名像是下了什么决心似的看着我：十八，那天的事情，对不起。

我好容易反应过来：什么事情？对不起?

易名苦笑：十八，还能是什么事情？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后来你帮我挡住一个酒瓶子的事情，我已经问小淫了，小淫全告诉我了，我很浑蛋，第二天我什么都给忘了，真的对不起。

我这才明白易名说的话，想大方地说几句话，可是我竟然没有说出来，我知道我的心底不是那么可以很大方起来，我也会感觉到疼，也会感觉到不舒服。

易名很小心地看着我：十八，我请你吃饭吧，或者你想让我做什么都行，这件事我感觉很难过，连累你了……

我摆摆手：算了吧，我不想再提了，回去吧，这么冷的天儿，在冷风里面待着，够冷。

易名和我并肩往宿舍区走，拐弯的时候，易名突然看着我：十八，可是那天，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苦笑：我反应太快了。

易名怀疑地盯着我：就是因为你反应快?

我想了一下：其实，你还记得刚来学校报到的时候，坐车的时候我晕车，后来你跑下去给我买了晕车药这件事吗?

易名点点头：记得。

我笑：古人说，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所以我也算是报了你的滴水之恩了，就是这样，你明白了吗?

易名低着头，没有再说话，我看了一眼前面的宿舍楼：我快到了，走了。

我错身过去的时候，听见易名喊：十八……

我转身，看着易名：什么事情?

易名张了张嘴，好一会儿，才说出一句话：十八，我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以后不管你有什么事情找我，我都会帮你，一定。

我点点头，转身，开始往宿舍跑，我在心里说：易名，以后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不会要你帮助我，我们之间，真的，不会再有什么了，只是你是我的同学，我是你的同学，而已。

回到宿舍吃饭的时候我还在发呆地想着那个叫小意的男生，一飞看着我笑：十八，你想什么呢？这么失魂落魄。

我把中午打饭的事情跟一飞说了，说了那个像极了小意的男生，一飞也惊讶：哎十八，会不会老天可怜你一番相思苦心，所以找了一个和那个小意一样的男生出现在你生命中，然后让你们之间重续一段真实的情缘啊？不然干吗让你们接二连三相遇，而且都是他帮助你，太神奇了吧?

我白了一飞一眼：净瞎说，我现在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虽然嘴上是这么说，但是我的心里很希望能像一飞说的那样，而且竟然也很期待那样的事情发生。对于小意，我是无怨无悔真诚地喜欢，我们的故事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断在了当年，谁跟谁都没有挨着，对于我而言，和小意的故事一直是我最为期待的。

第96节：第四十三章·落花有意水无情(1)

第四十三章·落花有意水无情

圣诞节前夕，我最先收到的卡片是工程学院那个叫做张啸的男孩给我的，就是那个用雷公电母霹雳闪电咔嚓了我对爱情春天初次憧憬的男生。我收到卡片之后也很意外，卡片上也没有很多话，就是说祝我圣诞节快乐，落款是：一个听过你讲课的人，张啸。

其实我并没有多想，后来去张啸的宿舍楼找到张啸，我看着张啸笑：谢谢你的贺卡。

张啸有些局促，没有用发胶，也没有什么很酷的头型，穿的衣服也是合身的服装，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张啸这样的穿着，我反而还能接受一些，反而觉得这样的服装才是他应该穿的。我叹气，如果当初张啸也这样的话，那么我见他第一面的反应肯定不会是那样。

张啸有些紧张地看着我：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就是想祝你圣诞节快乐的。

我也笑：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谢谢你送我卡片。真的，这是我圣诞节到来之前收到的第一份礼物，我很开心。

张啸搓着手，好一会儿才看着我：十八，以后，要是以后我们走对面的话，我要是跟你打招呼，你不会装作不认识我吧?

我摇头：怎么会呢？我还给你讲过课的，你忘了？

张啸笑了一下：那样就好。

回到宿舍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北京的冬天在这个圣诞节快要到来的时候突然之间变得无限的寒冷。拐弯的时候我遇见了小麦和小淫，小麦冲到我面前，顶着风喊：十八，十八，你偷偷摸摸地干什么去了？

我嗤笑：哎，说话小心点儿，我光明正大的一个人，干吗偷偷摸摸的？不像话。

小淫背对着风，朝我笑：是不是想送别人圣诞卡，没有送出去啊？又丢人了？

我气恼地瞪着小淫：这叫什么话啊，是别人送我的，送我的。你们，啊，还说大家是好朋友呢？关键时候都不送我一张卡片，我也好显摆显摆自己的人缘啊？小麦，明天送我一张圣诞卡，听见没有，还有你，小淫，也要送给我一张，明天我要是遇到阿瑟，也得让阿瑟送我一张，这样我也好显示一下自己的人缘是如何的好。

小麦失望地对我摇头：十八啊，你真可怜，我这总算知道你往年的圣诞卡是怎么来的了，这玩意儿还带强迫的吗？是别人心甘情愿才行，你这是强要，强要知道吗？

小淫拿手指弹了我脑袋一下：不是可怜，是可悲，你看见哪个长得漂亮的女生的圣诞卡是管别人要出来的？都是男生自愿送的，知不知道？

小麦把双手抄到袖子中打了个哆嗦：十八，你放心，我回去给你倡议一下，让别人把多余的贺卡都募捐给你，这样成了吧？

两天后，我去了学校的教务处，教务处详细问了我没有交纳学费的学生的情况。我们班当然是那几个贫困生，我也愁，不过没有办法，我没有什么能力帮上忙。这时候如果我再去找阿瑟帮忙，估计因为之前的事情，阿瑟肯不肯帮忙已经不好说了，可是即使别人肯帮忙也是解决个生活费的问题，学费呢？再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个道理是真理，可是要怎么样授之以渔啊？

我把每个没有交纳学费的贫困生的联系方式和宿舍号码都留给了教务处，走出教务处，我还要去食堂的总务处把自己的饭卡给解锁。路上我一直在想班上没有交纳学费的那几个贫困生，想来想去也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办法，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最不值钱的本能，那就是赚取别人的可怜和施舍。如果在自然界就不会有，因为没有什么可怜和施舍可以赚取，即使真的有，也没有什么物种可以给。

这两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竟然真的在想那个长得很像小意的男生，我有些后悔，没有让代代在大连帮着打听一下小意的消息。其实我应该让代代帮着打听一下，大连才多大的地方，何况我们又是同一所高中毕业的学生。

小意，小意，你现在好吗？北方的城市是不是真的很冷，比北京冷吗？北京的冬天是干涩的冷，像是能抽干人体里面的水分，我搓着自己的双手，空气中有我呼出去的热气，凝结成白色的形状，转瞬不见。我又开始想到我八岁那年，小意七岁，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大家在学校草场上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小意从后面抱住我的腰不放，我气恼地回头，看见小意笑得阳光灿烂的脸上有胜利者的骄傲。就是那一瞬间，十几年之后我开始为那一瞬间心悸，十几岁之后才知道那一种心悸原来就是喜欢，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喜欢，没有任何杂质和想法的喜欢，就像是纯净水一样的喜欢，透明、清澈。

我叹息，如果当初我和小意就在一个小学，如果上了初中之后小意没有转学，如果我记住了那次运动会小意给我的他家的电话号码，如果高中我和小意错身的时候我勇敢地问一下小意：小意，你还记得我吗？你记不记得你七岁的时候抱住过我？如果我长得让自己再有信心一些，那么这个故事的情节会不会改变呢？会吗？

中午阿瑟打电话让我去他租的房子，也没有说有什么事情。我下楼的时候遇见了小诺，小?还是一副不死不活的样子，看来大雄在小诺心目中的形象是靠近永恒的位置。小诺看见我也是没有精神地点头：十八，大冷天的，你去哪儿啊？

我笑：哎，死丫头，怎么了，没有吃饱饭还是刻意减肥啊？

小诺歪着脑袋看着我：你知道我是为啥吃不下饭的，还问？真是没有良心。

我拍拍小诺的肩膀，叹口气：哎，想开点儿，别一棵树吊死了，学学我啊？

小诺白了我一眼：学你什么啊，好几棵树都吊不死你，还是没有一棵树愿意让你吊死啊?

我"扑哧"一笑：哎，你这不挺幽默的吗?

照目前的情况看，小诺说对了，还真是没有哪一棵树愿意让我吊死。

到了阿瑟的房子，好些人都在，我竟然看见平K了，这家伙平时没怎么露面来着。平K看见我，也是不大好意思地笑，自从上次我喝酒把他喝趴下了之后，他见到我就好像有投鼠忌器的感觉似的。真是，我又不想要他的命。

佐佐木和小麦、小淫，陆风还有肖扬、大雄都在，房间里面显得乱哄哄的。阿瑟看见我笑：哎，十八，昨儿小麦说你想让我们一起给你送贺卡来着，是不是?

我脸一红：哎，我就是随口说说而已，哪儿有那么厚脸皮?

小麦顺手扔给我一沓东西：十八，给，我可是转达了来着。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沓圣诞卡，有点儿吃惊：哎，我也就是随口说说，你们，你们真的当真了?

小淫嗤笑：得了，好容易十八有那么点儿愿望了，又不是什么大事儿，再说了，就算别人不心疼你，我们兄弟也不能坐视不管啊，哪儿能让你丢面子，是不是，肖扬?

第97节：第四十三章·落花有意水无情(2)

小淫说完朝肖扬吐了一口烟，肖扬皱着眉用手呼扇着烟，不高兴地给了小淫一拳。我打开手里的圣诞卡，发现圣诞卡都是新的，还没有写字呢。小麦也看见了，朝阿瑟嚷：阿瑟，阿瑟，怎么给十八的圣诞卡里面都没有写字啊，没有写祝贺的词啊?

阿瑟回过头：是吗? 我看看，是不是刚才光知道凑数忘了写字了。十八拿来，我们给你写上字……

我眼睛一转：不用写了，不用写了，我正好拿回去写好送给别人。

佐佐木失望地看着我：哎，十八，十八，我字写得很好来着，怎么也要让我露一手啊。

我扭头就跑，正好别人给我写贺卡，我也好拿这些给别人回，不用买了，嘿嘿，我才不会做赔本的买卖呢！我正想着的时候，"砰"的一声撞到一个人身上，我气急败坏地抬头，看见是小淫，小淫怔了怔，看着我笑：十八，你还说你脸皮不厚? 啊，刚才还说自己随口说说而已，现在倒好，别人想从你手里往外夺都夺不下来，这脸皮还不够厚的吗……

我开始拿着手里的卡片追着小淫打，回身的时候，小淫已经拽过肖扬推在我面前，我手里厚厚的卡片正好打在肖扬的肩膀上。我吓了一跳，肖扬淡淡地笑了一下：十八，小淫说你力气大，我还不相信，你的手劲儿真的挺大的。

肖扬的手握着我拿着一沓圣诞卡的手的手腕，但是肖扬并没有使劲儿，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愣在那儿。小麦凑过来笑：是吗? 来十八，让我试试，让我试试你是不是真的很有力气啊，上次对眼神的时候咱俩还没有分出胜负呢！

我这才有些反应，慌忙挣脱肖扬的手，肖扬的手握了两下，慢慢放回原处。我看见陆风和阿瑟还有佐佐木、平K在一边挤着眼睛"嘿

嘿"笑，阿瑟装作一副长者的样子：哎，别闹了，吃饭，吃饭，你们都不饿是不是？不饿的人站在旁边看着我们吃。

原来阿瑟在外面餐厅订了菜，现在基本每个专业都停课了，剩下的时间是自由复习的时间，就跟放羊似的，没有人管，所以才能凑齐。阿瑟看了我一眼：哎，十八，本来元风说今天要过来的，但是突然有点儿事情了，来不了，以后有时间再给你介绍吧，元风说了好几回了，真是，不是你有事儿，就是他有事儿。

我摆手：没有关系，又不是让人介绍男朋友，不用着急。

小淫哼了一声：哎十八，你倒是想了，人家元风倒真的是玉树临风的男子，不仅人长得帅，还是琴棋书画都精通一些呢，要不能做学校的宣传部长吗？可惜啊，人家已经花落别人家了，而且人家的女朋友也是一个很淑女的女孩，你转世投胎十辈子也未必能赶上人家一半，你就别想了。

我瞪了小淫一眼，刚想损他几句，看见肖扬正在小淫旁边盯着我看。我转向旁边，大雄正在"嘻嘻"笑，我缓和了一下口气，也对大雄笑：哎，我们系那个喜欢你的女孩好像真的得了相思病似的，整天无精打采的。我劝了好几次，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她认定了你是她的真命天子了。

大雄开始拼命摆手：千万别，我可没有办法，我是早就有了家室的人了，大家都知道的，我可没有骗人。

佐佐木也笑：哎，大雄，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还有什么道理可言啊，要不你就从了吧？你忍心看着别人为你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吗？

大雄急得有点儿不知所措，大家一起跟着起哄，小麦一个劲儿拍着手掌喊着：哦耶！

这个时候肖扬突然说了句话：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这种事情，能有什么法子啊？

然后大家都不笑了，佐佐木看着我诡异地笑：哎，十八，你可是给我们上过古典诗词欣赏的课来着，这个，刚才肖扬说的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是什么意思啊，你应该会解释吧?

我没有想到佐佐木会这样问，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话好了。对面的肖扬没有说话，只是朝小淫要了一支烟，低着头侧着身在点着烟。我听见空气中有打火机开合的声音，我尴尬地看了一圈桌子上的菜：哎，你们不打算吃饭了?

第98节：第四十四章·谁能说谁更残忍(1)

第四十四章·谁能说谁更残忍

吃完饭，小麦拽着我，要我陪他玩电脑游戏，说真的我还不会玩什么电脑游戏，记得那个时候有个空当接龙，还有个纸牌，再就是我之前还比较喜欢的在学习机中玩俄罗斯方块和小蜜蜂的游戏，所以小麦说的游戏我是一窍不通。不过也好，别人打牌，我和小麦凑合着玩点游戏也就结了，再说刚才因为肖扬说了那些话之后，大家也都有些不自在，我也想就此避开。

小麦开始手忙脚乱地教我怎么用键盘，这个那个的，还有什么游戏规则，我听得也是糊里糊涂。小麦瞪着我：十八，你是不是正常的人啊？怎么能这么笨啊？

我被小麦说得有点儿无地自容，这小子，不就是在小学上学的时候多跳了两次级吗？小学跳级很了不起吗？我就是当时没有跳级，要是跳了说不定直接就从一年级跳到六年级了，哼，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正要对小麦发火，感觉有人拍了我的肩膀一下，我转头，看见肖扬笑嘻嘻的样子：十八，没事儿，我教你啊，不就是个游戏吗？多大个事儿。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肖扬的双手从我的背后伸到键盘上，我的头部靠在肖扬的左侧肩膀上，我侧面的眼角都能看见肖扬左侧脸上的纹路，我开始感觉到不舒服。小麦瞪着我：十八，你看仔细了，你真是笨，不是一般的笨，我都快受不了你了。

肖扬一本正经地看着电脑屏幕，然后手指在键盘上熟练地比画着：十八，要先这样，然后这样，这个箭头是控制来回上下的，这个是控制前后左右的……

我硬着头皮等着肖扬赶快说完，这个时候本来我是想离开或者推开肖扬，但是人家正儿八经地教我，要是我那样好像显得我想多了似的，我努力听着肖扬说着。

过了一会儿，我颈部靠着肖扬左侧肩膀的位置感觉到了肖扬加快的心跳，我看见肖扬在键盘上的手好像很紧张似的，颤抖了几下，我装作着急的样子站了起来，回头看着肖扬：哦，我明白了，明白了，这次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肖扬有点儿发呆地看着我，刚才起身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的耳朵滑过了肖扬的侧面脸颊，肖扬的手按在他自己的侧面脸颊上好一会儿没有反应。我不服气地看着小麦：来啊，哼，不信我就玩不过你小子。

我一边和小麦玩着游戏一边在心里叹气，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肖扬既然这样喜欢你，你为什么就不能尝试一下，人家也没有叫你怎么样，也给了你全身而退的机会和承诺，你还想怎么样？这些或许都是一种理由，而且顺理成章，但是我不行，这并不是说我和别的女生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也不是说明我多么的有原则或者高尚。

世间女子千千万万，我只是其中之一，我不行的原因在于我知道自己不行，这个理由有些说不通，但是是事实，比如，我和肖扬恋爱交往了，那么交往的两个人肯定需要有一些亲密行为，如牵手或者别的，绝对不可能还是之前的你是你、我是我吧？如果一个女生不是真心喜欢一个男生，怎么可能会让对方碰触自己的手呢？怎么可能会让对方和自己有亲密的接触呢？这是我无法忍受，也是无法做出来的事情，可能感情的事情无法强迫的理由在我看来就是这个原因而已。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症状，叫做：情感洁癖。

我和小麦玩游戏的时候，肖扬一直坐在旁边看着，我的后边就是阿瑟他们打牌的乱哄哄的声音。小麦的游戏水平很高，至少是和我相比，我也知道自己没有什么水平可言，只是凑合着玩而已。小麦朝我"嘿嘿"笑：十八，我不光只是小学能跳级，我还能打游戏，有本事你赢了我啊，不行了吧？

我懊恼地松开键盘：哎，你玩多长时间了，我今天才第一天玩而已。

我看见肖扬发呆的样子，接着说：是不是，肖扬，我才玩多久啊？

肖扬"哦"了一声，看着小麦：小麦，你去旁边歇会儿，我和十八玩会儿。

小麦朝我挤挤眼睛：让肖扬帮你给脑袋升升级吧你。

肖扬把游戏调到开始，用手按着键盘，转头看我：十八，你真是不会掩饰的一个人。

我没有明白似的看着肖扬，肖扬忽然笑了：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每个人都会掩饰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装作无所谓。但是你这种功夫好像很差啊，不掩饰还好，一旦掩饰了，反而更能让别人看出你想掩饰的是什么了。十八，你真的适合当个男生，虽然我不希望你真的把自己当成男生。

肖扬的话我是越听越糊涂，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去问他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只是看着电脑屏幕不说话。肖扬指着键盘上的方向键朝我说：十八，按这个键。

我按照肖扬说的话按着方向键，但是肖扬在我身边，我真是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我连呼吸都变得有所顾忌了。我实在忍不住了，把键盘往前一推，喘了口粗气，看着肖扬：你到底想说什么啊？我都糊涂了。

肖扬咬了咬嘴唇，看着我：十八，我想的还用说吗？

肖扬顿了一下，伤感地看着我：如果我贸然说了，是不是和你连兄弟都做不成了？我不想冒这个险……

肖扬叹了口气，看着我：十八，还有件事情，上次我们专业那个双胞胎的哥哥让易名小心点儿，他说在餐厅的事情还没有完呢，别让他再遇到易名，否则……十八，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

我的心一沉：那你能不能……

肖扬伸手揉着脸颊笑：十八，我能不能什么？我为什么要能不能呢？我和易名又不认识，我们既不是朋友，也不是兄弟，再说，我一

直记恨那天为什么没有一瓶子打在易名会笑得阳光灿烂的脸上。我一直这么想，你是不是以为只有女人会有这种想法，嗯?

我小心地看着肖扬：可是，小淫、阿瑟都认识易名，而且大雄和易名关系很好……

第99节：第四十四章·谁能说谁更残忍(2)

肖扬哼了一声：是吗？那你让小淫或者阿瑟来求我好了，或者让大雄直接来找我啊。我不认为自己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点儿都没有。

肖扬突然抬头盯着我：十八，你会不会为了易名，所以要我帮忙解决这件事情，会吗？

我无奈地摇头：不会。

肖扬依然盯着我：为什么不会？你要是真的说出让我帮忙的话，我肯定没有办法拒绝，你知道的，对不对？

我站起身：我不会那样做，因为易名是个男人，男人都要为自己惹上的事情负责。

肖扬嗤笑：是吗？如果真的是男人都要为自己惹上的事情负责，那天你干吗为易名挡着？不差你一个……

我停顿了一下，看着肖扬：上次的事情真的谢谢你，不然我挨揍是在所难免的，我请你吃饭吧，要不你提议一下，古人老说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肖扬突然也站起来：十八，你知道我想什么，你早就知道，是不是？

我尴尬地转身，准备看阿瑟他们打牌，抬头看见小淫似笑非笑的脸看着我和肖扬，肖扬没有动地方，我慢慢腾腾地磨蹭到阿瑟旁边，阿瑟得意扬扬地把手里的牌朝我显摆：十八，看看，看看，就这样的牌，想不赢都难啊，真是，天生就是有牌运的人，真是没有办法……

小麦不相信地看着阿瑟手里的牌，开始念着：不就是有三张A，两张……

阿瑟弹了小麦脑袋一下：哎，你小子是不是想气死我啊。

小麦挨了弹，懊恼地看着我：十八，阿瑟又欺负我。

小淫突然把手里的牌扔给佐佐木：哎，老佐，你帮着我打一会儿，我抽根烟歇会儿，累。

佐佐木接过牌，我看见小淫朝肖扬走过去，给了肖扬一支烟，小淫的手按着键盘，游戏慢慢腾腾地进行着，小淫好像在跟肖扬说着什么来着，我转过头，有点儿心不在焉地看阿瑟出牌。

好一会儿，我感觉自己的脑袋被人弹了一下，侧脸看，小淫已经回来了，弹了我的额头一下。我懊恼地看着小淫，小淫看着我摇摇头笑：十八，你真是一个可恶的家伙。

我回头看肖扬的方向，肖扬竟然很无所谓地也笑呵呵地看着我。我有点儿惊讶，不知道小淫和肖扬刚才说了什么来着，这会儿肖扬好像也似乎没有什么不高兴了。我揉了揉脑袋，看了看墙上的钟，我该回去了，晚上要给高中生做家教，不过这几天都挺冷的。

临走前我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开始在阿瑟身边叹气：哎，我们班还有几个贫困生没有交这学期的学费呢。

阿瑟瞪了瞪眼睛，看着我：十八，你什么意思啊，欺负我会心软还是怎么的？就你们班那几个浑蛋，你别指望我能帮助他们，做梦都不要想，哼。

小淫也跟着哼了一声：哎，十八，看来你还是疼得轻了，是不是？

小淫接着看了我一眼：十八，我跟你说，生存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能力，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能力都做不到，那么他别的素质肯定也无法有所提高，这个你别说你不懂。

我被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晚上去给高中生做家教的时候，高中生的妈妈很客气地说圣诞节那天我不用过来了，因为他们一家三口要出去玩一玩，高中生也要适当休息一下。我这才想起来圣诞节那天是高中生的补习时间，我点头说好，心想自己也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最近真是很累了。

高中生补习的时候跟我皱着眉头说：老师，其实我不想和爸妈一起出去玩，玩不起来。

我拿书拍了高中生一下：哎，别这么没有良心。

高中生有点儿世故地摇头：老师，你不知道，与其跟他们一起放松，还不如让你给我补习算了，真是，我爸妈老是给我灌输我不喜欢的东西，他们总不能好好听我说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本来喜欢历史，可是他们却逼着我去考我不喜欢的计算机，考上了能怎么样，我还不是不喜欢学习，我喜欢的还是历史，真是。

我翻了翻书本没有说话，上一代的人是不是都喜欢把自己的梦想加在下一代人的身上，自由是什么呢？是简单的没有人管，还是要细分成很多种说法，我也是同样这样过来了，我之后的那些孩子还是要这样过来吗？

晚上回到宿舍的时候我还有些郁闷，可能也因为高中生给我说的话，我坐在床上不大愿意动弹，随手翻着中午阿瑟他们给我的那一沓圣诞卡，全是新的，都没有写赠言，这帮家伙，真是，有这么给人贺卡的吗？我一张一张看着画面，看到中间的时候，发现有一张圣诞卡里面好像写了什么似的，我拿起来翻看，上面写着：十八，祝贺的词语通常都比较俗气，但是好像不俗气又好像不是祝贺的话语，所以只能俗气一些，不过我很想说一些不是很俗气的话语，但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让我说，肖扬。

我合上圣诞卡，看着床板发呆，有些话还是不要说了，不然可能连兄弟都没有办法做了，肖扬今天也说过这句话，那么就是他也知道我和他的关系是不大舒服的事情了。感情和友情并排的时候，如果爱情不行，可能友情也不行了，如果要维持友情的坚如磐石，可能就要牺牲无法成长的爱情，我们还是兄弟，这个词语的意义是不是也在这儿呢？

我顺手拿过肖扬给我的红花油，瓶子不大，颜色很好看，像是辣椒油一样让人有胃口。这个东西，我一直没有用过，不是有顾忌，是

怕让一飞她们给我涂抹的时候会看见我右侧肩膀上青紫色的淤青，肯定又要追根问底了。

有一件事情有点儿奇怪，好像肖扬记得他喝醉酒时候做了什么似的，他竟然模糊地记得好像抱过我，可是易名为什么就不记得我，不记得那个疼的是我，为什么不记得之前扑到他身上为他挡住了一记痛击的我呢？但是易名能记住的似乎只有方茵茵，这或许就是一个人记忆中叫做深刻的东西，身边陌生人疼得再厉害，如果和自己没有关系，是不是那个人疼得再厉害，都永远和自己没有关系？会是这样吗？

残忍是什么，是一个人对一个人凶狠的眼神，还是简简单单的漠视，一种压根没有被人看在眼睛里面的大小？

第100节：第四十五章·我是男人会更好(1)

第四十五章·我是男人会更好

本来以为圣诞节的时候宿舍里面还会有人，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一飞和男友一起度过，苏小月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要去找她男朋友，小苍、盈子和嘟嘟一起约好了去市内玩，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活动，就剩下我老哥儿一个，我很不服气地看着嘟嘟：哎，你真没有良心，就不会算我一个？

嘟嘟振振有词：谁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啊？左一个家教右一个家教的，我们可不想带着一个拖油瓶。

我气得差点儿晕倒，我堂堂一个大活人，怎么就成了拖油瓶了？我气得有些说不出话，苏小月幸灾乐祸地朝我笑：十八，你知足吧，偌大的宿舍我们交给你了，你荣升成为管家和看家的，你可以撒欢儿地蹦跶，就是脱光了衣服蹦跶也没有人管你，多好啊。哎，要不是因为有男朋友，我绝对死守宿舍，哪儿也不去。

看看，这就是那种人，得了便宜还卖乖的那种。一飞瞪了苏小月一眼：苏小月，你非得气十八不可吗？真是没有姐妹情义。十八，你真的没有地方可去吗？

我懊恼地挠着头：那倒不是，阿瑟让我去他那儿玩来着，可是，我以为能和你们一起过呢？也好，你们都是才子佳人，我去也是电灯泡。

嘟嘟冷着脸看我：哼，就知道你有去处，这不是吗？还埋怨我们。

圣诞节前一天，小麦给我打电话，让我下午去阿瑟那儿玩，我说不行，晚上还要给小学生做家教，小麦事儿了吧唧地在电话里面说：十八，那就做家教完事儿之后过来，我们等你。

其实圣诞节给我的感觉就是互相送个卡片而已，我并没有过多的想象在里面，我也想不到一个圣诞节还能过出什么花样，就算别人能

玩出花样也是给自己无聊的生活找点儿乐子而已，给自己找乐趣有什么错，当然没有任何错误。

平安夜，给小学生补习完后，小学生送给我一张很漂亮的圣诞卡，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我：老师，谢谢你，谢谢你这些时间给我补习。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特别激动，感觉活得特别精彩似的，我竟然开始感觉自己赚小学生的家教费用是一种很可耻的行为，我甚至想把之前赚的钱统统还给人家，不过还好，紧要关头我还记住了自己还要吃饭这个事情，所以忍住了，无比自责地收下了小学生的圣诞卡，激动地开始朝学校蹬着嘟嘟的破自行车，心里好像给人灌了蜂蜜似的一样甜了吧唧的。

骑车到学校门口的时候，看见好几个人站在学校门口，我还奇怪呢，近了才看清是小麦、陆风还有小淫。有小淫我有点儿奇怪，这小子不会真的找不到女生过圣诞节了吧，才和我们混在一起？我没有看见肖扬，但是我也没有问，只是有点儿奇怪。

小淫嗤笑：哎，十八，我们够给你面子了吧，大家一起在这儿接你，你得积多大的德啊？

小麦"嘿嘿"笑：十八，你再多多积点儿德吧，那样就能嫁出去了。

我瞪着小淫：哎，你小子怎么也跟我们混啊，你不是很有男人魅力吗？

小淫哼了一声：虎落平阳，龙游浅水了呗。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们混吗？真是丢人啊。

陆风奇怪地拿起我车筐里面的圣诞卡看着：哎，十八，这个是什么？

我无比自豪地笑：是那个小学生送给我的圣诞卡，很有成就感啊。

到了阿瑟租的房子，我看见了另一件让我奇怪的事情，就是肖扬和一个我不认识的女生坐在一起说话，饼小乐一个人在电脑前面玩游戏。饼小乐一个人玩游戏我不奇怪，但是我奇怪的是肖扬，肖扬好像和那个女生很熟悉，聊得很投机的感觉。小淫推了我一下：哎，十八，你发什么愣啊？进去啊？

我站在客厅中间，刚开始还真有点儿不知道说什么好。小淫喊了肖扬一声肖扬才回过神，看见我和小麦点了个头，淡淡地看着我：十八，介绍一下，我们专业的，石静。

那个女孩很客气地朝我点头，我也客气地回敬了一下，然后把车筐里面的书本放到旁边的桌子上，我看着小淫：哎，还有一个小时女生楼就锁门了，我还要回去呢？

第101节：第四十五章·我是男人会更好(2)

小淫"扑哧"一笑：哎，十八，你是不是从来没有在宿舍之外过过夜？今天没有人想回去，房间里面有的是地方啊，阿瑟不在，和他高贵的公主去过平安夜了，再说今晚不是玩就是喝酒的，你还指望你能回去啊？

我惊讶地看着小淫：哎，不回去？你们……

饼小乐回过头朝我看：十八，没有想到你这么大个人还挺守学校规矩，呵呵，没有人管的，你又没有去做什么坏事儿，难道去同学那儿也不对吗？

我尴尬地笑了，觉得自己的脑袋有点儿意外的笨，小麦惋惜地看着我：十八，要是平K在就好了，你还把他给喝趴下，看他还有什么脸在咱们面前张牙舞爪。

肖扬一直没有多说话，好像一直跟那个叫石静的女生说着什么，石静也时不时笑着，好像肖扬说的东西真的很可笑。我转过眼神，看见小淫挑着嘴角看着我笑，我有点儿狼狈地把眼神避开，有点儿找不到话说的感觉。

其实人都是有惰性的，比如，当你知道一个人喜欢你自己，即使你不喜欢那个人也没有关系，可是突然当那个人在你的面前和另外的人有某种类似暧昧或者亲切的行为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自己很不舒服，如果喜欢对方的话就是典型的吃醋的感觉，要是不喜欢对方的话就是一种跌了面子的尴尬。我以前会希望肖扬不要总是围在我身边，因为我看他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当肖扬突然和另外一个女生有着说不完的话的时候我也会很不自在，因为之前我知道他喜欢我，所以说要想知道一个人是否喜欢你，找另外一个异性所带来的结果绝对是百分百的可信，男人和女人都会吃醋，而且吃的都不少。当然，对我而言我的反应不是喝醋，是感觉到跌了面子，所以我知道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私的浑蛋，自己不喜欢的人难道

不允许别人喜欢吗？看来只要是人，都会有虚荣心的存在，一种只知道让别人付出，自己来享受的虚荣心，我也不例外。

吃饭的时候，小麦和小淫坐在我的旁边。陆风和饼小乐坐在我的对面，而肖扬和石静则坐在我侧面的旁边。小淫拿酒给我的时候不经意地看着我：哎，十八，你是不是看见人家这么亲密自己很不舒服啊？我早就跟你说了，你不要以为你自己一回头就真的有一片森林等着你，当然也有森林，只不过是砍伐过的了。

我拿胳膊肘给了小淫一下：你瞎说什么啊？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不舒服了，哼。

陆风敲着桌子：哎，吃饭了，为了等十八，我们可都饿着肚子，十八，你要罚酒。

我这才知道这帮家伙都一直没有吃饭。小麦很了不得地拍着胸脯：哼，为朋友两肋插刀，一顿饭算什么，是不是？

我"扑哧"一笑：小麦，你还别说，今天小学生送了我一张圣诞卡，我激动得跟犯了罪似的，特别想把之前的补课费还给他。

小淫忍不住笑了：哎，十八，你这是妇人之仁，到底是女人，我们高看你了，就说是士为知己者死吧，那个小学生是你知己还是啥？

饼小乐举着酒瓶子开始喊：来啊，为了庆祝圣诞节的到来，大家喝酒啊。

我看着饼小乐笑：哎，圣诞节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饼小乐愣了一下：那，那就庆祝圣诞节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干杯。

小麦哆哆嗦嗦地拿出一小瓶可口可乐，像是见不得人似的红着脸准备和我们碰杯，小淫瞪了小麦一眼：小麦，以后不要再干跳级的事情了，我们和你一个班级，喝酒还带碰可乐的，真是丢人啊。

小麦挤着眼睛，可怜兮兮地看着我：十八，我刚过十八岁，酒以后慢慢学，成不？

我笑：没事儿，来，小麦，我跟你碰杯。

小麦感激得好像把我当成了他亲人似的，喝了一大口可乐，引得大家一阵狂笑。

吃完饭，是打牌，尽管一通酒喝得大家都有些晕乎，尽管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以后了，但是似乎每个人都无法睡觉似的，兴奋着叫做年轻的眼神，吵闹着叫做轻狂的气焰。小淫和我对家，陆风和饼小乐一家，小麦靠着我的肩膀一个劲儿打着瞌睡，看着我出牌，我让小麦去睡觉，小麦摇头说要看着我们玩。肖扬一个晚上都没怎么说话，只是和石静不停地说着什么，除了刚开始看见肖扬一反常态地和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女生说话之外，我的不良反应在慢慢消退着。肖扬和石静看了一会儿我们打牌，肖扬突然问小麦：哎，你房间里面是不是有机器猫的漫画书啊?

小麦哈欠连天地说：有啊，怎么了?

肖扬笑：石静喜欢看，我们去小麦房间看漫画了，你们慢慢玩。

肖扬没有看我一眼，和石静一起去了小麦的房间，小麦靠着我咕哝着：真是，还说我小孩子，这么大的人不是也喜欢看漫画吗?十八，他们冤枉我。

我朝小麦笑：知道你冤枉，行了吧，改天我替你主持公道，成不?

第102节：第四十五章·我是男人会更好(3)

小麦点头，我抬头，看见小淫突然之间变得锋利的眼神，好像要看出我的内心，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拿手里的牌晃了一下：哎，你看什么，我又没有出错牌?

玩了一通，陆风神秘兮兮地看着我：哎，十八，你说肖扬和石静，两人孤男寡女的，同在一个房间里面，会干什么呢?

我打了个哈欠：不知道，要不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小淫放下扑克牌，点了支烟，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十八，你不好奇？人家都说女人的好奇心是最强的，不是吗?

我转头，看见小麦竟然睡着了，这个家伙，难不成喝可乐也会醉人吗？我没怎么敢动弹，怕把小麦弄醒了，我看着小淫笑：也许有吧，你们没有好奇心吗?

饼小乐竟然真的站起身了：我去看看肖扬是不是陪着石静在看机器猫。

我一把拽住饼小乐：你疯了，坐下。

小淫吐了口烟，吊儿郎当地看着我：十八，你信不信，小麦现在睡觉的这个位置保证有人羡慕得了不得，要不咱们打赌，我赌一百块，陆风，你敢不敢打赌?

陆风"嘿嘿"笑：当然敢赌，我也赌一百块。

我把手里的牌扔出几张：出牌啊，你们想什么啊?

小淫看了一下我扔的牌，接着笑：十八，你又在想什么呢？我是说小麦现在睡觉的地方，我也羡慕，我也困，当然是想找一个宽阔的肩膀靠着了，你以为我们想什么呢？和你想的不一样吗?

我瞪了小淫一下，没有说话，饼小乐和陆风在"嘿嘿"笑着，好像他们知道小淫说话的意思。

小淫挑了一下嘴角，看着我笑：十八，你就不是男的，虽然像男人，但毕竟不是男的，你要是男的，我肯定跟你的关系更好，我简直

爱死你的性格了。

陆风也笑：是啊，十八这种性格，爽透了，对味。

饼小乐很白痴地看着小淫：哎，小淫，为什么十八是女的就不能关系更好了?

小淫坏笑着：哎，男人和男人之间可以同床共枕，穿一条裤子，一个酒杯喝酒，无话不说。男人和女人即使是再好的朋友也到不了这层交情啊，难不成让人家老公拿着菜刀满世界劈我?

陆风一笑：这好办啊，小淫，你把十八娶回家不就结了？既是兄弟又是……

我几乎和小淫同时喊：你给我住嘴！

把陆风吓了一跳，陆风开始扔牌：看看，就说你俩的脾气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肖扬的说法还真是有道理。

我很生气地哼了一声：那样还不如让我出家当尼姑呢！

小淫也歪了歪脑袋：还别说，我宁愿出家当和尚。

饼小乐很该死地说出一句话：可是，你们知不知道，和尚和尼姑本来就是一对儿，而且还是天作之合……

之后的结局是……我和小淫各自狠狠修理了饼小乐一通，之后饼小乐说没有想到我的力气会那么大，胳膊疼了好几天。

小麦也被我们惊醒了，揉着眼睛，稀里糊涂地看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十八，怎么了，你们在干什么?

我看着小麦笑：刚才你睡觉的时候出来很大一只老鼠，打老鼠来着。

小麦"哦"了一声，重新往小淫的肩膀上靠了一下，像只小猫一样接着睡觉，小淫无奈地叹气：还真是不该吵醒他，不然我的肩膀就不会当成公用枕头了。

打牌打到凌晨四点，大家都困了，我最先扔了牌：不玩了，困死了。

我打着瞌睡，陆风也是扔了牌，小淫伸了伸懒腰：十八，你睡我房间吧，阿瑟的房间床大，我们四个人睡阿瑟房间，小麦的房间给肖扬他们。

我站起身：我睡客厅的沙发好了，没多会儿就天亮了。

饼小乐第一个提出反对：不行，十八，你不能睡客厅。

我皱着眉头看着饼小乐：为什么啊?

陆风笑：十八，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你说你一个女生睡在客厅，我们几个大男生半夜起床上厕所怎么办啊？难道我们上厕所还得把脱下去的衣服再穿上吗?

我脸一红，没有说话，小淫"嘿嘿"笑：十八，你不会是想男生想得快疯了吧？他们介意，反正我不介意……

我抓起桌上的牌盒就打小淫，小淫坏笑地躲了一下，我气哼哼地推门进了小淫睡觉的房间，关上门的时候，我听见陆风和饼小乐发出很大的笑声，这帮家伙，哼。

小淫睡觉的房间收拾得真的很干净，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一直以为男生对于自己的房间向来是乱七八糟、不管不顾，看来有例外，床铺都收拾得干净、整齐，而且床单和被子叠得都很规矩，就连枕巾和枕头都放得很整齐。

我也困得睁不开眼睛了，也顾不上什么了，脱了鞋子，往床上一躺就什么也不想了，很快就睡着了。

第103节：第四十六章·红酒把我灌醉了(1)

第四十六章·红酒把我灌醉了

圣诞节这天早晨，我是被敲门声惊醒的，我也不知道几点了，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长时间。因为昨天晚上玩牌玩得太晚了，所以我的生物钟也不灵了，一直糊里糊涂地睡着，我听到敲门声的时候，估计敲门已经有一会儿了。

我张开眼睛问了一句：谁啊?

外面响起小麦的声音：十八，小淫让我问问你，你是脱了衣服睡的，还是没有脱衣服睡的?

我猛地坐在床上，穿了鞋子，快速拉开房门，气哼哼地看着小麦：你找死……

然后我听见小淫吊儿郎当的笑声，还有饼小乐和陆风惋惜的声音，小淫朝陆风和饼小乐伸出手：怎么样? 输了吧，给钱吧。

我有点儿发蒙，小麦朝我做了个鬼脸，笑：十八，早晨小淫跟他们打赌。说你肯定是没有脱衣服睡的，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跟小淫打赌，小淫让我刚才那样问你，他说你肯定会在一分钟之内拉开房门，哎，真的，十八，你真的没有脱……

我狠狠地拿手指弹了小麦脑袋一下：哎，你是不是吃撑了?

小淫乐呵呵地从陆风和饼小乐手里拿过钱，笑：哎十八，我们都在等你吃早饭呢，没吃怎么能撑到呢? 别生气啊，大不了赢的钱咱俩平分不就结了……

我气得不行，左右看看，顺手抄起桌子旁边的一个羽毛球拍，奔着小淫就过去了，小淫脸上变了变颜色：哎，十八，好说，好说，赢的钱全部给你，给你，成了吧?

饼小乐抢下我手里的东西，赔着笑：十八，别生气，闹着玩的，玩的，没有别的意思，小淫，你赶快给十八道歉。

小淫嬉皮笑脸地凑过来：对不起，成了吧? 我错了，错了。

然后小淫朝小麦的房间喊了一下：肖扬，吃饭了。

我这才看清楚，已经上午九点了，看来我睡的时间不短了。

过了一会儿，肖扬和石静从小麦的房间慢慢腾腾地出来了，肖扬盯着小淫：哎，一早晨，你嚷嚷什么啊？吵死人了。

小淫不怀好意地看着肖扬：怕吵，你们干什么了，这么怕吵？

直到肖扬出来之后我才想起肖扬这个人，昨晚打牌到最后睡觉，我都忘了肖扬和石静这两人，都忘了他们在小麦的房间了。

早饭是从外面买的豆浆和牛奶，还有三明治，我拿过来一杯豆浆和一块三明治，小麦靠在我右边，小淫坐在我左边，肖扬和石静坐到了我的对面，陆风和饼小乐一边吃着东西，一边打着游戏。

我低着头喝着豆浆，小麦问石静：哎，机器猫好看吧？不是吹的，我的漫画书是最全的。

小淫突然小声问我：十八，你，昨晚真的，真的没有脱衣服睡觉吗……

我立马就被口里的豆浆呛了一下，我气呼呼地把豆浆杯子使劲儿往餐桌上一放：哎，小淫，你神经啊，你说什么呢？

我这么一喊，吓了小麦一跳，小麦转身看着我：十八，怎么了？

肖扬也看着我和小淫，小淫摆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架势：啊，开玩笑，开玩笑，没事儿。

我瞪了小淫一眼：哎，我跟你说，你再这样，我肯定跟你掰，信不信？

小淫笑：不这样了，不了，我信。

吃完早饭，快到中午了，阿瑟还是没有回来，佐佐木来了电话，说是中午过来，平K也要来。自从昨晚听说小麦有机器猫的漫画书之后我也开始心痒了，我是机器猫的忠实粉丝，一直都是，所以不管小麦是否愿意，我拖着小麦到小麦的房间，让小麦给我找机器猫的漫画书。小麦翻着翻着朝我笑：十八，还有圣斗士的漫画书，你看吗？

我立即感觉小麦的脸上开满了鲜花一样可爱：小麦，你咋知道我喜欢看圣斗士啊，在哪儿呢？快给我找出来，有的看了。

于是小麦给我找出机器猫和圣斗士的漫画书，我趴在小麦的床上看着，小麦本来想出去，不知道咋了，竟然和我一起开始看起了漫画书。

我和小麦竟然跟小孩子一样，我看到可笑的地方就让小麦看，小麦看到可笑的地方也让我看，于是我和小麦不时发出笑声，被机器猫万能的法宝和里面人物的表现逗笑了。

小麦忍住笑，碰碰我：十八，昨晚肖扬和石静咋就没有笑呢？多好玩啊？

我好容易忍住笑：可能他们是成年人，感觉不好笑吧？

小麦瞪着我：那你也是成年人啊？

我一边看着漫画书，一边解释：我啊？主要是我比较容易被逗笑啊，呵呵。

当我和小麦看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门被人推开了，我听见佐佐木的声音：十八，你和小麦笑什么啊？

我朝佐佐木扬了扬手里的漫画书：你来了？我和小麦看漫画书呢？

佐佐木很不屑地看着我和小麦：真是，小麦疯了，十八你也跟着疯，没招了。

佐佐木关了门，小麦好像想起什么似的看着我：十八，你喜欢看《七龙珠》吗？我有全套的。

小麦说出这话的时候我差点儿激动得要把小麦抱起来三呼"万岁"了，对于《七龙珠》我也喜欢看，我到现在还记得里面的小悟空的最大的弱点就在小悟空的尾巴上。小麦看见我的眼神就开始"嘿嘿"笑了：十八，我就知道你喜欢看，你等着，我给你找，就是咱俩关系好，要是一般人我还不往外借呢。

第104节：第四十六章·红酒把我灌醉了(2)

小麦说完就跳下床翻床下的抽屉，然后我就看见小麦一本一本地往床上扔书，我如获至宝地拿起来就开始翻看，我听见好像是陆风的声音：小麦，十八，你们要可乐吗?

我还没有说话，小麦已经站了起来：来了，我要。

小麦"嘿嘿"笑着往外跑，我一边看着《七龙珠》一边摇头，到底是小孩子，听见有可乐就跟没有断奶的小孩子看见牛奶瓶子一样，我被《七龙珠》的漫画吸引了。

看到中间部分的时候，我听见门被人推开了，我翻着漫画书说：小麦，别说，你的漫画书还真是有不少宝贝，以后没事儿了我就来这儿看看，这些我都挺喜欢的。

小麦没有说话，靠着床边整理着地板上的书。

其实，我最先喜欢的漫画书是《圣斗士》，记得里面有个很高傲，甚至是忧郁的圣斗士，当然长得也很帅了，名字叫冰河，单单是这个名字就能让人感觉到寒冷和淡漠的气息，一种漫画的手法来诠释人性的复杂，还有战争。不能不说圣斗士是我中意的漫画类型--记得当初每次当冰河圣斗士受伤的时候我心里都会很难过，好像自己也真的跟着疼似的。

我入神的时候，一罐可乐递到了我的面前，我顺手接过来：小麦，你喜欢喝这个玩意儿？真是想不明白，哪里比酒好喝了？你就是小孩子，跳级并不能表明你长大了。

我喝了一口可乐，翻着《七龙珠》的漫画书，看到小悟空张牙舞爪的头型不禁"扑哧"一笑，被人揪住尾巴的感觉真是不爽啊，真是的，致命的弱点怎么能在尾巴上？一旦被揪住竟然无法发出力气，全无抵抗能力，我觉得这个画面真是搞笑，我一边喝着可乐，一边把这一页的漫画递给小麦看：小麦你看，这页的。

当我转过头的时候，我看见的是肖扬微笑的脸孔，不是小麦，原来从推门进来到刚才，都是肖扬而已，不是小麦。我有点儿狼狈不堪，慌乱得想从趴着的床上坐起来。

肖扬笑着接过我递过去的漫画：是吗？我看看，哪儿好笑了，你们竟然笑个没完。

我坐起来的时候，放在床上的可乐罐向旁边倒去，我急忙伸手去扶，肖扬也急忙伸手去扶，我握住了可乐罐，肖扬握住我握住可乐罐的手。我挣扎了几下，肖扬没有放手，肖扬的另一只手拿着我刚才的那本书，笑：十八，这本书真的好笑吗？

情急之下，我紧张地喊：小麦，小麦，我要找下一集的书，下一集！

肖扬轻轻松开他的手：下次小心，可乐可是比啤酒贵多了，浪费了不划算。

我尴尬无比地从小麦房间里面跑出去，到客厅的时候，看见小麦和佐佐木在电脑前玩游戏玩得不亦乐乎，小淫、平K、陆风、饼小乐在打牌，正嚷得不可开交，好像是谁出错了牌。

我松了口气，拍了下胸口，幸好没有人注意，不然我真该无地自容了，抬头的时候看见小淫笑嘻嘻的脸和若有所思的眼神，我迅速低下头，装作没有看见，慢慢朝小麦和佐佐木的电脑桌前凑近。小麦好像一直在朝佐佐木炫耀自己的游戏水平，佐佐木有点儿手忙脚乱，显然不是小麦的对手。

但是整个房间里面少了石静那个女孩，好像她压根儿就没有来过一样，我很好奇。

吃中午饭的时候，阿瑟还是没回来，小淫放肆地朝佐佐木笑：阿瑟这回肯定如胶似漆了。

我装作没有听见，和小麦摆着桌子，小麦小声跟我说桌子上有道菜很好吃，趁着别人不注意，我和小麦偷偷各自吃了几口，果然味道不错，我们偷偷地笑，像胜利的老鼠。

我正得意的时候，平K的声音响了起来：十八，十八呢？上次喝啤酒输了，这次我不干，我们比喝红酒，十八敢不敢？喝红酒。

我抬头看见平K气势汹汹地拎着几瓶红酒，红红的颜色，好像能激起人的斗志一样。我看清楚上面写的是红葡萄酒，我没放在心上，红酒？不就跟饮料似的，这玩意儿小孩子都能喝，我还能怕？

我有点儿高傲地看着平K：哎，找点儿有创意的，红酒？跟小麦喝的可乐有什么区别，别逗了，又没有人说上次你喝不过我就怎么着了，是不是？至于这么大火气吗？气得拿红酒来糊弄人吗？

我说完后，饼小乐开始大笑：十八，好胆色，平K啊，你气势就输了一半，人家十八压根儿不把你当回事儿。

佐佐木担心地看着我：十八，你没有喝过红酒吧，红酒是后劲儿大，你别上当……

我根本听不进去佐佐木的话：后劲儿？没有后劲儿还怕有后劲儿的？喝就喝。

平K奸诈地看着我笑：到时候别后悔啊，我可是没有逼着你喝，对不对？

于是饭桌上别人吃饭，我和平K喝红酒，说实话，之前我根本没有喝过红酒，也不知道十几度的红酒能有多大的力量。那是我第一次喝红酒，我也不会喝，为了能镇住平K，我竟然快速地喝下两大杯子的红酒，三分之二瓶的红酒被我几分钟之内就像喝饮料似的喝了下去。我逞强似的看着平K，他只是淡淡地笑：十八，你别着急啊，别看你现在喝这么多，谁先倒下还不一定呢？

第105节：第四十六章·红酒把我灌醉了(3)

肖扬担心地看着我：十八，不能这样喝红酒，你疯了？

我笑：没疯，不能这样喝，是吗？那我就创出这样喝的一个方式。

当时间慢慢过去二十分钟的时候，我发现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红酒确实不能这样喝，这个方式不是喝酒，是催眠。我开始看见别人的脑袋慢慢在我眼前变得模糊，小麦好心地给我夹菜，可是我已经分不出小麦手里的筷子是几根了，好像是好几根似的，小麦的脑袋也变得带了重影，晃啊晃的，我的眼睛开始不听自己的使唤，就是想睡觉，我模糊地听见肖扬生气的声音：平K，你知道十八没有喝过红酒，胜之不武。

平K好像在笑：我哪儿知道十八没有喝过红酒啊，你们没有瞧见她刚才的气势啊，我都快吓傻了，喝可乐也没有那么快的啊？没事儿，不过是睡一觉嘛……

我拼命想摇摇自己的脑袋，可是动作却是很迟钝、很没有力度，估计就像老年人晃脑袋一样，我慢慢地往旁边的人的肩膀靠着，好像佐佐木说：小淫，你扶着十八一下，别让她摔倒了，她好像醉了，小心点儿。

好像小淫说：老佐，十八不是好像醉了，是真的醉了，十八这人怎么这么虎啊？愁人。

我突然觉得好好睡一觉似乎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在我所能控制自己的意识慢慢消失的时候，我看见了小淫微笑的脸，明净的眼神、可爱的酒窝、温和的表情，是小意吗？是小意，只能是小意。我就这么很突然地想起了高中毕业之前，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小意--在一个有着冬日暖阳的日子，我和小意错身而过，小意穿着干净的羽绒服，小意棱角分明的脸庞和纯净水一样的眼神，还有我和小意仅仅相距半米不到的距离，我记得了，我记得我那次听见了小意的呼吸，还

有耳边的风声，还有我没有再回头时自己心里的难过。小意，我就是这样错过了你，是不是？这一切就这么清晰地定格在我的眼前。

我糊涂地喊出了一句话：小意，真的是你吗？

第106节：第四十七章·我不喜欢吃香蕉(1)

第四十七章·我不喜欢吃香蕉

当我有了意识的时候，我的头开始无比的疼，像是被人拿石头打过一样难受，我拿手揉了揉眼睛，勉强睁开，我看见自己手腕上的表显示的时间是下午四点，我吓了一跳，中午到现在，我竟然都在睡觉?

我坐了起来，看清这是小麦的房间，床上还放着散乱的漫画书，我随手拿起一本，还是感觉脑袋疼得厉害，我把漫画书丢在一边，下了床，恍惚记得中午和平K喝红酒，之后呢？之后我难道喝得趴下了？然后就这样睡了好几个小时？我摸了摸脑袋，实在想不起来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开始感觉口干舌燥，想喝水，客厅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声音，真的很安静，难道房间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疑惑地推开门，客厅里面只有小淫一个人在电脑前面好像编着什么程序，说是编程序主要是我看见了电脑屏幕上不断跳动的DOS画面和一堆我看不明白的符号。

小淫听见开门声回头，看见是我，笑：十八，你说该说你什么好啊？整个就是一个胆大妄为的家伙，你不吓死谁是不是不甘心啊？醒了?

我不好意思地转过脸：谁想红酒会那么劲儿大啊？有水吗？口渴。

小淫摇了摇头，转身进了厨房，出来的时候给我倒了一杯水：给，头疼吧?

我点点头，小淫笑：这就是喝红酒的后果。

我喝了一口水：他们人呢?

小淫伸了个懒腰：他们都出去了，阿瑟说晚上回来，估计也快回来了。小麦和肖扬在，一个在我房间睡觉，一个在阿瑟房间睡觉，肖扬也喝多了。

肖扬也会喝多，真是怪事儿，我摇摇头，小淫点了支烟，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哎，我问你，你睡着之前喊了一个人的名字，好像叫什么小意，小意是谁啊?

我惊讶地看着小淫：我有喊小意这个名字吗?

小淫点头，吐了口烟，笑：有啊，你真是没有良心，要不是我扶着你，你早就睡到地上了，我听见你喊，小意，真的是你吗? 那个小意，是不是跟我长得像啊? 那时候我看见你看我的眼神都发直了。小意是谁啊，咱们学校的吗?

我脸一红，开始辩解：哪儿有? 不是，是以前我们家附近卖雪糕的一个小孩子，和我关系挺好的。

小淫"扑哧"一笑：那肖扬亏大了，肖扬还以为你又喜欢上谁了呢? 你喊出这个名字之后肖扬一直闷闷不乐，所以也就喝多了，闹了半天是你想吃雪糕了。

我一直没有问关于石静和肖扬之间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那好像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也就不必问。

阿瑟是傍晚五点多钟回来，很春风得意，看来约会带来的快乐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的。阿瑟和平K一起回来，看见我就笑：哎，十八，听说你喝红酒被人挂了? 真的假的啊?

我有点儿尴尬地不敢说话，平K笑：其实啊，就算十八喝多了，那种气势也是够吓人的了，我算是怕了，以后再也不敢跟你喝酒了。

阿瑟问小淫：哎，老佐他们晚上过来吗?

小淫看着电脑屏幕上的符号，弹了一下烟灰：我估计够戗，就中午吃了一会儿的饭还惦记他女朋友来着，晚上肯定不会过来了。

说话的时候，我看见肖扬推门出来，看见我有点儿不自在，开始和阿瑟打招呼。阿瑟把外衣扔到沙发上，也掏出一支烟点上：这男人啊，就不能被女人所累，不然啊，累，而且对不起兄弟，我算是看透了。

平K给了阿瑟一拳：得了吧，你从昨晚上开始消失，到现在才回来，还有脸说别人。

我开始感觉自己饿了，因为中午我压根儿就没有吃什么东西，光是喝酒了，我开始去找小麦，小麦平时也不睡觉啊？真是奇怪。

我进了阿瑟房间，开始摇晃小麦，小麦才翻着眼睛醒了过来：十八，你干什么啊，让不让人睡觉了？

我把小麦拽起来：哎，你怎么睡觉了，平时不这样啊？

小麦打了个哈欠：还不是你说的，说什么红酒跟可乐饮料似的，所以我才试着喝了一些，谁知道，竟然慢慢开始犯困了，说起来就怨你。

小麦下了床，捂着肚子，皱着眉头：十八，你饿不饿？

我点头：饿啊，我中午也没有吃饭。

小麦拖着我的胳膊：走，找小淫给我们做东西吃，他手艺最好。

来到客厅的时候，我看见小淫和阿瑟有点儿不正经地"嘿嘿"笑着，估计他们没有说什么好事儿，肖扬和平K好像在说什么。

小麦直接就朝小淫喊：哎，小淫给我和十八做点儿东西吃吧？我们饿了。

小淫瞪了小麦一眼：知道饿了？刚才阿瑟在外面订菜了，一会儿就送来了。十八也跟着起哄，这么大个人，也跟小孩子似的饿了？

肖扬看着我：十八，厨房还有些水果，你和小麦先吃点儿吧。

我一听厨房有水果，立马往厨房走，先找点儿东西吃吧，真的饿了。

我抓了一个苹果咔嚓着，顺手拿了一根香蕉，准备给小麦，转身的时候，看见肖扬也跟着我进来了，肖扬指着香蕉：十八，你为什么不吃香蕉啊？苹果也不能吃饱。

我苦笑：我本身就不喜欢吃香蕉，不管这东西有多好吃，可惜我不喜欢。

肖扬咬了一下嘴唇：十八，小意是谁？

我开始装糊涂：小意，谁是小意啊。

肖扬盯着我：你喝酒的时候喊过的名字不会是随便喊的吧?

我咬了一口苹果：就是随便喊的啊?

肖扬嗤笑：那你为什么不喊我的名字，反正也是随便喊。

我没有说话，也没法说，我拿着香蕉开始朝客厅走。

肖扬突然拦住我：十八，你到底想怎样啊？先是易名，这次又是什么小意，小意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往后退了一下，看着肖扬：我没有，没有……

小麦从肖扬身后推门进来：十八，你吃什么了?

我松了一口气，把手里的香蕉朝小麦晃着：给你的，我心肠好吧？肖扬还跟我说你不喜欢吃香蕉呢。

穿过肖扬身边的时候，我低声说：对不起，我不喜欢吃香蕉，不管香蕉本身有多好吃，我始终不喜欢吃，真的。

我想肖扬这次应该很能明白我的意思了。

来到客厅，阿瑟叫来的菜已经送来了，阿瑟朝我笑：哎，十八，这两天玩得好吧?

我吃着苹果笑：好得不得了，就是你不在，重色轻友。

阿瑟掐了烟：哎，不能这么说，我也是人，是人就会被诱惑，孔子不是说食色性也吗？肖扬呢？跑到厨房干什么了？肖扬！

我没有回头，直到肖扬慢慢坐到对面，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肖扬点了一下头，我听见小淫的声音：肖扬你怎么了，是不是也跟十八似的，饿了?

肖扬笑了一下：没有，吃饭啊，你们好像都不饿?

我一边吃饭，一边摇头：哎，乐和也乐和了，该回去好好看书了，不然我可不想期末考试那么被动，一会儿该回去好好用功看书了。

阿瑟一乐：十八，你倒是一个听话的学生，我都读了两年多了，都不知道考试是什么东西，反正还没有补考过，也算是一个奇迹。

平K朝我敲敲桌子：十八，中午喝了那么多红酒，没事儿吧？这事儿是由我引起的，我道歉，真的。

我笑：怎么会啊？主要怨我自己，光知道逞强，跟你没有关系。

肖扬看着我：十八果然好性情，爱憎分明，不会无端埋怨别人。

小淫嗤笑：那是当然，不然我怎么会说爱死她的性格了呢？哎，十八，你就不是男的，不然我立马和你同床共枕，咱们俩穿一条裤子就好了，还能省钱，是不是？哎，肖扬，我可是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把十八当成和你一样的朋友，忘了？咱俩不是睡过一张床吗？

我感觉自己身上的鸡皮疙瘩都一颤一颤的，我皱着眉头看着小淫：哎，你就只会这点儿创意吗？拜托。

第107节：第四十七章·我不喜欢吃香蕉(2)

小麦开始"嘿嘿"笑：十八，小淫会的还不止这些，他和阿瑟还混着袜子穿呢。

吃完饭，我收拾了一下东西准备回学校，肖扬穿好大衣：小淫，你今天回宿舍吗?

小淫叼着烟，摇头：不回去了，今晚要把这个程序做完，人家催了好几回了。

肖扬系好大衣扣子，看了我一眼：那我和十八回去了。

阿瑟摆了摆手：路上慢点儿，今天的风挺大的，路上还有冰冻的地方。

我"哦"了一声，和肖扬出了门，下楼，在楼下拿钥匙开着嘟嘟的自行车，肖扬背过身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然后呼了一口气，和我并肩走着：十八，你为什么不问我关于石静的事情？你会不会觉得我和石静在一起有点儿奇怪?

我看着前面：是有点儿奇怪，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就像是阿瑟和一个漂亮女生在一起，或者小淫和别的女生在一起一样，我从来不会去问，我好奇心一向不重。

肖扬沉默了一会儿：十八，其实，其实我和石静什么关系也没有。小淫跟我说，如果想知道一个人对你是不是很在意，就让另外一个人出现在这个人面前。但是好像这个方法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不对?

肖扬叹了口气：香蕉有什么不好，没有食物的时候可以当做食物来吃，有了食物的时候可以当成水果来吃，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呢?

我一时语塞，只好不说话往前走，肖扬手里的烟头一亮一亮的。

肖扬转头看着我：十八，真的不能告诉我小意是谁吗?

我笑了一下：不是不想，只是这个东西好像都是虚无的东西，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小意是我很久之前的一个故事了，就这

样而已，并不是我能抓得到的任何一个人，说了和不说其实都一样，就这样而已。

肖扬"哦"了一声，接着抽烟：看来也是一个遗憾的故事了？就像小说中那样，你喜欢一个人，可是那个人不喜欢你，对不对？小说或者电影好像都会教人学会如何执著，十八，换了你，你会怎么做？

这话让我有点儿无所适从，我努力装出淡淡的语气说：电影或者小说是为了满足观众唯美或者向往美好的愿望，在现实中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承受伤害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如果换作我，我会努力停止，平行线是没有交点的，这是真理，对不对？不然，如果一个劲儿地沉浸其中的话，虽然有过努力和付出，可是到最后想停都无法停下来了，因为已经习惯了那个人的习惯，这样不好，对别人、对自己都不好。

我咬了咬嘴唇：你也知道易名，我现在就无所谓了，他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就是同学，还有同乡的关系，多好，我就不会老是想着，再说了，老想着有用吗？对啊，你那句话说得多好，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肖扬没有说话，只是吸着烟，到了女生楼下，我看了肖扬一眼：真的，我之前不觉得，现在我很感谢有了你和阿瑟这样的朋友，大家聚在一起很快乐。肖扬，我会一辈子珍惜这种兄弟一样的友谊，我到了，上去了，你也回宿舍吧。

肖扬没有说话，点点头，转身往男生宿舍走。我转身上楼，听见肖扬喊我，我回头，肖扬迟疑了一下：十八，没事儿，你上去吧。

第108节：第四十八章·他喝了我的饮料(1)

第四十八章·他喝了我的饮料

回到宿舍，只有嘟嘟一个人在百无聊赖地坐着，看见我回来，点头：十八，你回来了？

我倒了杯水，有点儿奇怪地看着嘟嘟：哎，小苍和盈子呢？你们不是一起出去的吗？

嘟嘟伸了个懒腰：她们去市内同学那儿了，反正现在已经停课了，回来不回来都是一样的，等着考试就行了。盈子本来让我跟她们一起去，可是我的成本会计最近落了很多课程，我怕被挂，所以还是回来好好看看书吧。

我放下水杯，朝嘟嘟笑：你啊，要是拿出看言情小说的劲头，什么会计都不成问题了。

嘟嘟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看着我：对了，十八，你们系的那个叫易名的男生给你打过几次电话了，后来还让我下楼，他送给你一张贺卡来着，我放你床上了。

我转身，看见床头放着一张圣诞卡，拿起来，打开，里面是黑色碳素笔写的字：十八，圣诞节到了，送你一张卡片，祝你这个节日快乐，易名。

嘟嘟坏笑着抢过我手里的圣诞卡：给我看看，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嘟嘟看完之后有点儿失望地把卡片还给我：哎，还以为能发现点儿什么呢？切。

我苦笑，我曾经很多次地希望能在什么上面发现什么，正好是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正好也是喜欢自己的人，可惜，这种缘分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遇到。

圣诞节之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我开始加紧自己的复习，因为期末停课了，所以就连见到易名的机会都没有了。他送给我的那张圣诞

卡片我一直没有机会说谢谢，中间阿瑟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去他租的房子玩，我说最近太忙，等考完试再去吧。

肖扬找过我几次，也没有什么事情，见了面反而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肖扬一见到我就好像失忆似的忘了他之前想找我的理由，我也不多说话，就沉默着等着他说话，肖扬也是叹气，吸着烟，最后都是说：十八，我没什么事儿了，你回去吧。

我知道喜欢上一个人的难过，所以我不敢给肖扬任何叫做希望的线索，说白了就是慢慢等着明年肖扬毕业离校。

我还是照常骑着嘟嘟的破自行车去做着深更半夜的家教，冬天很冷，我能感觉出自己呼出的热气在深夜的冰冷里面慢慢被冻结成消失的水汽，于是我告诉自己，冬天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等春暖花开之后就不会再有寒冷了。

小淫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元旦那天去阿瑟的房子，拿着微积分的书，他想把一学期学的微积分从头串讲一遍，这样考试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答应了。

一飞和他男朋友的关系很稳定，苏小月也还好，虽然嘟嘟一个劲儿惦记着复习成本会计，但是成本会计的教科书似乎远远没有言情小说带来的诱惑力大。所以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已经是半夜了，我在充电灯下面看着要考试的书复习，可是嘟嘟呢，虽然没有充电灯，但是她竟然披着棉衣哆哆嗦嗦地站在楼道里面，借着走廊微弱、昏黄的灯光看着言情小说，还要带着面巾纸。据说有次别的宿舍的女生半夜去厕所，看见嘟嘟哭得一塌糊涂，还以为嘟嘟经受了什么人生中难以承受的痛苦了。

苏小月像是半仙一样给了大家一个预言：我敢打赌，嘟嘟今年期末考试，成本会计肯定不会及格，要是嘟嘟不被挂了的话，我去找批卷老师。

元旦这天在我感觉，才真正是中国人自己的节日。小时候，大人管元旦叫做阳历年，就是表示新的一年开始了。在北方，这个日子通

常会下雪，然后大人、小孩都会站在窗前，不管是真的很有经验，还是装作很有经验地看着窗外飘飞的雪花，世故地说：又是一年到了，雪下得好啊，瑞雪兆丰年啊。

这句话，小时候我通常也会说，其实自己哪里知道什么啊，想想感觉挺好笑的。

这个元旦，下了我在北京的第一场雪，当然这个雪没有北方那么大。我抱着微积分的教科书，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去阿瑟租的房子，小淫说今天会把微积分重新串一下，还有一个多星期就期末考试了。

到了阿瑟租的房子，我一边敲门，一边在走廊里面跺着鞋上面的雪花，开门的是小麦，小麦打了个哆嗦：十八，快进来，门外的空气真冷。

我抖了抖身上的雪花，进了房间，只有小淫和小麦在，我问小麦：阿瑟呢?

小淫吊儿郎当地笑：阿瑟啊，他新交的女朋友说今天下雪了很有意境，要阿瑟陪着她看雪花了。哎，十八，女生是不是都不大实际啊，没事儿就总是整出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放下书，脱了大衣，搓了搓手，感觉脸上的温度很冷：不知道，可能是因人而异吧，再说了还是你们男人愿意，阿瑟还不是愿意陪着? 这么说吧，我要是非要拉着你，让你陪着我看雪花，你肯吗?

小淫露着酒窝一笑：有什么不肯啊，好啊，十八，你快过来拉着我，我陪着你去看雪花。

我嗤笑：得了，我就是举个例子而已。你肯，我还不见得肯呢。

小淫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要是易名陪着你，你是不是就肯了?

我看见小麦从厨房里面拿出一罐露露饮料：十八，给你，是热的。

我感激地接过来，放到手心里面朝小淫哼：看看，还是小麦好，知道我需要温暖。

小淫拿过我的微积分书，不屑地一笑：温暖是不能随便乱送的，不是谁的温暖都能送出去。我敢跟你打赌，要是肖扬这样做，你不见得这么乐和吧？那就是烫手的山芋了。过来吧，我给你串讲微积分，哎，十八，期末考试之后要是微积分有了好成绩千万别忘了我的功劳。

我坐到小淫身边：知道了，我才不会过河拆桥呢，感激都来不及。

小淫挑着重点给我详细串讲了一遍。遇到重点题型的时候就格外强调一下，或者挑出一道题让我做一遍，小淫讲的时候稍长的头发垂了下来，我推了小淫一下：哎，头发长了，剪剪吧？

小淫瞪了我一眼：哎，十八，你要是再跟我说剪我头发的话，我跟你急。

小麦凑过来，笑：十八，你千万别让小淫剪头发，那是他吸引女孩注意的行头。

我喝了一口热的露露：切，得了，还行头呢？对啊，小淫，最近你怎么老是一个人啊？也没有见你新任的女朋友啊？是不是自身魅力下降了，所以你也成了库存品了？

小淫点了一支烟，吸着，往我和小麦眼前吐了一口烟，笑：哎，你千万别把我和你画等号，你自己成了库存，我才不会，我是最近比较忙没有时间约会而已，我现在要是打开窗户往大街上一喊，哎，我小淫要谈恋爱，放心，很多女孩会排成队伍来等待我的……

第109节：第四十八章·他喝了我的饮料(2)

小麦和我手忙脚乱地扇着眼前的烟雾，小麦起身往别处走，我哼：得了，吹牛也不看看场合，你也就唬我和小麦而已……

这个时候我听见小麦在大声喊着：楼下的女孩们，你们注意了，三楼东侧房间的帅哥小淫，要谈恋爱了，你们……

小淫慌忙跑过去，捂住小麦的嘴巴，然后气急败坏地看着我：十八，你愣什么啊？快过来帮忙把窗户关上啊！

我笑到不行，好容易才忍住，勉强过去把小麦打开的窗户给关上了。小淫恨恨地看着小麦：臭小子，你疯了，我只是打个比方，没有让你去实践，你瞎嚷嚷什么？

小麦一脸的无辜：哎，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说你自己魅力非凡啊，所以我只不过试试而已，哪里胡说了？

小淫一时语塞，冷着脸抽了几口烟：小麦，你给我回你房间反省，知道了吗？要不是十八在这儿，我非要打你一顿屁股不可，哼！

小麦朝我做了个鬼脸，跑回他自己房间了。我坐在电脑桌前面勉强忍住笑，看着微积分的题型。小淫哼了一声，也坐下：该死的小麦，等着我收拾他。

小淫突然伸手拿起我前面的饮料，喝了起来，我愣了一下：哎，这个……

小淫嗤笑：这个什么啊？喝你点儿饮料就这么心疼？

我有点儿尴尬：不是，不是那个意思。

小淫把露露往我前面一放：还给你，女生就是小气，还是兄弟呢？一点儿都不大方。

我把饮料往小淫面前一推：你喝吧。

我开始翻着微积分的书不说话，小淫小心地碰了我一下：哎，我也没有说什么啊，你生气了？哎，十八，你就这点不好，我说什么了，你怎么了？

我眼角余光看见小淫刚才喝完饮料的嘴唇痕迹还遗留在饮料罐口，我开始有种很别扭的感觉，因为我一直不习惯和别人共用杯子，女生不行，男生也不行。我莫名地想到之前自己喝了一口饮料之后留下的痕迹，可是这个痕迹现在已经被另外一个男生的痕迹淹没了，这种别扭的感觉真是不自在。

小淫转头看着我的表情，小声地说：十八，你怎么了，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嗯?

我避开小淫的眼神，慌忙收了微积分的书：那个，我记得差不多了，我先回去了。

小淫奇怪地看着我：哎，十八，我说什么了，你怎么这么一会儿就变脸了？你这人真是。

我摇头：没，没什么啊？你不是串讲完了吗?

小淫掐了烟，笑：是讲完了，阿瑟说让你中午在这儿吃饭的，佐佐木和他女朋友也过来，还有肖扬。还有，你别对肖扬太冷漠了，寒假之后他就该实习了，之后就毕业了，到时候你就算后悔，也没地方找他了。

上午十点半的时候，阿瑟晃荡回来了，除了春风得意，还带了一身的雪花。小淫挽挽袖子，开始朝我炫耀：十八，今天中午我一定要让你看看我的厨艺，还有啊，我需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西红柿鸡蛋汤，上次你做的那叫什么啊？你都不会觉得丢人吗?

我脸一红，不敢说话，因为自己确实做得不咋样。

阿瑟脱了大衣，拿起电脑桌子上的饮料罐，"咕咚"喝了几口，皱着眉头看着我和小淫：哎，这是谁喝来着?

我慌忙指指小淫：刚才，刚才小淫喝的来着。

阿瑟哼了一声：就说嘛，我说怎么有口水和烟的味道，就知道是那个小子的！没办法，我吃点儿亏好了，小淫，我不嫌你脏。

小淫张了张嘴，没有说话，眯着眼睛看我，我慌忙转身往小麦房间走。

小麦在床上趴着，我凑过去，发现小麦在看军事杂志，我是真的想不到小麦还有这个爱好，我以为小麦就只是会看漫画而已，没有想到他还喜欢军事。

小麦白了我一眼：十八，以后进我房间要记得敲门，知道吗?

我嗤笑：得了，你就一个小孩子而已。

小麦不满意地看着我：十八，我过了十八岁了，我是个成年人，成年人知道吗?

我伸手弹了小麦脑袋一下：知道了，小麦大人。

小麦歪着脑袋看我：十八，你说谈恋爱，是什么感觉?

我一笑：这就是跳级的弊病了，不然，这些在高中就会慢慢感觉到了。

小麦扁扁嘴：别跟我装深沉，你倒是没有跳级了，你就知道是什么感觉了？你谈过恋爱?

我自讨无趣，只好不说话，"嘿嘿"干笑。这是什么世道啊，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取笑我。

我和小麦闲聊的时候，佐佐木和肖扬可能过来了，我听见客厅里面有很多人说话的声音，还有笑声，小麦坐了起来，朝我笑：十八，不喜欢一个人是不是也会很不舒服。

我笑：那要看看那个人和自己是什么关系，如果是个陌生人，也没有什么舒服不舒服。

小麦来了兴趣：哎，那要是肖扬呢?

我转手给了小麦一拳：小孩子少管大人的事情。

我来到客厅的时候，果然佐佐木来了，还带着他女朋友，那个女孩我一直习惯叫她师姐，肖扬也来了，在翻着我的微积分书发呆，看见我出来点了一下头。

小淫看见我出来，虎着脸：十八，你跟我去厨房，我教你怎么做西红柿鸡蛋汤，还有肖扬，跟我一起去厨房帮忙。

我不大乐意地跟着小淫往厨房走，后面的肖扬说：好，一会儿就来，我脱了大衣就来。

小淫把案板收拾了一下，朝我哼了一声：十八，你好好看看，西红柿是这样切的，知道吗？要先把西红柿根部的地方用刀剔除干净，还有，西红柿要切得薄一些，那样才能煮烂，充分发挥西红柿酸甜的特点，记住了没有？

我凑到案板旁边，看着案板上被切得很薄的西红柿点着头：知道了。

小淫抬起头，好像无意识地看着我：十八，刚才，刚才是不是因为我喝了你的饮料，所以你生气了，并不是我说错了什么，是吗？

我尴尬地摇头：不是，我没有生气，没有。

小淫挑着嘴角，嗤笑：得了，你以为你那么点儿想法我还看不出来？

小淫顿了一下：十八，我不是故意的，真的……

我低着头不说话，我听见肖扬在我后面说：小淫，我帮你做什么？

第110节：第四十九章·能对你说对不起吗(1)

第四十九章·能对你说对不起吗

小淫转头看着肖扬：你帮着十八收拾蒜吧，还有啊，洗几根黄瓜，清爽一些。

肖扬蹲在我旁边，看着我笑：十八，你会不会剥蒜啊，像你这样，只是把大蒜放在手里，是剥不下蒜皮的。

小淫嗤笑：十八可能就有那个本事，只要闭着眼睛说几句别人听不懂的咒语，说不定大蒜皮就自动脱落下来也不好说，是不是，十八?

我回过神儿，开始手忙脚乱剥着蒜皮，肖扬伸手从我手里拿出一部分蒜：十八，微积分复习得怎么样？其实考试也不是很难，是你想得难了……

我刚要说话，肖扬突然往前一个踉跄，倒在我身上，我也开始往后倒去，我吓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正着急的时候，感觉后面有人用双手按住我的肩膀，我也伸手往前扶住肖扬的身体。我这才看见，小麦和阿瑟推着厨房的门进来了，肖扬刚才正好在厨房门后，所以一推门就被撞得朝前倒去了。我愤愤地看着小麦：哎，你推门时候不会轻点儿啊？人还在门后呢！看看，看看，这下好了吧？把人推倒了吧。

我的双手还在往前推着肖扬的身体，肖扬有点儿发呆地看着我，没有变换姿势，我咽了一下口水，正色看着肖扬：哎，哎，起来了，怎么了，被撞晕了吗?

阿瑟伸手帮忙把肖扬扶了起来，赔着笑：哎，不好意思，刚才没有注意。

肖扬把他手里的蒜轻轻地放下，没有说话，看了阿瑟一眼，转身出了厨房。小麦疑惑地看着我：十八，我们说错了什么吗？肖扬好像不高兴了。

阿瑟转身追出去：肖扬，肖扬……

我低着头，看着手里的蒜瓣，放到小淫身边的案板上，小淫叹了口气：十八，你不用非要这么一本正经吧，非要这么吝啬吗?

我愤愤地瞪着小淫：好啊，你心疼，你陪着他去。

小淫哼：废话，我又不是你。

我一甩手，出了厨房的门，客厅里面，佐佐木在电脑前教着师姐玩一个什么游戏，师姐笑得很开心，佐佐木的脸上也洋溢着叫做幸福的笑意。

肖扬坐在沙发上翻着一本什么杂志，脸色很难看，我也觉得很不舒服，我转身拽住小麦：哎，帮我找漫画书，我要看《七龙珠》。

小麦领着我进了房间，从床底下拿出一个纸箱子，翻给我一堆书。我刚翻开几页，门就被推开了，我看见是肖扬，肖扬没有看我，只是朝小麦说：小麦，你先出去，我和十八有事儿说，你到厨房帮小淫。

小麦紧张地看着我，然后又看了一眼肖扬。我把书放在床边：小麦，你去吧。

小麦挠挠头：可是，十八，你们不会，不会动手吧?

我瞪了小麦一眼，小麦低着头小心翼翼地出去了。肖扬只是靠在门边，小麦出去之后，肖扬有点儿冷漠地点了一支烟，看着我：十八，明年我就毕业了，确切说还有接近六个月的时间。

我没有说话，肖扬顿了一下：其实连六个月都用不上，可笑吗?我在这个学校读了三年多的时间，可是从来没有发现时间竟然可以这么短暂，抓都抓不住。

我迟疑地看着肖扬：可是……

肖扬突然用生气的口气开始大声说话：可是什么？十八，你是不是希望我立即就毕业，最好就是明天，对不对？那你可以称心如意了，过完这个寒假，三月份我就离开这个学校实习，而且一实习就是三个多月，眼不见心不烦，这话我替你说，多好?

我避开肖扬有点儿咄咄逼人的眼神，我很想大声告诉肖扬：你什么时候见到感情是求来的？你什么时候见过没有感情的两个人之间可以支付给对方自己的怜悯？感情，要是来得很牵强，那么不管什么样的结果，都会让其中的人失落，或者是失去尊严，或者是遗憾。

第111节：第四十九章·能对你说对不起吗(2)

这话我没有办法说出口，我知道一旦说出来，那么我们之间连最基本的朋友都很难做成，更何况是兄弟?

外面响起敲门声，肖扬依然很生气：谁啊，不要敲门了，不要惹火我，听见没有?

我看见肖扬拿着烟的手在轻微地抖着，原来感情可以让一个人失去自己的正常态度。我叹了口气，把小麦给我找出的漫画书合上，放在床上，我慢慢朝肖扬走过去，我鼓足最大的勇气把自己的手放在肖扬的拿着烟发抖的手上，我看着肖扬的眼睛：对不起，对不起。

肖扬突然甩开我的手，嗤笑：十八，我最不想要的就是你对我说对不起，你对我说对不起? 我是乞丐吗? 是不是很可怜，所以你会说对不起?

我的手被肖扬很用力地甩开了，撞到门后的柜子上，我听到清晰的"咚"的一声，肖扬的眼神冷冷的，他盯着我：十八，你除了会对我说对不起，你还会说什么，说啊，你怎么不说了，你就会说对不起吗?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就值你说一句对不起，是吗?

我被撞击到柜子上的手背，开始蔓延着叫做疼痛的感觉，我忍住了没有说话。是，我只能说对不起，我也偷偷喜欢过别人，小意、易名，可是肖扬，你比我好过，你至少比我好过，我会鼓足勇气握着你拿着烟发抖的手对你说对不起，你知道吗? 至少你还有我对你说的一句对不起，可是我呢，不管喜欢谁，不管喜欢人家多久，不管是否和自己喜欢的人面对面，我连一句对不起都没有人对我说，我好过吗? 我就做错了吗?

门外传来敲门声，还有阿瑟的声音：十八、肖扬，你们怎么了? 快吃饭了，你们出来啊? 你们要是不出来，我撞门进去了，我进去了?

肖扬咬了咬嘴唇，转头开了门，走到客厅开始穿衣服，然后推门往外走。我看见阿瑟吃惊地看着肖扬：肖扬，肖扬，你怎么了？一会儿就吃饭了，你回来……

我懊恼地坐回小麦的床上，仰头倒了下去，伸手拿过小麦的漫画书，盖住脸。这都什么事儿啊，冤孽啊，真是冤孽，不喜欢一个人也会伤害一个人，如果我去喜欢这个人了，那么这个人没有伤害了，可是我呢，我就没有伤害吗？真是左右不是人，这都是什么世道啊，做人真他妈的难，要是我和肖扬不认识也就算了，就会像对张啸一样，因为我们都不熟，即使有伤害，也会变得陌生。

我发愣的时候，有人伸手在我盖住脸的漫画书上敲着，我叹了口气：小麦，别闹了。

小麦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我感觉有人把烟放到了我的鼻子下面，我呛了一下，愤怒地坐起来：小麦，你……

我看到的是小淫，笑嘻嘻的表情：怎么了？十八，你又和肖扬吵架了？你俩好像吵架上瘾。

小淫吸了一口烟，看着我的表情，我拿着手里的漫画书呼扇眼前的烟雾：哎，你别说风凉话了，你以为我愿意和他吵架吗？哼，刚才他把我的手甩到柜子上了，这会儿还疼呢！

小淫"扑哧"一笑：哎，十八，我发现你的感情都和硬伤有关啊，你看，和易名，右侧肩膀上很大一块儿淤青，和肖扬，手背也撞了一下。你说将来你再和别人交往，备不住还要有多少硬伤呢？还是多多准备一些红花油或者医用胶带吧。

我瞪了小淫一眼：还说风凉话。

小淫吐了一口烟，看着我手里的漫画书：十八，你知道肖扬家是西安的，三月份实习也是回西安，你就不能对他好点儿吗？真让人家带着遗憾走？

我的火气大了起来：哎，你们当我是什么，是礼物，随时都可以送人吗？我问你，要是你不喜欢一个人，那要是这个人想握你的手，

你怎么办?

小淫吊儿郎当地笑：握就握呗，又不会少块肉?

我恨恨地看着小淫：要是，要是那个人想拥抱你呢？你怎么办?

小淫眯着眼睛看着我：拥抱也没有什么啊？你也没有失去什么啊？这么封建?

我摆了摆手：算了，跟你们男人没法说这些事情，我没法跟你苟同。

小淫转了转手里的烟，低着头笑了一下，然后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所以，十八，所以当我喝了你喝的那罐饮料之后，你就会很不舒服，对不对？也是因为这个?

我没有想到小淫会突然说这个，一时语塞，愣了一会儿：你，你瞎说什么？神经。

第112节：第五十章·有当我是兄弟吗(1)

第五十章·有当我是兄弟吗

中午吃饭的时候，肖扬没有回来，饭桌上，阿瑟一个劲儿看着我，佐佐木也是，小淫倒是没有看我，只是看着他眼前的水杯发呆。整个局面好像表明了我就是个千古罪人似的，搞得我吃饭都很不爽，尤其是当我伸手夹了一块好像是鸡腿肉的时候，阿瑟咳嗽了一下，我一激灵，筷子一抖，鸡腿肉"啪"地又掉回盘子里面了。小麦偷偷一笑，趁我愣神的时候把我中意的那块鸡腿肉给抢走了，我无声地瞪了小麦一眼，没敢说话。

阿瑟咳嗽之后，看着我：十八，肖扬三月份就实习了，实习知道吗？就是离开学校好几个月，肖扬的实习单位是西安，很远，可能会在要毕业的那个月份回学校一下，就是这意思。

佐佐木小心地点头：是啊，十八，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待在学校了。

我抬起头，看着阿瑟：哎，阿瑟，我问你，肖扬和你们是什么关系，能如实回答吗？

小麦把手里的筷子放在餐桌上，拍得"啪啪"响，抢着话说：哎，十八，和肖扬当然是兄弟了，是兄弟，没得说，绝对没得说。

阿瑟看了一眼小麦，朝我点头：是，大家这几年的相处，就像是兄弟一样。

我叹了口气：那么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我和你们又是什么关系呢？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你们就这么急着要把我当成你们兄弟的礼物送出去？小淫之前说易名是重欢情轻手足，小淫说他不会那样，那个时候我们还把这句话当成笑话，可是现在呢？你们是不是觉得如果我给了肖扬一个机会，让他没有遗憾地离开学校，你们就算对得起你们的兄弟了？有没有人想过，谁又对得起我了，有没有人能对得起？反正你们都知道我喜欢过易名，好啊，有没有人去找易名，告诉易名我

十八曾经那么真心地喜欢过他？有没有人去找易名告诉他也不要让我遗憾地离开这个学校，有人吗？有没有？

阿瑟张了张嘴，有点儿发愣：十八，可是十八……

我有点儿无趣地放下筷子：算了，我也不想问了，我先回学校了，你们慢慢吃吧。

我收拾了电脑桌子上的教科书，穿上大衣，阿瑟转到我前面：十八，你听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

我苦笑：你想什么？就是想让肖扬快乐，对不对？你们都是这样想的，对不对？

我推开房门往外走，开门的一瞬间，我愣住了，房间里面的人都愣住了，肖扬靠着走廊的墙壁，发着呆，脚下是一地的烟头，也许他一直都没有离开，就这么一直待在门外？

肖扬看着我，淡然一笑：十八，你不是礼物，没有人能当你是礼物，我把你当兄弟总行了吧？你不甘心是吗？好，我去找易名，我告诉易名你十八曾经很真心地喜欢过他，我去告诉易名让他不要让你遗憾地离开学校，好不好？我这样做，够不够兄弟？够不够？

肖扬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几乎是很大的很大的声音喊出来的，我艰难得就连转身的力量也没有了，阿瑟和佐佐木开始伸手去拽肖扬：哎，肖扬，进屋，进屋，外面很冷。

在阿瑟和佐佐木拽着肖扬往房间里面的间隙，我挪动自己的脚步往楼下走。

冬天的风干涩地拍着路人的脸颊，就像是被人扇了耳光一样疼，我顶着风没有目的地朝前走着，如果，如果肖扬只是一个陌生人，像是张啸那样的陌生人，或许大家都不会难过，因为谁会和陌生人有交情呢？没有交情又何来的难过呢？

我低着头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和一个人撞到了一起，我听见对方很不客气的话：哎，你怎么走路的，你不长眼睛吗？说你呢。

我的火气终于被挑了起来，我愤怒地抬起头，刚要发火，愣住了，原来是肖扬他们专业的那对双胞胎哥儿俩之一，正用凶狠的眼神瞪着我。我吓得一激灵，也不知道这个是双胞胎中的哪个，后面还有几个男生，都不认识，我准备息事宁人，小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没有看见。

然后我看见那个男生"哦"了一下：哦？我见过你，绝对见过你，你认识肖扬，是不是？

我心里一凉，真他妈的冤家路窄，看来是那个在餐厅给过我一酒瓶的男生了。

那个男生忽然换上笑脸：大家认识呀，上次在餐厅不小心失手了，我哪儿知道你是女生，你别介意啊，不过你挺胆大的，肩膀没有什么事儿吧？为这事儿我跟肖扬说过对不起了。

我胡乱点着头，不敢说话，那个男生接着笑：我告诉你，你护着的那个臭小子，我和他还没有完呢！你告诉他老实点儿，哪天我要是心情很他妈的不爽的时候遇到他，我非揍他不可，别以为我会心慈手软，哼。

我没敢说话，那个男生回头招呼后面的男生：走了。

我嘘了一口气，一直没敢说话，直到他们走了，我才回过神来。看来我也是怕挨揍的主儿，这个事实有点儿让我感觉无地自容，我以为自己会很拽地面对他说：怎么了？你丫要是敢碰易名一根指头，我废了你，不信就走着瞧。

我一边往学校走一边无地自容着，这个世界上，其实自己微小得可怜，想起上次在餐厅，如果不是肖扬，可能我和易名两人会被人家揍成一对儿，绝对白给，可是我要因为这个理由让自己喜欢上一个人吗？要不要呢？

晚上给小学生做家教，小学生突然开始认真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小学生的爸爸答应小学生如果这次期末考试能考到班级三十名以内的话，就给小学生买一个文曲星的电子词典。我现在还记得好像是一个

叫S505的型号，那款型号的电子词典当时是六百多块钱。其实小学生的英文课程根本不需要那么贵重的一个电子词典，小学生看中的是电子词典的游戏功能，据说可以打好几种游戏，而且还能在里面养一个宠物。就是为了这个电子词典，小学生破天荒地开始认真跟我学习，我讲课的时候他竟然真的认真听，我在心里笑，看来物质力量要远远大于精神力量，不过总算是有用处，也好。

第113节：第五十章·有当我是兄弟吗(2)

做家教结束后，在学校门口，我看见了阿瑟和小淫，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之后了，阿瑟朝我笑：哎，十八，有时间吗?

我有点儿复杂地看着阿瑟：哎，你不会又是来劝我的吧？肖扬对你们那么重要吗?

阿瑟搓了搓手，有点儿尴尬：十八，你听我说，不是肖扬对我们重要，你对我们也一样重要，真的，我是在说真话。

阿瑟顿了一下：十八，我没有想到的是，简单的恋爱，原来对你是那么重要，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都以为其实恋爱很简单……

小淫一直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背对着风的方向抽着烟，我叹了口气：算了吧，不要再说这件事了，说多了对谁都没有更大的意义。

阿瑟拽住我的自行车，正经地看着我：十八，你和肖扬对我来说都是一样重要的，对于朋友，我从来没有分出彼此，我从来没有想用你来让肖扬没有遗憾地离开学校毕业。真的，只是我们一直以为恋爱很简单，简单得就像是和朋友相处一样，我并没有想到这种交往在你的想法中是那么的重要。

我心里一热，有点儿说不出话来，阿瑟笑：十八，如果我们说错了什么，你千万别生气，为这么点儿事儿闹别扭挺不值当的。是不是，小淫?

小淫转过身，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只是点了一下头，看着他自己手里的烟。

阿瑟笑：肖扬下午回去了，他说他中午有点儿失态了，挺不好意思的，让你别放在心里，十八，你就别生气了。

我摇头：我真没有生气，就是，就是感觉太乱了，乱得让我都糊涂了。

小淫嗤笑：乱？哪里乱了？十八，你脑细胞是哪个等级的，就这么点儿事儿你就糊涂了，以后你还怎么混啊?

我瞪了小淫一眼：是，我脑子不好使，行了吧？我不像你，有一百个女朋友也不会乱，而且绝对是坐怀不乱，即使分了手还要念着你的好，你将来能混得好。

小淫突然"扑哧"一笑：哎，阿瑟，我怎么听着十八这话的味道怪怪的，嗯？

阿瑟皱着眉头，推了小淫一下：你小子正经点儿，没正形儿。

我看着阿瑟：哎，女生楼该锁门了，我得回去了，不像你们，不用回宿舍。

阿瑟点点头：好吧，十八，你先回去吧，考完试去我那儿，我让小麦把他房间给你住，你就用电脑写东西吧，千万别客气，客气了我跟你急，知道了没有？

我笑：哎，用你的东西，你还这么大方？

回到宿舍，一飞很是伤感地看着我：十八，我今天去我们系问关于下学期分宿舍的事情了，确实是真的，下学期真的咱们就不在一个宿舍了。

我心里也挺不好受的，虽然这个宿舍的人都不是一个系，但是平时大家相处得都不错，即使苏小月总是不断地气我，但是，我的感觉始终是一种友谊的快乐，可是现在，我都不知道下学期自己会被分到哪个宿舍，苏小月歪着脑袋：十八，我还真是有点儿舍不得你，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啊。

我笑：不管怎么分宿舍，我们大家不都是在一个女生楼里面吗？总有机会见面的，又不是以后见不到了，干吗这么伤感？放心，就算分了宿舍，我肯定去找你们玩，行了吧？

嘟嘟一脸的郁闷：只能这么着了，学校的宿舍又不是我们自己开的。

元旦过后，我一直没有见过易名，因为要好好复习期末考试，所以也取消了早晨跑步，因为实在是太寒冷了。我有点儿担心易名和与肖扬同专业的双胞胎之一发生矛盾，易名毕竟是新生，新生能有多大

的力量和一个混混较量？而且还是打架成性的人。这事儿我开始期望大雄能够插手，因为大雄和阿瑟还有肖扬的关系好，大雄和易名的关系也好，我是不会去找肖扬说什么话了，一是男人的事情总归要男人自己解决，我再怎么骁勇善战也不能插手，因为我是女生；二是我和易名什么也不是，我没有任何理由插手，对于相互爱慕我实在是期待，对于收获只能是感动，我无话可说，而且感觉没有任何成就感。

快要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在综合楼自习室看到了肖扬一次，肖扬在对面的栏杆上倚着，朝我的方向打招呼，淡淡地一笑，我也点头。后来肖扬走到我身边，问我微积分复习得怎么样了，我说不太担心不及格了。

肖扬走的时候用手拍拍我的肩膀，叹了口气：十八，那天对不起，我失态了。

我只是装作自己记不得了：什么事儿，我都忘了。

我看着肖扬慢慢地一圈一圈地绕着下楼，我看着肖扬的背影，感觉到一种凄凉，就像是看自己，不被别人喜欢，自己也不是没有经历过，而且经历的时间还不短，我怎么会忘掉这种感觉？不过还好，被我喜欢的人至少有一点是幸运的，因为我不会去纠缠他。

距离考试还有两天的时候，小淫给我打过一次电话，问我微积分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仔细想了想，觉得还好，从复习的角度而言，我还没有什么特别不会的地方，及格以上的成绩应该没有问题。小淫在电话里面笑：哎，十八，千万不要装大头，知道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千万不要不懂装懂，害人害己。

我也"嘿嘿"笑：别的科目可能还会装一下，这个微积分是不会装的，放心吧，我复习得差不多了，不会丢你这个师父的脸面的。

嘟嘟这几天开始着急，因为她的成本会计还没有看几页，马上就要考试了，所以急得有点儿抓耳挠腮，看谁都是一副求救的表情，可

惜我帮不了她。苏小月给嘟嘟讲过一些题，但是嘟嘟好像都记不住，最后气得苏小月摔了书本。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吃惊，因为喜欢大雄而害上相思病的小诺突然在还有一天就考试的中午拽着我来到学校操场中间，中午的时候还算有阳光，但是冬天的温度并不会让人感觉到沐浴春风的舒服。然后小诺仰天长啸，哈哈大笑了一通，小诺握着我的手，说：十八，我想通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一怨恨我小诺生不逢时，没有在大雄想谈恋爱的时候恰好遇到大雄，二怨恨我本身没有倾国倾城的花容月貌让大雄为我神魂颠倒，所以我决定和大雄只是做个朋友，就像你跟大雄那种朋友一样，像什么啊？对，像是兄弟一样。

我吃惊地看着小诺：哎，你没有什么问题吧？

小诺骄傲地把头一甩，可惜冬天的风很大，小诺并没有甩出什么头型，倒是让风把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小诺笑：十八，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就是这个期末考试我肯定会挂科，应该是企业管理了，我一点儿也没有复习，大学英语也够戗，算了，挂了就挂了，就当自己花钱买了个教训吧，相思害人啊。

于是伟大的小诺在公元某个年头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在一个冬日的中午，被寒冷的风吹散了头发，但是确实把我吓了一跳。

第114节：第五十一章·在学期末的感慨(1)

第五十一章·在学期末的感慨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是期末考试，全学校的学生每天都奔跑在各个教室之间，考着这学期的所有必修科目。在考试期间，我遇到过易名两次，但是没有说上什么话，易名想跟我说什么话的时候被后面的学生推着走了，我们只是互相点了个头，就匆匆错身而过，学校大了就是这样，要是没有课可能一个月也很难见到彼此。

嘟嘟在考成本会计的前一天晚上摔了教科书，对着宿舍里面的灯先是痛骂了一通成本会计老师讲得不好，自己都没有听明白，然后痛骂了一通编成本会计教科书的老师水平太烂，编的东西根本就看不明白，最后又痛骂了一通自己的智商。一飞和苏小月冷着脸看着嘟嘟，苏小月哼：活该，谁要你平时不用功看书光看言情小说！这下难过了吧，你也不学学人家十八，还有家教，还那么努力看书，嘟嘟，这科挂了，就算花钱买教训吧。

第二天考的就是微积分，尽管复习了好长时间，但是考试的时候还是有点儿忐忑不安的，当看到考卷的时候，我就不那么紧张了，基本的题型小淫都帮着我复习过，还别说，那小子脑子真是不赖，挺会总结类型题的。

许小坏一直坐在我的后面，从考英语的时候就一脸阳光灿烂地看着我，小声对我说：十八，帮帮忙，行吗?

我冷着脸没有说话，这个鬼丫头，真是不想帮她，平时看见我总是怀疑我抢了她的梦中情人，最可恶的是帮着别人搭桥，把我在大学第一次喜欢的人搭在了别人的桥上，我能好受吗? 我是铁了心不想帮着许小坏，哼，有本事你去找你那个老乡啊? 帮着别人搭桥总得收点儿好处费吧?

考试的时候许小坏一个劲儿在我身后咳嗽，我没有答理她，心想你许小坏就是拿把刀把嗓子割下来我也不会给你行方便的。哦，合着

我平时费尽心力复习考试，关键时候你一咳嗽我就给你看了？我多亏啊，你给我多少钱了？

考试期间，夭夭有点儿灰头土脸地找过我，让我帮许小坏一把，夭夭赔着笑：十八，就算是江湖救济也好，你总不能看着许小坏被挂吧？

我奇怪地看着夭夭：哎，我怎么就不能看着许小坏被挂呢？她和我什么关系，你千万别跟我说什么江湖救济，所谓江湖救济也不能跟东郭先生似的救一只白眼狼，如果是你夭夭或者小诺在我后面，我十八绝对大行方便之门，不就是一个义薄云天吗？我十八认了。

夭夭嘿嘿笑着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夭夭和许小坏关系好，想让我开个方便之门。其实当时我就那么一说而已，说实话，就是夭夭和小诺真的在我后面了，我也不见得真的会行方便之门，也不能说我自私，当时是三个系，要综合排序，前几名有份吃奖学金，我不想增加自己的对手，我也凭着自己的本事去拼，即使被夭夭看做自私我也认了。（这段文字要是夭夭和小诺看见了，千万不要生气，呵呵。）

一个星期的考试结束之后，许小坏彻底把我当成了万恶的仇人，而且还是从非洲空运过来的仇人。每次看见我，她的眼睛里面都能灿烂地放出一种叫做恶毒的火花，能照亮我的整个心房，哈。不过还好，我也乐得接受，我们本来就不是一条路上的，谁怕谁？

第115节：第五十一章·在学期末的感慨(2)

考完试后，整个教学楼都解放了，然后收废品的大爷幸福得要死，因为开始有人把这个学期用完的教科书按照每斤三毛五分钱的价格往外出售了，说是用过之后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放在宿舍里面也占地方。

一飞一边整理要卖的教科书一边看着我：十八，你不卖吗？每学期都有好多书，哪儿有那么多地方放啊？

嘟嘟皱着眉头：我还是等下学期再卖吧，还不知道哪些科目挂了呢？

正说着的时候，电话响了起来，我顺手拿起来，竟然是小淫，小淫在电话那边笑：哎，十八，你微积分考得怎么样了？考试中间的时候我没好意思问你，怕影响你的情绪，没有给我丢脸吧？

我也笑：哪儿能呢？考的感觉还不错，肯定是及格以上的成绩。

小淫嗤笑：哎，你感觉到底准不准啊？只是及格？十八，你可是给我丢人丢得厉害了，我的数学可是全学校最好的，我出马你才只是及格？

我解释：现在还不敢肯定是多少分，但是不会只是及格的。

我听见电话里面有小麦的声音：十八，你过来啊，我这儿又有漫画书了，还有很多好吃的，你过来啊？

小淫补充：十八，你过来吧，大家都考完试了，你不是要帮着学校老师整理资料吗？你想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我说好吧，中午我过去一趟。

中午去阿瑟租的房子，给我开门的是佐佐木，房间里面乱得简直没有一个空地儿能站人了，也不知道是谁，把教科书扔得满地都是，看来真是考完试了，怎么跟过节一样，屋子里面全是人，大雄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儿和陆风打得不亦乐乎，饼小乐也跟着起哄，满房间追着肖扬，小麦和小淫在电脑前面玩游戏，我没有看见阿瑟。

我踮着脚尖凑近小麦身边：哎，阿瑟呢？

小麦眼睛都不抬一下：阿瑟啊？陪女朋友了，说是考完试了，要庆祝一下。

考完试也要庆祝？我拿手推了小淫一下：哎，你小子不是有洁癖吗？房间这么乱也不管？你看得下去？

小淫白了我一眼：大姐，我收拾得过来吗？合着我一个人收拾，四五个人扔，我傻啊？

我坏笑地哦了一声：哎，你叫我大姐？好吧，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你这个弟弟好了……

小淫正想说什么，小麦趁小淫分神的时候打赢了手里的游戏，小淫咬着牙，恨恨地看了我一眼：好啊，十八，你敢占我便宜，我白教你微积分了，你过来……

我哪敢过去，转身就往后退，小淫气急败坏地伸手要抓我，我绕过沙发的时候小淫的手抓住了我大衣的帽子，我开始往后甩，转头的时候，小淫脚底忽然被一本什么书滑了一下，小淫整个人仰着倒向沙发，我一愣神的时候，感觉小淫的手拽着我大衣的帽子往后带，然后的场景就是，小淫扑通一下仰面倒在沙发上，我被连带着仰面倒在了小淫的身上，可能我自身的重力和被小淫拽住的力量都很大，我听见小淫很惨地喊了一声：哎哟……

然后，整个房间里面刚才还在不停地互相追打的人都停了下来，所有的眼光都放在了我和小淫的身上，我尴尬地看见了肖扬最为复杂的眼神，小麦拍着手喊：哎，你们叠罗汉啊？

小淫的双手使劲儿推向我的后背，我趁着这种劲道站了起来，小淫皱着眉头也从沙发上爬了起来：十八，你怎么那么沉啊，快压死我了！

我眼前大雄和佐佐木还张着嘴，愣愣地看着我和小淫，好长时间没有反应过来的样子，小淫也注意到了屋子里面的气氛，摊开手开始解释：哎，刚才，是这样，十八占我便宜，说是让我叫她姐，我可是

比十八大来着，所以就想教训她一下，谁知道被书滑倒了，都是你们扔的书害我的，问小麦啊，小麦刚才都听到了，是不是小麦?

小麦白痴地看着我：是啊，我可以作证，小淫刚才喊十八大姐，十八说就勉为其难收下这个弟弟了，就是这样啊？你们发什么愣啊？有什么问题吗?

佐佐木摆手：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们继续。

肖扬淡淡地一笑：哎，真是，为什么巧合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呢?

我瞪了小淫一眼，小淫哼了一声：哎，十八，你还敢瞪我？我没有找你算账就不错了，你真是忘恩负义的家伙，快给我道歉，我可不像别人那样会惯着你。

佐佐木推了小淫一下：哎，你干什么？十八招你惹你了？别得理不饶人，十八，别理他。

大家不尴不尬的时候有人敲门，我抢着去开门，开门才知道是餐厅的人送菜来了，

小麦和佐佐木手忙脚乱地收拾着地上的教科书，好容易腾出一个餐桌的地方，我和肖扬开始往餐桌上放着送来的菜，小淫从钱包里面拿出钱给送餐的人，我看见肖扬一直复杂地看着我，我开始没话找话：哎，阿瑟中午不回来?

肖扬想了一下：应该不会回来吧，阿瑟的约会都是带饭局的那种。

第116节：第五十一章·在学期末的感慨(3)

大雄和陆风喊着：哎，庆祝，庆祝考试结束。

我朝佐佐木笑：哎，干吗不把师姐带来，是金屋藏娇?

佐佐木不好意思地笑：不是，她不大习惯和一堆男生在一起。

小淫嗤笑：哎，老佐，就你家妞儿矫情？看看咱们十八，比爷们还爷们，回去好好教育。

我不高兴地朝小淫哼：哎，你骂我还是夸我啊……

这会儿又有敲门声了，我奇怪地看着小淫：你订的菜不是已经全部送来了吗?

小淫也纳闷儿：是全部送来了啊？还能是谁，开门看看去。

小麦打开门的时候大家一起惊讶了，竟然是阿瑟，而且还是气呼呼的样子，进了房间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好像很恼火，肖扬凑过去：阿瑟，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阿瑟皱着眉头脱了大衣：这个女孩，还真是没法说，净是提一些无理取闹和得寸进尺的要求，哼。

小淫挑衅地看着阿瑟：哎，我可是提前跟你说过了那个女孩不像你想的那样单纯，被我说中了吧，你不是还说人家高雅得很吗?

阿瑟冲小淫要了一支烟：高雅？纯是他妈的装的，我看啊，女生的性格还是十八的好，多简单，什么就是什么，一点儿也不累人。

我尴尬地挠挠头：哎，阿瑟，你们怎么都是拐着弯骂人啊？小淫说我比爷们还爷们，你又说我简单，还不如直接说我缺心眼我更能接受一些。

佐佐木大雄忍不住笑了起来，肖扬也笑了起来。

阿瑟伸了一下懒腰：得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吃饭，明天还会有新的，吃饭吃饭。

吃饭的时候，阿瑟给了我一把钥匙，说是这个房子的钥匙，方便我，我有点儿迟疑，不大想要：那个，还是我敲门比较好吧?

小麦不明白地看着我：十八，一旦我们都不在家怎么办？还是你拿着钥匙方便一些。

我有点儿说不出口：主要是，主要是，要是我一旦拿了钥匙之后，一旦你们有朋友来的话，我恐怕不方便。

我表情极其别扭地说了这个理由，小淫扑哧一笑：阿瑟，我知道了，十八，肯定是怕一旦开门之后看见少儿不宜的场面，对不对？看不出，你还挺封建的……

肖扬正色地看着小淫：哎，十八也没有说错啊？你们平时也不是没有带女生回来，有时候还在这里过夜，十八当然要有所顾忌了，这个事实我支持。

阿瑟一个劲儿朝肖扬咳嗽，但是肖扬还是把话说完了，小淫咬着筷子笑嘻嘻的不说话，只是看了肖扬一眼，阿瑟装模作样地严肃起来：哎，不能这么说，那是学校还上课的时候的事情了，小麦也是住宿舍来着，至于放假嘛……小麦也住这儿，我们是不会做伤害少年儿童心灵的事情的，对不对，小淫？十八这个大可放心，绝对不会出现让你担忧的事情，所以钥匙还是你拿着，小麦说得对啊，一旦我们都出去玩了，你怎么办啊？难道就不用电脑了吗？还有小淫，要是再想和女生过夜的话，我绝对让他出去找别的地方，行不行小淫？

小淫的脸色不大好看：哎，哎，别瞎说，说什么呢？这个寒假我还有很多程序没有做完呢，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说我，真是。

我想起关于借书的事情：还有要你们帮忙的事情，咱们学校的借书卡每个人估计最多借五本书，可是我估计我要用的书可能不止五本，所以你们要帮着我借借，成不？

肖扬抿了一下嘴唇：十八，你可以用我的借书卡，我的卡基本都没有用过。

我笑：好，还有谁愿意贡献？

小麦扁扁嘴：我呗，还能有谁？小淫的借书卡估计已经快满了，他需要借很多计算机的书来看，对了阿瑟的也可以借给你用。

阿瑟点点头：没有问题，我的借书卡崭新崭新的，十八，你尽管用好了。对了小麦，今晚你就把你的房间收拾出来给十八用，你搬到我房间里，我房间的床大，小淫的床小。

小麦有所顾忌地看着阿瑟：先说好了，你不能占我便宜。

阿瑟嗤笑：哎，房子里面还有别人啊，我要是占了你的便宜的话，你可以大喊非礼啊。

肖扬叹了口气，好像是无意识地说：十八在这里，我还是有点儿不放心。

我低着头装作没有听见，小淫嗤笑：肖扬，你不放心什么？我和阿瑟敢保证，十八要是少了一根汗毛你拿我们算账，这样成了……

佐佐木好像在餐桌底下用什么碰了小淫一下，小淫皱着眉头停止了说话。

场面有点儿尴尬。

过了一会儿，房间的电话响了，饼小乐抄起电话：谁啊？平K啊，找大雄？你等等。

然后我看见饼小乐把电话给了大雄，大雄接过电话一会儿脸色就变了：什么？你说清楚点儿，在什么地方？我这就去，马上。

大雄挂了电话开始手忙脚乱地穿着衣服，阿瑟诧异地问大雄：怎么了？火烧屁股了？

大雄含混不清地说着：靠，易名和苇子还有几个人出去吃饭，和别人打架了，我得去看看了，平K说是肖扬他们一个专业的，对了，肖扬你跟我去吧，看看是不是认识的。

我的心一沉，终于还是遇上了，不然谁会跟易名有那么大仇恨。我把头低下，不说话，肖扬淡淡地说：十八，你怎么看？

大雄着急地说：肖扬，你愣什么啊？难不成真的要看易名和苇子横着进医院吗？我和他们都是老乡……

肖扬始终盯着我：十八，你怎么说？

我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这个，你要是愿意帮忙的话，我们都会很感激，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专业的，但要是不帮忙的话，我也无话可说，自己惹上的事情都要自己解决，不是还有公安局吗?

肖扬站了起来，笑：十八，你要不要再去帮着易名挡一下呢?

我冷淡地看着肖扬：这种事情我不想再插手了。

肖扬顺手拿起大衣，朝大雄说：走吧，我和你一起去。

大雄往外跑：肖扬，他们在前面的餐厅，我先去了，你抓紧点儿……

说完大雄跑了出去，肖扬出门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下，嗤笑：十八，我不是帮着你，是帮着大雄，是冲着兄弟的面子而已，如果不是大雄和易名关系好，易名死不死活不活，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你听清楚了。

肖扬走了之后我的心才沉了下去，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看见小淫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十八，你还是担心易名，对不对?

阿瑟吊儿郎当地笑，像是给我解嘲：也难怪，毕竟是十八进入大学之后第一次喜欢的人。

第117节：第五十二章·臭小子吐我口水(1)

第五十二章·臭小子吐我口水

中午吃完饭，我在阿瑟的房间给朱檀打了个电话，说是考完试了，朱檀让我下午去她家拿资料提纲，我答应了，我也想赶快拿到提纲，心里好有个底儿。

打完电话，我好几次都想让阿瑟给肖扬或者大雄打个电话问问怎么样了，但是我感觉很难开口。阿瑟和小麦一直坐在电脑前面玩游戏，我心不在焉地来回在客厅里面走着，小淫拿着一本书坐在沙发上一边吸着烟一边看着，看着我老是走来走去的，小淫皱着眉头：十八，你能不能安静点儿，我都要被你晃悠晕乎了。

我不好意思地转到阿瑟和小麦的身后来回走着，阿瑟可能从电脑屏幕的反光中看见了我，笑：十八，你担心什么啊，肯定会没事儿的，肖扬和那哥儿俩关系还不错，你老老实实待着吧，瞎操心。

我看了看墙上的表，应该去朱檀那儿了，我拿了阿瑟给我的房间钥匙，告别了他们，往朱檀家走去，我估计应该有不少的提纲要求吧。

我去了朱檀家里的时候朱檀已经在等着我了，沙发前的茶几上放着厚厚的一沓A4纸，看得我都有些眼晕。我强装镇静地拿过这些资料，翻看着，朱檀已经给我做了标记和重点，朱檀看着我笑：十八，我寒假要忙着准备下学期进修的专业，所以时间不多，只能靠你帮忙了，我对你的水平绝对有信心。

我有点儿受宠若惊，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朱檀的家里收拾得很干净，是一个三居室，很宽阔。朱檀自己有一个单独的书房，这让我实在是羡慕得很，我老是想着将来什么时候自己也能有一个叫做书房的地方，有着宽阔的书桌和一个能装着很多书籍的书柜，还有一个漂亮的窗帘。

朱檀大概给我讲了一些准备资料中的重点，还有让我去学校图书馆借什么样子的参考书，我拿着笔一一记下来，然后和朱檀定了一下，每隔一天的下午三点，我会拿着前天准备好的资料来朱檀家让朱檀确认，朱檀说她会根据我写的东西做一些定稿和修改，我这才放下心来。

临走的时候朱檀给了我一千张A4的白纸，说是做底稿的纸用，还有三打圆珠笔，说是不够到时候再给我，我感激得很，看着A4纸张的白白净净，真是有点儿舍不得用了。

拿着朱檀给我的资料和纸笔，回到宿舍，小苍和盈子已经走了，她们的家在新疆，那个时候火车还没有提速，所以从北京开往新疆的火车据小苍说要七天七夜才能到，就是说一个三十几天的寒假，对于小苍、盈子来说，只不过是放了十五天而已，来回的行程就要占去半个月。

我把东西放到床上的时候，看见嘟嘟正在桌子旁边一个一个地捡着小纸片，嘴里还念叨着：过，不过，过，不过，过，不过，不过，过……

苏小月嘲笑地看着我：看见没有，嘟嘟在用中华民族古老的占卜方式来看自己的成本会计能不能过，有意思吧?

我笑：什么传统方式啊，我也学学，说不定将来会用到。

苏小月揉着耳朵，很不屑地说：就是自己用一堆纸片写上过或者不过，再把这些纸片混乱了，然后一个一个看，看最后手里的那个是过还是不过呗，过就是考过了，不过就等着补考呗。

我有点儿忍不住：哎，要是手里的东西是过，但是开学之后成绩没有过怎么办?

苏小月吹吹手心：自欺欺人呗，至少一个寒假不用去想了，嘟嘟就喜欢干这种事情。

我一边拿着自己的书卡一边笑：嘟嘟啊，你以后还是少看一些言情小说吧，别不务正业了。

第118节：第五十二章·臭小子吐我口水(2)

我给阿瑟的房子打电话，是小麦接的，我问阿瑟在吗？小麦说在，我说我一会儿就过去了，让他们把书卡准备好，小麦答应了一声，挂了电话。

我开始收拾用的东西，苏小月眯着眼睛看着我：哎，十八，你晚上回来，咱们打牌，明天我们就颠了，一个寒假都见不到呢，听见没有？

我笑：放心吧，我还能不记得这个？我主要要他们帮着我去借借书，我拿不了。

到了阿瑟的房子，我把朱檀给我的资料和纸笔放到电脑桌子上，本来想问问易名的事情怎么样了，但是很意外的，肖扬也在，我没敢开口问，只好忍着，心想等肖扬走了之后我再问吧。

小淫拿手掂了掂朱檀给我的A4白纸，笑：十八，真是好兄弟，你怎么知道我就喜欢用这种白纸啊，哟，还准备了圆珠笔，不用这么客气吧？

我一把抢过小淫手里的白纸，黑着脸：哎，说清楚了，这是朱檀给我用的，不是给你用的，你要是敢用一张，我跟你拼命，听见没有？哼！

小淫朝肖扬嗤笑：看看，看看，这就是女生，小气得很。

我抓住小麦：哎，你们跟我去借书吧，过两天学校图书馆就该关门了，书卡都在吧？

肖扬从口袋里面拿出借书卡，递给我：给，十八，我刚才回宿舍拿来的，小麦，阿瑟的借书卡在吗？

小麦跑到阿瑟房间翻了一通，出来后手里有了好几张借书卡，再加上我的书卡，应该够用了，我把朱檀给我介绍的参考书的名字抄下来，再加上我自己要借的书，一共17本，我惊讶得想吐舌头，这么多？

我知道自己肯定拿不了那么多书，准备带小麦去帮我拿着，肖扬朝我笑：十八，我帮你拿着好不好？

我也笑：好啊，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多多益善。

于是我和小麦、肖扬去了学校的图书馆，在填着借书卡的时候，肖扬小声在我旁边说：十八，你不想知道易名的事情吗？你都没有问。

我手里的笔颤了一下，装作不在意，接着写着借书卡：我不想问，想知道的话，一个系的，问谁还不行？

肖扬翻着手里的借书卡，嗤笑：你是真的不在意还是装作不在意？你不是很坦白的一个人吗？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我有点儿不舒服：哎，我在意对我有用处吗？我就是不在意对我也没有用处是不是，反正都是没有用处，什么时候问不行，你是不是很希望甚至是巴不得我求着你问易名怎么样了？是不是我那样了，你心里就特平衡了？嗯？

肖扬愣了一下，扑哧一笑：十八，你是挺有意思的，不说了……

我和小麦、肖扬抱着厚薄不一的参考书，送到了阿瑟租的房子，小麦一个劲儿摇头：十八，这么多书，你是不是想发疯了？

我也摇头：我也不想发疯，可是没有办法啊，过去有钱人或者皇亲国戚都会抱怨什么，最恨生在帝王家，可是对于我们小老百姓而言，最向往的就是生在帝王家啊，不说别的好处，首先就是不缺钱花，多好，小麦你多幸福，你缺钱吗？

小麦摇头：不缺。

我拿手拍了小麦脑袋一下：这不就结了？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回到阿瑟租的房子，看见小淫叼着烟歪着脑袋在茶几旁边数着钱，佐佐木在旁边记着，我来了兴趣，把书扔到电脑桌子上，凑过去：哎，小淫，你发财了？

小淫眯着眼睛看着我，笑：十八，我拜托你长点儿出息好不好？怎么看见钱就跟见了亲人似的，你有那么爱钱吗？要不你嫁给人民币

算了，瞧你双眼都快要露出绿光了。

佐佐木和肖扬也笑了，佐佐木把钱分成几份：十八，这是小淫供着几个贫困山区小学生的学费钱，他说最近忙，让我帮着寄出去，这不又到年初了吗?

我点点头：哎，看不出，你还挺有爱心的。

小淫吐了一口烟，嗤笑：谁说有爱心就必须写在脸上？阿瑟也有爱心，可惜，女生都说他是花花公子，我也挺有爱心的，可是你十八见了我每次都很不爽的样子，好人难当啊。

我哼：哎，把话说清楚，那是你惹我，你要是不惹我，我吃饱饭撑的跟你过不去?

肖扬也嗤笑：就是，我绝对是站在十八这边的，就是你没事儿惹人家来着。

小麦立马拽起我的手：二比一，十八胜。

小淫摆出投降状：得了，肖扬啊，就是打破我脑袋你也不会说十八错了，我怕了行了吧?

我整理着借来的参考书，忽然发现朱檀送给我的崭新的A4纸张被开封了，有几张还写上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公式和代码，圆珠笔也被人用了，我的火气腾地就蹿了出来：小淫，你给我过来，我说过不要用我的A4纸，啊，还有圆珠笔，你这个臭小子，你给我过来！

我连番的大吼着实把小淫吓了一跳，小淫吃惊地看着我：十、十八，你不会这么小气吧，我就用了几张而已，哎，咱们这么铁的关系，用你几张纸而已啊，哎，你干什么？我赔给你还不成吗……

第119节：第五十二章·臭小子吐我口水(3)

我懊恼地拿起羽毛球拍，天啊，我自己都舍不得用的纸张，该死的家伙，佐佐木和肖扬在旁边看着热闹，小麦一个劲儿笑：十八，揍他，揍他……

小淫绕着沙发跑了两圈，挨了我一记球拍，开始往他房间里面跑，他要关门的时候我横着球拍就追了进去，小淫赔着笑：哎，十八，以后不用了，还不成吗？肖扬，肖扬，我平时对你小子多好，这会儿你干什么呢……

小淫一提肖扬我更气了，我气哼哼地把羽毛球拍往小淫身上打：臭小子，你是不是真把我当成病猫了，嗯？随便用我的东西，就是用也要等我用了之后你才能用，竟然比我先用？我非要给你点儿颜色看看……

我打下的球拍突然被小淫拽住，小淫往前一带，想把我手中的球拍拽出来，但是我抓住球拍的手劲很大，整个人都被小淫带到了小淫的胸前，我感觉自己的额头好像撞到了什么上面，我推开小淫，后退了两步，用手摸着自己的额头，怎么湿漉漉的？

我火大地看着小淫：臭小子，好啊，你敢往我脸上吐口水，你给我过来！

小淫呆呆地看了我一眼，手里还拿着我刚才被他夺下来的羽毛球拍，小淫拿手背擦了一下嘴唇：那个十八，不闹了。

说完，小淫趁我不注意，从我旁边跑了出去，我用衣服袖子抹了一下额头，气哼哼地追了出去，佐佐木和肖扬看着我笑：十八，看来你是没有收拾成小淫啊，武器都让人抢走了，那叫什么来着？对，做官的丢了印，要饭的丢了棍，呵呵。

我恨恨而且很不甘心地看着小淫：你们都不知道，小淫真不是个好东西，竟然往我脸上吐口水，这哪是男人的作为，哼，我都替他不好意思，没劲！

肖扬惊讶地转头看着小淫：小淫，你不会吧？你怎么能……

小淫不大自然地瞪了我一眼：你们别听十八瞎说，哪儿有的事儿？

小麦嘿嘿笑着凑过来：十八，小淫吐你什么地方的口水了，告诉我，我帮你报仇，咱俩一起吐他口水。

肖扬疑惑地看着我，我刚要说话，看见小淫的眼睛盯着我，我转开眼神，看着肖扬：哎，男人打仗有没有朝对方呸呸呸吐口水的方式啊？

佐佐木一乐：十八，小淫这么朝你吐口水？

我哼：有过之而无不及……

肖扬也摇头：真是不地道，丢男人的脸啊。

傍晚的时候，阿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回来了，留我吃饭，我说不了宿舍的人还等着我回去。一飞、苏小月还有嘟嘟是明天的火车，我想跟她们一起玩玩，下学期就分宿舍了，想想还真是有点儿伤感。

我临走的时候小淫悄悄凑到我身边：十八，那个纸给我用吧，我再帮你买包新的。

我气哼哼地看着小淫：不是不舍得给你用，就说是用的话，怎么也要等我用了吧，我还没有使用，你就抢先了，我心里真是没法平衡，你买件新衣服，一次都没有穿，别人先给你穿了，你乐意吗？

小淫嘿嘿笑：是没法乐意，好，我不用了，等你用了之后我再用，至于用了的地方我肯定会想办法补偿你的，这样行了吧？

我瞪着小淫：这还差不多。

回到宿舍，嘟嘟和苏小月已经把晚上吃的东西摆好了，还很丰盛，从瓜果到菜，还有饮料。一飞正在整理东西，我问嘟嘟：哎，你算命的结果是什么啊？成本会计到底能不能过啊？

嘟嘟吃了一口火腿肠：不算了，我的人生怎么这么郁闷啊，好容易喜欢上小淫，人家还有女朋友了。就喜欢看个言情小说，还耽误了

功课，看来成本会计是肯定没法过了，我算命的结果是我过了，所以就当做过了吧。

嘟嘟说到小淫的时候，我无意中想起了小淫拿手背擦嘴唇的动作，我摸了摸自己的额头，感觉到怪怪的，是不是因为小淫吐了我口水的原因呢？

苏小月往床上一坐，恶意地看着嘟嘟：这就叫做自作孽自偿还，知道吗？言情小说是不会给你毕业证书的，知道了没有？

晚上，我、一飞、苏小月、嘟嘟四个人拿着饮料当酒喝，开着玩笑，谁也不想睡觉，一是考完试放松了，所以精神亢奋，二是明天她们三个人都要回家了，三是下学期我们很可能就不在一个宿舍了。女生之间的友谊虽然很啰唆但是毕竟大家相处一场，在没有共同利益竞争的前提下，朋友这个词语永远是地久天长，而且是海枯石烂的地久天长。

吃饭一直吃到晚上十点钟，然后嘟嘟说要打牌，于是又打牌打到熄灯，熄灯之后还是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于是我们四个人抬着宿舍的小桌子，跑到三楼宿舍的水房，靠着有暖气的地方，接着打牌。

苏小月笑：哎，你们说世界上还有比我们还能折腾的人吗？为了过牌瘾，竟然深更半夜跑到水房打牌，幸好还有水房，不然就要到厕所打牌了。

一飞也笑：希望半夜起夜的女生不要把咱们四个人当成女鬼了，害人家不敢上厕所。

一飞说得也有道理，因为水房和厕所本来就是一墙之隔。

一直打到凌晨三点半的时候，一楼值班的阿姨跑了上来，奇怪地看着：你们不睡觉干吗呢？嗯？哪个系的，太不像话了，快回去睡觉。

一飞笑着跟值班阿姨解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考完试了，睡不着，所以才打牌，这就回去。

然后四个人抬着小桌子嘻嘻哈哈地又跑回了宿舍，苏小月在睡觉前问了我一个问题：十八，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会嫁给什么样子的男人？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比吃饭还要遥远的事情，我实在没有办法想，如果可能，我想嫁给小意，那是我第一个喜欢的人，最初的心动和喜欢，可是现在我连小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就更谈不上别的了。

我十八岁以前还曾经对自己的转变抱着一个很大的期望，因为我们的老祖宗为了鼓励女人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是：女大十八变。可是过了十八岁之后我彻底对自己长的样子绝望了，我等了十八年，最后把自己等得绝望了，因此更印证了另外一句话的真理，说是：希望越大，那么失望越大。真是没有想到，女大十八变这个真理不灵的时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的真理倒是超灵，我不得不感慨肯定是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很缺德的事情，所以这辈子老天惩罚我，惩罚一个女人最残酷的方式莫过于把她变得不男不女了。当初司马迁说：哀莫大于心死，耻莫大于宫刑。我估计我的现状不比司马大爷强多少了，想当年我曾经发誓，只要过了十八岁我有了很大的接近美丽的变化，我肯定满世界地去找小意，去告诉他我喜欢他，可惜，十八岁之后，我的这个愿望夭折了。

所以最后我回答了苏小月的问题：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困难，你最好问问什么样子的男人愿意娶我，可能这样要更实际一些。

第120节：第五十三章·为谁辛苦为谁忙(1)

第五十三章·为谁辛苦为谁忙

直到第二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我才记起来，我竟然忘了问问易名到底怎么样了，和别人打架肯定不可能不受伤的。

一飞和苏小月都是上午九点左右的火车，我起床的时候，一飞已经走了，老人常说赶车一定要赶早，只能让人等车不能让车等人，所以一飞和苏小月已经飞奔火车站了，估计还有什么理由就是归心似箭了。我拍了自己睡眠不足的脑袋，看着已经走了的四个人把床铺卷起来，床垫子上还盖着报纸，房间里面乱七八糟的，连带着我的心情都有些郁闷。

嘟嘟是下午一点的火车，这个时候的嘟嘟正在整理借来的言情小说，嘟嘟办的是书卡，所以可以随便借书，我摇头：哎，你都说你成本会计不保了，你怎么还这么死性不改啊?

嘟嘟愤愤地回头看着我：别说了，就算是上吊自杀，你总得让我有次垂死挣扎的机会吧，我已经决定从下学期开始洗心革面了，这个寒假，就让我最后堕落一次吧！上帝啊，可怜可怜我，我就最后堕落一次，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嗤笑：你这叫做自我蒙蔽，知道吗? 就跟小偷偷了别人的钱之后虔诚地说，上帝啊，让我最后堕落一次吧，下次我一定不敢了……

我还没有说完，嘟嘟就朝我扔了一本什么书，我赶紧把嘴巴闭上，算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我何苦半路出家当和尚给人家念经来着，自扫门前雪吧。

我爬下床，开始收拾自己的日用品，要把洗脸的还有刷牙的一堆东西，还有平时换着穿的衣服收拾到一个小箱子里面，我看了半天，发现我没有本事把这些东西一个人拿到阿瑟租的房子，看来需要找人求助了。

在拨打电话之前，我犹豫了好一会儿，还是决定给易名的宿舍打个电话，问问他怎么样了，电话接通之后，我的心似乎还有点儿紧张，但是接电话的不是易名，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是易名不在宿舍，出去了。

我也松了口气，打电话到阿瑟租的房子，接电话的是阿瑟，我问有没有什么人可以帮我搬一下东西，东西不多，但是恰好我一个人拿不了。阿瑟懒散地想了一会儿，说是他自己一会儿还有事儿，只有小淫在，小麦和佐佐木出去买游戏光盘了，阿瑟说一会儿让小淫过来帮着我搬，我也无奈，虽然很不爽那个臭小子，但是也没办法。

放下电话，我朝嘟嘟嗤笑：哎，你梦中情人过一会儿来帮着我搬东西，你要不要也瞄两眼，顺便寒假里面可以一边在家堕落地看着言情小说一边想着他的样子啊？这可是很大的便宜啊，我多够意思，把这么大一个便宜给你了。

嘟嘟立马转过身：真的？那一会儿我帮着你搬东西下楼好了，我好想看看小淫啊，那小子怎么可以那么帅，还有酒窝，真是又帅又可爱……

嘟嘟沉浸在幻想中，我不屑地拿着胳膊肘撞了嘟嘟一下：得了，得了，口水快要流出来了，我怎么就看不出他哪里好呢？

嘟嘟瞪了我一眼：十八，凭你的智商和情商哪里会知道一个男生好不好？

第121节：第五十三章·为谁辛苦为谁忙(2)

当房间里面的扬声器响起来的时候，楼道阿姨说楼下有人找我，我估计是小淫到了，嘟嘟乐不颠儿地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头发，抢着拿最沉的一个箱子，我想跟嘟嘟换换，嘟嘟死都不肯。我还纳闷儿了，这丫头平时拿个饭盒都嚷嚷累来着，这会儿我的事儿怎么这么精心了？嘟嘟下楼的时候跟我解释：十八，你不懂，你想啊，到了楼下，小淫要是看见我拿着这么重的东西，肯定会伸手来接替我的，我正好近距离看他一下嘛。

哼，我就知道不是诚心帮着我，合着我跟我的箱子和洗漱用品是一个等级--道具？

到了楼下，果然是小淫在楼下等着我，也正如嘟嘟所预料的那样，小淫看见嘟嘟手里的箱子，赶紧伸手去接，我在旁边看了一下，嘟嘟的头和小淫的头之间大概不到半米的距离，小淫说：我来吧，看着挺沉的。

嘟嘟说：没关系，没关系，你放手，我来就好。

小淫说：还是我来吧，你放手就好了，小心。

我拿着两个塑料袋子站在宿舍楼门口看着嘟嘟和小淫两个让来让去的，好容易憋住笑，小淫突然转头看着我：十八，真不像话，你不是超有蛮力的吗？怎么让别人拿这么重的东西，你自己倒是拿着那么轻巧的东西，你欺负人是不是？

我还没有说话，嘟嘟红着脸把话抢了过去：啊，那个，十八昨晚不小心碰到胳膊了，不方便，所以我就帮忙了，不碍事的。

我看了嘟嘟一眼，呵呵，还知道脸红，我就当一回伤员吧，我皱着眉头：是啊，我胳膊现在还疼着呢！要不是胳膊疼能让你来帮忙吗？就这点儿东西，我一个人就收拾了。

我让小淫把箱子放到嘟嘟的破自行车上，又上楼把另外两个袋子拿了下来，小淫推着我的自行车，我自己拎着多余的几个袋子，告别

了嘟嘟，朝阿瑟租的房子走去。

路上小淫关切地问我：十八，你的胳膊又撞到什么地方了，你怎么老是瞎撞啊？你眼睛度数不够吗？

我耸耸胳膊：撞到什么地方啊？昨晚打牌一直打到凌晨三点，所以甩牌甩到胳膊疼了呗。

小淫一刹车：可是刚才那个女生不是说你……

我嗤笑：呵呵，不懂了吧，那个女生就是嘟嘟，嘟嘟一直把你当成梦中情人来着，抢着和我搬重的箱子，就是料定你会主动伸手去接啊，嘟嘟想和你近距离接触一下嘛！

小淫也笑了：哎，看来是我上当了，女生的心思还真是够难琢磨的，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对了，女人心海底针啊。不过十八，你好像没有这个本事啊，十八你的心啊，就是铁杵磨成针中的铁杵那么粗，其实这样说你已经够给你面子了，你的心要是实话实说的话就是有十个铁杵那么粗，那么大个儿的……

我转着手里的塑料袋要撇小淫，小淫骑了自行车笑着往前一走，躲过了。

我追上小淫，小心翼翼地问：那个，易名怎么样了？

小淫撇了撇嘴角：十八，我要是告诉你，易名被人打到脸，并且破了相了，你会不会很伤心？然后帮着易名拼命去？

我瞪了小淫一眼：哎，你会不会说话？不想说就拉倒，离了你地球不转吗？

小淫忍住笑：告诉你吧，大雄说的，易名和那几个人动手了，但是没有受到什么伤，他挨了几下揍，当然了，对方也挨了他几下，就算扯平了，这事儿有肖扬出面，也就结了。

小淫顿了一下：其实啊，肖扬虽然说他不是冲着你的面子，那是他不愿意承认而已，肖扬有什么不好，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喜欢他？

我转过头嗤笑了一下：又来了，肖扬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俩人在一起，是需要很多互相吸引的东西的，嘟嘟喜欢你，你怎么不喜欢嘟嘟啊？

小淫嘟着嘴没有说话。

来到阿瑟租的房子的时候，小麦和佐佐木已经回来了，小麦向我展示新买的游戏光盘，佐佐木朝我笑：十八，这个房间有新的主人了，三个大男生，你可得好好管管他们。

我嗤笑：管他们？只要他们不要欺负我就成了，哎，前途不可测量啊。

小麦笑：我永远站在十八这边，支持弱者。

小淫把我的东西放到小麦的房间，叹气：人家都说家里要是有个女人的话，做饭啊，洗衣服啊，还有收拾房间啊，都会变得无比的温馨，可是十八会干什么？啊？会干什么？我还是照样做饭，以前还好，做三个人的，现在还得多做一个人的份儿，我命才苦呢？

我脸一红：哎，不用做我的份儿，我吃泡面就好。

小淫嗤笑：得了，要是知道让你天天吃泡面，肖扬还不得宰了我？我可想好好活着。

我没有接茬，拿起电脑桌子上的日历牌开始安排家教的日程。因为这段时间基本都在考试，没有什么具体安排，小学生的妈妈说让小学生先休息一个星期，一边等着期末考试的成绩一边休息，小学生另外又帮着我找了三个同班同学，总计补课二十天，我可以先休息一个星期了。高中生的妈妈说是寒假不用给高中生补习了，等开学的前几天再说，我总算松了口气，不然这些事儿加在一起，我这个寒假也就交待了，估计非得过度疲劳而死不可。

第122节：第五十三章·为谁辛苦为谁忙(3)

大概收拾完东西，我说我还要回学校一下，小淫奇怪地看着我：还回去？还要拿什么东西吗？不是都拿来了吗？

我支吾着：那个，宿舍人都放假回家走了，我总得回宿舍看看吧？看看有没有什么窗户没有关的啊，还有什么充电灯没有拔下来啊，总得树立一下安全意识吧。

小淫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对，是得好好树立安全隐患意识，还有就是回学校好好看看易名，有没有缺胳膊少腿儿，看看易名那张笑得阳光灿烂的脸有没有破相，这是应该的，十八，我支持你，去吧，最好能说动易名这个寒假不回家，也搬来阿瑟这儿住着，我呢，吃点儿亏，和阿瑟小麦挤着睡一个房间，然后给你们四个人做最好的饭菜，怎么样？这个主意。

我愤愤地看着小淫：你瞎说……

小淫不屑地指着房门：十八，你去啊，没有人会阻止你，我丑话说在前面了，不怪肖扬生气，你是易名什么人？什么人？你吃饱饭撑的了？人家易名和方茵茵挺好的，显着你痴情第一还是怎么了？你管得着这些事情吗？易名不喜欢你，不喜欢你！你听清楚了，你挺利落的一个人，就这么点儿破事儿你腻味不腻味啊……

我的脸上开始挂不住了：哎，你凭什么跟我吼啊？我回宿舍，又不是去找易名，你神经！

说完我推开房门就往外走，我听见小麦喊我的声音，我没有回答，气呼呼地往学校走。

其实小淫说对了，我的确是想回学校找一下易名，但是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企图，我就是想看看易名而已，不过现在被小淫说穿了，我也没法去找易名了。我一个人回到宿舍，嘟嘟已经收拾行李颠了，整个宿舍都乱七八糟的，地上全是废报纸还有塑料袋子还有别的什么，每个床铺都打着卷儿放着，粗糙的床板上还放着洗脸盆。

我坐在桌子前面有点儿赌气，臭小子小淫，我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吗？用你来提醒我。

当宿舍电话响了的时候我还在愣神儿，我不相信这个时候还会有人打电话，我估计是小淫，肯定是感觉对我说错了话，想给我道歉的，以为我那么大度？

我恨恨地抓起电话：我告诉你，小淫，别以为你说对不起我就会不记恨这事儿，我跟你说，这事儿没完……

电话里面的声音停了一下，再次响起来的时候，我才听出是易名，易名诧异地说：十八，是我，上午我们宿舍人说有人给我打过电话，我怕是你，回来就打了过来，可是没有人接听，你去哪儿了？

我知道自己说错话了，有点儿尴尬：我，我出去了。

易名哦了一下：十八，我明天就回家了，我听夭夭说你不回去了是吗？

我说：是，寒假有些事情。

易名接着说：那我给你打电话你在宿舍吗？

我迟疑了一下：估计不在，我可能是在阿瑟租的房子那边，今年我要用电脑，学校的机房寒假只开半天，我赶不上时间。

易名沉默了一会儿：有电话号码吗？有时间我给你打电话。

我把阿瑟房间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易名，快要放下电话的时候，易名突然说了句话：十八，方茵茵又跟我说要分手了，女生是不是头脑都复杂啊？

我一愣：不会吧，你们不是挺好的吗？

易名叹气：我也不知道，还是上次说的理由，说是她家里不同意她太早恋爱了，年轻时候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业上，闹心死了。

我正想说什么话，听见电话那边有人喊易名，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然后易名说有人找他，说以后给我电话，然后挂了电话。

我慢慢放下电话，说不出自己的心里是什么感觉。

中午回到阿瑟租的房子，阿瑟已经回来了，佐佐木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小淫已经做好了饭菜，看见我回来，有点儿不屑一顾：还知道吃饭啊，我以为你是神人呢?

阿瑟看看我，又看看小淫：你们，你们火并了还是怎么了，俩人看着都是一锅枪药味道。

我洗了手坐在餐桌边上没有答理小淫，大家坐下后，小淫吃了几口饭看着我还是很不爽的样子，我瞪着小淫：哎，你不是说易名和方茵茵挺好的吗？刚才，不是我去找易名，是易名给我打电话说了，方茵茵又跟易名提出分手了。

小淫冷着脸，把手里的勺子往餐桌上一放：人家分不分手跟你有什么关系？分手了就能轮到你了？做梦吧你。

我嗤笑：你那个老乡真不是东西，没事儿就知道说分手，有本事搞点儿有创意的事来啊?

小淫拍了一下桌子：我老乡怎么了？要你看笑话。

阿瑟吃惊地看着：哎，你俩怎么了，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

看见小淫生气的样子，我扬扬得意地想吃一口眼前的西红柿炒鸡蛋，勺子还没有到碟子边上呢，碟子竟然被人拿走了，我愕然地抬头，看见小淫把西红柿炒鸡蛋拿到他自己眼前了，小淫朝我哼：我是替肖扬不值，怎么会喜欢上你这样一个没有脑子的家伙，谁对你好都看不出来。

我拍?桌子，也火大地瞪着小淫：我也替易名不值，你那个破老乡是什么东西啊，不想谈恋爱就不要扯皮，不想扯皮就好好谈恋爱，干事业？干个六啊？不就是长得漂亮点儿，家世好点儿，艺术细胞多点儿，爷爷爸爸祖传的手艺和门槛高点儿，还有什么啊，了不起吗?

阿瑟把手横在我和小淫中间：哎，哎，停，停！你俩没完没了了还是怎么了？为别人事儿叫板，是不是吃撑了，啊？我还以为你们之间相互吃醋呢?

我嗤笑：我？我会吃他的醋？做梦吧，这辈子下辈子都甭想。

小淫推了眼前的饭碗：天啊？阿瑟你有没有搞错？我会喜欢十八这种类型的？得，还是马上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吧，我宁肯上刀山下油锅，坚决不拯救世界剩下的唯一没有人要的女人！

小麦拍着手：十八，小淫说你是世界上仅有的嫁不出去的女生了，揍他。

阿瑟喝了一口汤，差点儿喷了：小淫，你不要乱说话，至少肖扬还是十八目前来看最好的一棵树……

小淫哼：我这就去找肖扬，让肖扬改变主意，我非把十八最后一棵树给砍了不可，十八，你就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吧。